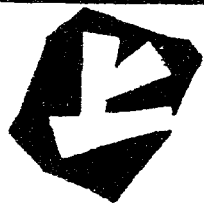


特羅斯基

1879—1905

我的生平

成銘完譯



1930

春秋書店



# 我的 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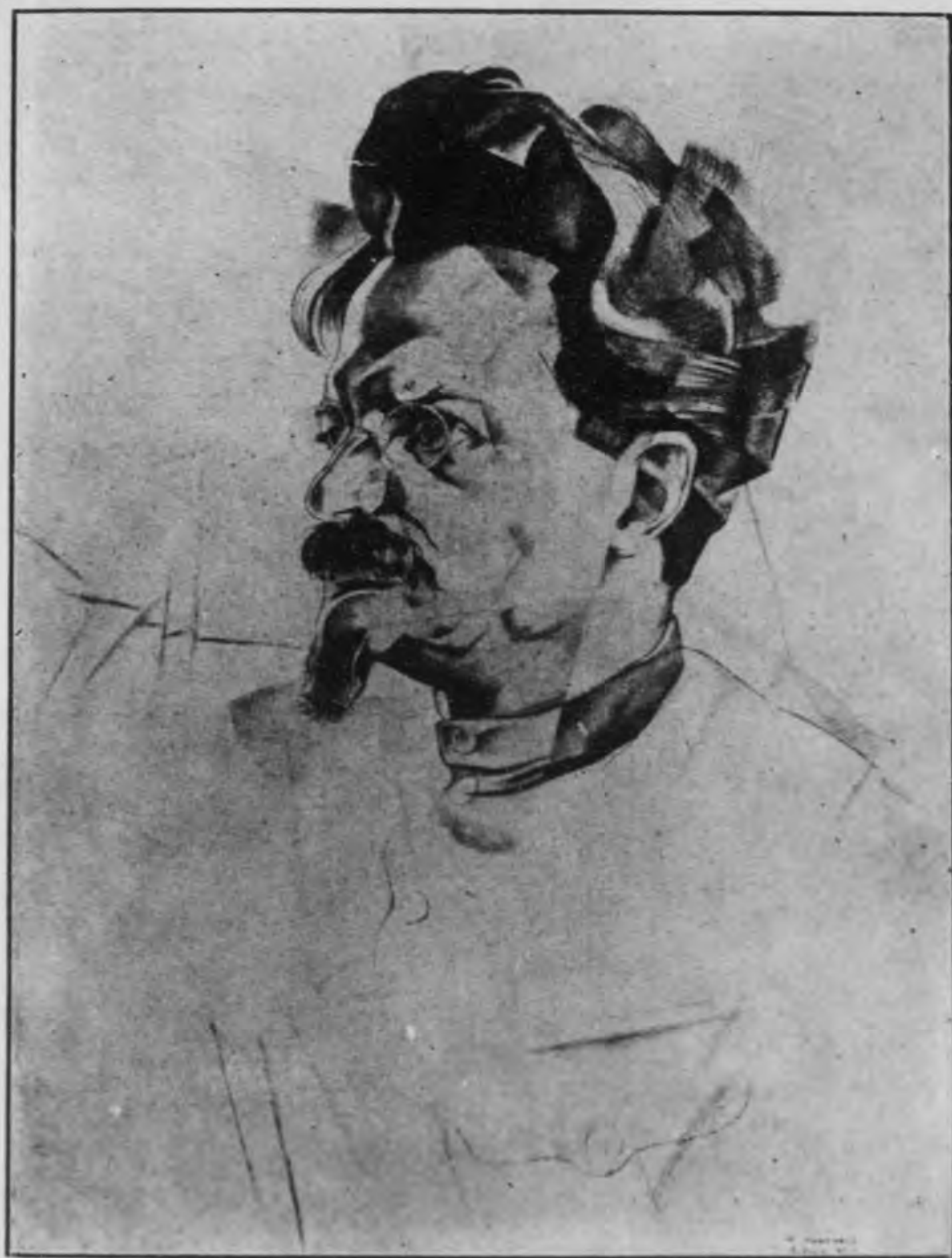
特羅斯基 著  
成紹宗 譯

1 9 3 0

春 秋 書 店 版



3 2174 0666 3



*A. Mprozakij*

特羅斯基畫像 (Annenkoff 作)

本書是從法譯本轉譯的。特羅斯基在他這本書中所談到的每個人物，每個事實都由法譯者 Maurice-Parjanine 以儘可能的客觀態度加以詳細的註釋，對於了解特羅斯基這本自傳，他幫助了我們不少。

所有記有 M.P. 二字的註都是法譯者的。



# 我 的 生 活

## 自 序

我們的時代，又是一個，也許是從來所沒有的  
一個富於回憶的時代。這就是我們有着許多的事  
情待來敘述。現代史所引起的興味是極濃厚的，亦  
如這個時代之是極動人而多曲折的一樣。風景畫  
的藝術不會產生於撒哈拉。同我們的一樣的“交切  
的”時代創造了以活潑地深入過昨日的人的觀點  
來觀察昨日，來觀察已然如此遙遠了的昨日的需  
要。這樣，解釋了戰後回憶體文學的巨大發展。這  
樣，也許為本書做了說明。

就是本書出版之可能都是受了作者活動的政

治生活中一種暫時休止之賜。在我的生涯中，君士坦丁堡是那些意外却又并不是偶然的驛站之一。我在這兒是在臨時露營，——并不是第一次，——我要耐心地等着看那將要來到的東西。沒有“定命論”的某一種成分，一個革命者的生活大抵是不可能的。無論如何，直到環境允許我開步前進的時候，君士坦丁堡的小憩總是最好的一個回頭一望的機會。

開頭，我曾隨筆之所至給雜誌之類寫過一些自傳體的東西，我曾想僅止於此。我知道我從我的避難地是不能監視，不能看見那些東西在怎樣的面目下與讀者相見的。可是，凡百工作都有牠的理想。當我完成那些為雜誌而寫的短文時，我就佔有了我的題目。於是，我決定了寫一本書。我更大規模的定下了我的計畫，并且重新從頭開始了我的工作。在當初在雜誌上發表過的那些短文與這本書之間，相同的只有題目，只有牠是一樣的。其餘，都是完全各異的東西。

對於那與列富之病和一種反“特羅斯基主義”運動之發端同時到來的蘇維埃革命的第二期，我特別的加以了詳細的敘述。這些後輩爲了奪取政權之爭，正如我所試想證明的一樣，並不單是一種私人之爭，牠在政治上開了一個新章：這是對十月的一種反動，一個特爾米多（Thermidor）之準備。由這裡，自然而然地就來了人家向我提出過許多許多次的那個問題：“你到底怎麼失掉政權的呢？”

一個革命政治家的自傳必然地要接觸到無數理論上的問題，這些無數問題是多少與俄羅斯的社會進化相聯繫，與整個人類的社會進化相聯繫，而特別與那些叫做革命的嚴重時期相聯繫的。不用說，在這幾頁東西裏面，我沒有徹底地去考察這些複雜的理論問題的可能性。特別是那在我個人一生中串過一個如此重要腳色，而目前正爲東方各國獲得了一種如此大的現實利益的所謂不斷革命論是同一曲隱約可聞的導旋律似的掠過本書。

如有讀者對這不滿意的話，那我就只好給他說，革命問題的考察實是一部專書的對象；將來我會來這麼一部著作試把最近二三十年的經驗所提供的那些最重要的理論斷案加以闡證。

× × ×

因為人家就會在這本書裏面看見許多的人並不是在他們為他們自己或為他們的黨所願意選取的光下而完全是在別的一種光下現身，所以一定會有好些人來宣言我的記載是缺少必需的客觀性。這本東西在定期刊物上斷片的發表已然引起了某一些的辯駁。這是不能免的。我們可以斷定，即使我就把這本自傳做成了我的生活的一種簡單的寫真，——我所從不想做的事，——其結果所喚起的辯論的反響一定不會比現在所敘述的幟軋事實所引起的少些。可是這本書並不是我的生涯的一張麻木的照片；這是牠的一個成分。在這幾頁東西裏面，我仍繼續着我的一生所奉獻於彼的那個

鬥爭。我一面說明，一面批評，估價；一面敘述，一面防禦，並且更常進攻。我以為這就是給一本客觀的傳記以某一種最高意義的唯一方法，這就是說使其成爲人格，環境與時代的最相當的表現。

客觀性並不在於擺起假公平的態度以一種早安排好了的矯僞去待朋友和敵人，間接地把他所不便於直切地向讀者說的話暗示給讀者。這樣的客觀性只是時下的一種欺騙手段，一點兒價值都沒有。我不需要牠。當我必需說我自己了時，——我們還不曾看見過有作者能於不說到他自己的自傳，——我就不能有一點什麼隱藏我的同情或反對，愛或憎的動機。

本書是一本筆戰的書。牠反映出一種完全建築在矛盾上面的社會生活的動力學。小學生對待他的老師的無禮；客廳中的掩藏在可愛外表下的嫉妬的刻薄話；不斷的商業上的競爭；技巧，科學，藝術，游藝，運動這一切職業中的發狂的爭奇鬥勝；接觸到冰炭不相容的利害問題時的議會戰；出

出版物上的日常而激烈的鬥爭；工人的罷工；對示威者之排鎗射擊；文明國間之假道空中彼此輸送裝滿綿火藥的箱子；在我們這個行星上幾乎從不熄滅的內戰的火舌；這都是社會“筆戰”的各種形式，從最習慣，日常，合法，雖然激烈而幾乎看不見的筆戰，進而直至於戰爭與革命的異常的，爆發性的，火山般的筆戰。這就是我們的時代。我們已經同牠一同長大。我們呼吸着牠，我們以牠而生。如果我們想忠於我們“時間上的祖國”，我們又怎能避免筆戰呢？

×            ×            ×

可是這兒還有別的一個更簡單的標準，——這就是在敘述事實時的善意。同最激烈的革命鬥爭應當尊重時與地的環境一樣，最筆戰性的著作也應當保持那存在於人與事物間的平衡。我很希望這種要求已經由我加以遵守，不但是在整個上，而且是在片段上。

有些地方，雖然實在說來并不很多，我是把長久以前所發生的談話以問答的形式述出來的。要這樣的談話在如許年後逐字地再現出來，誰也不會有這樣的謀求的。我也并不自以為這能夠做到。某些對話毋甯說是一種象徵的性質。可是，無論誰都知道一生之中總有着某或某種談話鮮明地刻在他的記憶裏面的時候。我們往往把某一些話告訴給我們的親人，我們政治上的朋友。於是這些話便留在我們記憶裏面。不用說，我此刻所想的大多是政治上的談話。

現在，我要特別指出我是一個慣於信任我的記憶力的人。牠所提供給我的證據已經受過不止一次的客觀的檢查，試驗成績是很好的。可是，在這點上，必需要做一個保留。如果我地形學上的記憶力（不說我的音樂記憶能力），是很薄弱，如果我視覺上的記憶力，同語言學一樣，是很平常，那我觀念的記憶力是超過一般水準多多的。然則，在這本書裏，觀念，牠們的發展與為這些觀念的人的門



爭是佔主要的地位。

記憶力並不是一種機械的水電表，速力計，這是真的。牠比不上其他一切大公無私的東西。爲了那通常是站在自負的觀點上批評牠的致命的本能，牠常常把一些不大有益於己的插話加以美化或竟棄之如遺。可是，這是“精神分析”批判的事，一種有時是聰明而有益，但最常是任意而專斷的批判的事。

不用再說我是始終如一地藉我的考證檢閱了我的回憶的。即使關於圖書館，文庫中之搜研這一方面，我的工作的環境是如此其不便，我仍有着檢査我所需要的那些重要事實與時日之可能。

從一八九七年起，尤其是我無日不以筆作戰的時候。這樣，我一生的事變在印刷物上是留下了一條幾乎三十二年間從未間斷過的痕跡。一九〇三年以來，在黨裏面的鬥爭是富於個人的插話的。無論我的敵人或我，我們都不曾吝惜過我們的攻擊。一切創傷都在印刷物上留下了牠們的疤痕。十

月革命以來，革命運動史在蘇維埃的博學少年與各大學的研究中佔了一個廣大的位置。人們在革命文庫中，沙皇警務部的文庫中搜求凡能給人以興味的一切，並且把那些考證加以詳細的註釋發表出來。革命頭幾年中，當人家還沒有隱藏或掩飾什麼東西的需要的時候，這種工作是被懷着一種十之三分的善意去從事的。列寧的全集和我的的一部分都由國家出版處加以佔幾十頁地位的註解出版了。這些註解對於兩作者的活動給與了必需的說明，亦如對於與他們相應的時代的事變一樣完善。這一切一面幫助着我立下一個正確的年表，避免至少是較大的許多事實上的錯誤，一面自然就便利了我的工作。

× × ×

我不能夠否認我的生活不是一種極平凡的生活。可是其原因與其在我自己身上搜求毋寧在時代的環境中去搜求之為宜。不用說，爲了完成我所

完成了的好或壞的工作，某一些的个人事蹟也是必需存在的。然而，在別的歷史局面下，這些個人私事就會同社會生活所不需要的人類的愛與慾一樣只好安靜地睡覺。反之，其他目今已被棄置或壓碎了的特性倒有自行顯露的可能。總之，客觀是勝過主觀而決定一切。

我的有意識的自動的活動，——我特指出其發端是在我十七八歲的時候，——是在於一種爲了一些明確觀念的不斷鬥爭。在我個人的生活中不曾有過什麼值得輿論注意的事變。我過去的一切很少堪注意的行動是與革命鬥爭相聯繫而從牠獲得牠們的意義的。可以說明我的自傳的發表的，就只是這個理由。

可是，這也就是作者所感覺到困難的地方。作者一生的行動是如此密切地交織在歷史事件的網裏，要把牠們分開是很難的。可是，本書並不是一本歷史著作。那些事件並不是成功在牠們的客觀意義中，而是成功在牠們被聯繫於一個人的行動

的那種方法裏面。在各種事件與各全階段的特殊論據一方面，我們沒有我們所當要求於一本建設一種歷史研究的書的容量，這是不足為異的。一本自傳與一本革命史之間的分界是應當閉着眼睛都可以找到的。在一本歷史研究裏，並不取消一個人的生活的描寫，但是必需讓讀者去參證社會進化的某些事實。我是從這個假定點出發的：使那些大事變的緊要輪廓讓讀者認識，使那些輪廓的記憶只須對於歷史事實與其連續加以簡單的追述。

× × ×

在本書出版的時候。我當已經五十歲了。我是與十月革命同日生的。神秘學者與畢丹戈(Pythagore)的門徒們可以從這裡引出他們所需要的斷案。我自己呢，我是在十月事件三年後才發覺出這種巧合。直到九歲，我是生活在一個遠隔一切的鄉村，沒有離開過牠一步。我曾受過八年的中等教育。離學校後，我就第一次被監禁了一年，同我的

無數同時代人一樣，我的大學是監獄，放逐，流離。在沙皇統治下，我被監禁過兩次，共計是被拘留了四年。我被流放過第一次將近兩年，第二次幾個禮拜。我從西伯利亞脫逃過兩回。我移居過歐美各國兩次，我僑居的總期間差不多是十二年：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前僑居兩年，那次革命失敗後將近十年。戰時，我在德國被缺席裁判處過監禁（一九一五）；次年，我被從法國驅逐到西班牙，那兒，在馬德里的獄裏受過一次短期的拘留和在警察的監視下在加狄斯做過一個月的逗留後，我又被驅逐到美國。我看見二月革命的到來，就在那兒。從紐約回國時，我被英國人逮捕（一九一七年三月）并被拘留在加拿大一個兵營裏面整整一月。

我曾參和過一九〇五和一九一七年的革命；我曾在一九〇五，其後一九一七年做過彼得堡蘇維埃的主席。我曾積極地贊助過十月革命，我曾做過蘇維埃政府的一員。以外交人民委員的資格，我曾和德，奧匈，土耳其與布加利亞的代表在布列斯

特開過燻和談判。以海陸軍人民委員的資格，我曾以將近五年的光陰專門從事於紅軍的組織與紅色艦隊的改編。一九二〇年一年間，我除這些工作之外又肩上了那禁如亂絲的鐵路網的管理。

內戰的那幾年除外，我的生活的要素是由一種黨底鬥士與著作家的活動所構成。一九二三年，國家出版處從事了我的全集的出版。他們結果讓牠出版了十三冊；以前出版的五卷軍事上的著作不算在內。牠的出版中止於一九二七年，施于“特羅斯基主義”的壓迫特別地加緊了的時候。

一九二八年一月，我被現在的蘇維埃政府放逐了出來，我在中國邊境登了一年；一九二九年二月，我被驅逐到土耳其；我在君士坦丁堡寫下這幾行東西。

雖然現身在牠的縮影裏面，我的生活也還不能說是單調的。恰恰相反，如果我們仔細一看牠的一切曲折，起伏，突變與尖銳的鬥爭，我們就可肯定地說這個生活是很富于“奇遇”的。可是，我可以

說，以我的傾向而論，我同那些奇遇的追求者是沒有一點相同的地方的。在我的生活常態這方面，我毋甯說是一個學究氣的保守的人。我愛并且尊重紀律和方法。我應當說，無秩序與破壞的狀態我是忍受不下的，這並不是故作僻論，不過是習性如此而已。我一向是一個又專心又謹慎的學生。後來我就保存下了這兩種特性。內戰那幾年間，當我好幾次地坐在我的列車裏面通過着那等於赤道之長的路程時，我每以瞥見一道以新鮮的縱木板築成的新柵欄爲樂。知道我的這種小毛病的列車，對這曾經親切地嘲笑過我不止一次。

一本寫得很好的人家在那裏面可以發見許多新思想的書，一枝可以讓你自由地流露你的思想的筆，對於我一向是，現在還是教育的最寶貴最直接的結果。教育我自己的願望是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在我一生之中，我曾幾回地起過彷彿革命不能使我有秩序地去工作的感覺。然而，我的幾乎三分之一世紀的自覺生活却全都是被革命鬥爭所佔

有了。可是，如果我還能重新起頭，我將毫不遲疑地踏上同一條路。

我應當在我這一生的第三次流徙期間寫這本東西，即使我那些最親近的朋友現在是塞滿了他們所積極地堅毅地助之建設而成的蘇維埃共和國的拘留所和流配地。他們之中有一些人是躊躇，迷途，而屈服在敵人之前了。有些是因為他們已經用盡他們一切精神上的富源；有些是因為他們不能獨立地在環境的迷宮中找到一條出路；其他呢，是因為在難堪的壓迫下。

我是已經兩度這樣看見羣衆丟棄旗幟：一九〇五年革命潰敗之後與世界大戰發端之時。這樣，我由經驗知道了什麼是歷史的高潮與低潮。牠們是受制於某一些的法則的。剛是顯得不耐地急於想很快的變更牠們是不夠的。我已經習慣於站在非我個人遭際的別的一個觀點上去攝取歷史的遠景了。認識那已然完成的行動的合理原因并在其中找到他的位置，這才是一個革命者的第一個責



---

任。這才是那不把他的工作與目前利益相混淆的人所能感到的最高自足。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Prinkipo島。

# 第一章

## 聖 撻 夫 加

有人說童年時代是一個人一生中最幸福的時代。盡如此嗎？不。童年時代幸福的人是不多的。理想化的童年時代在舊日特權階級的文學裏面有着軀的字樣。一種衣豐食足，有愛撫又有遊戲的童年；一種生活在有錢又有教育的家庭中的無慮無憂的童年，是向人生路畔一片被陽光浸瀉着的林中空地似的留在記憶裏面。在文學上，那些帝王或那些謳歌帝王的平民會稱揚過這種充滿貴族精神

理想的童年時代。無限數的多數人呢，是只要回頭一望就會正相反地看見一個黯淡的，營養不良的，被奴使的童年。人生最愛給弱者以牠的打擊，而最弱的不就是小孩子嗎？…

我自己的童年時代呢，是既沒認識過飢，也沒認識過寒。我出世時，我父母的家庭已然享有某一種的寬裕。可是，這是那些從赤貧掙扎起來而又不想止於半路的人的可憐安樂。全身肌肉都緊張着，全付思想都是貫注在工作與積蓄道方面。在這種的生活中，留給小孩子的地位是極其有限的。我們沒有認識過窮困，可是我們也不曾認識過生之恩惠，或其愛撫。我的童年時代對於我並不像對於那極少數的少數人一樣，是一片陽光普照的林中空地；但也不是一個飢寒，打擊與陵辱的巢窟；像對於許多人，對於大多數人一樣。這是一個灰色的童年。牠的環境是一個鄉村小資產階級家庭，一個自然雖是廣大，但風俗，見解，趣味却是狹而且陰的僻僻地角。

環繞過我的兒童期的精神霧園與後來我的自覺生活所消逝在其中的精神霧園，簡直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這兩個世界不但是被很長的時間與廣大的空間將牠們彼此隔離着；而且更被那些大事變的險峭山脊與一些不大顯著而對於個人却是頗可重視的內在裂縫將牠們彼此劃分着。當我第一次描畫這些回憶的輪廓時，我曾不止一次的覺得我不是在描寫我的童年，而是在描寫往日在遠地的一個旅行。我也曾試想以第三人稱來敘述我已往的一切。可是這種因襲的形式很容易墮入純文學的圈子裏，而這又是我所竭力想避免的事。

不管那存在于這兩個不同世界之間的矛盾，個性依然由一些祕密的道路從這一個世界鑽入了那一個，這大概就是人們對於那些因為某或某種情形之連續而在社會生活中佔了一個頗廣大的位置的人的傳記和自傳感到興味的理由。這就是我之所以想頗詳細地敘述我的童年時代與學校生活；而預先并不去求推斷那些事實，把那些事實聯

繫于演繹地底思維的綜合，——這就是說只簡單地記述那些事情是怎樣經過以及我的記憶力所保留下的那個時代的一切的原因。

有時，我覺得我甚至於還記得我從我母親的乳房吸取乳汁時的情形。這不用說我不過是因為看見嬰兒們吸乳的樣子就從而憶及我彷彿亦曾如此過而已。我還模糊地記得我一歲半時在菓樹園中一株蘋果樹下發生的一幕。可是這個隱約的記憶同樣也是靠不住的。那頗鮮明地刻在我的腦際的，還是下面的事：我是同我母親在波浦林姿的德××家裏，這家有一個兩三歲的小女孩。人家說我是這個女孩子的未婚夫而她就是我的未婚妻。兩個孩子在夫廳裏面，漆了色的地板上玩着。接着，那女孩子消逝了。男孩子倚住一隻衣櫃獨自留着；他在那兒做夢似的呆呆地登了一時。母親同那家的主婦回來了。母親望了望孩子，隨即她就在他身邊看見了一個小水蕩；她又望了望她的孩子，表示責意的搖了搖頭向他說道：“你不害羞嗎？”……

那孩子望了望他的母親，向自己身上投了一瞥，接着又像看一件什麼與他并不相干的東西似的看了那個水盂一眼。

——不要緊，不要緊；主婦說；孩子們玩的時候是會忘形的。

那孩子是既不覺得羞恥，也不覺得內疚。他有多大年紀呢？大概兩歲，也許三歲。

這個時期前後，有一次我同我的保姆在菜園中散步時，我曾偶然發現過一條毒蛇。是保姆指着草裏一件發亮的東西向我說道：“看，遼華，一隻鼻煙匣埋在那兒……”保姆拿了一根樹枝去從事發掘那件傢伙。她自己也不過是十六歲的樣子。那隻鼻煙匣展開了，伸直了，變成了一條蛇尖聲叫着匍在草上梭也似的爬起來了。

——呀，呀！保姆喊，並且拖住我的手就逃起來。我呢，只好氣急敗壞的跟在她後面。事後，我幾乎是氣都喘不過來的逢人就說當我們以為在草裏面發現了一隻鼻煙匣時却原來是一條蛇。

我還記得我兒時的一幕，在“主人們的”廚房裏面發生的一幕。我父親和母親都不在家。食料室裏，僕役廚夫們有着他們的客人。我的回來度假期的哥哥亞歷山大也在那兒轉來轉去的轉着。他同踏高蹺似的把兩脚騎在一柄木鏟上，他繞着廚房的硬土地面在那上面跳了許久。我求我哥哥把鏟子讓給了我，我試着爬上去，我跌下來哭了。我哥哥扶了我起來，吻我一吻，把我抱開了廚房。

當人家把我坐上一隻無鞍無轡，只有一付輕絡頭的馴如綿羊的灰色大牝馬時，我大概是已經四歲。大大地分開兩腿，我兩手緊抓住鬃毛。那馬慢慢地把我帶向一株梨樹，從一枝正攔住我的肚子的樹枝下經過。還不及明白那到來的事情，我已從馬屁股上滑了下來，躺在草上。這并没弄傷我，可是我却已經昏亂莫名了。

在我的童年時代，我幾乎從沒有過那些花錢買來的玩意。僅僅一次，我母親從喀郭夫給我帶來過一隻紙馬和一個皮球。我常同我妹妹製造着玩

偶爲樂。一天，我父親的姊妹，菲麗姑母和南莎姑母，我們用破布作了好幾個玩偶。菲麗姑母并且用鉛筆給牠們畫了眼睛，嘴和鼻子。這些玩偶在我們看來是很稀奇的，牠們現在還好像在我眼前。

在一個冬夜守夜時，伊凡·華西里維契，我們的機械師，把一塊紙版剪成片片，然後又用漿糊將那些片片配合成一輛有窗戶又有輪子的客車。我的回家來過聖誕節的哥哥，宣言他也馬上可以做成同樣的一部。他動手拆開了我的車子，拿了一管尺，一枝鉛筆，一把剪刀；他畫了長久；可是當他剪切好了時，他才發見他那些片片不能配合成一部車子。

我們那些要進城去的親戚朋友不止一次的問我他們應該從愛利沙格拉或尼古拉也夫給我帶些什麼回來。我光着兩眼。要什麼呢？人家給我出主意。有的提議馬，有的提議書，有的提議顏色鉛筆，有的提議跑冰鞋。於是我答：“一雙‘半哈立法克’的跑冰鞋罷”。這個字眼是我從哥哥那里聽來的。



那些輕許的人一跨出門限就忘記了他們的允諾。可是我呢，我却整幾個星期的懷着希望度日，而未了，總是累因為我的幻滅而痛苦許久。

在那座圍着籬笆的園子裏，一隻蜜蜂棲在一朵葵花上面。因為我知道蜜蜂是刺人的，這是必得謹慎從事的，我就摘了一片牛蒡葉，隔着這片葉子，我把那蜜蜂捉在兩指之間。我感到了一種突來的，徹骨的，不可耐的刺痛。我啼哭着穿過院子奔向工場，奔向伊凡·華西里維契。他拔出那隻蜂螫，給手指搽上一種藥水。

伊凡·華西里維契果然是有着一瓶浸滿毒蜘蛛的葵油的。人家說這是醫治刺傷的最靈驗的東西。我自己呢，同維底亞·凱都白樂夫一塊兒，我也從事着搗毒蜘蛛，要幹這，必須把一塊蜜蠟繫在一根線上放進蜘蛛窟裏。毒蜘蛛脚一爬上蠟塊就黏在上面再逃不脫。你只須把蠟捉下來關在一隻火柴匣裏就算完事。此外，搗毒蜘蛛也得有一定的時節。

我記得在一個漫漫冬夜的茶餘我們的老人們間舉行的一次談話：大家談着何時及如何購置下亞洛夫加 (Janovka)，那時孩子們是多太年紀，以及伊凡·華西里維契來我家供職時又是什麼時候。於是我的母親說道：“我們的遊華，是準備得好好地從莊子裏帶到這兒來的……”說完，她就向我投以狡猾的一瞥。我想了一想隨後說道：“那末我是在一個田莊裏生的嗎？”——“不，人家給我說，你是在這兒，亞洛夫加生的。”——“那末媽媽爲什麼說我是準備得好好地帶到這兒來的呢？”——“媽媽是這樣說說的，她開玩笑。”

這不能令我滿足，我想這是一種奇怪的玩笑，可是我不響，因爲看見老人們臉上有着我所不喜歡的那種會惑人的古怪微笑。

從老人們品茗閒談的那個冬夜的回憶，存留下了一個年譜。我是生於十月二十六日。所以，我父母是已經離開了田莊於一八七九年的春或夏間來成家於亞洛夫加。

我生之年正是反沙皇制度運動爆發之際。不久以前，人民自由的恐怖黨(Narodnaia Volia)已經形成，牠在一八七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我出世之前兩月，宣佈了亞歷山大二世的死刑。十一月十九日，革命黨人圖炸沙皇的列車未遂。一個可怕的鬥爭開始。這鬥爭引來了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亞歷山大二世的暗殺，可是也招致了Narodnaia Volia的覆亡。

一年前，俄土戰爭終結。一八七九年八月，俾斯麥建下德奧同盟的基礎。這年，左拉發表一本小說，未來的三國協商的發起人，當時的加勒親王<sup>1</sup>是被擬成一個短歌劇歌女的漂亮愛美者似的現身在那裏面(Nana)。從德法戰爭及巴黎公社之崩潰以來在歐洲政治上愈吹愈厲害的反動之風還未稍殺。在德國，社會民主黨是已然處在俾斯麥的特別法之打擊下。一八七九年，雨果(Victor Hugo)與

---

1. Prince de Galles, 英皇太子之稱。——宗。

---

路意勃郎 (Louis Blanc) 爲公社黨人向下議院要求大赦…

可是，議會戰也好，外交活動也好，乃至炸藥之爆發也好，在我出世所在地的亞洛夫加村，在我度過我的最初十年生活所在地的亞洛夫加村，是都沒有過回聲。在凱爾遜 (Kherxon) 州和洛孚羅西斯克 (Novorossiisk) 地域那些廣大無邊的大草原中，小麥與羊的帝國以牠特有的法律生活着。無限的空間與交通的不便做了牠的防止政治侵略的壁壘。牠就留在那兒，那些大草原中，那無數彷彿民族大遷徙的標誌的固加泥<sup>1</sup>裏面。

---

1. 在俄羅斯平原中，Kourganos. 是些有時是天然的，有時是人爲的圓形土丘，小山。據傳說說，牠們是當做守者的崗位和敵人近來時舉火以通知自己人的烽火台用的。此外，在牠們之中的許多裏面，人們更發現過古墓，兵器，器具。同特羅斯基說的一樣，人們在全南俄羅斯可以碰到這些固加泥，可是，在中央和北部各省，昔日各民族所經過過的那些大路上也同樣可以碰到。——П. -

---

我父親是一個家境起初很是平常，後來才成爲比較寬裕的農夫。當他隨着他的家庭離開波爾達瓦（Poltava）州的一個小猶太地方到南俄那些自由大草原中去尋求幸運時，他還是很年青。那時候，在凱爾遜和愛卡忒里諾斯拉夫差不多有着人口將近兩萬五千的四十個猶太農業殖民地。猶太農夫不但是在法律上同那些本地居民站在平等地位上生活着（直到一八八一），而且在貧窮上也是一樣。是憑了一種不斷的努力，一種堅苦的工作，不顧己也不顧人地一心從事着第一步的積蓄，我父親才爬上了社會的階梯。

在格羅莫克南（Gromoklei）的殖民地，戶籍簿登載得很不正確。好些事件是遲遲地記上去的。當人家要把我送進一座中等學校，因爲我還沒有達到入一年級的年齡時，人家就登記我是生於一八七八年，而不是一八七九年。這就是我之所以常常有兩個誕期的原故：一個是官家的，一個是家庭

---

的。

在我的生存的最初十年間，在我父親的村落裏生活着，我幾乎是從未曾置足過外面。那地方叫做亞洛夫加，是取的地主亞洛夫斯基的名字。我們的地就是從亞洛夫斯基那裏買來的。老亞洛夫斯基是一個老兵，他曾經升到過上校的地位，受到過亞歷山大二世時代他的長官們的寵遇，並且得到了自由在凱爾遜遼少居民的大草原中選擇五百德席町<sup>1</sup>的權利。他建築了一所蓋茅草的泥土小屋。可是，他的家事並不順利。上校死後，他的家庭就遷居到波爾達瓦去了。我父親曾從亞洛夫斯基買了百多德席町，此外他還租下了兩百。我還很清楚地記得那上校夫人，一個枯瘦的小老太婆：她一年來一兩次收取租金，并看看是否一切如常。人家打發一部車子到車站上去接她，並且在她到時搬

---

1. 德席町 (Deciatine)，俄國名，一德席町相當於一 穆克達 (Hectare)；即一萬平方米——M.P.

一把椅子去幫助她從那彈機貨車上下來。我父親是在後來買了幾頭雄壯壯馬好駕車時才有一輛四輪輕車。人家給那老上校夫人預備一些鷄湯，一些煮得很嫩的雞蛋。同我姊姊在菓園裏散步時，那老太婆用她那些乾枯的指甲從菓樹幹上刮着樹脂，說那就是最好的糖菓。

我們的耕地逐漸肥饒，馬與家畜的數目逐漸增加。我們試了試飼養西班牙種綿羊。可是這沒成功。反之，我們却有了許多豬。牠們大搖大擺地在院子裏轉着，掘遍了所有附近一帶地方，把菓樹園破壞得個不堪。耕犁事業是被着意地；但是依着老法子經營着。那里有盈，那里不足，我們只能估量一個大概。因此，要想估計產業的總價值是很難的。一切富源多是來自土地，麥穗，和存儲在倉中或輸送到各埠去了的穀物。有時，或喝茶之際，或晚餐之時，我父親突然想了起來：“啊！快把這記下來罷：我從賈辦那里收到了一千三百盧布；我給上校夫人送去了六百六十，還了達波夫斯基四百；還

有，今年春天我到愛利沙格拉去時，給了費多西亞·安多諾孚娜一千盧布，也記下來。”……

帳目差不多就是這麼記着。然而，我父親却是慢慢而固執地在擴張着他的家產。

我們住的是老上校建築下來的那座泥土小屋。屋頂是茅草蓋的。屋簷下面有着無數的麻雀巢。那些土牆外部已經深深地裂開，水蛇們就在那些裂縫裏面做着牠們的窩。我們有時把牠們當做毒蛇，用銅茶壺煮滾水倒進那些洞裏去，可是沒有一點結果。大雨時，水從低矮的天花板上直流，尤其是在進門的地方：於是我們把面盆，碗碟擺到硬土地上。所有房間都很狹小，窗子都是半明不亮；兩個寢室和那間孩子們的臥房鋪的都是黏土，跳蚤們在那裏面繁殖着。飯廳鋪的是地板，人家每星期用黃沙將地板擦一次。在那間八步長的正室裏面，地板是漆過的。人家好聽地把牠叫做客廳。安置上校夫人的地方就是那里。

在那環繞着屋子的園子中，生長着黃的豆球，



紅與白的玫瑰，夏天還有兔絲子。院子是既沒門，也沒柵。由我父親建築下的那座蓋瓦的黏土大屋，包含着：工場；主人們的廚房，與僕人們的廚房。隨着就是木造“小”倉，“大”倉和“新”倉，這些都是蓋的蘆葦。爲了免得水侵進去，免得穀物發酵，這三個倉是高高的建在一層石基上面。天氣酷熱或嚴寒時，狗，豬和家禽們就都癱到那底下去。母雞們在那裏面找着一些妥當的角落下蛋。我曾不止一次的從那些石頭之間匍伏進去拿過雞子，因爲一個大人是不能夠通過的。大倉的屋頂上住着一些鴉鳥。把牠們的紅嘴舉向天空，牠們吞食着蛙和水蛇；這看來是可怕的；蛇在鳥嘴外面宛轉躍動着，我們幾乎可以說牠是在從內部吞噬那鴉鳥。

在那個用大木板隔開着的倉裏，就是新鮮芬芳的小麥，帶尖銳芒刺的大麥，扁平，黏滑而幾乎流動的麻的種子；油菜和輕纖蕎麥的帶藍色反光的黑珠。當孩子們玩捉迷藏戲時，人家也許牠們到那些倉裏去躲。可是不是常常，要乘有被尊敬的人

來作客時才行。憑着格板滑落下去，我爬上那小麥的高堆，我讓我溜到另一面去。我上直至肘，下直至膝的陷在那活動的堆裏；麥粒跑進我的常是撕破了的鞋子，我兩袖直至腋下都有着牠們。倉門被關上了，誰在那里掛鎖騙人，可是并不上鎖：這是遊戲規則規定了的。我躺在倉的清涼中，埋在麥堆裏。我呼吸着麥類的植物纖維，聽着雪尼亞·薇××，或雪尼亞·吉士基，或雪尼亞·西××，或我的姊姊麗莎，或別的人在院子裏來來去去，發現那些藏入之處，可是不能夠找到我，找到淹沒在新鮮的麥海中的我。

馬廄，牛欄，豬欄，雞埕，是位置在屋子的另一方面。這些幾乎都是用五穀桿，蔓生枝和泥土築造而成。離屋子百多步遠處，并把牠那高高的起重機向天舉着。由此過去，就是那灌溉農人們菜園的池塘。每年春天，大水總要把那水閘沖去，於是又須從新用麥桿，泥土，糞糞之類把牠鞏固起來。池之切近處，一塊高地上面，立着磨坊，一所木板小屋，

---

屋裏關着一架十匹馬力的兩轉汽機。在我兒童期間，我母親一大部分的工作時間就是花在那里。磨坊並不單供我們用，而是供所有的鄰人用。農夫從離此十或十五凡西特<sup>1</sup>的地方把他們的穀物拿來磨，并付一筆什一的磨費。在打麥期到來，工作忙時，人家就在磨坊裏面一天勞動二十四小時。當我學會了寫算時，我也常有機會去秤麥袋和計算我們應當還那些拿麥子來的農夫多少麥粉。收穫期間，我們就把磨坊關着，摩托用來打麥。此外，我們後來又設置了一架固定發動機；磨坊改築成了石和瓦的，主人們的泥土屋子讓位給了一座頂蓋鐵皮的大磚屋。可是這一切都是在我已然到了十七歲時才到來的。在我最後一次的假期中，我曾為未來的屋子算過窗子間的距離，以及門的大小；可是我并沒完成我的工作。當我下一次回到

---

1. Verste俄里名，一凡西特約等於一基羅米突，即一〇六七米突。——M. P.

村子裏時，我看見石基是已經打成。我從沒有機會去住這個屋子。現在是一間蘇維埃學校佔據着牠。

農夫們有時得在磨坊裏等整幾個禮拜。住在附近的人就把他們的袋子擺在別人的後面，回家裏去。可是那些來自遠處的人就得留在那里，住在他們的車子上面，如果下雨，就跑到磨坊裏那些袋子上面睡覺。一天，一個顧客發覺馬具上的一根革帶不見了。有人曾經看見一個頑童在馬傍邊轉過。人家跑去搜他父親的車，發見那根革帶藏在草料下面。那孩子的父親，一個乖僻的多髯農夫，向東天畫了幾個大十字，一面賭着咒說這是那個該詛咒的傢伙，那個逃囚，起的這個念頭，並且聲言他要抽掉那個無賴的肚腸。可是，誰也不肯相信這話。那農夫抓住他兒子的衣領，把他丟在地上，開始用那條偷來的革帶鞭他。躲在大人們的背後，我默觀着這一幕。那孩子叫着，發誓說不再幹這種事了。周圍，那些有年紀的人們對那孩子的哀鳴漠不動情地站着，一面抽着香煙，一面翹起鬍子喃喃地

說那個農夫并不是真心要打他的兒子，說這不過是爲了面子，說如果常常這樣做，那他也就一樣得被鞭撻。

在那些廠屋和畜欄後面，躺着一些Klouni，這就是說一些佔地幾十沙金<sup>1</sup>的蓋屋頂的材料。一個是蘆葦的，另一個是五穀硬的，牠們搭在一些毫無牆壁支撐的平地紮的架子上面。人家將一堆堆的穀物傾播在這些屋頂材料底下，天雨或大風時，人家就到那底下去讓篩箕和風車工作。離這些屋頂材料稍遠之處，就是打麥場。在一條小澗的那邊，有着一方關家畜用的，佈滿乾糞葉的圍地。

我的整個童年時代的生活是與上校的那座泥土小屋，一張擺在飯廳裏面的舊沙發相聯繫的。我喝茶，用午飯，吃晚餐，同我姊姊玩弄玩偶，以及後來讀書，都是坐在那張嵌着桃花心木道薄木板的沙發上面。那件家具的覆被已經破了兩個地方。較

---

1. Sagino, 俄長度名 2 n-—三三六米突。——M. P.

---

小的那個洞是在伊凡，華西里維契的臂椅那面，大的那個是在我所坐的位子那邊，靠近我父親的地方。

——那天必得把這用新布重新來蓋一下才行，伊凡·華西里維契說。

——早就該蓋了，我母親答。我們自從人家殺死沙皇的那年以來就沒再蓋過牠。

——得了，你知道，想表白他的無罪，我父親辯說，你一到那可詛咒的城裏去，就得東奔西跑，Izvochtchik<sup>1</sup>咬你，你只想趕快從那裏抽身回家；於是，你便把所有要買的東西都忘了…

橫過整個飯廳，Svolok，一條沒有粉白的長樑在低矮的天花板底下躺着。人家把各種各樣的什物都擺在那上面：一些盛着不好讓貓兒接近的食物的碟子，釘，線，繩，書，一隻用紙團塞着的墨水瓶，一管帶着鏽筆頭的筆桿。我們可寫的筆頭是

---

1. 僱用馬車的車夫敲你的竹樑。——M.P.

---

很少的。我常幾星期的用裁紙刀削木筆頭，以便臨摹我在那些舊 Niva 畫報<sup>1</sup>裏所看到的馬。上面，天花板下，烟囱管凸出的地方，住着那隻母貓。牠在那兒撫養着牠的孩子，當天氣開始太熱時，牠就用嘴啣住牠的孩子們的頸項大胆地一跳把牠們弄了下來。屋裏的人如果是高個兒的，他們便必不可免地一從桌傍起身頭就會碰着 Svolok。這就是人家所以常常要用手指給客人們指着天花板通知他們“當心！當心！”的原故。

在那小小的廳堂裏，最堪注目的東西還是一架佔全房間將近四分之一地位的風琴。這件樂器出現到我家的時期已然是我記憶所能及的時候。一個住在離我家十五或二十凡西特遠處的破落地

---

1. 通俗圖畫雜誌 Niva (原野)，曾經串過一個教育脚色有好些年。牠把當時文藝的重要表現以及在警察所能允許的範圍內的社會和政治的問題指示給牠的讀者。此外，牠并獎勵給牠的定戶以一些俄國和外國的優秀作家著的書籍。——M.P.

---

主在變賣了他的動產之後跑到城裏去住去了。我父母買下了他的那張沙發，三把維也納式椅子和一架破舊風琴，一架帶着牠那些斷絃在廠屋裏面登了許久的破舊風琴。我們花了十六個盧布的代價買了牠，把牠裝一輛阿爾巴<sup>1</sup>上運到了亞洛夫加。當牠被卸到工場裏時，人家在那琴座下拖出了兩隻死老鼠。冬天好幾個禮拜間，工場就被那風琴佔據着。伊凡·華西里維契為牠忙着：洗刷，裱糊，油漆，找絃，把絃張好，把音調對。整個鍵盤修理好了。最後，琴在廳裏用牠那顫抖但是異常動人的聲音響起來了。伊凡·華西里維契，靈妙的手指曾經按過手風琴的音鍵的伊凡·華西里維契，坐到琴邊奏起 Kamarinskaia<sup>2</sup>，波希米亞跳舞曲和“mein lieber Augustin”來。我姊姊開始學音樂了。有時，

---

1. Arba, 烏克蘭通常用的四輪運貨車。——M.P.

2.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國民跳舞曲。——M.P.



我的曾經在愛利沙格拉學過好幾個月提琴的哥哥也到我們的琴上亂彈一陣。末了，我自己，按着我哥哥帶回來的那些為提琴而製的樂譜，我也用一隻指頭彈起來。我沒有“耳朵”，我對音樂的愛永是盲目而無望。我們的一個鄰居，莫以西·加里東洛維契·摩孤諾夫斯基，表現他的那隻善於奏琴的右手的藝術時，也就是在這隻琴上。

春天，院子變成一片泥海。伊凡華西里維契給他自己製造一些木底鞋，或當可說是一些真正的半節靴穿着，我呢，開心的，我從窗前望着他運動着他那粗大到幾乎有三十個生的米突的身材走來走去。

不久，亞洛夫加出現了一個老頭子，一個馬具工人。顯然，誰也不知道他的名姓。他有八十多歲。這是尼古拉一世時代的一個老兵。他曾在軍隊裏面服役過二十五年。粗短身材，白鬚白髮，艱難地移動着他那兩條相笨的腿，他走向廠屋，走向他的臨時工場所在地的廠屋。

——兩條腿不大行了，他說。

可是，他這樣歎息已然有十年了。

反之，他那一雙有着牛皮臭氣的手却比鉄鉗還要堅實。他那些彷彿象牙鍵的指甲是異常地尖。

——你願意我把莫斯科指示給你看嗎？老頭兒問我。

我自然是願意的。那老頭兒提住我的兩耳，把我舉向空中。我覺到了那些可怕指甲的接觸，這令我痛，我惱了。亂舞着兩腿，我要求下來。

——你不願意嗎。老頭兒說。好，這不算什麼。惱雖惱，我并不走開。

——那末，老頭兒說，爬爬廠屋的扶梯罷，看看屋頂上面有什麼事情。

我預覺到有什麼惡作劇，我遲疑着。

恰好那在磨坊同助手似的工作着的契斯達定在屋頂上，廚娘加蒂幼夏同他一道。他們兩個都漂亮而快活；這是兩個正直的勞動者。

——你到底什麼時候娶加蒂幼夏呢？主婦問

---

聶斯達定。

——喲！我們覺得這樣很好，聶斯達定答。要結婚，就得花上十個盧布；我甯可給加蒂亞買一雙皮鞋。

在全村筋肉緊張，工作達到了牠的最高點的草原的炎夏後，在大家常常離開屋子從事田野工作的收穫期，Strada<sup>1</sup>後，就是人們計算一年的囚徒勞動的初秋時了。時節正當打麥之期。全部精力都移注到了那些 Klouni 後面，屋後四分之一凡西特遠處的打麥場上。場上騰起一片穀灰之雲。打麥機的鼓吼着。磨工非力浦戴着眼鏡站在鼓邊。他那黑色鬍子蒙上一層灰色的粉。人家從車上把麥束遞給他，他看也不看地把牠們接過來，解開縛結，展了開來送進鼓去。那機器呢，一面吞着麥束，

---

1. Strada: 從通俗語法構成的名詞，與俄文動詞“耐苦”同一字源，係指那些最堅苦的工作時期（刈草，收穫，拔扯，澆薯，等等）。——M.P.

一面同狗得到了一塊骨頭似的狺狺而吼。那搖轉軸把麥桿轉着噴出來。從傍邊一個槽裏逃着麥殼。人家把牠拉着捲向草堆，我就抓住那些拖繩跟在後面滑排排兒。

——當心不要跌下來呀！我父親叫。

可是，我之跌，這已然是第十次了，有時跌在麥桿上，有時麥殼上。打麥場上，灰色塵的雲愈見濃厚，鼓兒狂吼，麥殼落在襯衫的摺痕間，鑽進人的鼻孔裏，大家打着嚏。

——喂！菲力浦，別這麼急！當鼓兒開始吼得太厲害了時，我父親就喊。

我舉起那條木樑來，牠從我手裏一滑而脫，用其全重打着我的一隻指頭落了下去。這一下痛得是如此其厲害，使我立刻眼睛一花，眼前什麼都不見了。偷偷地，我藏了起來，免得人家看見我哭，隨即我就跑回家去。我母親給我在指頭上洒了一點冷水，用一塊破布把牠包了起來。可是痛還不止。牠形成了一個瘡疽，痛了我好幾天。

小麥袋袋充滿了那些廠屋，那些Klouni，并被在院子裏面，篷布底下，堆成圓形。主人常常親自站在篩箕傍邊，那些木竿之間指示人們怎樣轉動箕緣以排除麥殼，隨後又怎樣急促地一擺把清乾淨了的麥粒一粒都不剩的擺了出去落成堆堆。在那些 Klouni 和那座用東西把風擋住了的廠屋底下，人們轉着風車，清除麥粒，以備送上市場。

經紀人，商人們帶着他們的銅製量器和擺在漆得很精緻的匣子裏面的秤來了。他們品鑑麥子，提議一個價格，幷想塞給你一點定錢。他們是被客氣地款待着，人家獻他們以茶和小酪餅，可是東西不賣。這是些下等人。主人已然越過這種小生意經的道路了。他自己有一個買辦在尼古拉也夫。“麥子可以留在那里”，我父親說，“牠們不要吃東西的”。一星期後，人家按着一封從尼古拉也夫寄來的信，有時甚至一個電報：價格已經漲到五個戈比一蒲特<sup>1</sup>了。“瞧，我們坐着就賺了千多個喀波瓦

1. 一戈比(Copec)約合三仙丁(Centime即百分之一佛郎)。

---

茨<sup>1</sup>”，主人說，“這是難碰的，這”。可是事情恰好正相反地，價錢跌了。世界市場的神祕權威給自己闢了一條直達亞洛夫加的道路。從尼古拉也夫回來時，父親用了一種鬱悶的聲音說道：“人家說…那叫那麼名字呢…阿根廷今年輸出了許多麥子”。

冬天，村裏一切都很平靜。只有磨坊和工場還是認真地工作着。僕役們把麥桿一大束一大束的佈滿一路，掃着地面抱來，我們燒着牠們取暖。把麥桿塞進竈去，看着牠們怎樣着火，這是快樂事。一天，克來戈伯伯碰見我們，我的妹妹我麗亞和我，獨自留在那瀰漫着青色碳酸氣的飯廳裏面。我在廳裏茫無所見地轉着，一聽見伯伯的呼聲，我就深深昏過去了。一冬之間，我們常常整天地獨自留在屋裏，尤其是當我父親有事出門去了，一切家務都落在我母親肩上的時候。有時，黃昏之際，我的

---

一蒲特(Poud)約合十六基羅格蘭姆。——M.P.

1. Karbovatstl, 烏克蘭語，意即炭布。——M.P.

小妹妹和我，我們彼此擠得緊緊的在沙發上坐着；大睜着兩眼一動也不敢動。又有時，在那飯廳的黑暗中，突然從冰凍的外面顯現出一個穿格格發響的大靛靴的巨人；一件帶大翻領的大皮衣，一頂大無緣帽子，手頭一副大無指手套，鬍鬚上一些膠結的大冰塊；用了一種宏大的聲音，那巨人在黑暗中說道：“好呀！”如僵的相偎在沙發的一角裏，我們不敢回答這個禮節。於是，那巨人劃了一根火柴，發現我們在那個角落裏。我們這才看出原來這是一個鄰人。有時，在飯廳裏的孤獨成爲完全不可耐了，我就不顧冷的奔着跑了出去，我走到門口，開了門，一跳就跳到門限前的那塊大而平的石頭上，我站在夜色中從那里大聲地叫：“曼格加，曼格加，到飯廳裏來，到飯廳裏來呀！”我長久地，長久地叫着，因爲那時，曼格加是有着許多事情待做：在廚房裏，在僕役室，或在別的地方。未了。我母親從磨坊裏回來了。她點燃燈。暖爐<sup>1</sup>也就跟着出現。

---

1. Samovar, 俄國製茶用的茶壺。

晚上，我們通常要留在飯廳裏直到我們開始瞌睡的時候。大家走進房間又走出來，拿了鑰匙又帶回來；吃飯時，職務已經指定，大家準備着翌日的工作。我的妹妹我麗亞，姊姊麗莎，我和，多少地，那女婢，我們那些時候就度着一種完全附屬於大人們的生活的生活，一種受制於他們的生活。有些時候，他們中人的一句話令我們記起了某一件事情。我向我妹妹霎霎眼睛，她抑聲笑着；於是我們的老人們的誰就隨意地向她望望。我仍霎着眼睛；她試想把她的笑聲藏到那塊漆布下去，把頭伏在桌上，笑緊緊抓住我，有時，對於我的因為竭力想保持她那十三歲少女的尊嚴而動搖於老人與弟妹之間的姊姊，他是傳染性的。當笑聲不能自禁地闖然逃出來時，我就必得滑到桌子下去，投在老人們的腿間，而在踏碎了貓兒的尾巴後就逃到那叫做孩子們的房間的隔室裏去。幾分鐘後，一切就又重新開始。因為笑得太厲害了，我們有時甚至軟弱到連指頭端一隻杯子都端不住。腦袋，嘴唇，手，



腿，一切都溶解而流為笑聲。“你們到底怎麼了呢？”我的疲倦的母親問着。上與下的兩個生活圈子暫時混在一塊：老人們有時是慈愛地，通常是生氣地帶着疑問的神氣凝視着孩子們。於是笑聲，突然地又來了的笑聲，又闕然逃了出來。裴麗亞從新頭一個把頭埋到桌子下去，我倒在沙發上面，麗莎咳着下唇，奴婢隱向門背後。

——去睡你們的罷！老人們說。

可是，我們不走，我們互相不敢看一眼的躲在那些角落裏向。人家把我的小妹妹抱了去；我呢，我通常是在沙發上就睡覺了。有人來將我扶起來想抱我去。睜眼朦朧的，我有時發一聲尖叫。我覺得我是被一些狗在襲擊，或是一些蛇在向我吹氣，或是一些強盜在抱我走向一個森林。小孩子的惡夢闖進了長者們的生存。人家一面抱我，一面想法來平靜我，撫慰我，親吻我。就是這樣睡夢中笑，惡夢中夢，清醒時惡夢的，我漸漸重新入睡，可是那時，是在鴨絨被下，暖和的房間裏面。

---

冬天是真正家庭生活的時期。有時，整整幾天之間，我父親和母親幾乎不出室門一步。我的哥哥和姊姊從學校請假回家來過聖誕節。禮拜日，伊凡·華西里維契，臉孔洗得淨淨的，頭髮剪得好好的，拿了一把剪刀，一把梳子從事先給我父親，其次給實科學生沙夏<sup>1</sup>，再其次給我剪頭髮。沙夏提出一個問題：

——伊凡·華西里維契，你知道剪“加布式”<sup>2</sup>嗎？

大家抬起頭來，望着沙夏：他解釋說在愛利沙格拉時一個理髮匠曾給他剪過一種很稀奇的“加

---

1. 沙夏(Sacha)，亞歷山大之昵稱。實科學校 (Ecolereal)係那些注重近代學科的中等學校之稱。——M.P.

2. 加布(Victor Capoul)，有名的高聲調歌者，一八三九年生於土魯斯，“曾把他的名字去命名一種理髮式：頭髮從中分開，額之兩邊和中央各覆以兩個小髮環”。(見 Larousse universel 字典)。——M.P.

布式”，說翌日監學會因此大大地責備過他一頓。

理髮之後，大家開始晚餐。我父親和伊凡·華西里維契各據一把臂椅坐在桌之兩端；孩子們坐在沙發上；我母親坐在我們對面。伊凡·華西里維契在他沒有結婚時是同他的東家同食的。在冬天，我們吃飯要吃許久，飯後大家就談天，伊凡·華西里維契抽着煙，吐着變化萬端的煙圈。有時，大家要求沙夏或麗莎高聲讀書。我父親就坐在低矮的爐床上<sup>1</sup>假寐着，我們常常發見他這樣打瞌睡。晚上，可是并不常常，大家就玩杜拉金<sup>2</sup>，於是發生出許多亂子，大家鬨堂地笑，可是有時也有點

---

1. 在俄羅斯，尤其是在鄉下，荷蘭式的磚爐面積是頗闊的，鄉人們常常在那上面睡覺，或是和衣，或是躺在麥稈上面。lejanka 是一種變形的爐子，比通常的要矮，大概有人半個那麼高，人們可以在那上面坐，至於通常爐子，要上去坐是必得擺踏板的。——M.P.

2. Douraki, 是俄羅斯很通行的紙牌戲；預者是發當做笨伯(Dourak)。——M.P.

---

互相爭辯。那最令人開心的事，就是欺騙我父親，玩起牌來很不注意而輸了就笑的父親。我母親就不同。她玩牌玩得很好，並且不安地監視着我的哥哥以防他來欺騙她。

從亞洛夫加到最近的郵政局，路程是二十三個基羅米突；離鐵路是三十五個基羅米突以外。隔行政機關，商店，中心城市是更遠，隔那些歷史的大事變尤其要遠。生活是單純地由農事的韻律調節着。其他一切都像漠不相關：其他一切，除了麥子在世界市場上的時價以外。在那些年中，我們村中既沒接過報紙，也沒接過雜誌：只有後來在我已然做了實科學生時才開始看見牠們。我們要很難得地才偶然<sup>1</sup>接着一封信。有時，一個鄰人從波浦林姿把信取來在他袋裏留一兩個星期。接着一封

---

1. 此他的“偶然”係指一種極原始的傳遞方法：一個鄰人，一個親戚或一個相識偶然從郵局經過時，他就替他的親友把郵件拿了回來，早晚送給他們。——M.P.

信，這是一件大事；接着一個電報，這是一個異變。人家曾給我解釋說電報是由鐵線上走的；可是，我却親眼看見一個騎馬的人從波浦林姿送過一個需送費兩盧布五十戈比的電報來。一封電報就是一方十分像信的紙，字是用鉛筆寫在那上面的。牠怎樣能夠在鐵線上走呢，假若不是風吹送着牠的話？人家回答我說這是藉電氣之力。這還是不能令我明白。一天，阿普南伯帶着通曉的神氣給了我一個說明：

——電流沿着線走，並且做一些記號在一條帶子上面。你背一遍罷。

我背道：

——電流沿着線，並且一些記號在一條帶子上面。

——你明白了嗎？

——明白了。可是，我問，這怎麼又成了一封信呢？

---

因為我在想着人家從波浦林姿給我們送來的那張電報紙。

——信就可以送給人家了，我伯伯答。

我懷疑着，我想：既然信可以從一個騎馬人的袋子裏到來，電報又做什麼用呢？可是我伯伯生氣了；他叫起來：

——留起你的信來讓我安靜罷！我給你解釋什麼是電報，你却儘管說信。

問題對於我就是這樣成爲不可解決的了。

我父母把波甯娜·彼得蘿孚娜同客人似的款留在家裏。這是一個波浦林姿的小婦人，她有一副大耳環，一束覆在額上的長髮。後來我母親送她回波浦林姿去，我也在一道。當我們走過離家十一凡西特的那個固加泥時，我看見了一些電桿，聽見了線的嗡嗡聲。

——電報怎麼走的呢？我問我母親。

狼狽的，她答我道：

——你去問波甯娜·彼得蘿孚娜的好，她會給

你解釋。

波甯娜·彼得羅孚娜給了我以如下的說明：

——那些記號，在帶子上，等於字母；一個電報員將牠們謄寫在紙上，一個騎馬人就把電報給人家送去。

這是容易懂的。

——可是，電流怎麼走呢？我們什麼都沒看見！我望着鐵線問。

——電流是從裏面走的，波甯娜·彼得羅孚娜答：所有這些鐵線都是用小管子似的東西做的，電流就從管子裏走。

這也是容易懂的，我從此釋然了。四年以後我聽物理學教員講的磁電流在我看來是不近理多。

## 我的家庭

我父親和母親之一同度過他們勞動者的一生，並不是沒有一點兒的矛盾存在他們之間，不過是雖然彼此身分不同，他們却很相愛而已。我母親是屬於一個騰胼手胝足的種田人不起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家庭。可是，我父親少年時却是一個身材瘦長，面色壯而有力的美男子。他曾積蓄下了幾個錢，這些錢後來允許了他購置亞洛夫加。

從一個城市來到一個草原的村落裏時，那少婦並不立刻就跨進那農業經濟的艱苦境況裏去，可是她終於置身到了那裏面，並且從此就羈縻在



其中幾乎有四十五年。從這婚姻生下的八個孩子中剩下了四個。講起誕生的先後來，我居第五。四個兒時死於白喉，猩紅熱；亦如生者之無聲無臭地活着一樣，他們是幾乎無聲無臭地就死了。土地，家畜，家禽，磨坊需求着全副注意力，不容別人有此要求。季節相繼而來，連續不斷的田野工作抹煞了家庭的情愛。我們之間沒有愛，沒有慈，尤其是在最初幾年。可是在我的父親和母親之間有着一種深切的關聯，這就是工作的關聯。

——給你母親一把椅子，我父親一聽見他的一身都是磨坊白粉的妻子走近門限時就說。

——曼格加，趕快預備暖爐，主婦在她還沒進門之先就喊；主人立刻就要從田野裏回來了。

他們兩個都深知疲勞之極度為何物。

以氣概與意志而論，不消說我父親是強於我母親。他比較精明，謹慎而機敏。他眼光銳利，不但察物，就是觀人都很能幹。我父母通常很少購買東西，尤其是在頭幾年中，——他們彼此都知道節省

錢，——可是我父親却能毫無差錯地洞悉他所買的一切。關於布，帽子，或皮鞋，關於馬或機器，他都能判斷其品質。

——我不愛小錢，後來他曾給我說，好像要替他的慳吝作辯護似的，可是我也不喜歡他們缺少。當你需要錢而沒有時，是很糟糕的事。

他說起話來亂七八糟的俄羅斯語與烏克蘭語并用，而後一種用的較多。他以人的舉止，容貌，及其待人的態度，生活的方式去批評人，並且批評得很中肯。

——因此你們那個學生總不大令我高興，他談到一個客人時曾說：告訴我，他不算蠢罷，這傢伙？

孩子們替他們的客人抱着不平，不過心底裏他們是覺得父親的話是對的。一到一家人家去一兩次，他就能很清楚地看破那家家庭生活的一切內幕。

因為生育太多，工作過勞，我母親有一個時期

病了，所以要到喀郭夫去就醫。這樣的調換地方簡直是一件大事變，大家長久以前就準備起來。我母親弄錢呀，奶油呀，餅乾呀，燻雞呀，等等忙個不了。大家預料說花費一定很多。看一次病就得花上三個盧布。這，自家人間常常談着，并且一面一隻手指頭指着天一面裝起有意味的臉孔把來向親朋們說；這其間就參雜着對科學的敬服與眼看就要花費如許多錢的惋惜，以及竟然能夠付出一筆這樣聞所未聞的大款的驕傲。我母親的歸來是被興奮地期待着。她回家時穿了一件新衣，這衣，在亞洛夫加的飯廳中，看來是難信地華麗、闊氣。她給我帶回來一個橡皮球和一隻紙馬，給我妹妹一個玩偶，另外還有一個火油爐，她要在那上面做幾星期的東西吃。

當孩子們小時，我父親待他們都是不分彼此的顏和氣。我母親却常常煩躁生氣，有時簡直無原無故，不過要把她的疲勞或對家務的厭倦在孩子們身上發洩發洩而已。在那幾年中，大家要東西時

---

都喜歡去找父親。可是後來，他的性子也漸漸變得暴躁起來了。其原因，不外是生之困難，與那在擴大的事業俱增的憂慮，——尤其是在八十年代的土地恐慌期間，——和他的孩子們所給他造成的幻滅。長冬之際，當草原的雪比窗子還高地堆在屋子周圍從各方面把亞洛夫加封鎖着時，我母親就喜歡讀書。兩腳擱在椅上，身子坐在那三角形的小léjanka<sup>1</sup>上頭，或當在冬天異常快地就到來了的黃昏時分，坐在那蒙薄冰的小窗子前，我父親的臂椅裏面，她聲音細到幾乎聽不見的讀着波浦林姿圖書館的甚麼破舊不堪的小說，把一隻無力的指頭在那些字行間遊去遊來。她常常認錯字，常常對着一些複雜的句子沒有辦法。有時，孩子們的一個一把她的幻想奪去，那她所讀的東西在她就出現在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裏面。可是，她還是固執地不倦地讀，在靜謐冬日的閒暇期間，人們一進

---

1. 見五十頁註。——M.P.

門就會聽到她那勻稱的喃喃聲。

當我父親爲了要至少能夠讀我那些書的名字而學習拚字時，他是已然老了。當他一九一〇年在柏林把他的全副精神都貫注於去明瞭我那本論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書時，我看着他真是感動。

在十月革命時，我父親的生活已然十分適意。我母親死於一九一〇年，我父親却直活到蘇維埃政權之建立。在那長久地蔓延在南俄一帶的內戰最厲之際，與及當此時期政權不斷地轉變着之時，爲了要到敖德薩（Odessa）去找一個臨時的避難地，這個七十五歲的老人曾迫得步行了幾百基羅米突。赤俄對他這大地主是危險的。白俄又因爲他是我的父親而虐待他。直到蘇維埃的軍隊把南俄肅清之後，他才得着來莫斯科的可能。十月革命把他一生心血都奪去了。他在莫斯科郊外主持一個屬於政府的小磨坊有一年多。當時的糧食人民委員基育盧巴（Tsiouroupa）很愛同他談經濟問題。我父現因窒扶斯死於一九二二年春，正當我在共

---

產國際四次大會做報告之際。

× × \*

亞洛夫加主要的地方，一個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伊凡·華西里維契·克南巴工作所在地的工場。他到我家來服務時是二十歲，正是我出世的那年。他對所有的小孩子，乃至那些年紀長一點的，都是你我稱呼，可是我們，我們却稱他“您”，並且很客氣地叫他做伊凡·華西里維契<sup>1</sup>。當他被召去服軍役時，我父親伴同他去，出了一筆賄賂，於是克南巴就仍舊留在亞洛夫加。這是一個很有天分的人，脾氣很好，一嘴深褐色的脣髭，額下蓄着法蘭西式的小髻。他的專門技術上的知識是賅博的：他修理汽機，照料汽鍋，車圓金木器具，製造皮墊，建造裝

---

1. 在俄羅斯同在其他地方一樣，通常，人家叫僕人總是用他們的名字的。華西里姓氏上加上維契兩字（華西里之子）即表示這個僕人在這家人家是被敬重的。——M.P.

彈機的Drojki<sup>1</sup>，修理鐘表，調準琴音，裝包沙發，椅子。他曾用各種零件製成一輛腳踏車，但是沒有橡皮輪圈。在讀完預備班後，等着進一年級時，我在那架機器上學會了騎腳踏車。那些德國殖民地<sup>2</sup>的人都遠遠地把播種機，捆麥器拿到工場裏來修理，要買打麥機或汽機時就請求伊凡·華西里維契同他們一道去。關於一般經濟的事，人家請教我父親；關於技術上的問題，人家就請教伊凡·華西里維契。在工場裏面，有助手，也有學徒。好些事情我都跟這些學徒去學。最先進那裏來的是雪尼亞·凱都白樂夫，一個已經完全破產了的大地主的兒

1. 俄國四輪車——M.P.

2. 在伏爾加河兩岸，高加索一帶和烏克蘭，曾經有即是現在還有着一些廣大的德國“殖民地”，這些殖民地起源於百多年前，他們的居民一向是沙皇的“臣子”。在目前已不屬於蘇聯的波羅的海一帶也同樣存在着這樣的殖民地。這些居留團的教育程度一般是很高的。由德國殖民地人都求助於伊凡·華西里維契這事，我們就可以想像到他之受尊敬了。

子。他不能久安其位。伊凡·華西里維契把他趕出去了。他的弟弟維底亞·凱都白樂夫，一個結實而漂亮的少年，代替了他的位置。接着來了達文·哲尼喀夫斯基，有一嘴奇怪鬍子的磨工老赫思的兒子。達文身體脆弱，但他却專心於工作。他把他那害着疝氣病的父親所用的那條繃帶在工場裏改了不只一次。

——你做什麼呢，達文加？給你父親一根韁繩嗎？工頭胡馬問他。

達文難為情地微微一笑，重新急急從事他的工作。

我曾在工場裏鑽過好幾次的螺旋套和螺旋。這種工作令人雖勞而樂，因為我們可以立刻收到牠的後果。有時，我担任着把顏料攤在一塊很平滑的圓石盤上。可是，我不一會就厭倦了，於是頻頻地問這是否已經弄夠。伊凡·華西里維契用指尖塗着那濃厚的混合物，搖搖腦袋表示着否。終於我把那個石盤交給一個學徒。



有時，坐在工作檯後角落裏向一隻小箱子上，手頭一件工具，伊凡·華西里維契抽着煙，茫然看着前面；或者是在沉思，或者是在追憶什麼，或者是一無所思的簡單地在休息着。在這樣的時候，我就從傍躡着腳兒走近他去，或者用一隻手輕輕地去絞他那褐色的濃髭，或者去凝視他那雙手，那雙可注意的，十分特別的能幹工人的手。全手皮膚滿蓋黑點：這是一些無限小的碎片，大抵都是在車砧石上磨東西時鑽進肉裏去的。那些手指塗滿膠質，彷彿一些粗大樹根，可是并不粗糙；牠們逐漸粗大地直拓至尖端，都是異常靈活，拇指可以翹成弧形。每個指頭都有着自知力，都按着自己的方式而生活，而行動；合攏來，全手形成一個奇特的集團。如此年青的我，我看來，我覺得，這隻手是不需要同別人的手一樣執鎚與鉗。左手，拇指斜斜地帶着一個環形的癢疤。就在我的生日那天，伊凡·華西里維契曾經受了一下斧傷，手指吊着，只有皮膚相連。偶然，我父親望見了那少年機械師，這機械師，

把他的手擱在一塊板上，正預備着把那指頭全斬下來。

——別斬，我父親叫，指頭可以接攏來。

——你以為牠可以接攏來嗎，機械師說，放了他的斧頭。

那拇指頭果然接攏來了，牠工作很方便；僅僅，牠不能夠如右手那隻向後曲得一般好而已。

伊凡，華西里維契把一枝舊的彈丸鎗改成了鉛彈鎗，於是大家來試驗射之準確：每人輪流着去燃一個導火爆想把幾步遠處的一枝蠟燭射熄。誰也沒有成功。碰巧，我父親回來了。當他把鎗去瞄準的時，他兩手發抖，拿鎗不穩。然而，他却射熄了蠟燭。他有着很好的眼力，伊凡·華西里維契深知道這。他們之間，從沒起過爭論，我父親待其他的人就不同，他用他主人的身分常常責備他們，矯正他們。

在工場裏，我兩手從沒閒過。我運轉伊凡·華西里維契按他自己的方法裝置的那座鑄鐵爐的風

箱：通風機是看不見的，因為牠在頂樓，所以所有到那裏來看的人都因此驚奇，莫名其妙。我讓那輪盤直轉到再不能轉動為止，尤其是當人家在製造槌球戲用的刻紋木球的時候。此外，工場裏的談話都是很有趣的。“非禮勿言”這話在那里不大常被遵守。或不如說牠從來就沒被遵守過。正相償地，我的眼界漸漸擴大，不但是一天一天，而且是一刻一刻。胡馬談着他所工作過的那些人家和主人主婦們的各種逸事。應當附帶說句，他對那些主人主婦是不表示什麼好感的。磨工菲力浦接着談他的軍人生活的回憶。伊凡·華西里維契呢，發問着，打斷着，補充着。

那有時也作着打麥人職務的火夫亞克加，是一個三十歲年紀的陰鬱性的褐色髮人。他并不老做着火夫。有時秋天，有時春天，什麼事情來了，於是他不見了，要半年才跑回來。他不大常喝酒，可是一喝就要喝個大醉。他很喜歡打獵，但他却賣了他的獵鎗去買酒。胡馬說有一天在波浦林姿，亞克

加曾經走進一家商店：他那雙赤腳滿黏田野的黑泥；他需要給他那枝老鎗一個導火爆，他故意把那隻盛導火爆的盒子推倒，然後倒身去拾牠們，把腳踏在牠們一個上面，就這樣的把牠帶起走了。

——是真的嗎，胡馬說的？伊凡·華西里維契問。

——為什麼撒謊呢？亞克加答。我袋子裏沒有一個戈比。

這個獲得我們所需要的東西的法子在我看來是稀奇的，值得學的。

——我們的易牙來了，女僕曼沙報告。可是杜呢喀走了，她看她家裏人去了，她是去過節的。

談到火夫易牙時，人家就說“我們的’易牙”，以免與那個先達拉斯做過村長的駝子易牙混淆。“我們的’易牙是應募去的。伊凡，華西里維契曾經親自替他量量胸部說過：“人家一定不會要他”。檢查身體之後，徵兵處把易牙在醫院裏安置了一個月。那兒，他認識了一些城市工人，決定了到一個

工廠裏去碰碰他的運氣。易牙同城裏人一樣穿着皮靴和一件花邊皮短大衣：易牙談着城市，工作，工作規則，機器，工資在工場裏玩了一個整天。

——不用說，一個工廠…胡馬如夢地說。

——一個工廠可不比一個工場，菲力浦接上去。

沉思的，大家的眼光遙矚向那工廠。

——有許多的機器嗎？維多口水都要流出來地間。

——簡直可以說是一個機器林。

我眼也不瞬的聽着，并且，同我從前想像一個森林一樣，我試着在我腦中描畫出一個工廠：無論上，無論左，無論右，無論前，無論後，我們都看不見別的，只有機器機器，和身子用一根皮帶束得緊緊地站在這些機器當中的易牙。此外，易牙還帶回來了一個表。大家把牠你遞給我我遞給你的互相傳看着。晚上，我父親同易牙，後面跟着那副手，在院子裏散步。我同他們一道，一時傍着我父親走，

---

一時傍着易牙。

——那末，關於吃一方面呢？你買麵包要錢嗎？買牛奶要錢嗎？住房子要錢嗎？

——這是到處一樣的，什麼都得付錢！易牙承認着。不過工資不同罷了。

——我知道這不同。可是你所賺的都花在上。

——然而，易牙堅決地說，六個月中，我穿了一點衣，買了一個表。瞧，這小機器還在我袋子裏呢。

於是，他又把他的表拿了出來。這個證據是不能不服的。主人默了，半響又問：

——你不喝酒嗎，易牙？你那邊有着那麼一些很會教你喝酒的先生呢。

——喲，我甚至沒喝的需要……伏特加<sup>1</sup>是什麼東西呢？

---

1. Vodka, 一種稗麥製的猛烈燒酒。——宗。

——那末。主婦問，你娶杜妮喀嗎，易牙？

易牙帶着幾分苦惱神氣鄙夷地微笑着但不置  
答。

——呵！我現在看出來了，主婦又說：你已經  
找到一個城裏貨了，承認認這罷，你哄人的騙子…

易牙就是這樣離開了亞洛夫加。

當孩子們到僕役們的房子裏去時，人家就叱  
責他們。可是究竟能監守他們嗎？在僕役們的房子  
裏常常有着許多新奇事物。廚娘是一個凸額骨踢  
鼻子的女人。她的丈夫，一個臉孔癱了半邊的老  
頭，看守着家畜。人家叫他們做 Katsapy，因為他  
們是內地產之故。這對夫婦有着一個很可愛的金  
髮碧眼的女孩子。她是慣于看兩老不斷地口角的。

星期日呢，女孩子們就從事于給男孩子或給  
她們自己在頭髮裏面搜尋什麼東西。在僕役們的  
房子裏，一捆麥稈上面躺着大達蒂亞娜和小達蒂  
亞娜。看馬的孩子阿發拉西，副手布特的兒子，廚  
娘巴南斯喀的弟弟，橫坐在他們之間；兩腿跨過小

達蒂亞娜，他用肘支在大達蒂亞娜身上。

——你看這，這個謬罕默德！一個年青夥計姘  
嫉地說。還不是牽你的馬去喝水的時候嗎？

這赭色的阿發拉西和那黑色的木都卓克是我的  
兩個廝侍者。當我到了分配kander 或 kacha<sup>1</sup>  
時，一個嘲弄的聲音就會響了起來。

——說罷，遼華，你該同我們吃飯嗎！

或者：

——說罷，遼華，你該問你媽媽給我們要幾隻  
小雞來吧。

難爲情了，我一聲不響的遠了開去。

到了復活節，人家就給工人們做一些 koulit-chi<sup>2</sup>  
並且染一些彩蛋。南莎姑母很精於染雞子。

---

1. Kander 是一個用黍粉製成的稀薄的粥。kacha 是一種比較  
濃厚的粥，這種粥可以用各種穀粉（麥，蕎麥，等等）去製；特羅  
斯基告訴我們在他們那里 kacha也是同 kander一樣用黍粉做的

——M.P.

2. 一種多少帶甜，內加葡萄，外飾紙花的塔 形紀念餅；



---

她會從殖民地帶來好些彩蛋，她給了我兩個。在  
地窟後面一片斜坡上，大家滾着雞子，使牠們彼此  
相碰，以看那一個最硬<sup>1</sup>

難關在我幾乎已經通通打過，只剩着阿發拉  
西了。

——牠們可漂亮？我向他說，一面把那兩個彩  
蛋顯給他看。

——不壞，阿發拉西淡漠地答。你願意我們碰  
碰牠們以看那一個最硬嗎？

我不敢拒絕這個挑戰。阿發拉西碰了，我那個  
漂亮的雞子頂上破了。

——我贏了，阿發拉西說。試試那一個看。

馴順地，我伸出另一個蛋。阿發拉西又打一  
下。

---

koulitch 是在復活節同 paskha(乳酪和其他甜食製成的點心)  
一道吃的。——M.P.

1. 俄羅斯復活節時的蛋戲。——M.P.

---

——又贏了，他說。

他迅速地拿了我那兩個鷄子，頭也不回的走了。我呆呆地望着他，我很想哭，可是事情是無可補救了。

我們家裏有些長年工作的工人，可是為數不多。長工之外，就是基也夫，齊尼喀夫，波爾達瓦地方的季工，——在那些大耕作年頭，季工常以百計，——人家僱用他們直到面幕節，這就是說直到十月一日。在那些豐年，凱爾遜州要吸收二三十萬的這種手工業者。一夏四個月，刈麥工人的收入是從四十到五十盧布，供給飯食，婦女是從二十到三十盧布。住所呢，晴天，他們面前有着田野。雨天，有着堆乾草的地方。午餐 borchtch<sup>(1)</sup> 和kacha，晚飯，黍粥。人家不供他們以肉，只給他們一點當做脂肪質的植物油，而且數量極少。這種待遇有時引起某種不滿。工人們放棄收穫工作，齊集到院子

---

1. 俄國菜湯，(甜蘿蔔，椰菜，蕃茄，蕃薯，肉，等等)——M.P.

裏面，舉起他們的龜裂的，給割麥後留在地上的殘梗刺得不像樣的赤腳向着天空偃臥在廠屋陰下，他們等着。於是，人家就給他們一點酸牛奶或楊梅<sup>1</sup>，更或半袋 tarani (乾 vobla<sup>2</sup>)，他們才重新去工作，常常一面走一面唱。這在一切農業企業中就是這樣發生着。有些精強力壯，面目黧黑，年紀頗老的刈麥工人常常連續十年的回到亞洛夫加來，因為他們知道對於他們工作是總不會落空的。他們要比別人多進幾個盧布，並且因為他們調節着工作的韻律之故而不時得到一小杯的伏特加。他們之中有一些人來時還帶着整整一窠的子女。他們從他們的家鄉步行而來，要在途中以麵包片充着飢，在市場裏過着夜的走整整一月。有一個夏天，所有的工人都先後的害了晝盲病。在我家作客的我母親的一個姪子因此寫了一篇短文。這

---

1. 紅西瓜。——M.P.

2. tarani或vobla:伏爾加或別的江河裏的一種鱒魚，人家使之乾時并不醃鹽；這是一種粗劣的食物。——M.P.

---

篇文章給 zemstvo<sup>1</sup> 看到了，一個視察員被派遣來了。我父親和母親對於我們的‘通信員’所幹的事很是生氣，雖然他們異常愛他。他自己也給他的發議權弄得不大愉快。然而，這意外事并沒什麼不快結果：視察證明病是起源於滋養料之不足，證明牠是幾乎在全州流行着，因為無論什麼地方人家都是以同樣的方法供食工人，而有些地方是更壞。

在工場，在傭人們的房子裏，在廚房，在後天井中，人生是比在家庭更廣闊更別樣地展開在我前面。人生的影片沒有盡頭，而我是才在牠的開端。因為小，我的出現并不拘束任何人，人們自由地舒卷着舌頭，尤其是當伊凡·華西里維契或那副手不在的時候，因為不管怎樣，他們總是半管理

---

1. 土地，農業生活的管理機關，牠們在沙皇政府的最後幾年中，特別是在戰時曾佔過一個極重要的位置。牠們曾服過一些巨大的實際役務，曾做過德謨克拉西觀念的傳播中心。因為反對十月革命，牠們被撤消而代替以別的組織了。——M.P.

---

入。藉着工場的爐火或廚房的竈火的光，我父母和別的親屬以及鄰人，在我顯得是在一個極新奇的世界裏。於是從那些談話流露出來的好些事物永遠留在我的腦際。這些事物也許已經成爲我同現代社會的關係的基礎。

## 第二章

### 鄰人——初期教育

離我們的亞洛夫加—凡西特或竟不到—凡西特遠處，就是達波夫斯基家的經濟<sup>1</sup>。我父親曾租過他們的一部分土地，並且多年以來就同他們有着事務上的往來。那產業的所有者名叫菲娥都西亞·安多諾孚娜：這是一—這老波蘭女人，是在做

---

1. Economie: 這字在俄文是照古義解：不動產，耕種的田地  
——M.P.

過管家之後而成爲主婦的。在她那富有的第一個丈夫死後，她就獻身給了產業的管理人，一個比她小二十歲的叫做加西米·安多諾維契的青年。可是，長久以來，非娥都西亞·安多諾孚娜就沒同這第二個丈夫生活了，這第二個丈夫呢，仍是繼續着管理她的產業。加西米·安多諾維契同她一樣是波蘭人，是一個快活而愛叫的多鬚漢子。他常常到我們家裏來靠着那張橢圓形的大桌子坐着喝茶，并且，一個故事這次說了下次又說的，爲動觀聽而響着手指把某些話重復一遍又是一遍的大聲述說一些無意義的故事。

加西米·安多諾維契有着一個可注目的養蜂場，這養蜂場離那些馬廄和家畜欄很遠，因爲，蜜蜂是受不了馬的氣味的。蜜蜂們採取菓樹，白豆球花，油菜，蕎麥的花汁：一月之中，牠們有着廣大的空間在牠們前面。不時，加西米·安多諾維契給我們用飯巾送一碟透明的金色蜂蜜來吃。

有天，抱着去弄幾隻鴿子來養的目的，伊凡·

---

華西里維契把我帶到了加西米·安多諾維契的家裏。在一座大而且空的屋子的一個房間裏，加西米·安多諾維契獻茶我們。一些發着潤濕氣息的大碟子盛着奶油，乳酪，蜂蜜。我就茶托<sup>1</sup>喝着我的茶，聽着漫不經心的談話。

——不會太遲了嗎？我低聲向伊凡·華西里維契說。

——不，等等，加西米·安多諾維契答；必得讓牠們在屋頂下面安靜下來才成。那兒有着一大羣呢。

我不耐地等着。到頭，拿着一盞提燈，我們直爬上了一所倉房樓頂。

——呵！現在，當心你罷！加西米·安多諾維契向我說。

---

1. 在中等平民階級（農民與“商人”）中，通常總把熱茶倒在茶托裏面。這種喝茶的方式在上等社會中是被視為村俗的。——M.P.



倉樓上部是長形的，很暗，屋樑縱橫交錯。有着老鼠，塵土，蛛網和鳥糞的氣息。人家熄了提燈。

——牠們在那兒，捉罷，加西米·安多諾維契低聲說。

於是，什麼不能描寫的東西開始了。在那極深濃的黑暗處，那是一陣非常的擾亂：屋頂醒了，轉起來了，旋起來了。一時，我覺得世界是在倒坍，一切都已崩潰。聽到一些緊張的聲音，我才漸漸地恢復轉來：

——拿住，又一隻，這里，這里…把牠塞進袋子裏去…那邊！…

歸途，伊凡·華西里維契負着袋子，當整個行程中，在他背上那就彷彿在倉樓上發生過的事的連續。

在工場的屋頂下，一隻鴿籠被建築好了。我每天爬許多次扶梯去給鴿子們送水，黍，麥子，麵包屑。一星期後，我們在一個巢中發現了兩個小蛋。可是，我們還不及因這個發現所應感到的快樂而

快樂一下，鴿子們就一對一對先後離開我們回向牠們的故居去了。我們只剩下了三對，已被我們剪了翅端的三對；可是，不久之後，羽毛一重長起來，牠們也就同另外那些一樣拋棄了我們的鴿籠，雖然是建築得很好的走廊式的鴿籠。

我父親曾在愛利沙格拉附近租過一個叫做茨伽亞夫人的女人的土地。這是一個性情古怪的四十多歲年紀的寡婦。她身邊有一個教士，同她是寡婦一樣是繃夫，是音樂，紙牌戲以及別的許多東西的愛好者。

茨伽亞夫人同着那個繃教士到亞洛夫加來修訂租約。人家給他們填出大廳和大廳隔壁那個房間。吃飯時，人家預備了一隻奶油雞，一瓶浸櫻桃的燒酒，一些也是有櫻桃的 varéniki<sup>1</sup>。午餐後，我留在廳裏，我看見那教士挨得很近的坐在茨伽

---

1. 內加菓子或乾酪的麥粉團，是從起來演乳酪吃的。——M.P.

亞夫人身邊：他向她耳邊低聲說些一定是很奇怪的什麼話。掃起他那教袍的下擺，從他那斜紋布褲的袋裏拿出一隻有縮寫名字的銀匣，那教士燃了一枝香煙；巧妙地吐着烟圈，他乘茨伽亞夫人不在之際就說她的故事，說她是個讀小說只讀對話的人。大家爲了禮貌而微笑着，可是誰也不肯發表意見，知道教士是會告訴夫人一切，甚至還添上一些花樣的。

我父親同加西米·安多諾維契合租下了茨伽亞夫人的土地。這時，加西米已經成了鱈夫，并且忽然一下變了：他鬍子裏面的那些白莖不見了，他帶了一條硬領，一條有別針的領帶，他的衣袋裏面有了另外一個女人的相片。同我們大家一樣，加西米·安多諾維契也常愛嘲弄克來戈“伯伯”<sup>1</sup>，可是他所嘲弄的人却正是他向其吐露他的一切心事的人，他從一個封套裏抽出一張相片顯給他看。

——瞧瞧，加西米向那歎賞不置的伯伯說，我

---

2. 伯伯：老人。——M.P.

細瞧瞧：我向這個人說：“夫人，你的嘴唇是天生爲接吻的”……

加西米·安多諾維契娶了那個“人”，可是，在他結婚一年或一年半後，他出人意外地死了：在茨伽亞的院子裏，一隻雄牛突撲向他，用牠的角把他殺了。

離我家八凡西特遠的地方是佛才兄弟的產業。他們的土地據說有幾千德席町之多。他們的屋子好像一座宮殿，裏面陳設富麗，有許多專供賓客暫住的房間，有彈子房和其他應有的一切。佛才兄弟，南夫和伊凡從他們的父親底木非承襲到這一切，蠶食着他們的遺產。產業是托付給一個管理人的；不管用的是複式帳簿，但總是入不敷出。

——達文·雷昂哲維契住一所土屋；可是，你得知道，雖然住土屋，他却比我富有。

有時那哥哥的南夫這樣說着我的父親，當人家把這樣的話告訴我父親時，我父親顯然是很引以爲滿意。

一天，那弟弟的伊凡同着兩個獵人騎馬打從亞洛夫加經過，三人都背着鎗，後面跟着一羣白色獵犬。這樣的事亞洛夫加從來沒有見過。

——他們不久就會獵盡他們的遺產的，我父親帶着不以爲然的聲調說。

凱爾遜州這些地主之家是預先就被烙了印，定了罪的。他們的進化異常地迅速，從多方面看來，這是一種墜落，雖然他們的社會的成分是極混雜：有世襲的貴族，有因效力而受賞的官吏，有波爾人，有德國人，也有能在1881年前購置下了土地的猶太人。這些大草原王朝建立者的大多數是他們一類中的傑出之士，幸運之兒，與天生的貪利之徒。實在說來，我並不曾親身認識過他們的任何人：在1880年左右他們就都已消滅了。他們之中的許多人都是白手開頭，可是，憑了他們的勇於搶劫，最常是憑了作惡，他們獲得了無其數的大塊的肥肉。第二代人已然在早熟的貴族生活的條件下漸漸長大起來：他們說法國話，玩彈子戲，縱情一

切淫樂，大西洋彼岸的競爭所致成的八十年代的土地恐慌，無情地打擊了這個社會。這些人同落葉似的墜落了。第三代人產生出了一大批的半廢無賴漢，低能兒，精神失平衡者，與早熟的殘疾者。

這種貴族式微的最純粹的結果是由凱都白樂夫這一家代表着。他們的名字是一個大鎮和全個鎮區的名字。從前，整個鎮區都是屬於這一家的。這家的老頭兒還佔有着四百德席町的土地，可是都是抵押和超抵押了的。我父親租下了這四百德席町，租金付交銀行。底木非·意沙維契替農民撰寫請願書，呈文和書信以糊口。當他到我們家裏來作客時，他就把淡巴菘和糖偷藏到他的衣袖裏面。他的妻子也幹着同樣的勾當。談吐同馭馬夫一般粗惡的，她講述着她的青年時代，談說着投球手，大鋼琴，綢緞和香品。他們的兩個兒子是幾乎在一種完全的蒙昧中長大起來的。那弟弟的維多成了我們工場裏的學徒。

距我家五六凡西特的樣子，還有別的地主，米

斯基的猶太家庭：一個奇怪而腐敗的家庭。那最老的莫以西·加里東洛維契以一種相稱於一個貴族的教育著名：他會很流利地說法國話，會彈鋼琴，並且懂得一點文學。他的左手有點笨拙，可是右手，據他說，却是善於彈琴的。他同用響板似的以他那些粗糙的指尖去打一架舊鋼琴的琴鍵。以奧根斯基的“波蘭舞曲”開頭，他不知不覺地就轉到李斯特的狂曲，然後又突然一跳跳到“處女的祈禱”。他談話時也常是這麼一跳一跳，忽然，不奏琴了，那老頭兒走近一面鏡子，如果沒人在他身邊，他便從事用他的紙煙的火去燒他的鬍子，他就這樣使他的鬍子平整。他窒息而彷彿乏味地不斷的抽着烟。他已經有十五年沒向他的妻子，一個相笨的老太婆說過一句話。

他的三十五歲的兒子達文，臉上常常捆一塊白布，在綑帶上面一隻紅眼閃閃着；這是一次自殺未遂所致。在服軍役時，他曾侮辱過一個長官。那長官打了他。達文給了那長官一個耳光，逃向營房

圖以一鎗自殺。彈子穿過了他的頰：從此他就常常繫着綳帶。那在等着他這小兵的刑罰自然是很嚴酷的。可是那時，那王朝的建立者，有錢有勢而少學問的老暴君加里東還活着。他調排好了全省的人，他得到了一個他的孫子被認為無責任的結果。不管怎樣，也許他并不怎樣的不近真理！所以達文仍舊活着，帶着他的洞穿的頰和一幅瘋人的圖形。

米斯基一家人常是記憶着我。在我幼小時，莫以西·加里東洛維契還坐着配以一些漂亮馬的四輪輕車來看我們。很小的(大概是四五歲)，我就同着我的哥哥到米斯基家去作客。他們那座花園很大，修治得很好；裏面甚至還有孔雀：我看見這些奇怪的腦袋上戴一頂花冠，異樣的尾巴上披一些美妙的小鏡，腳上長着跑的奇特生物，那是第一次。

後來，那些孔雀不見了，別的許多東西也隨同牠們消逝了。

那圍着園子的籬笆頰敗得不像個樣子。家畜



把菓樹撞得東倒西歪，把花朵摧得七零八落。莫以西·加里東洛維契到亞洛夫加來時，是坐由一些鄉下人都有的那一類的馬拖着の場車了。

他的兒子們想不按貴族地主的方式而照農民們的法子來復興家業。

——我們要買一匹騫馬，他們說，我們要同布郎斯丹一樣一早出門。

——這在他們是不會成功的，我父親說。

達文被打發到愛利沙格拉的市場去買一匹馬。他走遍市場用真正騎兵的眼光去審察馬，他選了三匹。他在晚間才回到村子裏。屋裏充滿了穿着輕薄夏服的賓客。手裏拿着燈，阿普南走下石階去看馬。太太們，學生們，青年們同他們一道走了出去。達文立刻就覺到了他的本職所在，開始解釋起每一匹馬，尤其是那匹據他說是像一位小姐的馬的特性來。

阿普南搔着鬍子反復地說：

——馬是好的…

結束這個的是一場野宴。達文脫了一個嬌豔女賓的一隻鞋子，把啤酒倒在那裏面舉向他的唇邊。

——不，真真，你要喝嗎？那女人喊，她臉紅了，或者是由於驚，或者是由於喜。

——我，開鎗自殺我都不曾害怕過…，我們的英雄答，並且一口就把鞋子裏面的酒喝得乾乾淨淨。

——你還是不要自誇你的功績的好，平常沉默寡言的母親突然開了口說。

這是一個高大而柔弱的女人。她的雙肩肩着一切的家務重担。

——你的秋麥罷？阿普南·米斯基向我父親說，想表示他是內行。

——果然，不是春麥…

——是“尼科浦”嗎？

——我給你說是秋麥…

——我知道…可是是那一種呢：是“尼科浦”

還是“吉爾加”……

——我很少聽人說過有什麼秋“尼科浦”……也許有人有。我呢，我可沒有。我那里只有“沙都米”。

阿普南的努力白白地費。一年後，土地重新又租給了我父親。

那些德國殖民形成一個不同的集團。他們當中有一些真正的財主。他們比別人能忍耐。他們的家庭生活很堅苦；他們的兒子送到城市裏去的很少；通常，女兒都在田野工作。他們的屋子是磚造的，屋頂蓋的是漆綠或漆紅的鐵皮；他們有飾以很講究的鞍轡的良馬，和叫做德國場車的彈機貨車。

近鄰殖民的最近的，是伊凡·伊凡黎契·都宜。這是一個活潑的大個兒，赤脚穿一雙半節靴，黃褐色的兩頰滿鬚斑白的毫毛，他常常坐在一輛漆以鮮豔奪目的彩色，駕以幾匹用蹄子沉沉地打着地面的黑色牡馬的美麗貨車裏從亞洛夫加經過。

像都宜他們這一類的人為數極多。其中最赫赫有名的是那羊大王，草原的Kannichtverstann,

---

法斯·凡尼。

羊羣連綿不絕地過去。

——這些羊是誰的？

——法斯·凡尼的。

一隊隊的車夫運着草料，麥梗，麥殼過去。

——這是誰的？

——法斯·凡尼的。

一堆金字塔似的皮貨裝在一輛飾彩色的雪橇裏面飛馳的過去。

這是法斯·凡尼的管理人。

更或，突然來了一隊狀貌與吼聲使你發恐的駱駝。法斯·凡尼是唯一的一個養駱駝的人。他有美洲的牡馬，有瑞士的雄牛。

這個家庭的創建者，那還只是一個法斯，並不是一個法斯·凡尼的創建者，曾作過那從國庫得到了一筆大款以圖飼養西班牙種綿羊的鄂丁堡公爵的“Schafmeister”<sup>1</sup> 公爵舉了一筆將近百萬盧布

---

1. 飼羊的主要管理人

的債；此外，他什麼都不做了。法斯買回那企業來經營，可是他經營牠却不是同公爵似的，而是同Schafmeister似的。他的羊羣增加了，同樣，他的牧場與開墾地也逐漸擴張。他的女兒嫁給了那牧畜家凡尼。於是這兩個羊的王朝就連合起來了。法斯·凡尼的名字響亮着，有如千萬的羊蹄雜聲，有如無數的羊的咩咩，有如背上肩着牧杖的草原牧者的叫喊與笛鳴，有如許多牧犬的狂吠。就是草原，在三伏天與大凍時也吐發着這個名字。

×            ×            ×

我已經把我最初五年的生活留在我的背後。我的閱歷深了。人生是最富于發明力，並且一意於同在世界舞台上一樣在遡野的一個僻隅裏實現牠的計劃的。事變一件一件先後降臨在我身上。

在收穫時，人家從田野拾回一個被毒蛇咬了的女工。那少女哀哀地哭着。她有一條腿腫了；人家在那膝蓋上部用繩子緊緊地打了一個結，那條

腿被浸到了一小桶的凝乳裏。接着，人家就用車子把那女工送到波浦臨委的醫院裏去。當她回來工作時，她那受傷的腳穿着一隻骯髒的破襪，於是工人們一聲聲叫她“小姐”，不再叫她別的了。

一隻公豬咬傷了那喂食牠的小夥子的額，肩，手。這豬是新買來的一條巨獸，牠的職務大概是改良豬羣。恐怖到了極度，那小夥子同一個小娃娃似的痛哭起來。人家把他也送到醫院裏去。

兩個年青工人各站在一部滿裝麥束的車子上面互相投擲着叉耙玩。我呢，我出神的看着這一幕戲。一把叉耙突然陷進了他們一個的腰子，他呼號着倒下去了。

這一切都是發生在一個夏天裏面。其實是沒有一年是平安無事地過去的。

在一個秋夜裏，整個磨坊的骨架被風刮到了那池塘裏。那些木柱是早就被虫蛀了的，所以，在颶風的暴力下，那些板壁同布幕似的摧折了。那架摩托，那些機輪，那研磨機，那篩粉器，都赤裸裸地

露在那些斷柱敗壁中。一隻隻巨大的磨坊老鼠就在那些板壁下跳躍着。

偷偷躲躲地，我跟着那挑水夫到田野去獵金花鼠。倒水到鼠窟裏去時，必得小心地，不好太快也不好太慢，倒了水後就手拿着棍子等那披着一身濃密，伏貼，淋濕的毛的老鼠的小嘴在窟口的出現。一隻老金花鼠用牠的臀部堵着洞穴可以抵抗長久，可是第二桶水一來，牠就再也支持不住，一跳跳到外面死力跑起來了。獸獵到手了，你就必得把牠那隻腳截下來用一根線繫在一道：Zemstvo<sup>1</sup>就付你一個戈比一串。從前，人家問你要金花鼠的小尾巴，可是有些狡猾的人竟能用皮做成十多個尾巴，於是 Zemstvo 才決定了要腳。

我回到家裏時總是濕淋淋的一身污泥。家裏人不大贊成這種遠征；他們甯願看着我坐在沙發上臨着一幀瞎子與狄浦同他女兒安第珂妮<sup>2</sup>的像

---

1. 見七十頁的註。——M.P.

2. Audipe, Antigone, 詳見神話史，——宗。

去畫畫。

一天，我們同我母親坐着雪橇從那最近的城子波浦林姿歸家。給雪把眼睛弄昏花了，給雪橇的一路震動催眠住了，我假寐着。在一處轉灣時，雪橇翻了，我僵跌在地上。我被埋在墊被和乾草下面。我聽見我母親的憂急的叫聲，可是我不能答。那新來到我們家裏的車夫，一個高身材的棕毛年青活潑漢子，揭起墊被把我從那裏面拉了出來。我們重新坐上雪橇出發。可是那時，因為受了寒，我就開始埋怨說我覺得背上癢癢地好像螞蟻在爬了。

那棕色鬍子的年青車夫回轉頭來：

——螞蟻在爬嗎？他露出他那兩排堅實的白牙齒說。

我望了望他的嘴：

——是的，你知道，這是好像螞蟻在爬呢……

車夫笑了起來：

——不算什麼，他說。我們立刻就會到了！

於是。他鞭了鞭那栗色馬。



就在當天夜裏，這個車夫同着他駕馭過的那匹馬不見了。

警報發給了全家。大家準備追趕，我哥哥領頭出征。他坐了那匹叫做“繆子”的馬，預許說要堅實地懲戒那強盜一頓。

——先捉住他，我父親帶着愠怒的聲調說。

整整兩天兩夜過去了，遠征隊才回來。我哥哥埋怨說霧妨礙了他的捉賊。這樣，這個如此快樂的漂亮人物原來就是一個叫做偷馬賊的人嗎？並且他有着—嘴如此美麗的白牙齒呢…

寒熱病苦惱着我，我煩亂着，我的兩腿，我的兩臂，我的腦袋使我困苦；牠們發脹，碰牆，碰天花板以及這一切的障礙物；都沒法子解除痛苦，因為牠們的根原是在我身內。我喉嚨痛，我全身燒。我母親來看我的咽喉，接着我父親來看，他們憂愁的互相望了一望，末了就決定用硝酸銀來燒炙那痛的地方。

——我害怕他害的是白喉，我母親說。

---

——如果遼華害的是白喉，伊凡·華西里維契答，他早就躺在那條板凳上了。

我模糊地以為躺在板凳上就是死，同我的妹妹羅莎契伽死時一樣。可是我不相信這會與我有關，我泰然靜聽着。

最後，人家決定把我送到波浦林姿去。我母親並不是一個怎樣恪守教規的人，可是她不能夠決定在一個星期六動身到城裏去。送我去的是伊凡·華西里維契。

我們投宿在小達蒂亞娜家裏，她曾做過我家的女傭，現在是在波浦林姿結了婚。她沒有孩子，所以沒有傳染的危險。

尙都洛甫斯基醫生看了我的喉嚨，測了我的溫度，並且照着他的老習慣說他還什麼都不能知道。主婦達妮亞給了我一隻啤酒瓶子，在那裏面，人家曾用小棒和小板造了一座完好的教堂。臂和腿不再苦我了。我恢復了健康。這是什麼時候的事呢？在“紀元”開幕之前不久。

這就是關於紀元的事。阿普南伯伯，那能夠整整幾個星期走過孩子們面前不看他們的利己主義者，有天，在他高興的時候，忽然叫住我問道：

——快告訴我現在是那一年。你不知道嗎？  
1885年哩！再說一遍。好好記着。我要再問你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我不會明白。

——是的，現在是1885年，我的表妹，那溫靜的莪爾伽說，明年就是1886年。

我不能相信這。如果人家容許時間有一個名字，那1885就應當永遠存在，這就是說應當長久長久存在，同一塊當門限用的大石頭一樣，同那磨坊一樣，最後是同我一樣。

莪爾伽的妹妹，白蒂亞，不知道相信誰好。我們三個都因為走進了一個新領域而感覺不安，就像人家突然開了一扇臨着一個充滿黑暗，空無一物，在那裏面說起話來聲音要回響長久的房間的門一樣。結局，我還是得降服。大家都說莪爾伽對。這樣，我意識到其存在的第一個紀數之年就是

1885年。這是一個畸形時期，我的生存的史前時期的界限，一個洪荒時代的界限：從這個結，開始了我的編年史。我那時是六歲。對於俄羅斯，這是一個饑饉，恐慌之年，一個大暴動第一次在工人世界中出現。對於我，我只是噢懣的知道年代也有一個希奇古怪的名字而已。不安的，我竭力想發現那存在於時間與數目字間的神祕的聯繫。

接着，一年一年相繼而至，起初是慢慢地，接着就愈來愈快。可是1885做了長時期的牠們中的年長者，做了元年。這是我的“紀元”。

一天，發生了如下的一件意外事：我坐在貨車上握住韁繩，在石階前等我父親。那些少壯的馬拖着，我越過屋子，倉屋，菓園，捨正路，穿田野的一直走向達波夫斯基的田地。我的後面，喊聲四起。我的前面，橫着一條深澗。那些馬如狂的跑着。一直到了澗前，突然向側一轉，把車子幾乎都弄翻了時，牠們才彷彿嗅了一驚似的停了下來。飛跑着跟蹤我而來的是，車夫，兩三個工人，其次，更遠之

---

處，我父親，末末了，極遠之處，我母親叫喊着，我姊姊苦惱的緊扼着兩腕。我親母在我奔投向她時還是叫着。我不瞞說我是吃了我那蒼白得同死人一樣的父親的兩個耳光。連這，我甚至都不生氣，因為這次冒險是這樣的奇特。

我父親送我到愛利沙格拉去大概就是在這一年。我們黎明出發，駕着車子慢慢前進；在波浦林姿喂了馬；近黃昏時，我們到了維西凡亞，一個人家爲了禮貌而稱做西維凡亞<sup>1</sup>的村子；那兒，我們等待曙光到來，因爲城子附近有強盜搶劫東西。

世界上無論那一個都市，——巴黎也好，紐約也好，——都不曾在我腦中發生過我那時從愛利沙格拉同牠那些步道，綠色屋頂，陽台，商店，警察和吊在線上的紅球所受到的那樣深刻的印象。在一些時期中，我能面對面的瞻仰文明。

---

1. Vchivaia (維西凡亞) 意即多風村。Chyivaia (西維凡亞，意即什麼都不顧況——M.P.

在“紀元”開幕一年後，我開始了我的學業。一天早晨，在暢睡醒來急急地洗過臉後（在亞洛夫加，人們總是急急地洗臉的），預先嘗味着新生的日子和奶茶，奶油麵包，我走進了飯廳。我母親同着一個陌生人，一個面帶彷彿諂媚的有氣無力的微笑的瘦男子，坐在那裏。我母親和那陌生人帶着顯然他們是在談着我的神氣望了望我。

我母親叫我了。

——請安，遊華。這是你將來的老師。

我懷着幾分疑懼，可是也有幾分好奇的望了望那老師。他呢，帶着老師們當着家長對待一個未來的學生所常有的那種親切向我點一點頭。

我母親當着我結束了那事務性的談話：以多少盧布，多少蒲特麥粉的代價，那老師答應在殖民地，他的學校裏教我俄文，算術和希伯來文的聖經。我所應當獲得的知識的程度在我母親是茫然的，因為她對於這一方面並不懂得什麼。這天早晨的奶茶已然給了我一個變化的先味，那在我的命

運中應當發生的變化的先味。

第二個禮拜日，我父親把我送到殖民地，安置在拉賽兒伯母家裏。我們曾經用車子給她送去過一些大麥粉，小麥粉，蕎麥，黍和別的農產品。

格羅莫克南和亞洛夫加之間，路程是四凡西特。殖民地位置在一個豁谷的兩斜坡上：一面是猶太人，另一面是德國人。兩個極不同的部分。在德國區裏，有修得很好的屋頂蓋以瓦或蘆葦的住宅；有強壯的馬，毛色光澤的牝牛。在猶太區裏呢，有的只是垂危的小屋，頹敗的屋頂，羸瘦的畜生。

初看，我發蒙地的那座學校只給我留下了很少的一些回憶，這是奇怪的。我第一次摹寫俄文字母用的那塊石板；那屈曲在一根筆管上的老師的枯瘦的食指；同聲的朗誦聖經；那加於一個偷過東西的頑童的懲罰；——所有這一切都只是一些雜亂的斷片，模糊的痕跡；沒有一個鮮明的影子。實在說來，其中也有例外，這就是關於老師的妻子，那不時的出入不意地插進學校生活來的大而且肥

的女人的事。

一天，正當上課時，她跑來向她丈夫埋怨說新近買的麥粉有一種黴味；當他把他那尖鼻子俯向他向他伸出的那隻手時，她把所有的粉都投在他的臉上。這在她，以為是一個很好的玩笑。男孩子們和女孩子們都笑着。可是老師却顯得是很難為情的樣子。看着他臉孔粉得白白的站在課堂當中，我真是可憐他。

我住在善良的拉賽兒伯母家裏却甚至不曾留意過她。在院子裏，在正房裏，帝王和主人都是阿普南伯伯。他待他的姪兒姪女們很冷淡。然而有時，他却特別的叫住我，饗我以一塊髓骨，說：

——這骨頭，人家就拿十個盧布來交換，我都不肯的！

伯伯的屋子差不多正位置在殖民地的入口。在相對的那端，住着一個瘦而黑的高身材猶太人，這人是被視為一個像馬賊，一個幹黑事的專家的。他有一個聲名也不大很好的女兒。離他家不遠，住



有一個用機器縫帽子的製帽人：這是一個額下長有一縷火紅色的羊鬍的猶太少年。製帽人的老婆跑來找那因為出巡而寄宿在阿普南伯伯家裏的政府特派殖民地視察員，她向他控告那偷馬賊的女兒，說她勾引她的丈夫。顯然，那視察員對這是沒一點辦法。一天，從學校回家時，我看見一羣人唾罵交加的拖着一個少婦，那偷馬賊的女兒，在街上走。這出於聖經的一幕是永遠留在我的腦際。幾年後，阿普南伯伯娶了這個女人。這時，那做賊的父親已經被各殖民公認為不良分子而放逐到了西伯利亞。

會做過我的保姆的曼沙，現在是在阿普南伯伯家裏幫傭。我常常跑到廚房裏去看她。她替我把我同亞洛夫加的聯繫化身為人。可是，她還有着別的客人，一些有時是很沒耐性的客人，到了有這種客人時，人家就和氣地推着我的肩膀讓我出去。一天早晨，我們，我同屋裏所有的小孩子，知道了曼沙生了一個孩子。我們又高興又不安地在角落裏向

低聲談着這事。幾天後，我母親從亞洛夫加來了，她到廚房裏去了幾次，去看曼沙和那孩子。有一次，我跟着我母親走了進去。曼沙站着，一條花紗垂在眼上，一個小生物斜睡在一條闊板凳上面。我母親望着曼沙，接着望着孩子，帶着責備的神氣慢慢地搖着腦袋，一聲不響。曼沙，沈默的，先注視了一會地板，接着，凝望了一望孩子說道：

——你看，他把面頰枕在手上，彷彿一個大人…

——你疼痛他嗎！我母親問。

——不，曼沙矯飾地答：這是太說得…

——你撒謊！…你疼痛他的，我母親帶着柔和的聲調回說。

一星期後，那孩子同他出現時一樣神祕地死去了。

我常常從學校裏回故鄉去。在故鄉，我幾乎每一次都要登上一個多禮拜。因為不會說伊第西語，<sup>1</sup>我同我的無論那一個同學都弄不熟。我在那

---

個地方的逗留期僅僅幾個月的光景。不用說，這自然可以解釋我的學校回憶的貧乏的理由。然而，格羅莫克南的小學教員蘇懷，教會了我讀和寫這兩門在後來幫助了我的藝術。這就是我之所以感激我的第一個老師的原因。

我開始認讀印刷物。我抄詩。我也寫詩。後來，我企圖同我的表兄雪尼亞·吉士基刊行一個雜誌。可是，這條新路荆棘太多。我剛開始佔有寫的藝術，佔有對於我成了一種危險的誘惑物的寫的藝術。一天，獨自留在飯廳裏面，我着手用正楷去寫人們在工場和廚房裏說，但并不在家庭中說的某一些話。我深覺得我的行為并不正當，可是正因為那些話是被禁止的，牠們對於我才是誘惑性的。我會決定要把那篇不祥的文字擺在一隻空火柴匣裏深埋到倉房後面去。我還沒有寫完我的文章，我姊

---

1. Yiddisch 猶太人所用的一種混合希伯來語的日爾曼方言。  
——宗。

---

姊就進廳來了。她要看我所寫的東西。我抓住那張紙。正在這時，我母親突然來了。她們要求我把我的著作拿出來看。羞恥極了，我把牠擲在沙發背後。我姊姊想去找牠，可是我歇斯的大叫着：

——我去，我，我，去找…

我溜到沙發下面，我撕了那張東西。我的絕望，我的眼淚是沒止境的。

聖誕節時(無疑，是1886年的聖誕節，因為那時我已知道寫字)，一天黃昏，我們的飯廳在喝茶時被一羣化裝人侵入了。<sup>1</sup>這是如此的出人意，使我害怕到倒在我所坐的那張沙發上面。人家平靜了我，我貪婪地聽了“沙皇馬克西米里安”的話。在我前面第一次展開一個奇妙地化裝了活現的舞台的世界。當我知道那主角是工人布洛科，一個兵士扮的時，我呆然了一會。

---

1. 在空誕節和狂歡節，鄉下，化裝的鄉民常突然闖入地方上的那些主要人家。——M.P.

翌日，拿了鉛筆和紙，我在僕人們午餐將畢時溜進了他們的房間，我求“沙皇馬克西米里安”說他那些獨白讓我默寫。布洛科不肯。我鬧他，求他，強他，哀他，不給他以一點推諉的機會。最後，我們傍近一扇窗子坐下，靠着那凹凸不平的窗緣，我開始記錄“沙皇馬克西米里安”的有韻的說白。五分鐘還沒過去，我父親就在門邊投了一眼，他看出了窗畔是發生着什麼事情，厲聲向我說道：

——遼華，回房間裏去！……

我不能慰藉的一直哭到黃昏。

我寫詩，寫些無力的字行，這些也許是在洩露對於詩歌的一種早熟的愛好，可是決不是在預示一個詩人的將來。我姊姊是認識我的詩的；我母親由這位介紹人認識了牠們，接着，我的父親由我母親。人家要求我在客人面前讀牠們。這是一種苦痛，這是可恥的事，我拒絕。人家想說服我，起初用愛憐的語氣，接着帶幾分怒意，接着用威嚇。我往往是逃走。可是老人們知道怎麼樣求你。心兒跳

---

着，眼含淚珠，我讀着我的詩，給我剽竊來的那些詩句或惡劣的韻腳羞得要死。

可是，不管怎樣，我是嘗過了科學的樹的菓子。我的生活漸漸展開，不但是一天一天，而且是一刻一刻。從飯廳那張破舊的沙發，一些線牽向別的一些世界。誦讀在我的生涯中開闢了一個新時代。



## 第三章

### 家庭與學校

1888年，一些大事變在我的生活中開始了。人家把我送到敖德薩去繼續我的學業。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我母親的一個姪子在村子裏過了幾時的夏；這是摩西·腓力浦維契·斯巴塞，一個二十八歲年紀的聰明而良善的少年，他在他的時代，照人家那時的說法，曾經“爲了那個原故而稍微痛苦過來”所以在出中學後沒能進大學去。他幹一點兒的新



---

開業，也幹一點兒的統計學。他之到鄉下來是爲預防結核病。因了才幹與性情，摩尼亞<sup>1</sup>在他母親和好幾個姊妹家裏是一個驕傲的對象。人家對於他的尊重贏得了我家的人心。大家預先就高興着他的到來。我也是暗中高興的一個。當摩尼亞走進飯廳時，我正在那邊一間叫做“孩子們的房間”的小房間的門限上，我不能決定向前走一步，因爲我那雙半節靴開了兩個大口。其原因不是窮；那時，家庭已很寬裕；可是，在鄉下，人們可不大關心這些，他們身上有着工作的重担，家庭生活的需要是次要事。

——你好，孩子，摩西·腓力浦維契說。到這兒來呀…

——你好，那孩子答，可是他并不動。

有點難爲情的笑着，人家給客人解釋我的狼狽的原因；快活地，他跨過門限，緊抱着我舉了起

---

1. 摩西的昵稱。——M.P.

來，拯我出了那種難堪的境地。

午餐時，摩尼亞成了一切注意的對象：我母親給他送好菜，問他這樣可好，那樣可好，以及問他愛些什麼。

黃昏時分，當人家把畜羣趕進了圍場時，摩尼亞向我說道：

——我們去喝一點新擠出來的牛奶罷。拿幾隻杯子…當心，我的孩子，別把你的手指擺到裏面…應該從外面拿…

我從摩尼亞學會了許多我還不知道的東西：怎樣拿杯子，怎樣洗臉，某些字的音要怎樣發才正確，和爲什麼當時擠當時喝的牛奶有益於肺臟。斯巴塞散步，寫東西，玩九柱戲，教我數學和俄文以備我去進一年級。我歎賞地，可是也懷着幾分不安地注視着他。他令人感覺到一種更嚴格的紀律的發端：這，大概就是城市的紀律。

摩尼亞待他的鄉下親戚是親切的，他常常說笑話，用一種天鵝絨樣軟的高音調的聲音低聲歌

唱。可是，有時，他却陰沉着，吃飯時一聲不響。人家不安地望着他，問他是否身體不好。他只簡單地答以遁辭。直到他要離開我家時，我才隱約地猜出這種沉默的病源：摩尼亞是受了某種野蠻或不公正事的打擊。他的姑父姑母并不是兩個嚴酷的主人；不，無論從那方面，他都不會這麼肯定。在亞洛夫加，人們對於工人與農民的待遇并不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壞。但也不更好。這就等於說待遇是難堪的。

有一次，那副手用一條長皮條鞭撻了一個把馬繫在水邊直繫到黃昏時分的牧人。摩尼亞面色灰白了，喃喃說道：

——真是獸行！

我這才感覺到這是一種獸行。我不知道我沒有摩尼亞是否會感覺到這。我想是會的。可是他幫助我感覺到了牠，這就令我一生都要感激他了。

斯巴塞預備娶敖德薩公立猶太女子學校的女校長做老婆。在亞洛夫加，誰也不認識這個女人，

可是大家都認為她一定是一個出入頭地的女子：因為她既是一個女子學校的校長，又是摩尼亞的老婆。人家決定了翌年春天送我到敖德薩去，叫我去住在斯巴塞家裏，叫我去進中學。

殖民地的那個裁縫趕好了我的學生行裝；人家把一罐罐的奶油，糖食以及其他預備送給城裏親戚的禮物擺在一隻大箱子裏。

告別時心頭真是不盡依依，我傷心地哭了；我母親哭着，我的姊姊妹妹也哭着，那時，我第一次感覺到亞洛夫加以及所有生活在亞洛夫加的人在我是怎樣的親切。坐着車子，我們從由草原駛向車站。我們從腦文堡坐火車直達尼古拉也夫，那兒，我們上了汽船。汽笛令我有如芒刺在身，牠號叫着好像在預示一個新生的到來。可是，這還是在堡河。海還正在等着我們。

許許多多別的東西正在等着我們。那兒，海港，一個車夫同着他的車子，一條小街，——波格樂甫斯基街，——一座大的老屋。女子學校同牠的

女校長就在那老屋裏。人家子細的揣詳我，吻我的額，我的兩頰：起初，這是一個少婦，接着是一個老太婆，那少婦的母親。摩西·腓力浦維契照常說着笑話，他問我關於亞洛夫加，所有亞洛夫加的人乃至我們老相識的母牛們。可是現在，母牛們在我看來是些如此無意義的生物，使我覺得在這樣一個上流社會中不便於談牠們了。

房間并不很大。一個角落給我保留在飯廳裏，一塊帷幕後面。就在那兒，我度過了我的學生生活的頭四年。

我立刻就完全地認識了我在村子裏時，摩西·腓力浦維契身邊所預感到的那引人而嚴格的紀律的權威。家庭規則與其說是嚴厲，不如說是死板：正因為此，牠在起頭在我才顯得是嚴厲的。最先，我得九點鐘就就寢。直到我陸續地升了級時，人家才許我遲一點睡覺。漸漸，人家教我應當早上問安，清潔手和指甲，莫用刀子向嘴裏送食物，女僕給你做事情時要道謝她，不要在背後說人家的壞

話。我知道了好幾十句在村裏時在我看來是極正確的話原來不是俄文，只是不純粹的烏克蘭語。我每天都要發現一個比我兒時所住的那個世界，我度過我的最初十年生活所在地的那個世界，更有教育的世界的一個新的片斷。在古典文學的誘惑與戲劇的魔力前，就是工場的記憶也漸漸模糊，漸漸失掉了牠的媚力。我變成了一個小市民。可是，有時，原野帶着強烈的光彩突然呈現在我的意識中，喚我回向牠，回向一座失掉了的樂園去。於是，悵戀病便抓住了我，我坐也不是立也不是起來，我用指尖在玻窗上給我母親寫些消息，我伏在枕上流淚。

摩西·腓力浦維契一家人很節儉地度着日子，生活是正好能夠維持下去。家主沒有固定的職業。他從希臘文翻譯些悲劇，加以註解；他給小孩子們寫些故事和短篇小說；抱着編部年表的目的，他專心地研究着克羅塞<sup>1</sup>和別的歷史家；未了，他幫助

---

1. Schlosser; 德國歷史家(1776-1860)——宗。

他的妻子管理學校。後來，他才開了一家小書店。這書店在頭幾年是很難於發展，可是後來却很快地成長了起來。十或十一年後，他成了南俄最重要的出版家，他有了一座大印刷所和一幢房子。

我在這個家庭裏面生活了六年。這六年，正是那企業創造的時代。我熟習了排字，校對，裝版，印刷，折頁和裝釘。校對校樣成了我的得意的消遣。我至今還愛新印刷出來的紙，這種嗜好是起源於我的遙遠的學校生活時代。

同資產階級家庭，尤其是同小資產階級家庭所常有的事一樣，僕役們在我生活中是吊了一個雖然不很主要却是頗重要的脚色。

第一個女僕妲莎私下就特別同我要好：她把她的各種祕密都向我說。午餐後，當人家在睡午覺時，我常偷偷地跑到廚房裏去。那兒，妲莎時輟時續地向我談她的生平，她的初戀的故事。

妲莎之後就是一個與丈夫分居了的契都米地方的猶太女子；她向我埋怨她的丈夫：

——他是如此兇惡，如此缺德，她說。

我擔任了教她讀書。她每天都要到我的桌子傍邊來過一半個鐘頭以請教字母與排列字句的祕訣。

這時，家庭裏面生了一個孩子，人家僱了一個乳母。我替乳母寫信。她向她那動身到美洲去了的丈夫說了許多苦情。憑了她的口頭請求，我用了一些極黯淡的色彩去描畫她的憂鬱，接着我又寫道：“僅僅，我們的嬰兒是我的生活的夜空的一顆明星”。乳母高興極了。我自己也高興的高聲把那信從頭復讀一遍，雖然我給那要求一筆款子的結論弄得有點不大舒服……

乳母接着說道：

——現在，還有一封信……

——給誰呢，我說，一面準備着一個新的藝術創作。

——給我表哥，乳母答，可是她沒有十分自信的神氣。



那信也是訴說一種黯淡的生存，裏面沒有關於星的問題，結尾是：如果收信人希望，寄信人就同意去看他。

乳母剛剛拿了她那些信出去，另外那個女僕，我的學生，就進來了；她一定是在門口聽到了我們的話：

——那並不是她的表哥，她憤憤的向我低聲說。

——那末，是什麼人呢？我問。

——總而言之，不是表哥……她答。

這樣，我便有了研究人與人間的錯雜關係的機會了。

午餐時，華呢·蘇羅木諾孚娜帶着一種有意味的微笑向我說道：

——喂，著作家，你不再想喝湯了嗎？

——怎麼？我不安的答。

——啊！沒有什麼。可是你不是給乳母寫了兩封信嗎？這樣，你便是一個著作家了……你怎麼說

---

“夜空的一顆明星”呢？你真是一個作家呢！…

她不能保持這種腔調，她大聲笑了。

摩西·腓力浦維契想來安慰我：

——你寫得很好，他向我說。不過，你知道的，下次再不要給她寫信好了。最好是讓華呢寫…

人家既不願在家庭中，也不願在學校裏揭破的生活的黑暗內幕是不大存在的；爲了招引一個十歲大的小孩子的注意，牠們甚至是全能而遍在。人家既不給牠們在課室門邊，也不給牠們在正屋門口開一個出口，牠們便由廚房自闢了一條道路。

國立學校中對於猶太人的百分之十比的標準是1887年<sup>1</sup>規定的。如果你是個猶太人，你就莫想

---

1.所謂 Numerus Clausus, 就是：初等和中等學校只按照學額的百分之十的比例收猶太人，還在允許猶太人無特別條件地居住的各省是如此；1905年後，在中央，各都市以及其他地方，“標準”<sup>三</sup>被減到了百分之五乃至百分之三。不用說，除了那些傳教的猶太法學博士，是沒有一個猶太人能夠成爲教員的——M.P.

---

進中學<sup>1</sup>去：至少都得求保護，花賄賂。實科學校<sup>2</sup>的課程和中學校的是不同的，實科學校不教古典語，而數學，自然科學和近代語各門却比較的重要。“標準”是應用於實科學校的。可是投考牠們的人爲數較少，所以，投考者比較容易交到跑進這種學校去的紅運。

關於古典教育與近代學科的相對價值，人們在報章雜誌上筆戰了長久。保守主義者以古典主義之諄諄教人以守紀律爲可貴；正確點說，他們希望一個公民兒時就胡亂讀完希臘文的初步，以便他一生都忍受沙皇制度。自由主義者呢，雖然并不拋棄自由主義的同乳兄弟古典主義（因爲古典主

---

2. 中學校 (Gymnase) 教授的是拉丁文，希臘文，乃至一點的“心理學”和“哲學”，一切皇家學校學生所必修的教理問答一門不算在內。——M.P.

3. “實科學校”這個名字不但在俄國，就是在各國的譯文裏都是正式採用的，這就是我們用牠的原故。——M.P.

---

義與自由主義同是出自文藝復興)，他們却仍舊擁護着近代教育。

在我準備進國立學校的時候，筆戰已經停止，因為政府用了一紙的特別公文禁止了討論某或某種教育方式的優越。

秋天一來，我就受了聖保羅實科學校一年級<sup>1</sup>的入學試驗。這次試驗的結果不大好也不大壞：我俄文得了個“3”，數學得了個“4”。<sup>2</sup>這些分數是不夠入學的，因為“標準”本來就包含着—種極嚴酷的淘汰，—種不用說是被監試人之必須買通而加甚了的極嚴酷的淘汰之意。於是人家決定了把我安置在預備班裏。這預備班是附屬於國立學校的，可是名義却是私立學校。從預備班，猶太人可以升

---

1. 實科學校有七級；中學有八級。——M.P.

2. 學分制是建築在數目字5上面。5即代表“最好”，強於5或弱於5，以十一號表示。所以特羅斯基得的俄文分數是“及格”，數學分數是“好”。——M.P.

---

到一年級，但仍舊得受“標準”的限制，給與他們的特惠只是一個“通學生”<sup>1</sup>的空銜頭。

聖保羅實科學校是德國人創辦的。牠是和路得教會有關係，是應住居在敖德薩和全南俄的無數德國人的需要而產生的。這座學校享受着“國內法”的權利，可是，因為牠只有六級，所以當你想進大學時，你就必得跑到別的實科學校裏去“修你的第七級”。這大概就是政府用以消滅某種過度的德國魂的一種手段。此外，就是在聖保羅學校裏，這個魂也在一年一年的逐漸死去。德國學生遞減到了學額的一小半，同國籍的教員陸續地橫被當局驅逐出去了。

我的學校生活起頭簡直就是受罪；接着，愉快的日子到了。我赴校時，穿着新的制服，載着飾以黃絲帶，綴以可注目的金屬徽章的新的帽子；省寫的

---

3. 這兒“通學生”這個字並不是做走讀學生解。其意即：應該校考時仍視同非該校生。

校名交紐在兩根三葉枝之間。我背上背着一個嶄新的書包，包裏包含着幾本帶着光輝鮮豔的封面的教科書和一隻盛有鉛筆，筆管與橡皮的美麗筆匣。興高采烈的，我沿烏斯巴格亞那條長街誇耀着這種闊綽的場面，心頭以離學校還遠爲樂。我覺得所有的過路人都驚呆地，有些人乃至嫉妒地在瞻望我的可歎賞的行裝。信任的，好奇的，我去凝視我所碰到的每一個人的臉孔。可是，突然，出人意料地，一個大概是來自工場的，手頭拿着一件鐵皮製的東西的十三歲左右的大瘦孩子在那燦然一身的實科學生前面兩步遠處站住了。他把腦袋向後一擺，啞地一聲吐了一泡大痰射在我的肩上，我的嶄新的制服上面；向我投了輕蔑的一瞥，他一聲不響的走了過去。

什麼激使着他這樣做的呢？現在，我明白了：一個身穿襤褸不堪的襤衣，僅僅兩腳裹以布帶的一無所有的孩子，當有錢人的孩子們穿着漂亮的學生裝在擺他們的闊氣時，他是一定在做着他場

主們的龔駝差使……那孩子是把他的不平之感，他的對社會的抗議，發洩在我的身上了。可是那時，我還不會這麼着想。我用栗樹葉子擦肩擦了長久，我簡直是生氣極了，頹喪極了，我抑鬱不歡的走完了我的路程。

第二個打擊正在學校等着我：

——畢若特·巴夫洛維契，那兒又是一個，學生們喊；他也穿着制服，這預備班的可憐虫！

這是什麼意思呢？是這樣：因為預備班是被看做私立學校的，所以人家是嚴禁預備班的學生穿制服的。畢若特·巴夫洛維契，一個黑鬍子先生，給我解釋我應當除去我的帽子上的徽章，我的衣領的釦帶，我的腰帶的釦鎖，用一些簡單的牛骨釦子去代替那些有鷹的釦子。

這對於我是第二個災難。

那天，學校并不上課。那些德國學生和別的許多學生一道上路得教的聖保羅教堂去了。我突然置身到了一個大概是在預備班降過級的肥而矮的

孩子的保護之下：他知道教堂的規則和習慣；他把我安置在一條長凳上面，他的身邊。我第一次聽到了人家彈那聲音使我的靈魂戰慄的大風琴。接着，一個穿白翻緣衣的，鬍子剃得光光的高身材人出現了，他的聲音在教堂裏如此盤旋盪動，就像一個音波在追逐着另一音波。因為我不懂話，他的說教在我顯得更外莊嚴。

——他說什麼呢？我十分感動的問。

——這就是俾列曼牧師本人，喀爾生給我解釋；他是很聰明的，這是敖德薩最聰明的人。

——他說些什麼呢？

——啊！你知道，他說應當說的一切，喀爾生興奮地說；他說大家應當做好學生，應當好好用功，應當與同學們和氣相處…

這個高顴骨的孩子，俾列曼的崇拜者，後來現出原形來了，他原來是一個讀書最懶惰，遊戲時最愛打架的傢伙。

第二天，對於我却是一個慰藉的日子。我立刻



在數學上出了名，我摹寫黑板上的模範字也寫得很好。盧達科老師當着全課堂的人贊美我，並且給了我兩個“5”。這使我安於我所應當配在我的衣上的牛骨釦子了。德文是校長基立第安·基立第亞洛維契·格凡列巴赫自己教的。這是一個衣服極其講究的人，大概是憑了俾列曼的女婿的資格才得着一個如此高而顯的位置的。他一開始就檢查每個學生的手。他覺得我的手很乾淨。後來，因為我又細心地摹寫了那寫在黑板上的德文，校長就稱讚我，並且給我打了一個“5”。這樣，在上完這第一天課後，我回家時身上就負着三個“5”的重量了。我當同寶藏似的把牠們擺在我的書包裹；被想到家庭中去認識我的光榮的渴望催促着，經過波格樂甫斯基街時，我與其說是走倒不如說是跑。

我就是這樣的成爲學生了。我大清早起身，我急急地喝茶，把我的紙包的早餐塞進大衣袋後，我就匆忙地向着學校跑，以便准時趕到，去做早禱。我按規的一課一課地上。當我在街上碰到一個教

員時，我就儘可能的恭敬地向他鞠躬。

在人當中，奇人的比率是很高的，但在學校教師當中，牠却要比任何地方更高。在聖保羅學校，教師們的智力水平是，我們假定是，超出一般水準的。那座學校聲名很好，這不是無故的：牠的規則很嚴，韁繩一年一年拉得更緊，尤其是在格凡列巴赫校長被代以尼古拉·安都洛維契·加門斯基之後。

這個加門斯基，以專業論是個物理學教員，以性質論是個厭世家。他向人說話時從不眼對眼的看人；他往來走廊與教室時點着樹膠鞋底無聲無息；他的聲音啞中帶尖，不必提高來起就會令人感到害怕。從外表看，加門斯基精神好像平衡如常，但實際，他却從沒脫出過一種壓制住的憤怒狀態。就是對於最好的學生；他的態度也是一種武裝中立國的態度。他待我也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是物理學家，爲了證明波馬<sup>1</sup>兩氏關於

---

1. Boyle, 英國, 物理學家與化學家(1626—1691); Mariotte, 法國物理學家(1620—1684)。——宗。

---

氣體可壓性的法則，加門斯基曾發明一件器械。試驗後，往往有兩三個學生聚攏來用了故意要叫人聽到的聲音相互耳語着：

——這，真神妙！…

因為有點懷疑，有的人便站起身來發問：

——可是，這件器械到底是誰發明的呢？

用了他那尖而啞的聲音，加門斯基帶着漫不經心的語氣答：

——發明牠的是我。

大家互相望着，那些只得到一個“2”的人就儘可能的大聲吐一口歎賞的歎息。

當格凡列巴赫爲了俄國化而被加門斯基取而代之之時，文學教員，安東·華西里維契·克里加洛夫斯基便被任作了監學。這是一個赭色鬍子的狡猾傢伙，舊神學校的學生，禮物<sup>1</sup>的大愛好者，徽徽染上了一點自由主義的色彩，極精於笑裏藏刀。

---

1. 賄賂。——M.P.

一作了監學，他就顯得更嚴厲和保守了。克里加洛夫斯基由一年級起教着俄文。他因為我的綴字法與學俄文的專心而選拔了我。按照慣例，他在教室高聲朗誦我的作文，並且給我以“5”帶一個加號的分數。

數學家郁哲珂是一個好反省的，淋巴質的肥矮漢子。人家會錫他以一個綽號：bindiöüjnik；這在敖德薩語即是說：貨車夫。郁哲珂對所有從一年級起到最後一級的學生都是你我稱呼，說話也很隨便。由於他那種有分寸的粗野，他令人感到一種尊敬，可是，當頑皮的孩子們確鑿地知道這個郁哲珂也拿賄賂時，這種尊敬就與時俱揮發了。

此外，其他的教員們也都以各種的方式預征着他們的稅。一個學生如果是別的地方的人，考試不及格寄宿在一個教員家裏時，那個教員就最苦惱他。那些住在敖德薩的學生以最高的代價到一個教員那裏去補習時，那個教員就最威嚇他們。

另一個數學家齊諾韋斯基恰恰是郁哲珂的反

照：瘦，一張蒼黃色的臉配着兩撇芒刺似的唇髭，眼白永遠發黯，舉動就像他剛睡醒似的遲鈍無力；常常跛跛地大聲的咳出一大泡的濃痰吐在教室裏。人家從他知道他在他的愛情生活中有着許多的不幸，知道他常是縱樂，濫飲。齊諾韋斯基並不是個毫無價值的數學家，但他却瞧不起他的學生，瞧不起他的功課，乃至瞧不起數學。幾年之後，他一剃刀把自己的喉嚨割斷了。

我同這兩個數學教員的交道常是一樣地容易而洽意的，因為我很強於這門科學。到了實科學校的較高級數時，我甚至還想去走純正數學這一條路。

歷史是柳比木夫教的。這是一個體魄雄偉，相貌威嚴的人，小鼻子上戴着一副金邊眼鏡。圓滿的臉孔配着一縷有大丈夫氣概的羊髯。僅僅，當他微笑時人家才會突然發現他那堂堂的儀表原來只是一個華而不實，人家才會突然發現他原來只是一個意志薄弱，胆怯心虛，常常害怕人家知道或會知

道關於他的什麼事的傢伙，——這，就在我們頑皮孩子們都是一目了然的事。

我開始對於歷史，——雖然是東鱗西爪地一一，愈漸愈感到興趣。我漸漸地擴大我的研究範圍，拋棄那些可憐的課本去讀大學用的講義和克羅塞的浩繁的卷帙。我對這一方面的起勁自然令我吃得消某種遊戲的精神：我默記下一大堆的名字和無用的事實，以便有時去窘窘教員開心。

柳比木夫上課時常愛大驚小怪，弄得課堂裏的空氣很不好。有時，正當授課之際，突然，他面紅耳赤起來，向他周遭投出憤怒的幾瞥，想發現人家交頭耳語，以為人家想侮辱他。驚奇的，學生們只有疑惑。

柳比木夫同時又是一個女子中學的教員。那邊也是一樣，他以奇怪著名。

後來，在一次狂病發作時，有天他懸在一扇窗子的鐵門上自縊了。

大家同火似的怕着地理教員周葛夫斯基。他

---

同一架機器似的挑剔<sup>1</sup>學生們的錯。整個上課時間，他都要求一種絕對不能實現的靜默。往往截住一個學生的背誦，他張着耳朵，就像一隻想攔住一個還渺茫的危險消息的鷺鳥。全級學生都知道“莫動也莫呼吸”這句話是說什麼。

我記得僅僅有一次，周葛夫斯基放鬆了一點兒的韉繩；這，我想，大概是他的生日。一個學生給他說了一些并不直接與功課有關的事情。周葛夫斯基容忍了這次胡鬧。這已然是一件大事變了。一個叫作華格的愛拍馬屁的學生立刻從凳上站了起來，帶着虛偽的微笑這樣說道：

——我們大家都說柳比木夫不值周葛夫斯基的一隻鞋底。

這一下，先生可再忍不住了：

——什麼？坐下去！

---

1. 在俄文是：“他同一架切肉機器似的“切”學生。”在學校的術語中，“切”即是“出難題”，想打學生的壞分數。——M.P.

立刻，只有在上地理課時才有的那種特別的沉寂襲來了。華格同受了一個青天霹靂似的嗒然若喪的倒身坐在凳上。嫌惡與輕蔑的眼光從各方面轉向他。

——然而，這是真的，華格喃喃說着，仍舊想感動那不大重視他的地理教員的心。

德文的主任教員叫做史屠甫；這是一個巨頭巨腦的巨日爾曼人；他的鬚子直垂到他的腰際。提着一雙幾乎孩子氣的小腳，他滾動着他那彷彿一隻大甕的笨重身體，極端忠厚的，他以他的學生的失敗而痛苦，激動，以有一個“2”<sup>1</sup>要扛而憂愁；他從來決定不下去直降到一個“1”。他竭力想不讓無論那一個學生留級。他曾讓學校收容了他的廚娘的姪子華格，剛才說的那個天分不大高，而尤其不大可愛的孩子。史屠甫是一個滑稽人物，可是畢竟

---

1. 參看123頁註二。“2”這個分數相當於“中庸”；“1”則是說“壞”——M.P.



是一個有同情心的人物。

教法文的是一個瑞士人：朱斯達夫·沙莫洛維契·蒲南：一個鼻子尖尖，兩片薄的嘴唇醜而發青，腦頂微禿，側面扁平就像他是從一隻匣子裏走出來的瘦男子。他的額上帶着一個X形的神祕疤痕。大家異口同聲的說蒲南使他們受不了，這是有道理的。因為害着消化不良的病，他在上課時都囓圖地吞着不知叫什麼的糖，並且把每個學生都當做一個私敵。他額上的那個疤痕對於我們是無數猜測與假定的對象。大家肯定地說朱斯達夫在少年時一定同人家決鬥過，說這是他的敵手給他烙下了這麼一個印子。幾個月後，這個解釋被否定了。并沒什麼決鬥：一定是有一次在行外科手術時人家割了他額上的一塊皮去補鼻子。學生們儘可能的留心地去審察那“法國人”的鼻子，那些最大胆的并肯定地說他們很清楚的看見了那個補痕。有些穩重的人，因為想用一件兒時的意外事來解釋那個疤痕，就下這樣的結論：他一定是由扶梯上跌

---

了一交。可是人家否定這個解釋，認為這是太沒詩意。

此外，要在一個小孩子的表現法下描畫出蒲南來，是絕不可能的事。

那在我的生活中吊着一個不可忽視的脚色的門房頭是一個名字叫做安東，臉上長着斑白而莊嚴的頰鬚的無感覺的德國人。關於遲到，禁食，監禁這些，安東雖說是只行使着專門家的職權，但實際，他的勢力是很大的，所以最好是同他維持着親密的關係。可是，我待他却頗冷淡，他待我也是一樣，因為我是并不在他的主顧之列。我准時到校，我的書包整理得好好的，我的票子<sup>1</sup>永遠是很安全的在我左邊的衣袋裏。可是，每天都有幾十幾十的學生落在他的手裏，都得想盡方法去買他的歡心。總之，對於我們，他是聖保羅學校的法庭之一。

我們是怎樣的驚異喲，當我們假滿回校，知道

---

1. 是學生必須備的一種入校證。——M.P.

了那老安東曾經因了情慾，因了嫉妒而鎗擊過另一個門房的女兒，一個十八歲的姑娘，并且，并且坐了牢時！

同在有秩序的學校生活中一樣，在被壓抑的當時的整個社會生活中也暴發着一些個人災變，一些每次都有如空屋歎聲給人一個強烈印象的個人災變。

在聖保羅教堂附近，有一個孤兒院。我們的兩操場的一角是劃給了牠的。穿着因洗滌而褪了色的藍布衣，孤兒院的孩子們毫無喜色的走到院子裏來，憂鬱的曳着兩腿無力的腿走着，然後又憂鬱的攀着那條通孤兒院的扶梯回去。

雖然院子是公共的，并且在孤兒們的那角與我們的之間沒有一點的障礙物，實科生與孤兒們，却各自形成一個世界。我試了兩回想去同那些穿着藍布衣的小孩子談話，可是，他們勉強地用了憂愁的聲調答我一聲就急急地回孤兒院去了；他們是被嚴囑不要干與實科生的事的。

七年之中，我就是這樣的能在那院子裏散步，却連無論那一個孤兒的名字都不如道。必得相信的是：在開學時，俾列曼牧師也去祝福他們兩三句。

在與孤兒院相連的院子那邊，豎立着一個體操架：鐵環，木桿，豎梯，斜梯，鞦韆，平行木等。

在考進學校不久後，看見一個孤兒院的孩子爬豎梯，用腳倒鉤梯級，我也就想照樣去做：腳鉤住那根較高的梯級，我頭向下的把我倒懸起來，兩手抓住另一根儘低的梯級，我一下放棄了我兩腳的支靠處，以便在空中去畫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弧形，並且用有彈力的一跳回到地上。可是我放鬆我所握住的那根梯級放鬆得太遲，所以在畫了那條弧線之後，我就全身碰在扶梯上而。我的胸膛就給鐵鉗鉗住似的，我的呼吸斷了…抓住那些圍繞着我的孩子們的腿，我同一條虫似的在地上絞動着。我失去了知覺。

經過這次磨折之後，我對於體操就含着戒心

了。

我很少認識馬路生活，娛樂場所生活，野外運動與露天遊戲。假期中，在鄉下，我重新獲得這一切。在我看來，城市是專為讀書與研究而造的。馬路上的頑童之戰在我彷彿是種恥辱。可是，戰的動機却是無時莫有。

帶着鍍銀徽章與釦子的中學生是被人看做‘白鯊’，穿黃銅色服飾的實科生呢，被稱做：“鱷鯊”。

當我經由亞斯加亞街回家時，我曾被一個瘦長子的中學生固執地追逐過，他這樣窘辱着我：

——你們那里鱷鯊多少錢斤？

看我并不回答這個非常有益的問題時，一天，他用肩膀推了我一下。

——你爲什麼要戲弄我呢？我帶着勉強的客氣語氣問他。

語塞了，他想了半晌，接着：

——你有一把叉子嗎？

——一把‘叉子’，我狼狽地說；是什麼東西呢？

我那瘦長子的中學生一聲不響從袋子抽出一件小東西：這是一條張在一把木叉的兩個牙齒間的橡皮帶和一種的鉛彈：

——站在天窗口，我用這打死了幾隻落在屋頂上的鴿子，後來，我把牠們燻熟…

我驚奇地望着我的新相識。這樣的事情在我看來不但是沒趣，而且在城市中這簡直可以說是  
不合禮，不合宜。

頑童們中有許多是在海面上游着小艇在波濤之中釣魚的。我絕不知道這種娛樂。奇怪的事是，那時，海在我的生活中沒佔一點兒的位置，雖然我在牠的邊上住了七年。整整七年之中，我沒有游過一次船，釣過一次魚，我僅僅在回村裏去和從村裏出來時以旅行者的資格看過海。

當喀爾生在禮拜一頂着一個晒得脫了皮的鼻子再出現，並且誇耀着他曾在外海捉到過一些“布

---

以契基”<sup>1</sup>時，這種快樂在我彷彿是遙乎其遙，同我沒有一點兒的關係。獵者與漁夫的嗜好是還沒有醒來。

在預備班時，我同一個醫生的兒子，珂斯底亞很接近。他年紀比我輕一歲，身體很小；外貌雖然沉靜，可却是一個眼睛活潑，最善戲弄人的滑稽家。城子他要比我熟悉多多。他讀書不很用功，而我，一開始就只得“5”。<sup>2</sup>在家裏，珂斯底亞就只談着我這個新朋友。結局，他母親，一個滿面皺紋的小婦人，跑了來找華呢·蘇羅木諾孛娜：

——我們的孩子們，她說，不好一塊兒用功嗎？

大家商量，我被請了去表示我的意見，結果大家同意。兩三年中，珂斯底亞和我同坐一條凳子，直到他迫得留級的那天。於是，我們被隔離了。可

---

1. Rouitchki, 海魚；人家給我們說這是鱈魚類的變種。——M.P.

2. “極好”的分數。——M.P.

是，我們的友誼却仍舊繼續着。

珂斯底亞有一個比他大兩歲的，在一個女子中學讀書的姊妹。姊妹又有一些女朋友。女朋友們又有一些兄弟。姊妹們學着音樂。兄弟們纏着他們姊妹的女友。那一家要做生日時，那家的父母就請這些少年男女們去樂。這簡直是一個同情心與競爭心的小世界；跳華爾茲舞，玩小小遊戲；有嫉妒，也有仇恨。這個小世界的集合中心是富商<sup>1</sup>安××的家庭。這安××與珂斯底亞的父母住着同一屋子，同一層樓，所以彼此的房間的走廊也隔着同一陽台；偶然的與非偶然的遇合就在這陽台上發生。

安××家的霧圍氣是不同於我在斯巴塞家所習慣了的那種霧圍氣的。

在安××家，常常有着許多中學生的男孩子

---

1. 俄國社會不但是分階級，而且是正式地分類的，如“商人”類等。——M.P.



和女孩子：在母親的寬大的微笑下，大家練習着你向我我向你獻慫慫。談天時，大家常常指名誰個同誰要好，誰個又同誰要好以取笑。在所有這些談話中，我表示着一種頗有一點僞君子氣的不屑態度。

安××家姊妹的姊姊，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曾帶着命令的語氣向我說道：

——你有了愛人時，你一定得告訴我呀。

——我既然不冒險嘗試任何什麼，這我自然可以答應你，我答，帶着莊重的，有點傲慢的，一個知道自己的價值的小孩子的聲調：那時我已然是二年級生了。

半月後，女孩子們表演活畫景。姊妹中最年青的那個在一條綴着紙製銀星的大黑披巾的背景前舉起一臂象徵着夜…

——你看她多漂亮，那姊姊輕輕地推推我向我說。

我凝望着；在我的心底裏，我有着同樣的意見，可是突然，我自語道：“你實行的時候到了…”

---

可是那姊姊還是繼續着問我：

——你沒什麼話要說嗎？

噯！垂下眼睛，我答道：

——有！

——什麼呢？

我不能說。她提議叫我舉名字的第一個字。這  
是很容易的。姊姊叫安娜；妹妹叫蓓達。我不說第  
一個字母，<sup>1</sup>說了第二個。

——B...？安娜說，顯然失望了。

談話就止於此。

翌日，照常經由那條臨着院子的長走廊，我同  
珂斯底亞動身到學校去。一到扶梯梯頂，我就注意  
到了那兩姊妹同着她們的母親坐在她們門口，陽  
台上面。我只剩下幾步就要走到這個女性的集團  
了：我好像被萬隻諷刺眼光的針鑽透了似的。妹妹  
并不微笑；正相反，帶着一種非常冷淡的神情，她

---

1. 安娜：Anna；蓓達：Berta。——宗。

把眼睛向着別處。這麼一來，我就明白我是被賣了。母親同大女兒握了握我的手，握手時的態度顯然是說：“你儘可以裝莊重的樣子，我的好漢；我們知道這個的價值……”。妹妹向我伸出她那隻木板似的手，不望我，也不回答我的緊握。經過這一關後，我還得在我那些劊子手的眼睛下走過整個走廊。我隨時都覺得我是被那些鋒利的針在鑽刺着。從這次世所稀有的背賣後，我決定了同這不義的一家斷然斷絕關係，再不到他們家裏去，永遠忘記他們，把他們從我心頭連根拔出。由那在來的假期的幫助，我做到了。

一天，人家從我不覺之中證明了我是近視眼，把我帶到了一個配眼鏡的眼科醫生家裏。我不會說我因此而憂愁；總而言之，眼鏡是給我以一種很神氣的神氣。預先想像着我這樣戴着眼鏡回到亞洛夫加會怎樣動人觀感時，這可不能不算是一種快樂。可是，對於我父親，這簡直就是一種令他受不了的打擊。他以為這是矯揉造作，並且直切地命

令我把我的眼鏡脫下。我徒然向他保證說我在上課時看不清人家在黑板上所寫的東西，在馬路上認不明那些招牌。在村子裏，我終於只得讓我在暗中偷戴那兩塊玻璃片。

可是，在鄉下，我却比較更膽大，更果敢，更勇於冒險。我從我的雙肩把城市的紀律擺脫掉。我獨自騎馬到波浦林姿去，并且就在當天入夜時回村。這是一個五十基羅的遠足。到了波浦林姿，我戴上我的眼鏡，我知道這在街上一定是很動人。

在波浦林姿，對於男孩子們，有一座市立小學；最近的中學是在離此五十基羅遠的愛利沙格拉。可是，波浦林姿却有一個女子初級中學。這個女子中學的學生是視市立學校的孩子們為游侶的。但在夏天，局面就不同了。從愛利沙格拉回來的中學生與實科生，穿着他們的輝煌的制服，帶着他們的高貴的舉止，把波浦林姿的男學生壓倒了。敵愾心是很兇猛的。被侮辱了，市立學校的孩子們組成一小隊一小隊的突擊隊，他們不但用石頭和

棍子，有機會時而且用刀。

一天，我很安然的坐在我們的一個相識家的園裏，一株桑樹的枝幹上；當我正在飽餐着桑子時，突然，一個大得可非同小可的石頭從籬後發了出來，正打在我的頭上。

這是那種長期的流血的鬪爭，那種深入着直到那些特權階級動身去上學時才中止的鬪爭的一段小插話。

在愛利沙格拉，情形又更不同：整個學年之中，中學生與實科生們操縱着馬路和女兒們的心。可是，到了夏天，大學生們從喀郭夫，敖德薩以及那些更遠的大學都市回來了，他們一到就把那些中學生踢到他們屁股後面。那兒也是一樣，敵愾心是很兇猛的。小姐們的薄倖是難以言語形容的。可是，一般地講，在戰鬥中，精神的武器是要使用得多。

在我們村子裏，我玩槌球戲，九柱戲；我領導那些賭勝員的小遊戲，向女孩子們說些不遜的言

---

語。那兒。一樣，踏着一架完全由伊凡·華西里契維造成的機器，我學會了騎腳踏車。就是這，後來給了我以到敖德薩的腳踏車演習場去練習的大膽。

此外：在鄉下，我又獨自一個坐着“邊孤義基”<sup>1</sup> 駕駛過一匹純血種的種馬。那時，亞洛夫加已然有着一些雄壯的轎馬。

有一次去車游時，我請那啤酒製造者的勃洛斯基伯伯同我一道。

——可是，你不會把我翻倒嗎？伯伯說，他是天生不大愛幹冒險勾當的。

——算了罷，好伯伯！我喊，用的是如此其生氣的口氣，使他立刻歎息着，但是並不喃喃的坐在我的背後了。

我經由那條小澗出了園場，沿着磨坊在一條

---

1. biegonki, 意即“跑車”。在中俄叫：“drojki”。乘具是一條裝在四個輪子上的包皮的長凳，人就一先一後騎坐坐在那上面。——M.P.

剛由一陣雨滋潤過的路上走。那栗色馬想逸，他是因為有一個斜坡要爬而生了氣，他一開始就把韁繩向着牠拉。我收緊韁繩，把腳緊踏在前軸上面，並且立起一點身來免使伯伯看見我是在竭力制馬。可是，那馬的自負心很強。牠年輕我三倍，牠四歲，我是十三歲。牠帶着一隻想擺脫一隻繫在尾巴上的罐頭的貓兒的憤怒把車子拖向地頂去。

我覺得我背後的伯伯已經停止抽煙，並且呼吸緊迫，準備要下哀的美敦書。我一屁股頓到坐位上，我鬆了韁繩，為使自己鎮靜，我和着那無原無故嗚嗚哼着的雌貓似的馬的得得聲響着舌子。

——算了罷，別誇口，孩子，當我的馬試想逃時，我就用了保護者的語氣向牠說，並且拉緊韁繩。

我覺得伯伯一定是平靜下來了，他又在抽煙了。我是贏了；不過，我的心兒是在跳着；牠同那雌貓似的栗色馬跳得一樣的凶。

回城之後，我重新戴上了紀律的轡。我戴牠不

大很費力。遊戲與野外運動讓位給了書籍，一都分給了戲劇。我屈服於城市却幾乎沒同牠接觸。城市生活差不多整個地從身邊流了過去。并且不僅只是從我身邊。在居民中，青年們也都一樣力求不多探頭窗外。實在說來，敖德薩是整個警察局了的俄羅斯的最警察了的城子。

那兒的主要人物是“格拉多拉爪尼克”，<sup>1</sup>那別號叫二綠 (Zólionoi-Vtoroi) 的前海軍少將。他的全權含有一種無限制的性質。關於他，有着無數的逸事，這，敖德薩人常交頭接耳的互相傳述。在國外，一個自由印刷所於是便出版了一本關於海軍少將二綠的戰績的傳說集。

我只看見過他一次。并且僅僅看見個背。可是這在我已儘夠了。直挺挺的站在他那華麗的馬車上面，“格拉多拉爪尼克”啞聲啞氣地罵着街，揮着拳頭。他的前面整列着一些警察，手舉近帽笑，一些

---

1. Gročonatchdlnik: 一城的警察總監。——M.P.



---

侍童，<sup>1</sup> 帽子拿在手裏。在窗幃後，我們可以隱約望見一些恐怖的臉孔。

當我想要官家的俄羅斯的面影恰如我童時的牠一樣復活在我的腦子裏時，我就望見“格拉多拉爪尼克”的背，他那伸出的拳頭，我就聽見一些啞聲的，字典上都不慣於載的冒語。

---

1. 習慣：警察總監，尤其當他在引導一輛皇室的車子時，是站在他物車上的（一種三匹馬拉的廠篷四輪車）。

“侍童”（dvorniki）的職務多少是看門人的職務，他們幾乎全屬於警察局。——M.P.

## 第四章

### 書與最初的鬥爭

在我的精神生活中，自然與人佔的位置不但是在我的讀書時代，就是後來在我的少年時代都比書籍與思想佔得少。雖然生在鄉下，我對於田野生活的感受性却並不是怎樣的銳敏的。直到後來，當我不但把我的兒童期，而且是把我的初期青年期拋在我的背後了時，我才注意到牠，我才竭力的去了解牠。長時期間，人們是同一些偶然的影子似的在我的意識中過去。我凝視着我自己，凝視着

---

書，一面還想在這些中發現我，我或我的未來。

1887年，摩西·腓力浦維契到了亞洛夫加的時候，我開始了閱讀：他帶來一包書，其中有托爾斯泰的通俗出版物。起初，看書可并不是樣怎甜蜜的事；這甯說是艱苦的事。每本書都有着牠的難處：新字，人物與那把現實從空想分開來的輕描淡寫之筆意間的不可思議的關係。往往，我不知道去問誰好。我茫無頭緒的呆着；我開始又拋棄，拋棄後又開始，心頭感着認識的朦朧喜悅，同時又感着未知的恐怖。人家或者可以把我當時的研讀去比擬草原路上的夜行。你聽得見車輪的磷磷，斷續的人語；烽火臺<sup>1</sup>沿路出現；你有着一一切都熟悉的感覺，同時你又并不明白那里發生什麼事情，你既不知道那走路的人，也不知道他所運的東西；你甚至不知道你自己在向那里走，是前進抑是在退後。并且沒有克來戈伯伯那樣的人給你解釋：

---

1. 見二十六頁註。——宗。

——這是我們的護送人在運麥子…

在敖德薩，書的選擇是無限地充分，人家並且注意地，懇摯地指教着你。我看到視力都不能及了。人家迫得把我拉了出去，帶我散步。在走路時，我想像着我所讀過的東西，我急於着想知道下文。晚上，我就要求一刻鐘或至少五分鐘的延期，以便讀完一章一節。每天晚上都因此發生一些小爭鬧。

生自觀看，認識與獲得的欲望，在這種著作物的不倦吸收中找到了牠的出路；我這小孩子的手與嘴唇是永遠伸向着文學作品的酒杯。生活在有趣的，動人的，樂或苦的後來連續地要給與我的一切是已然暗示地預許地同一幅輕描淡寫的鉛筆或水彩畫稿似的包含在我的讀書的情緒裏。

在我在敖德薩的逗留期的頭幾年中，每天，在日常家務終了之後與睡眠之前守着夜時，一個鐘頭或甯說半個鐘頭的朗誦是一天中最優美的時辰。念書的是糜西·腓力浦維契；他常讀普希金或

---

雷格拉梭夫，而最常讀後者。可是，時候一到，華妮·蘇羅木諾孚娜就說起來：

——遼華西加，是你去睡覺的時候了。

我帶着哀求的神氣望着她。

——孩子，你該睡覺了，摩西·腓力浦維契說。

——再五分鐘！我答，於是人家給我一個延期。後此，我就吻吻他們，帶着我還可以聽整整一夜的書的自信退了出去；可是，剛把腦袋擺上枕頭，我就呼呼地睡着了。

一個在一間女子中學八年級<sup>1</sup>讀書的叫做莎非亞的遠親因為躲避在她們那里流行着的猩紅熱而偶然到斯巴塞家裏來住了幾個星期。這是一個很有天分的女子，並且讀過許多的書；她缺乏個性，並且不久就墮落了，這是真的。我很熱中於她，因為每天，我都要在她身上發現一些新的學識，一些新的才幹，同時更感覺着我自己的空虛。我替她

---

抄寫考試程序單，替她效一大堆的小力。反轉來呢，午餐後，當我們的兄嫂在睡午覺時，那高大的女學生就同我讀書；接着，我們就着手合做一首題名“月中旅行”的諷刺詩。在這個工作中，我常常找不着韻。我剛剛可憐地想起了一個什麼意思時，我那年長的合作者又把牠搶奪了去，迅速地發展着題目，引進一些變體，很容易地找着韻腳，把我拖在她的後面。

當六個必須隔離的禮拜過去了，莎菲亞可以回家了時，我覺得我學識長了。

要算在斯巴塞家那些最有名的相識者之列的有：在南俄被視為莎士比亞專家的浪漫派文學家并新聞記者的老塞咳·伊凡洛維契·西卓夫斯基。這是一個天才，但也是一個酒鬼。因為喝酒喝得凶，他的對人，乃至對小孩子們的態度都是一個罪人的態度。他從華妮·蘇羅木諾夫娜小時就認識她，所以親昵地叫她做華妮郁西加。他一見我就異常地喜歡我。在問過我關於我們學校裏的情形

後，那老頭給我出了一個課題：“詩人和書賈”的普希金與“詩人和市民”的雷格拉梭夫的比較論。我十分狼狽的瞪着眼睛。我甚至還沒有讀過第二一個的著作；其次，西卓夫斯基令我害怕，尤其以他那“著作家”的資格。僅僅“著作家”這三個字對於我就是一種落自一個高不可攀的高處的回聲。

——我們立刻就去讀這些…塞咳·伊凡洛維契說。

他開始讀了，並且極可欵賞地讀着。

——你懂了嗎？那末，寫罷，現在！…

人家把我安置在書室裏，給了我普希金和雷格拉梭夫，紙和墨水。

悲慘地，我低聲向華妮·蘇羅木諾孚娜耳語：

——可是，我不能夠…我寫些什麼呢？…

——好吧，別苦惱，她撫摸着我的頭髮答。照你懂得的寫去。簡單地寫一點。

她有着軟軟的手，溫柔的聲音。我平靜了一點，換句話說就是我找到了制住我的激怒了的自

負心的法子，我着手寫了。

一點鐘，或將近一點鐘後，人家來問我交卷。我拿了一張滿蓋着我的筆跡的大紙，帶着一種我在學校裏從沒有過的戰慄，把牠擺在“著作家”的手裏。

塞陔·伊凡洛維契默默地看了幾行，接着，向我投了灼然有光的一瞥，喊道：

——喂，聽聽他所寫的東西……好一個能幹孩子！…

於是，他高聲念道：

“詩人同最親愛的自然生活着，自然的每個快樂而悲哀的聲音在他心頭都有一個回聲…”

塞陔·伊凡洛維契舉起指頭：

——他說得很好吧！…“自然的每個，——你們好好聽着，——快樂而悲哀的聲音在他心頭都有一個回聲！”

於是，這幾句話便如此深深地銘刻在我自己心裏，使我一生都忘不了牠們。



午餐時，塞陔·伊凡洛維契溯往事，述歷史，從小杯裏吸取着人家給他預備下的伏特加的不斷地談笑着。不時，他從桌子那邊望我一眼，並且喊着：

——可是，你怎麼把這一切解釋得如此好呀！  
…讓我來吻你罷！…

他用他的飯巾仔細地揩了鬍子和嘴唇。從椅子上站起身來，帶着不大穩的脚步，他投身繞着桌子走向我來。我坐等着，好像在等一個災難；——一個不讓於一個災難的快樂災難似的。

——起來，遼華西加，摩西·腓力浦維契低聲向我說；迎向他去…

午飯後，塞陔·伊凡洛維契背誦了一首叫做“波波的夢”的諷刺詩。我凝神地望着他那些灰色鬍子。一些異常有趣的話就從那鬍子叢中脫出。那著作家的半醉狀態並不減少他在我眼底下的權威。孩子們是很會憑空着想的。

有時，薄暮之前，我同着摩西·腓力浦維契出去散步，當他有興致時，我們就談談天談談地。一

天，依據他所喜歡之浮士德歌劇的劇情，他給我講了浮士德的歷史。我熱心地聽着他講，一面幻想着我是在聽舞台上的歌劇。從那講故事者的聲調，我猜出我們是到了那故事的一個難關……我替那講故事的人担着心事，我害怕聽不到了下文。可是，摩西·腓力浦維契自制住了，並且這樣繼續下去：

——於是，甘麗卿在結婚之前就有了一個孩子了…

——跳過那難關，我們彼此都覺得舒服了，而故事就不難完結了。

有一次，喉嚨上帶着一塊緊壓布，我躺在床上；爲了安慰我，人家把“Oliver Twist”給了我讀。從那在產科醫院指摘一個女人指上沒有戒指的醫生的第一句話起，我就止住了讀：

——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向摩西·腓力浦維契說。爲什麼有這個戒指的問題呢？

有點遲疑的，他答我道：

——是這樣…沒有結婚的人就沒戒指…

---

我記起了甘麗卿。而 Oliver Twist 的命運就從那個戒指，那個缺少的戒指起展開在我的想像裏面。

這樣，由書籍與許多已然偶然聽來的事實，許多最常是以粗而無禮之辭出之的事情，許多在書中是被那把韃們抬高到另一水平的文學一般化，高尚化了的事情的媒介，社會關係的禁地在我的意識中佔了一個地位。

那時，新出版的花爾斯泰的“黑暗之勢力”正在搖動着人心。大家帶着一種含有特別意味的神氣談着糖，並且沒頭沒腦的去讀紀事。波邊多洛斯茲夫<sup>1</sup>從亞歷山大三世那里得到了這個劇本的發

---

1. Pobidonossev 是“聖教總會的檢察長”，也可以說是宗教總長和最後幾個沙皇治下的政府的真正領袖，他主持了極端的反動，也正助成了革命的準備。據可靠的傳說說，托爾斯泰“安娜·加雷林”一書中的那個全能的清教徒的政治家加雷林就是他的寫照。——M.P.

售和上演的禁止。我知道，摩西·腓力浦維契和華妮·蘇羅木諾半娜在打發我睡了之後，他們是在隔壁房間裏一塊兒讀那本戲劇；我僅僅聽得見他們的喃喃的聲音。

——我呢，我可以讀讀牠嗎？我問。

——不，小傢伙；這對於你還太早，人家答我，用的是一種如此絕對的口氣，我再不固請了。

可是，我注意到那本新新的薄薄的書已出現在一塊我所知道的闊板上面。乘那些年長者不在時，我時輟時續地讀了托爾斯泰的劇本。牠在我身上發生的影響並沒有我那些教育者所害怕着的那麼大。那些最悲慘的地方，如人家怎樣塞死小孩，怎樣敲碎他的小骨頭等，給與我的感覺，並不是一種可恐怖的事實的；而是一種書本上的杜撰品，舞台上的虛構物的；換句話就是說，總之牠們一點都不令我感動。

在假期中，我在天花板下，一隻櫃子上面，舊紙堆中，發見了一本大概是我哥哥從愛利沙格拉

帶回來的小冊子；一打開牠，我就嗅到裏面有着一  
些什麼非尋常的，神祕的東西。這是一件法律事件  
的報告書；事情是關於一個女孩子在被強姦後之  
遭謀殺。那本東西裏面充滿了醫學上的觀察和法  
律上的考究。我不安地讀着牠，就像我是夜間迷失  
在一個森林中；在那裏面，我會撞碰到許多披着黯  
淡月光的幽靈般的樹而莫能找到一條出路。可是，  
這種感覺很快地就消滅了。人類心理，尤其是小孩  
子的心理，是有着牠的緩衝機，制動機，安全閘，殺  
震機的；這是爲了預防那些太急劇或太非時的衝  
突而設的一個大機構。

我第一次上劇場是在我做了預備班學生之  
後。那簡直是不可思議的，難以言語形容的事。人  
家打發我去看一齣用烏克蘭方言演的戲；由學校  
裏的看護人，格黎戈里·珂羅伴隨着我。戲上演時，  
我是臉孔蒼白得像一張紙，——這是格黎戈里向  
華縣·蘇羅木諾孚娜講的，——我因我所抑制不住  
的快樂而痛苦。在休息時間，我半步都不離開我的

---

位子；爲了，爲了不讓一點兒的劇情失去，斷乎不！

殺台戲是一齣小歌劇：吹雙管喇叭的房客。因正劇而緊張着的精神於是從大笑聲中解放了。仰着腦袋，我在我的位子上搖搖擺擺的笑着。接着，我又睜大眼睛繼續看戲。一回到家裏，我就講述“吹雙管喇叭的房客”的劇情，並且儘力添上一些新的情節想引入同我剛纔似的發笑。可是，可慘得很，我證明了我沒達到我的目的。

——我看，拉薩·史都多立亞<sup>1</sup>並不令你開心吧？…摩西·腓力浦維契向我說。

這話同一句責備語似的刺進了我的心。我記起了拉薩的苦痛，我說：

——不！這是很可注意的…

在進三年級的前夜，我在敖德薩附近的鄉間，我的一個做工程師的伯伯家裏小住了幾時。因此我看了一次愛美劇，劇中一個吊僕人的脚色是我

---

1. 拉薩(Nazar)，‘受苦者’，一個通俗脚本的名字。——M.P.

們學校裏的一個叫克盧利亞科夫的學生。這是一個肺部脆弱，一身是病的孩子，滿臉雀斑，但兩眼却充滿智慧之光。我竭力的同他要好，並且求他同我排演一次戲。我們選定了普希金的“樞密騎士”。我擔任了吊兒子；克盧利亞科夫擔任了吊父親。我完全服從着他的指揮，我整天整天的去背誦普希金的歌詩。這是怎樣的甜美的緒情喲！可是不久就一切都崩潰了：克盧利亞科夫的父母不許他排戲，說他得保養他的身體。開學後，他現身學校僅僅幾個禮拜。每個機會來時，我就跑到門口去等他，以備能在途中同他談談文學。後來，他完全不見了。我知道，他是在病着；幾個月後，我們聽說他是因肺結核死了。

戲劇的魔力魔附了我好幾年。接着，我又着上了放德薩所引為驕傲的意大利歌劇的迷。

到了六年級時，我甚至是決定了去教一點有報酬的課，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弄點錢去上劇場。好幾個月之中，我私下單戀着一個擅長最高音的歌

---

女。她那神祕的名字叫做周絲披娜·漢孩德，她在我看來彷彿是從天上下降到這敖德薩的舞台上來的仙女。

我是一向不許讀報紙的，可是，對這方面，規則並不很嚴，所以，得一寸得一寸的，我漸漸地就得到了讀牠們的權利，特別是對文藝欄。<sup>1</sup>敖德薩的新聞界對於戲劇，尤其對於歌劇是很賣力氣；實在說來，輿論的各種潮流也都是趨向在偏愛戲劇這一方面。報紙是僅僅在這一領域裏才被許再表現一點意志似的東西。

那時，文藝欄記者邵洛什維契這個明星正出來了。他在很短的時期內就成了一個權威者，雖然他說的只是一些無意義的，而最常是只是一些無意識的東西。可是，他却有着一種不能有異議的手腕，用了危險的形式寫些實際是決不會惹起麻煩

---

1. 在俄國新聞界，“文藝欄”一般地說並不是小說；牠是論文，社會生活小品，批評——M. P.



---

來的社會生活小品文，他是儼然在揭二線統治下的，壓制下的敖德薩的黑幕。晨報一來，我就如飢如渴的撲到牠的身上去找都洛什維契的署名。那時，他的文章之感動那些溫和的自由主義者的父親是同感動那些還沒脫去溫和的圈子的兒子<sup>1</sup>一樣深刻。

文學表現的嗜好從我小時就抓住了我；牠時而弱時而強的亦步亦趨地跟住我走；不用說，牠是一年一年漸漸長大。著作家，新聞記者，藝術家給我形成一個門只為英才而開的極迷人的世界。

在二年級時，我着手編了一個雜誌。關於這，我請教了摩西·腓力浦維契許多，他甚至為雜誌找到了一個名字：“一滴”，取的是聖保羅實科學校的二年級會將牠的小小的貢獻獻給文學之大海之意。我用這個題目寫了一首同時要當做開場白用

---

<sup>1</sup> 從屠格涅夫的“父與子”出版後，這種比較的說法在俄羅斯成了流行的用語。——M.P.

的詩。我們發表了一些詩和故事，其中大半都是出自我之手。我們的一個畫家五花十色地裝飾了封面。一個同學提議把雜誌送給克里加洛夫斯基看。一個寄宿在那老師家裏的叫做伊××的同學擔任了這個使命。他燦爛地完成了牠：離開他的板凳，他走近講台，用一隻果敢的手把“一滴”擺在那上面，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後用了不讓於那隻果敢的手的果敢脚步回向他的位子。整個教室登時成了鴉雀無聲。

克里加洛夫斯基看了看封面，皺了皺眉頭，脣邊和鬍子，一聲不響的，他開始了看雜誌。

寂靜深深，僅僅，雜誌頁子的輕微沙沙聲斷續將牠打破。

接着，克里加洛夫斯基從講台邊站起身來，帶着一種感動的聲調讀了我的“小小的純潔的一滴……”

——好嗎？他問。

——好，大家頗一致的異口同聲地答。

---

——好，這是可能的，克里加洛夫斯基說；可是，作者沒認識音律學…

於是，他轉向我，轉向他所猜出了的那顯而明的假名下的我：

——我們來談一談罷，你知道什麼是揚抑抑格嗎？

我承認了我的無知。

——那末，我來給你們講講這個…

把幾課文法，造句法扔在一邊，克里加洛夫斯基給那些低年級的學生解釋了詩律的祕訣。

——關於雜誌呢，最後他說，最好這不要是一個雜誌；一點都不需要一個“文學之大海”，讓牠是一個練習簿子就好了…

事情是因為在學校裏編雜誌或報紙是被禁止的。

可是，問題的解決從別一方面來了：我的學校生活的平靜河流被突然地打斷了；我被逐出校門了。

× × ×

從我兒時起，我就認識了許多的鬥爭，許多因了要為被蹂躪的正義而戰的需要所引起的鬥爭，一個法律家就會說。同樣的需要也往往決定我和同學們的交好或決裂。要把所有的插話都來檢閱一遍，這會說來太長。可是，在學校裏，我却有過兩個較嚴重的故事。

最重大的一個是二年級時發生在我與那個叫做“法國人”的瑞士人蒲南之間。在學校裏，德文是同俄文做着某一種的競爭的。可是，對於法文，這却不大行。多數學生都只學到這一語言的初步的初步，而德國殖民的孩子們學牠却要比別人更覺困難。蒲南向德國人可怕的做着戰。他所選定的犧牲者是華格。實在說，這個華格也不大用功。可是，一天，最大多數學生，——不嗎，就是全體——都起了不平鳴，覺得蒲南之給華格打一個“1”是不公正。加之，這一天，這位老師又生着氣，一面又把一

堆比平常要多一倍的消化糖向着肚子裏吞。

——我們來給他一個合奏，學生們彼此雲着眼睛，碰着肘子耳語說。我也是其中的一個，並且，不但不是殿軍，甚至可以說是前隊。

這種“合奏”，大家已然組織過了好幾回，尤其是在歡送那因兇惡而被憎惡着的圖畫教員的時候。

所謂“合奏”者，是這樣：當課完後，老師走向門去時，全級學生就送他一個殷然而響的轟轟；奏轟轟時，大家并不張開嘴唇，以使人家想要當場拿住一個合奏隊的隊員為不可能。

我們這樣送蒲南的行已然有過兩次，可是聲音都是極輕微極輕微地，因為，因為我們害怕着他。這回，我們可鼓起了我們的勇氣。“法國人”剛剛把考勤簿挾到他的臂下，一種怒號之聲就從正相對的那個角落騰了起來，波濤似的捲向同門最近的那條凳子。至於我呢，我是儘我所能的轟着。蒲南，已然跨過了門限的蒲南，驟然回轉身來，一

跳跳到教室中間，臉孔紫青，兩眼射着火星，同他的敵人們做着困獸之鬥，但是一聲不響。孩子們呢，坐在他們的書案前，立刻裝起最清白的神氣，尤其是據着前面幾排凳子的那些。後面的那些呢，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似的，佯裝着在他們的書包裏面搜索東西。蒲南在那里站了半分鐘，接着就帶着一種使得他的禮服的擺都同船帆似的繃張起來了的憤怒轉身走向門去。於是，這才來了一個烟土披里純了的滿堂一致的吼聲，跟住走廊中的“法國人”，把他追逐到遠遠地。

下一堂時，一塊兒來了蒲南，格凡列巴赫，和因為有一隻羊的突眼睛，笨神氣，鈍腦子而被我們簡稱之為“羊”的麥涅學監。小心地避免着俄國語的動詞變化法和語尾變化法的暗礁，格凡列巴赫致了一個開場白。蒲南是渴望着復仇。麥涅呢，睜大眼睛，一個一個地去釘學生們的臉孔，揀那些最頑皮的叫住向他們說：

——你，你一定是一個！…

有的否認，有的不響。就是這樣，十或十五個孩子被留禁了，有的一個有的兩個鐘頭，並且“沒有午餐”。別的人呢，得了一個“從寬開釋”，而我也在其數，雖然在點名時，蒲南似乎向我投過探究的一銳瞥。我一點都不曾努力於去得我的開釋，可是我也不曾被入告發。我走出課堂時甯可說是有點懷喪，因為在我看來，同那些同學登在一塊一定會是很有趣的事。

翌日，當我幾乎把隔夜的故事忘得乾乾淨淨地向着學校走出時，我在校門附近碰到了一個與我同級的學生，一個屬於那被責罰者之羣的學生。

——聽着，他向我說，你有禍事來了…昨天，達尼洛甫向麥涅告發了你。麥涅打發人去叫了蒲南來…接着，校長來了…他們想了許多法子，想知道組織者是不是你…

我覺得我的心兒要跳出來了。

正在這時，我發覺了我是置身在學監畢若特·巴夫洛維契的前面：

——到校長那里去…

這個在門口等着我的學監，他向我說話時的那種聲調，——這都不是好的預兆。

向校役們問着路，我走到了我所不認識的一條走廊。校長應接室的門就臨這個走廊開着，我停在門口。校長走過我的面前，向我投了有意味的一眼，並且搖搖腦袋。我站着，不死也不活。校長又從他的辦公室走出來噴出這僅僅的幾個字：

——這，好，這，好…

我明白了這并不好。

幾分鐘後，教員們也從就在旁邊的他們的會議室裏出來了。大多數是急忙地向着他們的教室走出；並不來注意我。克里加洛夫斯基呢，在回答我的敬禮時，做了一個惡意的鬼臉；這無疑地是在說：“這一回你可糟了糕了，我為你惋惜，可是，有什麼辦法呢…”

至於蕭南，當我客氣地向他致敬時，他却把一頭醜惡的羊鬍子轉向我；把牠完全垂到我的身上，



并且突然張開兩臂說道：

——二年級的第一個學生是……一個精神上的怪物……

他站了一秒鐘，把一口并不新鮮的氣息向我吹着，重復一遍：“一個精神上的怪物”，掉轉身就走了。

半晌後，“羊”突然來了。

——啊！你來了，你呆傢伙，這個麥涅帶着十足的滿意神氣說；那末，我們就……就來處置你……

於是，對於我，一種得長久地挨受下去的刑罰開始了。在課堂裏，人家什麼都不教我；人家正在進行訊取口供。蒲南，校長，麥涅，監學加門斯基已成立了一個關於我這個“精神上的怪物”案件的高級審理委員會……

事情似乎是這樣開始的：在留禁期間內，一個學生曾向麥涅說道：

——這不公平道……人家讓那些叫過的人走了。白××把別人煽動起來，他自己也叫過，而人家却

把他放了…這，喀爾生知道得很清楚…

——不會有的事，麥涅答。白××是一個好孩子。

可是喀爾生，曾經向我說過俾列曼牧師是敖德薩最聰明的人那個傢伙，却確認了那告密人的話，而別的人又跟着他。於是，麥涅叫人把蒲南叫來了。一面受着模範人物的傳染毒，一面又由他們的老師們鼓舞着，主動着，十一二個告發人便到了教室。

於是，大家回溯起了整個過去：

“去年，在散步時，白××曾這樣這樣說過校長…”——“白××曾提過某人的書…”——“白××是那些給齊密克羅斯基送“合奏”的人之一…”

華格，是那整個故事的第一個因的華格，激動地這樣敘述着牠：

——當朱斯達夫·沙莫洛維契給我打一個“1”時，不用說，我是哭了。可是白××却走近我，把手擺在我的肩上，向我說道：“別哭，華格…我們將來

寫一封信給總長，好讓他把蒲南趕掉……”

——給誰寫一封信呢？…

——給總長！…

——不會有的事！你又怎麼說呢？

——自然我什麼都沒有說。

於是，達尼洛甫繼續下去：

——不錯，不錯，白××曾向我們提議過給本學區總長寫一封信，但是並不署我們的名；因為這樣或者會被開除；並且每人都只寫一個字母的接連着寫下去，以合成每一個字…

——呀！呀！蒲南倒吞着口水叫，每人寫一個字母的接連着寫下去合成字！…

所有的人全被審問了。我的幾個小同學是亦如事情之是千真萬確地一般千真萬確地絕對否認。其中，珂斯底亞，因為看着人家在淹溺他的最好的朋友，一級中的第一個學生，他就哀哀地哭，這些固執的否認者被那些指他們是我的朋友的告密人陷害了。課堂裏面起了一種突然的恐怖。多數

人都諱莫如深的默着。達尼洛甫在那兒吊了第一個脚色，這在他是從沒有過的事，也是永遠不會再有的事。我同一個政治犯似的站在走廊裏面，校長辦公室附近，一隻黃漆櫃子傍邊。輪流地，人家叫了那些重要證人同被告們去對質。最後，人家打發我回家去。

——快去叫你的父母到學校裏來。

——我的父母住得很遠，住在鄉下。

——那末，叫你的教育人。

昨天，不消說得我還是我們一級中的第一個學生，程度超過二年級多多的一個學生。可是，今天，我却被從天上擲下來了，而那以懶惰和卑劣著名的達尼洛甫却當着全級學生和學校當局踐踏着

我。

這到底是怎樣發生的呢？是這樣，我是過於毅然地把保護一個除受保護之外并不同我接近，也并不令我感到同情的被壓迫者的責任担在我的身上……還有，我是過於相信全級的一致團結……

實在說來，在歸途中，在走近波格樂甫斯基街時，我想的並不是這些，而完全是別的東西。帶着蒼白的臉孔，沮喪的心情，我邊哭邊說地敘述了一切的經過。我那些教育人儘他們所能的安慰着我，雖然他們自己也是恐怖到了極度。華妮·蘇羅木諾孚娜跑了去見校長，監學克里加洛夫斯基，郁哲珂；依據着她自己的教育經驗，她這樣那樣的解釋，想把人家說服。

這都未經我知道。我是隱遁在我的角落裏向；我的鼓得滿滿的書包是睡在桌子上面；我是在憂苦。幾天過去了。這會怎樣收場呢？…

校長會說：

——就要召集教務會議，來從各方面審查這個問題。

話真嚇人。

會議舉行了。去探聽決議的是摩西·腓力浦維契。我帶着比我後來等沙皇那些法庭的判決時要厲害多多的不安心情等他回來。下面的門照常碰



十一歲時的特羅斯基

的一聲響了；熟悉的步履聲踏上了鐵的梯級，飯廳的門開了。同時，華妮·蘇羅木諾孚娜出現在隔壁的門限上。我把那遮掩着我的帷幕揭起一點。

——開除了，摩西·腓力浦維契帶着一種有氣無力的聲調說。

——開除了？華妮·蘇羅木諾孚娜失望地接說。

——開除了，摩西·腓力浦維契用了更低的聲響重復一遍。

我什麼都不響。我僅僅望望摩西·腓力浦維契，接着望望華妮·蘇羅木諾孚娜，然後退到我的帷後。

暑假時，到亞洛夫加我們家裏來暫住的華妮·蘇羅木諾孚娜在談到那事件時這樣說着我：

——這句話一說出，他的臉就青了，青到那樣，使我真替他害怕。

我沒有哭。我是被失望壓倒了。

在教務會議上，討論是歸結在這三個可能的

---

革除形式：禁止進任何別的學校；禁止再進聖保羅實科學校；保留重入該校的權利。被採用的是最後的，最溫和的這個處置。<sup>1</sup>

我悚然地自問我父母對這一個故事到底會怎麼樣說。我那些教育者呢，是盡他們所能的設法子去減輕這個打擊；使其對我不要過於難堪。華妮·蘇羅木諾孚娜給我姊姊寫了一封長信，指示她把事情告訴我父母時應當怎樣怎樣。我在敖德薩直登到學年終了，放假時才照常回去。

在那些漫漫的長夜，當父親母親已然睡了覺時；我就同時吊着老師們與學生們的角色把一切事情的經過情形講給我姊姊和哥哥聽。我哥哥和

---

1. “致務會議”是由一個中等學校的校長，監學和優良組成，被認為下級人員的簡單學監除外。別的不說，這個會議有權對於一個被認為不良分子的學生取一種極可惡的處置：禁止他入任何別的學校繼續他的學業。這種處置是常被應用的，而尤其是對於受着嚴厲的“法律”的制裁的猶太人。——M.P.



姊姊，他們還記得他們自己的學校生活的老玩藝。所以他們是以年長者的態度來看待我。對於我的故事；時而搖着腦袋；時而放聲大笑。一天，我姊姊由笑轉到了哭，並且，頭伏在桌上哭了長久。後來，大家才決定我到朋友們家裏去過一兩個星期，我姊姊就當我不在時把一切告訴我們的父親。她自己也害怕着這個任務。從我哥哥在學校失敗後，我父親的奢望已是寄託在我身上。頭幾年已預報了一個美滿的成功，而突然一下，一切就都成了泡影……

一星期後，從我的朋友 克立沙那里 回到家裏時；我立刻就明白人家是什麼都知道了。我母親待克立沙很親切，但却佯裝不見我。反之，我父親却就像什麼都不曾發生過似的態度依然如舊。僅僅幾天後，在一個炎熱的日子裏從田野工作回來坐在門口陰涼處休息着時；他才當着母親突然問我：

——告訴我，你怎樣嚙你的校長的呢？是不是這樣？兩個指頭擺在嘴裏？

他把兩個指在嘴裏擺了一擺，笑了。

我母親驚愕地望着我們，他和我。她臉上的微笑因憤怒而消滅了：怎麼好把這樣大的事情當做兒戲談呢？

可是，我父親還是繼續着問：

——做做看，你怎麼嚇的…

縱然他是如此憂急，想到他的兒子，他的雖然是一級中的第一個學生的兒子，居然會有胆量去嚇那些居高位的領袖人物時，他却顯然是開心的。我徒然向他保證說人家並沒有嚇，說是只有一種絕對不會妨害什麼人的隱微的嗡嗡聲。我父親堅持着以爲那一定是嚇嚇嚇。終於，我母親是哭了。

一夏之中，我幾乎一點都沒有用心過去準備我的考試。環境使我暫時厭惡了學問。對於我，這是一個恐怖之季；爭辯隨時都暴發着。在考期兩星期前，我回到了敖德薩，可是，那兒還是一樣，我對什麼都只是懶懶地。僅僅，我彷彿是用了一點功去準備我的法文。可是蒲南却只給我出了幾個簡單

的問題。別的試驗委員是更要和易。我被收入了三年級。在那里，我重碰到了那些或賣過我，或謾過我，或既沒謾過也沒賣過我的學生的過半數。這樣，私人關係便從此確定了。許多的人，我既不向他們說話，也不向他們伸手；正相償地，我更親密地接近了那些曾在患難時幫助過我的人。

這，也可以說就是我第一次的政治的煅煉。幾個集團形成在這個時機裏：一方面是些偽善者，嫉妬者；另一正相反的方面是些誠實的，勇敢的孩子；當中，是些中間分子，動搖而不堅定的一羣，——這三個集團是就在後此跟着來的幾年中都不會再相同化的。後來，在各種極不同的環境中，我曾好幾回地，好幾回地碰到過牠們。

×            ×            ×

街上雪還沒有掃除淨盡，但天氣却已然溫和如許。屋頂，樹木和麻雀都令人感到春意。一個四年級的學生從學校走向歸途。書包并不是同他平

常一樣負在背上，而是提在手裏，這是因為扣帶已經脫去。他那長大衣同一挑無用的担子似的壓着他，使他全身是汗。流汗之外，還加上一種軟軟的倦意。那孩子帶着一種新奇的神氣看着他周遭，看着他自己。春陽告訴他，他是一個比學校同業監學，比脫了扣帶的書包，比功課，失敗，吃喝；乃至比讀物和戲劇以及一切日常生活都無限地強而有力的實體。於是，一切高立在他上面的未經探驗之物，一切高立在他上面的不可抵抗的勢力的苦刑就抓住了那孩子，痛徹入了他的骨髓，在他心頭喚起一種無力的悲哀的甜蜜。

腦子錯亂如沸，一種病態的音樂打擊着他的太陽穴，他回到屋裏，把書包向桌上一丟；倒身上床伏着枕頭就哭。爲向他自己的眼睛證明這些眼淚之清白，他就喚起那些書本子上的動人故事和他自己的生活，而這就像火上加油；他的春愁之淚更如泉湧。他不久就是年華十四。

那孩子從兒時起就害着一種醫生們在他們的

正式證明書中稱作胃腸加答兒的病。這種病親密地參與了他的整個生活。他常常得吞藥，斷食。神經的震動幾乎在消化機關上隨時都有着他們的反響。在四年級時，病加重到了以至於使那孩子不能讀書工作。在醫治了他長久而無效後，醫生們處了一個到鄉間去的方子。

這個藥方那時在我是一個可愛多於可惱的藥方。可是，這必得先取得我父母的同意。必得找一個補習教師同我一道才免得荒棄一年的學業。這又是一些新花費，而在亞洛夫加，人家又是不喜歡過分的花費的。然而，託摩西·腓力浦維契的福，事情算是終於弄妥了。人家找到了一個補習教師：前大學生吉××，頭上頂着一腦在近鬢處有點斑白的多而且長的頭髮的小個兒。這是一個有一點點兒愛自負，愛空想的人，善空談而無骨格，是屬於只具有大學教育之一半的不幸文人那一類。

他寫詩，并且也曾居然被人家在敖德薩的一個日報上印出了兩首。他常常把那兩份東西帶在

身上，並且心甘情願地拿給人家去鑑賞。

他同我的關係是一起一伏地向着壞的方面走的。起初，吉××待我是愈來愈顯得親近，隨時都表示着他是希望做我的朋友。抱着這個目的，他把一個叫做喀娜底亞的女人的相片給我看，並且把他和她的複雜關係都告訴我。後來突然，他斷念了，於是，他向我要求一個學生對於他的老師的尊敬。這個衝突收場很壞：由爭辯和一個斷然的決裂。可是，補習教師的插話是留下了一些痕跡。不管怎樣，一個兩鬢斑白的人總會把他同一個女人，一個在相片中有着一種很感動人的神情的女人的關係告訴過我。我覺得我是因此長大了。

× × ×

在較高級數中，教文學的就不是克里加洛夫斯基，而是喀莫夫了。這是一個年紀還輕的金髮兒，身體肥得發腫，眼睛近視程度很深，人也常常多病，在他腦子裏面沒有最小的一點兒的靈感，對

---

於他的講題沒有最小的一點兒的熱心。軟軟地，我們蹣跚地從這一章到那一章的<sup>1</sup>跟在他的後面。

最壞的是，喀莫夫並不專心於他的工作，常常把我們的要修改的作文儘拖，一直拖到再也說不過去。五年級時，我們預知道了那一年內是有四篇作文要做。這類工作漸漸漸漸使我感到興奮。我不單單只讀老師所指定的著作；我還參考許多別的書籍，把一些要引用的事實和節段筆記下來；我把我所喜歡的那些句子更改一下就據為己有；總而言之，我是帶着一種并不止於一種清白無罪的抄襲的邊界的興致工作着。同我一樣，好幾個學生并不把作文看作一種徭役。有的深深不安，有的充滿希望，五年級的學生是在等待判決。裁判官呢，却不發表他的意見。第一學期是如此，第二學期還是如此。到第三學期，<sup>2</sup>我提出了一篇佔滿了整個課

---

1. 平庸改良的教授法。——M.P.

2. 一年分四學期。——宗。

簿的篇幅的作文。一星期，兩星期，三星期過去了：杳無消息……用了審慎的話，人家去喚喀莫夫注意這事。他只答了一句遁辭。下一堂時，亞浦羅洛夫斯基，最熱心的作者之一，斬釘截鐵地問老師了：

——我們總不能知道我們的作文的命運，這到底怎麼說呢？乾淨一句，你到底把牠們怎麼樣了呢？

喀莫夫很凶地叱了他幾句。亞浦羅洛夫斯基不想讓步。皺起兩道即是平常也是連結在鼻根上的眉頭，神經地振擺着書案的蓋子，他提高聲音反復說着這樣人家是不能用功。

——我請你閉住嘴，坐下去，喀莫夫答。

可是，亞浦羅洛夫斯基既不坐，也不閉嘴。

——勞你駕，滾出去，喀莫夫喊。

我同 浦羅洛夫斯基 的關係是早就惡化了的。我在二年級時同浦南關的那個故事已經使我謹慎多了。可是，這時，我覺得再也不能緘默了。我說道：



——安東·米喀衣洛維契，亞浦羅洛夫斯基是對的，我們大家都擁護他……

——對，另外幾個人叫。

喀莫夫起初是給窘住了，接着憤怒起來：

——什麼？他用了一種反常的聲音喊。我自己知道我所應該要做的事！……你們沒有權利來命令我……你們擾亂秩序……

我們是觸到了他的痛處。

——我們要，第三一個說，重新看到我們的作業，這就完了！……

喀莫夫氣得直跳起來。

——亞浦羅洛夫斯基，滾出去！……

亞浦羅洛夫斯基不動。

——去，去罷！你等什麼呢？……大家從各方面向他低聲說。

搖擺着肩膀，滾動着他那棕色臉孔上的兩隻白眼，腳打着地板，亞浦羅洛夫斯基使勁把門碰的一關，出了教室。

---

在下一堂開始時，加門斯基在他那雙橡皮鞋底上搖擺着無聲無息地走進來了。這可不是好兆頭。全教室立刻沉靜了。用了一種尖中帶啞的聲音，用了一個大醉剛醒的人的聲音，校長以開除威嚇着罪人，簡單但很嚴厲地罵了我們一頓，並且宣告刑罰如下：

亞浦羅洛夫斯基有二十四個鐘頭的監要坐和一個品行的“3”<sup>1</sup>要打；我呢，僅僅二十四個鐘頭的監；第三個抗議人，一打鐘頭。

這就是橫在我的學校生活的路上的第二個逆境。這回，事情并沒惹起什麼很嚴重的結果。喀莫夫不把我們的作文還給我們，我們也就犧牲了牠們。

就在這一年裏，沙皇死了。這個變故看來是可

---

1. 對於所作學科被認為及格的“3”這個分數，對於品行是等於一個“壞”。因為是一學期(三個月)的分數，所以纔是足以累及一年的全部努力的。——M.P.

怕的，甚至不像是真實的，但是是遠遠地，有如遠方地震。我也好，我周遭的任何什麼人也好，對於病人是既不感到憐憫，也不感到同情。死的翌日，當我跑到學校裏時，那兒是瀰漫着一種沒原由的大恐怖。

——沙皇死了，學生們相互告語，除此以外，他們便不會再說什麼，也不知道怎樣表示他們的感情，因為他們根本就看不正確那種感情到底是在那里。

反之，大家知道課儻不會上了，大家以此而私下高興，尤其是當你是那些沒準備好功課，或害怕着被叫上黑板去的人之一。

門房指揮着所有到來的學生到那正在準備着祭儀的大廳<sup>1</sup>去。一個戴金邊眼鏡的教士說了幾

---

1. 每個學校都有一個大廳，也叫“會議廳”，應接，考試都在這個廳裏舉行。在女子學校中，人家甚至還在這個廳裏舉行跳舞。可是，在廳深處，一扇活動板壁後面，却佈置着一個小禮拜堂。神父們是與學校相聯繫的。——M.P.

句應景的話：孩子們當他們的父親死時而悲痛，現在，國父死了，他們的悲哀是更怎樣的大聲……

可是實際是誰都既沒有一點兒的哀，也沒有一點兒的痛。祈禱儀式繼續了長久。這是令人疲倦而討厭的事，接着，人家吩咐我們大家戴號：一塊黑紗縫在左臂，另一塊縫在制帽的徽章上面。後此，生活就重新走上牠的軌道。

五年級時，學生們就已然開始你我的談起大學的選擇和將來所要走的路來了。大家常常談着競爭試驗；大家互相告語：彼得堡的大學教授是怎樣怎樣的想使投考人不及格，他們給你出些怎樣怎樣難的題目，以及担任下來做你的是首都的一些怎樣怎樣的專門大師。在先畢業的一輩中，有些是在每年重復那同一個旅行，失敗，重新準備，然後又重新動身上彼得堡去。這未來試驗的唯一念頭就蹙了不只一個人的心，而這是在畢業之前兩年。

六年級時，沒有什麼意外的事。誰都渴望早把牠司學校裏的麻煩完結了事。畢業試驗性質很是

莊嚴；在會議廳，當着大學區派來的那些大學教授的面。每一場試驗時，校長就莊嚴地打開總長發送來的那個封着試題的信皮。試題一讀完，全場就是一聲恐怖的歎息，就像人家突然把我們大家浸到了冷水裏似的。神經的緊張是到了如此極度，使得誰都自信工作是絕對地難以制勝。可是接着，我們就發現了這并不如此可怕的事。在人家限給我們的兩個鐘頭後，老師們就幫助着我們欺騙那些委員。我的工作完了，得了監學克里加洛夫斯基的默許；我并不去交卷，反而留在那里，同那些事情弄不大好的人暢快地通着消息。

七年級的課程是視爲補充課程的。聖保羅學校沒有七年級，所以必須去進別的學校。在這個時期中，我們享受着一種完全的自由。我們每人都因此而作了一身便服。在得到了我們的文憑後，我們晚上就成羣地到夏園飯店去會聚；那兒有歌女；學生們是一向嚴禁進這個地方去的。我們大家打着領帶。兩瓶啤酒擺在我們桌子上面，我們抽着香

---

煙。我們自己都覺得給我們自己的大胆嚇得戰。<sup>1</sup>

我們剛剛打開第一瓶各酒，那因顫顫的聲音而被上以“山羊”的綽號的威海姆學監就突然跑到我們的桌邊來了。本能地，我們正好準備起身，我們大家覺得心頭受了小小一擊。可是事情却轉向了妙的方面。

——啊！你們已然在這里了…威海姆帶着一種微滲着悲哀的聲調說，接着，便謙和的向我們伸出手。

我們中的最年長的那個小指頭上戴着一個戒指的略××毫無拘束地向他提議同我們來喝一杯。

---

1. 中等學校的學生是禁止：在家裏或在外抽煙；進劇場去（除了特別的許可外）；進酒樓和飯店去的。學校學監就負着觀察這些禁地和在這些地方搜查犯人的任務。這就是那些授文憑的莊嚴日子常常以公開的喝酒和逛各種娛樂場所而殺台的原故。——M.P.

---

這太過分。威海姆正色地拒絕了。急急地向我們說了再會，他離開我們去搜索那些會跨進禁園門來的學生去了。

一百二十分的安心的，我們開始喝酒。

連預備班算在內，我在這個學校度過的七年并不是全無快樂的七年。可是顯然，快樂是少於悲哀。總而言之，我的學校的回憶即使不是純黑色的，至少也是灰色的。除去一切難堪的或快樂的意外事不算，你覺得你的身上是壓着一種由冷漠無情與管理形式主義所構成的制度。一憶起一個我所不能真真地懷着好感去提引的教員的名字時，我就會覺得痛苦。

可是，我們的學校却也不最壞的學校。牠教會了我一些東西；牠給了我以一些初步的學識，給了我以有秩序地工作和著重表面紀律的習慣。我在後來需要這些。從另一方面說，與牠所立定的目的正相反地，學校在我心頭投下了憎恨存在這個世界的一切的種子。無論如何，這種種子是并沒落在

---

一塊不結實的土地。



## 第五章

### 鄉村與城市

我在村裏度過我的最初的九年生活而不會離開過牠一步。在跟着來的七年中，我每年夏天回去一次，有時在聖誕節和復活節也回去。直到我十八歲或將近十八歲打止，我是同亞洛夫加以及環繞着牠的一切人或物密切地聯繫着。在我兒時，村子對於我的影響異常地大。在相繼而來的那個時期裏面，這種影響被城市的打個大敗，而迫得退出整個戰線。

鄉村生活告訴了我以農業，磨粉業，美國捆束機這些事。牠使我熟習了農民：本地的，或從磨坊附近及遠處來的，或拿着鐮刀，背着蓆袋，追逐着利，從烏克蘭各省來的。

我從村中經驗來的許多事物後來彷彿是被遺忘，磨滅在我腦際，可是在人生路上的每個新轉變處，這或這就重湧上表面，而我就因此獲益匪淺。

鄉村從實際中顯示給我以墜落中的貴族社會與進步中的資本主義的諸典型。牠把人間關係的各方面從牠們天賦的粗野上曝露給我，因此使我更敏於感覺別一種類的教化，一個更高但也更充滿了矛盾的範疇的城市教化。

從第一次假期起，我的意識中就有了一種城市與鄉村的對立似的東西。在回家的路上，我感覺着極端不耐。我的心兒樂得直跳。我是急於要重見我的家人，我是急於要把我顯示給大家看。我父親在腦文堡等着我。我把我所得到的所有的“5”都展開在他眼前，並且給他解釋：現在既然做了一年級

---

的學生，我就絕對需要一套禮服。<sup>1</sup>

晚上，我們坐着四輪貨車趕路；一個年青夥計代替着車夫的職務。在草原中，尤其是在那些低窪處，一種微寒的濕氣吹着我們，人家把我裹在一件大 bourka<sup>2</sup> 裏。給環境的變化，旅行，回憶和印象弄得有了點醉意，我不倦不疲地說話；我談着學校，浴室，我的朋友珂斯底亞，劇場。一分鐘也不能緘默的，我起初講“拉薩·史都多立亞”的故事，接着就講“吹雙管喇叭的房客”。我父親靜聽着，不時打着瞌睡，接着又振作起精神，並且也常發笑。那年青夥計有時回轉頭來望望他的主人，他的神氣像是在說：這，這是一個好故事……

黎明時分，我入了睡，直到亞洛夫加我才醒來。

---

1. 中學生和大學生都得有兩身制服(教員亦然)：一身是每天穿的，叫做“永遠透”，一身叫“擺闊氣”。後來，人家就再不需要擺闊氣的制服了。——M.P.

2. 高加索的羊毛或駱駝毛大氅，無帽。幾乎常是黃色。——M.P.

屋子在我顯得可怕地小；村裏的小麥麵包帶着灰色；鄉下的一切習慣是同時熟而又生。我給我母親，姊妹講我那些戲劇的故事，可是講時，我已沒我晚上同我父親在一道時那般起勁。

在工場裏，我碰到了幾乎不能認識了的維底亞和達文：他們已經長大多多，並且也肥壯了一點。

我也一樣，我在他們看來也不同了。因此，他們稱我稱起您來。我抗議了。

——怎麼？達文那黧黑臉瘦身材的平靜孩子答辯。你是有學問的人了，現在……

伊凡·華西里維契已然當我不在家時結了婚。那正位置在工場旁邊的僕人們的廚房改成了他的住所；廚房移設到了那兒後面，一座新的泥土屋裏。

可是，這都沒有關係。問題是我和我幼時所依戀過的一切之間同牆似的豎起了一些什麼新的東西。一切明明如故而又不如故了。人與物彷彿都已

被替易。不用說，一年之中是有過一些變化。可是，我的看法却變化得更大。從這第一次歸家起，一種疎遠就出現在我的家庭和我之間，起初是隱微地，接着就一年一年的更嚴重更深刻。

城市與鄉村施行在我身上的二重影響渲染了我的整個求學時代。在城裏，我覺得我同人是發生着無與比擬的正式關係；除了某些激烈衝突，如同那個“法國人”或文學教員之間的衝突等。我是服從着家庭與學校的紀律的韁繩用一種頗整齊的步伐走着路。其原因并不單單在於斯巴塞家的習慣，在於管束合理，人間關係的標準相對地高的斯巴塞家的習慣；他是在於城市生活的整個制度。實在說來，在城市生活中，敵愾心并不下於鄉村生活中的，正相反，可是。在城市，利益的衝突是被更好的掩藏着，調節着。各種階級的人只有在他們的公共事業中才相接觸；其次，他們并不互相監視。

可是在鄉村却誰都得生活在別人眼下。誰都得隸屬於別人。這令你感覺到你是彷彿在被一隻

舊沙發的彈簧刺戳着似的。在村裏，我的性情是不大安靜的，極其囉唆人的。就是對於那到我們家裏來小住的華妮·蘇羅木諾孚娜也是一樣，如果有時她站在我母親或姊姊方面來同我作對時，我就同她爭鬧，有些時候，我還向她說些無禮的話；但在城裏，我同她的關係却不但是好，而且是顯得親密。我們的衝突的動機有時很無意義。可是，常常，決定我們的衝突的却是一些比較嚴重的事。

× × ×

穿着一套新漿洗的淺色布衣，束着一條有銅釦的皮帶，白色的帽子上綴以一顆迎着陽光發亮的徽章，我是輝煌哉神氣。這種闊必得擺給大家看。我父親和我，我們坐着車子到田間去。時候是正當小麥收穫最忙之際。安基浦，那賦性憂鬱但人却溫和的第一個刈麥人，領頭在一個山丘上前進，後面跟着十一個收穫人和十二個捆麥女子。十一把鎌刀割着麥子；空氣是在燃燒着似的。安基浦僅

---

穿一條只釘有一個牛骨釦子的袴子。那些捆麥女子呢，穿着破裙或是土布襯衣。<sup>1</sup> 從遠處，鐮刀發出的聲音彷彿是一種熱氣的震響。

——把刀給我，我父親說：讓我來瞧瞧麥稈看…

他從安基浦手裏接了鐮刀，走向他的位子。我感動地望着他。

我父親的動作是簡單而熟練；你不會說他是在工作，你甯會說他是在準備工作；他的步法輕而且快，就像試腳時的步法，就像他是在找一個他可以在那里振翅飛舉起來的立足點一般。他的鐮刀簡單地移動着，沒有一點裝模做態的樣子；你甚至會以為牠并不大穩定；可是牠却割得很齊，很低，並且輕輕一擺就把牠所割倒的東西蕪齊的一板板地投倒向了左面。

---

1. 在俄羅斯某些省分，婦女在夏天是僅穿一件從頭直垂至踵的土布長袍的，這就叫襯衣，或 Sarafane，——M.P.

安基浦一隻眼睛斜視着這，不必他開口就可知道他是在稱讚。別的人呢，各有各的看法。有些像是同情：主人看來很懂他的事體。有的却是冷然：他有他自己的麥子來割自然不壞，其次，這不過是炫示炫示罷了。

——我父親一走向附近一個收麥之處，我也就試操着鎌刀來製器樂。

——把麥稈掃在腳跟下，腳跟下；鞋底伸向前去；別抓緊了…

心頭一亂，我甚至連鞋底是在那兒都分別不出來了；割到第三刀，我的鞋尖就直插入了土裏。

——喂！喂！安基浦說，這樣割法，鎌刀立刻就會壞了…跟你父親去學學罷…

我覺得一個臉孔焦黑，滿身塵土的女捆麥者的嘲弄眼光射在我的身上；我急急地同着那個徽章，一臉汗水離開了他們。

——還是到你母親那里去吃香麵包的好…

這是從我背後發出一個嘲弄聲音。這是孟



---

都卓克<sup>1</sup>的聲音。我認識這個臉孔黑如皮靴的刈麥人。他到亞洛夫加來作工轉瞬已快三年：這是一個移民，一個舌頭很壞的伶俐傢伙，前一年他曾有一次故意當着我說過一些壞話，而且正是攻擊他主人的。孟都卓克以伶俐和大胆惹我喜歡；同時他又以他那粗野的嘲笑在我心頭激起一種無力的厭惡。我很想說幾句什麼可以軟服他的話，或者正相反地直截的命令他住嘴，可是我不知道怎樣……

從田野回來，我在我們門口看見了一個赤腳女人。靠住牆頭坐在一塊石頭傍邊，她不敢去坐那石頭：這是那半白癡的小牧童易牙加的母親。她走了七凡西特的路，爲了來討一個盧布。<sup>1</sup>可是屋裏沒人，并且誰也沒有準備給她這個盧布。她要直等到黃昏。一見這個窮苦與忍耐化身的生物，我的心兒就彷彿被鐵鉗鉗了一下似的。

---

1. 她走了七基羅米突爲了來討兩個佛郎六十五個生丁。——

---

一年後，這更不行了。恰恰相反。玩了槌球戲回來時，我在院子裏碰到了我父親。他剛從田野間回家，一身是塵，疲倦而且生氣。在他後面，一個狼狽可憐的農民移動着他那雙滿佈黑點的赤腳：

——看上帝的情面，把牛還給我罷，他說，並且賭咒說再不讓牛進麥田去了。<sup>1</sup>

我父親回答着：

——你的牛吃了十個戈比的麥子，可是牠却損害了我十個盧布。<sup>2</sup>

那農民重復着他的歷史，他的哀求中含着一種怨恨的成分。

這一幕深深地撼動了我，直撼動到了我的心底，直撼動到了最後一根心絃。我在梨樹蔭下同我

---

1. 地主們有權扣留他們在他們的田地裏所碰到的牛馬等獸，非立刻付一筆賠款不把牠們歸還物主。——M.P.

2. 當時，十個戈貝是值二十六個生丁左右，十個盧布等於二十六個佛郎五十生丁。——M.P.

的姊妹玩過一局槌球把她們打一個全軍覆沒後所有的那種心情，這麼一來就讓位給了一種劇烈的失望。

我帶着無聲的步履走過我的父親面前，進了我的房間，倒身偃臥在我床上，狂亂地哭哭哭，雖然我已有了一個二年級學生的證書。

我父親由門口到了飯廳，那用赤腳打着地面跟在他背後的農民停在門邊。我聽見說話的聲音。接着，那農民就走了。

我母親從磨坊回來了，我辨出了她的聲音，我聽見人家在預備碟子吃飯，我聽見我母親叫我……我不答，我哭着。眼淚終於有了一種無上幸福的味道了。

門開了，我母親俯身向我：

——你怎麼了，遼華西加？

我不答。我母親同我父親耳語。

——就是關於那個農民的事嗎？我們已經把牛還給他了，并且什麼都沒罰他……

---

——并不是爲了這個，我答，臉孔埋藏在枕頭上，給我的眼淚的來由一念羞恥到了極點。

這是我父親看透了 my 苦惱之因，把牠告訴了我母親。抽身過時，迅速一瞥，他就會觀察到許多事情。

一天，當我父親不在家時，來了一個粗野，貪婪而無恥的憲兵隊長：他索看了工人們的護照。<sup>1</sup> 他發現兩張已經失了時效。他立刻叫把那兩個正在田野間工作的關係人叫回來，并向他們宣告牠們是被捕了，要把他們一站站地遞解回他們的故鄉去。<sup>2</sup>

---

1. 俄羅斯的一切居民是一向受制於“護照”（不用說用這個字是不適當的，他是證書的意思）這個制度的。這種護照普通每年可更換一次。僕役，工人和許多職員必得把這“文件”存放在他們的主人處，以保證的名義。沒同警察局弄規這事的人就得受嚴重的處罰。——M.P.

2. 一站站地：由憲兵護送著，從這一個監獄步行到那一個監獄的到目的地為止。——M.P.

犯罪人之一是一個棕色的頸項上佈滿一條條的深皺紋的老頭；另一個是一個少年，他的姪子。老頭在先，少年繼之，他們兩個把他們的枯瘦的雙膝跪落在門口硬土地上，一面頻頻磕頭，一面反復說着：

——開我們這個恩罷，別毀了我們……

顏厚汗流，憲兵隊長玩弄着佩刀，啜飲着人家從地窖裏給他拿來的冷牛乳，答着：

——我只有在節慶日子才開恩的；今天，這是一個平常日子……

我在那里真是如坐針氈，我用一種無力的聲音提出了一個抗議。

——少年，憲兵隊長一字一字地吐着厲聲說，這不關你事……

我姊姊把指頭向她嘴上壓，叫我緘口。

憲兵把那兩個工人帶去了。

在假期中，我從事着會計，這就是說我哥哥，姊姊和我，我們輪流着把所僱工人的名數，僱傭條

件，所付之錢或農產品記入一個大簿子裏。

在清算僱傭工人的賬時，我常常去助我父親，於是一些小小的爭論，因全體工人的在場而被窒息住了的小小的爭論，便暴發在我們之間。賬是從來不會虛報的，可是契約的條款往往被解釋得太嚴密；爭論就由於此。工人們，尤其是那些年紀老的，因此就留意到了一個年輕孩子是在那里幫着他們，而這也就令我父親生氣。

在某幾回激烈爭論之後，我帶着書本跑出門去，有時連飯都不回來吃。一次，在這些口角之一後，我在田野間被一陣暴風雨襲住了：雷不斷地殷然轟着；草原在傾盆的驟雨下氣喘；電光左右亂閃彷彿想觸我似的。我一身濕淋淋的往來跑，我的鞋子漬漬發響，我的帽子承露一般水流如注。我回到家裏時，大家怒目望一望我。我的姊姊給我拿了衣來換，飯來食。

假期滿了，我父親送我走這是習慣。換火車時，我們不僱挑夫；我們自己背負行李。我父親揀

最重的拿，我從他的曲曲的背，伸張的臂知道他很吃力。我可憐他，我儘我力所能勝任的東西負在我的身上。

可是當我們有一隻準備送給敖德薩親戚的盛滿村中農產品的大箱子時，我們就僱一個挑夫。我父親給人家錢很客奮；挑夫往往很高興，帶着生氣的神氣搖腦袋。這，常使我看了難過。

當我獨自旅行，並且必得要僱一個挑夫時，我就很快地花着我袋子裏的錢，常常害怕沒有付夠，不安地用眼光詢問那個苦工。我就是這樣的對我家的小算盤倒行逆施着，並且一生都是這樣。

在城市亦如在鄉村，我是生活在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環境裏，一切努力都是貫注在致富一方面的小資產階級的環境裏。就是這，使我遠開了我兒童時代的村落，我求學時代的城子。獲得的本能，生活的制度，小資產階級的標的，這都是我使勁一下擺脫了的東西，我與牠們一生都不再相聯繫。

---

×            ×            ×

關於宗教問題與民族問題這兩方面呢，城市與鄉村並不處於敵對地位：牠們是以各種方式互相補充。

在我的家庭裏，并沒什麼熱烈的信仰心。起初，憑了惰力，牠似乎是有幾分存在：在那些大節慶日子，我父母就赴殖民地的猶太教會堂去做禮拜；禮拜六，我母親也不縫衣，至少，她是不公開地縫衣。可是，當孩子們漸漸長大，家境也漸漸寬裕時，就是這些照例的儀式也就一年一年地漸漸失掉了牠們的重要性。我父親是從小就不相信上帝的，後來他當着我母親坦白地把這告訴了他的孩子們。我母親呢，她是甯願把這問題擱在一邊，而當她認為合禮時，她就把眼睛舉向天。

可是，在我七八歲時，信仰上帝在我家却還是存在的。

一次，我父母照常當着一個客人自誇他們的



兒子，於是那客人要我把我的畫給他看，念我的詩給他聽。

接着，他問我道：

——上帝是什麼呢？

——上帝，我毫不遲疑地答，就是一個人…

可是我們的客人搖搖頭：

——不，上帝不是一個人…

——哪末，上帝是什麼呢？我反問他，因為，除人以外，我就只認識動物和植物。

我們的客人，我父親和我母親，他們交換了幾瞥眼光與微笑，這是當孩子們開始攻擊那些最牢不可破的常理時成人們間所慣有的那種眼光與微笑。

——上帝是個聖靈，我們的客人說。

現在，我是帶着一種狼狽的微笑望着那些老人，想從他們臉上看出他們是不是在尋我開心。

可是，這并不是開玩笑。這必得接受。我立刻習慣了上帝是個聖靈這個念頭。同一個年青的野

人一樣會想，我因上帝而聯想及我自己的“靈”，我所叫做靈魂的“靈”，因為我是已然知道靈也者就是呼吸，是死時才停止的東西。不過，我還不知道這就是一種叫做靈魂說的學說。

在我第一次假期中，當我躺在飯廳裏面一隻小床上預備睡覺時，我同那到亞洛夫加來作客，正要上沙發上去睡他的午覺的大學生齊××有過一次談話。那時，我已不大相信或全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並不特別對於這個問題感到興趣，可是如能得到一個好答案，我總不會不高興。

——死後靈魂又跑到那里去呢？我側身在我枕頭上問。

回答：

——睡覺後靈魂又跑到那里去呢？…

——啊！可是，然而，那末…我答，一面抵抗着腦髓蟲。

齊××又取了攻勢：

——馬死後又跑到那里去呢？

---

這個回答使我十分滿意，我安安靜靜地睡了一覺。

斯巴塞一家更絕對地沒有一點兒的信仰，除了人家所不以為輕重的那老伯母。

可是我父親卻要我從原文去認識聖經；這是他為父者的自負心的條件之一。於是，我在敖德薩找了一個很有學問的老頭兒專門教我聖經。

我們的共同工作只繼續了幾個月，並且一點都沒堅強我的信念。一天，一在我老師的談話中抓住一點對於我們正在研究着的聖經有雙關意義的東西，我就同外交家似的小心而慎重地問起他來：

——有些人以為上帝并不存在，如果按照他們的說法，那末世界又是怎麼來的呢？

——噢！……我老師答，可是，你可以把這個問題向那些這樣說的人自己提出呢。

那老頭兒就是這樣含糊其辭的表示了他的意見。我明白了這個教我聖誡的人并不相信上帝，於是我就決然離開了他。

---

實科學校的學生是分屬於各種民族，各種宗教的。所以教“聖”誡<sup>1</sup>的有正教神父，耶穌牧師，天主教士，猶太法師。

那個正教神父是總主教的侄子和婦女們的寵兒，據人家說。這是一個彷彿基督一類的畫中人的年青而漂亮的金髮人，但也完全是一個交際中的時髦客，金邊眼鏡，滿腦金髮，總而言之，一身華麗，令人夠受得很。

在上教理問答之前，學生們就各走各的；那些不屬於正教的就得離開教室，有時還得當着神父的冷臉孔。他常常裝出不高興的神氣，帶着一種給基督教的寬恕稍微滅殺了一點的輕蔑表情望着那些走出去的學生。

——你上那兒去？他向那些走向門去的學生

---

1. 教理問答（“天主聖誡”）或各種的宗教入門，是每個學校所必有的一門課；對這門課，每個學生年終都必須有一個“5”（“最好”分數）。——M.P.

之一問。

——我們是天主教徒，那一個答。

——啊！天主教徒……神父搖着頭說。好，好，好……你們呢？

——我們是猶太人……

——小猶太人，小猶太人，好……，好，好……

開沙士<sup>1</sup>的黑影剎那間就消逝了的挨着牆頭輕輕滑向那些天主教徒，使我在學校裏過了整整七年都從不曾正視到他那鬍子剃得光光的臉孔。<sup>2</sup>

用俄國話教猶太人聖經和希伯來史的，是一個叫做欽埃其曼的忠厚人。誰也不把聖經和希伯來史當做一回正經事看。

民族問題在我的思想中沒有佔到特殊地位，因為牠在日常生活中佔的地位就不大怎樣顯著。

1. Ksudz 係波蘭語：天主教的神父。——M.P.

2. 正教的教士是長髮，鬍子；天主教的“神父”是短髮，光臉孔。——M.P.

---

實在說來，1881年的特別法一頒布，我父親就失掉了購置土地的特權，——購置土地是他的大野心，——并且只能暗中租賃土地。可是這一切都很少打擊到我。一個寬裕農夫的兒子的我，我與其說是屬於被壓迫者階級，倒毋甯說是屬於特權階級。家裏人與用人們說的話是一種雜烏克蘭方言的俄羅斯語。想進學校的猶太人不用說是要碰到 Numerus Clausus<sup>1</sup> 這個釘子，所以我就必得白費一年光陰。<sup>2</sup> 可是，後來，我就永遠做着我一級的第一個學生，所以，我沒有直接蒙受到“標準”法的影響。在學校裏，少數民族的人并不被公開地虐待。要直到某種程度，民族籍屬之不同才不但由學生而且是由全體教員代表出來，互相敵對。可是，某種隱藏着的極端愛國主義却是隨時都可感覺得到，有時牠還暴發。一次，帶着一種顯而易見的左袒

---

1. 見121頁註。——M. P.

2. 指他一年的預備班。——宗。

態度，歷史教員柳比木夫把波蘭人從前虐待白俄羅斯與立陶宛的正教徒的事去質問一個波蘭學生。米吉維支那臉黑身瘦的小孩子呢，青着兩頰，咬緊牙齒，一聲不響的面他站着。

——喂，你等什麼？柳比木夫帶着一種十足的正虐狂的神氣推推那個學生說，你為什麼不響呢？

一個學生忍不住了：

——米吉維支自是波蘭人和天主教徒哩！

——啊！啊！…柳比木夫假裝真的吃了一驚似的拖長聲音答說。這兒，我們不分這些…

歷史教員對於波蘭人的虛偽的流氓態度，蒲南對於德國人的可恥的挑釁行爲，那小神父說“小猶太人”時的那種搖頭神氣，都深印在我的腦際。各個民族權利之不平等大概就是那些引我去憎惡當時制度的潛因之一；可是這一個因是完全迷失在其他許多不平社會事實當中，牠不但沒供我作爲基礎之用，甚至是一個不能腳色的腳色。

一般原則對於各個現象，法則對於事實，理論

對於個人經驗的優越性的感覺，很早就發生在我心頭，并且一年一年地強固。城市的影響更決定了這種感覺，這種成了我的哲學基礎的感覺的形式上的實現。

當那些研究物理學和自然科學的孩子迷信地談着禮拜一說這是一個凶日，或談着一個穿過他們面前那條路走去了的牧師時，我就異常生氣，我覺得這對於思想直是一種侮辱。我很想把那些同學從這些可恥的信念解脫出來，可是我不知道怎麼做好。

有時，在亞洛夫加，我常因了測量田的面積，——比方說是一塊不等四邊形的田罷，——而自尋無限苦吃。手頭拿着歐几里得，兩分鐘內，我算好了我的數。可是我的答案不符於人家實地得來的答案，人家不相信我。我把我的幾何教科書拿給他們看，我憑科學賭咒說我的數一定對，我激怒，我說些無禮的話，可是我看出我是說不服任何人，於是，我便掉到了失望的深淵裏。



我激烈地同我們村裏的機械師，那不肯放棄他那製造一架運動不斷的機器的希望的伊凡·華西里維契爭辯。能力不滅的法則在他看來是和他的目的沒有多少關係的一種發明。

——這，是書本子；可是，還有實際呢，他說。

人們愛遠開不可搖動的真理去求援於通常的錯誤或不經的空想這事在我看來是不可理解令我難受。

後來，一般原則對於各個現象的優越性的感覺不可分離地參加了我的著作和政策。有限的經驗論，一種匍匐在事實之前，有時是在一種完全架空的事實之前，最常是在一種沒有大被了解的事實之前的醜姿態，最令我深惡痛恨。越過事實，我找法則。不用說，這是不止一次的把我引導到了一些早熟的綜合，尤其是在我少年時，當我學識與人生體驗都還不夠的時候。可是，無例外地，在一切領域中，只須有一條通到綜合的路徑，我覺得我是能夠活動，能夠行動的。那成了我的精神生活的中

線的社會革命急進主義正是來自這種智力上的憎惡：憎惡那關於無價值的爭論的，那關於經驗論的一切，憎惡那一般并不是意德沃羅地形成起來的，并不是充分地由理論建設起來的一切，

讓我試來回頭望我一下罷。少小時，不用說，我是一個充滿了自負心和火樣熱情的孩子，也許是一個有點不大好弄的孩子。說這個孩子在進學校時就有一種高出於那些年紀同他一般大小的孩子的感覺，這是不大可靠。在村裏，人家當着客人誇讚他却是實事，可是那兒，沒人可以同他比較；從城裏來到亞洛夫加的那些孩子呢，他們又常有着那種中學生的不可響邇的威勢，使人很瞧不起他們。

反之，學校却是一個激烈的競爭場。當我們所說的那個孩子一被宣布是程度高出二年級多多的第一個學生時，亞洛夫加的那個小土著就覺得他是比別人能幹了。與他相聯絡的那些頑皮孩子都承認他的最上權，這不能不影響到他的性格。老師

們也稱讚着他；有幾個，如克里加洛夫斯基，甚至常常以他做學生的模範。可是，這些教員，即使一般地說待他都好，他們待他的態度却是頗冷淡。學生是分成幾派的；我們的孩子有熟友，可是也有敵人。

他不是不能自我批評的。他對他自己甚至是愛吹毛求疵。他的學識和性格都不令他滿意；并且這種感覺與時俱進地愈漸愈來得強烈。他專門去捉自己沒有說真話的錯；他隨時都責備自己沒有去讀人家指示給他讀的書。不用說，這還是與他的自負心有密切的關係。他的那種成爲更好，更高，更有學問的念頭同一把尖刀似的當胸愈來愈深地刺進他的心頭。他反覆推究着一般人的命運，而特別是他自己的。

一天晚上，從我面前過時，摩西·腓力浦維契帶着一種莊嚴的口氣向我問道：

——告訴我，兄弟，你是不是在想什麼是人生？  
我的教育人常常愛用這種滑稽的說法，并反

托以一種帶演劇風味的口吻。可是這回，這對於我却彷彿是燙在全身上的一個火傷。

是的，我是正在想着人生；僅僅，我可不能當着未來把這兩個字眼加在我的小孩子的不安上面。我的教育人好像是在門口竊聽到了我的思想似的。

——我看，他說，我是把你的心攪亂了…

用一種完全不同的聲調說了這話，輕輕在我背上拍一拍，他回到他的房間去了。

在斯巴塞家裏有政治意見嗎？一種建築在人道主義基礎上的溫和的自由主義，這就是摩西·腓力浦維契的政治意見：對於社會主義有着一些微染人民主義與托爾斯泰主義色彩的泛泛的同情。他們幾乎從來不談政治，尤其是當着我；也許他們是害怕我到同學面前去多嘴；他們是不願意惹出禍來。當他們在談話中偶然提起一些革命運動的事實時，比方當他們說“亞歷山大二世被刺就在那一年”時，這在我就像從遙遠的過去傳來的一個聲

音，就像人家說“哥倫布發見美洲就在那一年”一樣：…我處的環境是一個與政治漠不相干的環境。我自己呢，在求學的那幾年中，我也既沒有這一類的意見，甚至也不需要這一類的意見。可是，我的不知不覺的傾向却正好相反。對於現存制度，不平事實，專制政治，我感到深深的厭惡。這是從那里來的呢？來自亞歷山大二世時代的一般狀況，來自警察的專橫，來自地主對於農民的榨取，來自官吏對於人民的勒索苛征，來自那打擊着少數民族的權利剝奪，來自學校裏和馬路上所發生的一切不公正，來自我和那些小農，僕役，工人的密切關係，來自我在工場裏聽來的那些談話，來自那籠罩着斯巴塞家的人道精神，來自雷格拉梭夫的詩與其他許多書的誦讀，一句話，是來自當時整個社會的雰圍氣。在和我的兩個同級同學羅齊維契與科洛格黎夫接觸時，我突然在我心頭發現了這種反對傾向。

維拉特米·羅齊維契是一個上校的儿子；有一

---

個時期中，他被列作了第二個學生。他固求他父母允許他在一個禮拜日請我到他家裏去。我被頗冷淡而相當客氣他接待了。上校和他妻子不太同我談話，像在苦我似的。我在這家玩了三四個鐘頭的光景。在這三四個鐘頭之間，我就碰到了兩回使我不安，甚至使我憎惡的什麼奇怪東西：人家曾觸到了宗教與政權的問題。這個家庭的精神是極端的保守精神，這使我好像當胸受了一擊。我的親戚不讓我被維拉特米接近，於是我們的就斷絕了關係。在第一次革命<sup>1</sup>後，大概就是這個家庭之一員的一個叫做羅齊維契的人在敖德薩成了一個很有名的黑百<sup>2</sup>黨人。

---

1. 1905年的革命。——M.P.

2. “真正俄羅斯人”黨，也叫“黑百”黨，創于1905年十月。代表着極端的反動。在這個黨的領導，與警察，近衛軍，哥薩克兵的協助及尼古拉二世的隱默的，有時是公開承認的（1906年一月五日）同意下，猶太人遭了許多次的大屠殺（這就叫做Pogromes）。這個黨的最著名的領導者是A. Doubrovine博士和那個殺Raspoutine的 V. Pourichkevitch。——M.P.

科洛格黎夫所留給我的印象是更深刻。他是在二年級第二學期時插班進來的。全級都把這個身材高大而沒十分長成的孩子看做一個怪人。他非常的勤勉。只要可能，他就把他的功課默記在心裏。在他初進學校的第一個月裏，他因為過於吃吃讀書而昏了頭腦。地理教員把他叫到地圖前面去答問時，科洛格黎夫不待問就背起書來了：

——“耶穌基督遺給世界以……”

他是以爲是在上教理問答，在上要在地理課完後才舉行的教理問答。

在同這個科洛格黎夫，這個因我是第一個學生而待我頗恭敬的科洛格黎夫的一次談話中，我不知道批評了誰，是校長呢還是別的一個教員。

——可以這樣說校長嗎？他真心地生氣的問。

——爲什麼不可以？我比他還更真心地驚奇的答。

——可是，這是一個領袖呢，他說。如果你的領袖命令你向前，你就應該一聲不響的服從……

這是他親口說的話。這種成熟的說法使我喫驚。那時，我沒想到那孩子不過是把他在家庭裏，在一個想把奴隸制度維持下去的家庭裏，聽到說過不只一次的話來重復一遍。我還沒有我自己的意見；可是，我却覺得有些意見是我所不能消化的，我也不會接受含有害虫的食品。

當對俄羅斯的政治制度的敵意發生在我心頭之時，也就是我不知不覺之間開始去理想化西歐羅巴與亞美利加之日。依據着一些零碎的，斷片的觀察，再由理想加以補充，我想像出一種毫無例外地普及於一切人的高而平等的教化。後來，我還得把一個理想德謨克拉西的概念聯繫在這上面。我的年青的唯理論告訴我說如果什麼東西被明白了，那就是這個東西實現了。所以，在歐美居然有虐待黑人這種異端行爲，在我看來簡直是不像真實的事。

不知不覺間從我生活過的那種小資產階級與自由主義的環境中得來的這種理想化的方式，就



---

是後來在我開始透入於革命觀念的時候還繼續存在。在那幾年，如果我知道，如果我能知道一個由社會民主黨統治着的民主主義的德國會把避難權給與君主主義者而拒絕把牠給與革命家這事，我大概是會大大地驚駭罷。幸而從此，我也就停止大驚小怪了。生活把唯理論從我身上驅逐了去，教會了我以辯證法。<sup>1</sup> 現在，就是赫爾曼·繆萊本身<sup>2</sup> 都驚不倒我了。

---

1. 唯理論是一種純建築在理論上，或當說是建築在抽象理論上的哲學形態；辯證法是一種常被經驗修正了的實踐理論，其目的是在憑過去與現在的經驗去鑄型未來。——M.P.

2. Hermann Müller, 德國社會主義者，是1914年八月一號要求Renaudel和法國社會主義者莫汝戰爭信任票的人之一，後來做了駐荷蘭的德帝國政府代辦和凡爾賽條約的簽字人。——M.P.



## 第六章

### 裂 痕

俄羅斯的政治革命，從前世紀中葉起，大概可以估以十年的時期。從1860年到1870年，克里米亞戰爭之後，這是進入於光明的時代，我們的短促的十八世紀。在跟着來的十年間，知識分子企圖從實際上去解決前一時期的理想：他們以接近民衆，帶給民衆以革命的宣傳開始，以恐怖主義殺台。從1870年到1880年這一時期之進入歷史就因為牠是“人民自由”黨的時代。這一時代人的主要成分消

滅到了一個以炸彈對付王朝的鬥爭的火裏。<sup>1</sup> 敵人還是根深蒂固繼續穩坐他的江山。於是便到來了一個鬆懈，幻滅，悲觀，宗教與道德的追求的十年：從1880到1890。可是，在反動的掩護下，資本主義大軍的潛行進展却加緊着。從1890到1900，我們便看見到來了工人的同盟罷工，湧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這種復興在我們的世紀的開端達到了牠的最高點：這就是1905年。

從1880年左右起，俄羅斯是在獨裁政治的模範擁護者和一般靜止狀態的維持者的聖教總會最高代理人波邊多洛斯茲夫<sup>2</sup> 掌握之中。自由主義

1. 特羅斯基所指定的時期是不應當追根究底地去講的；他們不過是大略地指那些最高點而已。恐怖主義直繼續到1880年後；他同安那具有密切的因緣，並在戰前的“德謨克拉西的”歐洲助成了一種純建築在“社會之敵”（虛無主義者，破壞一切，寸草不留的人們）的行動和暴行上面的俄國革命運動的傳說之創造。——M.P.

.2見150頁註。——M.P.

者把他看做一個對於人生一無所知的純粹的官僚。實際并不如此。波邊多洛斯茲夫知道比自由主義者更精明，更切實地去判斷那隱藏在一般生活狀態底下的各種矛盾。他明白如果把螺旋套稍微旋鬆，下面的壓力就會將整個的社會蓋轟掉，那時，不但他，波邊多洛斯茲夫所視為，就是自由主義者也同樣視為文明與道德的基礎的一切就會隨風飛去。波邊多洛斯茲夫的眼光比自由主義者的深遠。如果歷史過程是比東羅馬帝國的制度，是比亞歷山大三世與尼古拉二世的輔弼者所死力擁護着的東羅馬帝國的制度更強而有力，那可不是他的錯誤。

在八十年代期間最氣窒的時候，當自由主義者以為一切都死了時，波邊多洛斯茲夫却覺着他的脚下隱隱地滾動着浪波，却覺着地面下的震撼正經過着。即在亞歷山大三世統治時代最平靜的那幾年中，他的心都沒一刻甯靜過。他曾給他的心腹們寫道：

---

“這在過去是難堪的，現在還是，——說起來真愁人，——而將來還要是。這一切的重量永遠壓着我的靈魂，因為我隨時都看見，都覺得什麼是時代的精神以及人們已經變成什麼樣子…以現在去比久遠的過去，我們覺得我們是生活在一個不知怎樣不同的世界裏，一個一切都在退回向原始混沌狀態的世界裏，而在這樣一切紛擾動搖之中，我們，我們覺得我們是無力，無力…”

波邊多洛 斯茲夫居然能夠活到1905年，<sup>1</sup>他所如此害怕着的地下力量湧現到了表面，最初的幾條深深的裂縫呈現在那古老大廈的基礎和巨牆上的時候。

在俄國政治上公認為裂痕之年的是1891，其特徵為凶歉與饑饉。這個十年的新時代還不僅僅在俄國提出了工人問題。1901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愛佛特採用了牠的綱領。教皇雷昂八世下了一套通諭專論勞動界的狀況。威廉二世呢，孜孜於

---

1. 波邊多洛 斯茲夫死於1907年。——M.P.

---

社會思想，把愚人的亂語胡言與官僚的癡思妄想化合在一塊兒。沙皇與法國的結合確定了資本向俄國的匯流。維特（Witte）一被任為財政總長，一個新紀元就開給了工業保護貿易主義。資本主義的強度發展產生了以朕兆苦惱着，重壓着波邊多洛斯茲夫的那種“時代精神”。

在活動一方面呢，政治運動起先出現在知識分子的社會裏。青年愈來愈多而且堅決地成為了馬克思主義者。同時，那睡覺了的人民主義也漸漸醒來。1893年，合法的出版了以俄文寫的第一本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她是出自史特盧維（Strouve）之手。那時，我十四歲，我還是遠離着這些問題。

1894年，亞歷山大三世死。在這種情形下，自由主義者照常把他們的希望寄託在承繼人身上。他呢，同他們以一脚。在接見 Zemstvos<sup>1</sup> 的代表們時，少年沙皇說他們的立憲希望是“不合理的夢

---

1. 見七十頁註。——M.P.

---

想”。這次演說被刊載在一切日報。根據當時一種謠傳，皇帝看過的原稿上有着“無理由的夢想”<sup>1</sup> 這幾個字，可是，沙皇却生了氣，粗暴地表示他不願意這幾個字眼。

那時候，我是十五歲。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的，我贊成那些“不合理的夢想”的人們，而不贊成沙皇。我恍惚地相信着一種會使落後的俄羅斯躋近於進步的歐羅巴的逐漸的改良。我的政治意見就限於此。

敖德薩這個居民成分複雜的光怪陸離，亂鬩鬩一團糟的商埠，在政治上是不及於其他中心城市多多。在彼得堡，莫斯科，季也夫，那時學校裏面已然有着許多小規模的社會團體。敖德薩呢，沒有。

1895年，恩格斯逝世。在俄羅斯好幾個城市

---

2. Bezmyslennya: 不合理的，沒常識的。Bezpotchvennyya: 無理由的，缺根據的。——M.P.



---

中，許多中學生和大學生的團體祕密地談着逝者。我已快滿十六歲。可是，我却甚至連恩格斯的名字都不知道，要我正確地談幾句馬克斯的東西都不大會；總而言之，關於他的一切我都還是茫然。

在學校裏，我的政治傾向隱隱地是一個反抗主義者的傾向；僅止于此。在那個學校裏，革命問題甚至從來沒有在我面前被提起過。人家僅僅交頭接耳地說在哲克人羅華喀<sup>1</sup>開的一間私立體育學校裏有團體集會，有人被捕，說就是爲了這個原因，羅華喀，兼我們學校裏的體操課的羅華喀才被免了職，由一個軍官替代了他的位子。

在我憑了我同斯巴塞家的聯繫而常接近着那個社會中，大家是不滿意於政府，但却誰都以爲牠是個顛撲不破的東西。那些最大胆的人也只幻想着一種幾十年後會得到的憲法。

---

1. 教體操的常常是哲克人（Tchéques，波希米亞，摩拉維西和  
西利西亞的斯拉夫人之稱），此道的專門家。——M.P..

---

不用再說村裏人是怎樣想法。當我在實科學校畢了業，充滿了模糊的德謨克拉西的思想回到亞洛夫加時，我父親立刻就提防起來，用了一種含敵意的口氣說道：

——這不會做到的，即使三百年後。…

他確信爲想得到革新而去努力之無益，他替他的兒子害怕。

1921年，當他逃出了紅俄與白俄之手後<sup>1</sup>來到克南林堡(Kremlin)找我時，我向他打趣道：

——你不是以爲沙皇政府還有三百年的壽命嗎，可還記得？…

老人狡猾地微笑了一笑，用烏克蘭語答我道：

——這回，就算你的真理是最老的罷<sup>2</sup>…

在知識分子中，從九十年代起，託爾斯泰的主

---

1. 見五十七頁。——M.P.

2. 這句語直譯起來是：就算你這回比一個老人有道理罷；或者：就算你的真理強於我的罷。——M.P.

張就上了滅亡之路；馬克思主義勝利地一步一步向着人民主義進攻。這種意德沃羅基的鬥爭的回聲充滿了各種傾向的新聞紙。人家到處都在公布那些自命爲唯物論者的自負青年的容貌圖說。直到1896年我才第一次證明這一切。

那如此密切地與九十年代的消極觀念形態相連繫的個人道德問題在我身上著了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中，“自我完成”在我看來與其說是一種智力上的方針倒毋甯說是我的精神生長的一種有機需要。可是，從這種自我完成的念頭，我立刻就掉到了一種哲學的問題上面，這種哲學，輪到了牠，把我引導到了一種必需的選擇：人民主義呢馬克思主義呢？關於那是現在全國思想界的普遍裂痕的各種傾向之鬥爭遲了幾年之後才把我拉入牠的旋渦。當我懂得了經濟學的 A.B.C.，到了自問俄羅斯要不要經過資本主義這一輪迴時，前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已然上了工人階級之路，化形做了社會民主黨人。

我在我的途中走到了第一個大歧路口，第一個還不是完全開向政治去的大歧路口，——即使對於一個十七歲的少年。許多許多問題，許多許多我所不會按照牠們提出的先後有秩序地去研究過的問題，同時而緊急地提出在我面前。我從這一個跳到那一個的跳着。唯一的確實的東西就是生活在我的意識中存貯下了一大堆的抗議者的社會觀念。這一大堆觀念在於那里？在於對被壓迫者的同情，在於對一切不公正的憤慨。而最後這個感覺也許最強烈。我由我兒時起從日常生活保存下來一切印象中，人與人間不平等的印象以一些格外地粗野而露骨的面相特別地顯著；不公正常擺起一種不怕懲罰的無恥態度；人類的尊嚴隨時都被蹂躪着。這兒，只須一提及人們之鞭撻農民一事就夠。這一切深深地打擊着我，並且，創造出一大堆印象的貯蓄物，一大堆爆發力一定很強的印象的貯蓄物。也許就是因為這個，我才彷彿在我所必需從我初期生活的觀察中去抽引的那些大結論前躊躇

了一些時候。

可是，我的進化論又從另一方面完成了。一代跟着二代，死的贏得活的這不是稀罕事。對於俄羅斯革命者一代，對於初期青年時代在八十年代的環境中，壓迫下養成起來的俄羅斯革命者一代，就是如此。不管那新學說所開闢出來的廣大遠景，馬克思主義者大多數實際上是成了那發端於1880年的保守意見的囚徒：他們不能大膽首先挺身去幹，他們見難就退，他們把革命推延到一個無限期的未來，他們愛把社會主義當做一種好幾世紀的進化的工作看。

在斯巴塞家這樣的一個家庭裏，早幾年也好，遲幾年也好，政治批評的聲音是會高亮的響起來的。可是我在他們家裏却正當大沉默的時期。他們幾乎從來不談政治；他們避開一切大的問題。不用說，我是浸染透了八十年代的這種霧圍氣，所以，後來，當我開始成為革命者時，我發現我有時竟會去懷疑羣衆的作用，竟會學究的地抽象的地，去看

革命，接着又抱着懷疑態度去看牠。我迫得用思索，閱讀，尤其是經驗的武器在我自己身上去同所有這些作戰，直到我戰勝了那些靈魂惰性成分的那一天。

可是，對於某些事情，禍却是福：也許就是因為必得要意識地在我身上去克服八十年代的殘餘，我才養成了以更嚴肅，更具體，更深刻的態度去看取羣衆作用的那些重要問題的習慣。沒有東西比從尖銳鬥爭得來的更堅實。可是，所有這些要同下文幾章才有關係，所以止在這里。

我“修我的七年級”並不是在敖德薩，而是在尼古拉也夫。這是一個更外省氣的城市；學校的智力水平很低。可是，我在那兒過的那年（1896）却是一個裂痕呈現在我的青年期之年，因為那時，我在人類社會中所要佔的地位問題已經擺在我的當前。我住的那家人家有幾個微被新潮流捲着的大孩子。可注意的稀有的事：起初，在談話時，我堅決地反對着“社會主義的烏托邦”。我裝起一個懷疑

主義者的態度。對於政治問題，我僅以嘲笑的口氣答之。屋主婦呢，驚奇地望着我，甚至把我引為模範，其實，她連自己對她那些年紀比我稍大的向左傾的孩子所說的話都不十分拿得穩。可是，從我這一方面，我却為我的獨立做着一種不是勢均力敵的鬥爭。我竭力想擺脫那些少年社會主義者所能加在我身上的影響。命運已使我同他們對了質。這個戰爭只繼續了幾個月。大概是那些無根據的觀念致了牠的命。何況在靈魂深處，我並不希望我抵抗下去呢。在尼古拉也夫登不幾個月後，我的行為根本變了。我拒絕了同保守主義者玩耍，我帶着一種把我的幾個新朋友都嚇倒了的奮揚投向了左翼。

——怎麼的呢？我的房東太太說；那末，是我不該把你做我的孩子們的模範了？…

我不管學校了。而且，我從敖德薩帶來的學識差不多已夠我維持第一個學生的正式地位。我的缺課漸漸多了起來。

---

一天，一個監學<sup>1</sup>跑到我家裏來調查我缺課的底細。我覺得我受了奇恥大辱。可是，監學態度却很客氣；他證明說我所住的家庭亦如我所住的房間都是很有秩序，說完他就溫和地出了門。好幾本違禁的小冊子是平平安安躺在我的臥牀下面。

在尼古拉也夫，我不僅僅碰到了一些傾向馬克思主義的少年；我是生平第一次在那兒碰到了幾個在警察監視下生活着的前流放者。這是從人民主義運動衰微以來就不說話的一些啞子。社會民主黨人還沒有從流放地回來：人家正在送他們去。兩個相反的潮流形成一些意德沃羅基的洶湧波。我在其中轉了一些時候。人民主義發着微氣。馬克思主義以牠那叫做“狹量”的東西令人害怕。耐不住了，我試想用嗅覺去抓那些觀念。可是，牠

---

1. 監學，學監，“課業指導員”和校長派遣的其他人物有機搜查學生的住所，並探究一切，直至於所住的人的私生活；他們的證明是被填入官廳的記錄裏的。——M.P.



---

們并不如此容易委身給你。在我周遭，我看不見一個可以當做穩固支柱的人。此外，每當一次新的談話，我就必得慘苦，憂憤而失望地承認我自己的無知。

我同一個叫做吉維戈斯基的園丁認識而且弄得很熟了。他是屬於哲克人種。生平第一次，我看見了一個看報紙，讀德文，認識古典作家并且自由地參與馬克思主義者與人民主義者間的論爭的工人。他那位置在一座園子裏的只有一個房間的小茅屋是在假的大學生，前流放者和本地幾個青年的集合地。由吉維戈斯基的介紹，你可以得到一本禁書。在那些流放者的談話中你可以聽到人民自由黨某些黨員的名字：賢立亞波甫，白羅美西

---

1. 在謀殺沙皇和其官吏時最重要脚色的幾個恐怖黨人。賢立亞波甫 (Jeljabov) 以莎菲亞·白羅美西爾亞 (Sofia Perovskaja) 與亞歷山大·米略依洛夫 (Alexandre Mikhaïlov) 爲助，想用火藥轟炸掉冬宮。他們於 1881 年二月二十八日被捕。翌日，三月一

---

伽亞，費涅。<sup>1</sup> 他們之說這些人的名字并不好像在說那些傳奇上的英雄的名字，而是好像在說這些前流放者所碰到過的活人的名字。我覺得我是彷彿一個小環被連串在一根大鐵鏈中。

因為害怕儘我一生都不夠於準備我去行動，我就如飢如渴的投身撲在書本子上。我興奮地，不耐地，毫無系統地讀着。從前一時期的違法的小冊上，我跳到約翰·史丟安·米爾(John Stuart Mill)的論理學，接着，論理學甚至還沒有看到一半，我又去研究里拜(Lippert)原始的文明。巴丹(Bentham)的功利主義在我看來是人類思想的登峯造極的話。幾個月間，我覺得我是一個不可抵抗的巴丹主義者。在同一個方向，我被推向了哲尼什夫斯

---

號。亞歷山大二世被殺。那些恐怖黨人遭了絞決。——維拉·費涅(Vera Figner)爲了抗議人家對於農民施行的壓迫曾謀殺過喀郭夫的省長。要想正確地知道這些虛無主義者或恐怖主義者的生活是很難的事。他們的歷史還沒有被人寫過。——M.P.

基<sup>1</sup>的實證美學。我同里拜的交涉還沒辦完，我又投身撲在米涅(Mignet)的法國革命史上。每本書的生命各各不同，因為牠們在全體中找不到牠們的位子。我爲了找到一個系統而做的鬥爭是激烈的，有時是如狂的。同時，我又在馬克思主義之前後退，正因為牠提供着一個完美的體系。

在同時期，我開始了讀報，不是同我在敖德薩時那樣讀，而是站在政治的觀點上去讀。那時，在莫斯科出版的自由主義的報紙盧斯基亞·維埃都

---

1. 尼古拉·哲尼什夫斯基 (Nicolas Tchernychevsky, 1828—1889)。政論家、批評家、歷史家、著名社會小說“怎麼幹？”的作者。後被流放西伯利亞。——M.P.

2. Rousskia Viedomost (俄國消息)。極端溫和的反王黨的機關報。是在一種維持了(一面加以限制)沙皇們的權限。從新生的資本主義所屬望的一方面幫助了俄國的經濟發展的憲法的範圍內致力於民主主義的改良的中上“自由”資產階級的大學人物的輿論機關。因了牠的文學的態度、消息的確實。這個報紙很受重視。一面宣傳着盡忠“聯盟諸國”。繼續帝國主義戰爭。由俄國人奪取君士坦丁堡和議會主義。一面以新近由中派各黨所修正了的“民主”觀念之名如狂地攻擊着布爾什維克主義。牠一直到1918年還存在。——M.P.

---

莫斯科<sup>2</sup>已獲得了很大的權威。說我們讀這個報紙還不足以形容當時情形，我們是研究牠，以一個不生不死的講座的社論開頭，以科學欄結尾。國外通信，尤其是那些來自柏林的，是這個報的驕傲品。是從盧斯基亞·維埃都莫斯科，我對於西歐，尤其是西歐的議會派的政治生活才有了一個初步觀念。此刻要喚起我們讀彭白乃至歐金·李希特<sup>1</sup>的文章時所有的那種情緒來是不容易的。直到現在，我還記得達辛斯基<sup>2</sup>投向那些侵入議會的警察的那句話：“我在這兒是代表加里西亞的三萬工農羣衆：你們誰敢摸摸我呢？”我們一面讀着這話，一想

---

1. Bebel (1840—1913)。最傑出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議員——Eugene Richter (1838—1906)。德國進步黨的領袖。尤以他對俾斯麥的議會戰著名。——M.P.

2. Dasyinski 是為社會主義而戰的 Pilsudski (!) 的戰侶之一 (Pilsudski, 波蘭政治家和軍官。1919年當選波蘭總統。并被任為元帥)。——M.P.

像着這個大革命家的偉大音容。議會主義的舞台遠景，——哦！——殘酷地哄騙着我們。德國社會主義的成功，合衆國的總統選舉，發生在血火鋪西南希拉的改革，所有這些使我們比我們自己的命運還要關心。

那時，我同我家庭的關係惡化了。我的父親，我的到尼古拉也夫來賣麥子的父親，不知道怎麼打聽到了我的新的交際。他覺得有一個危險在來，但他希望用他的父誡的權力來防止牠。我們之間發生了好幾次爭論。我頑固的禦護着我的自主和我自己選擇我自己的路的權利。結果，我拋棄了家庭的接濟，我離開了人家安置我所在地的學生寄宿舍，搬到了吉維戈斯基那裏：恰好他剛租下另一園子，那兒那座小屋比較的大。我們一共六個人在那兒度着“公社”式的生活。夏天，我們的名額增加上一兩個需要新鮮空氣的害肺病的大學生。我開始了教課。床上沒被，我們同斯巴達人一樣生活着，我們用我們自己作的粗惡的菜湯果腹。我們穿

藍布衣，戴草帽子，執黑木棍。在城裏，人家以為我們是屬於一個神祕的什麼派。我們讀所有落在我們手裏的東西，我們激烈地辯論。我們用一種熱情的眼光去窺探未來，總之，我們有我們的樂處。

不久之後，我們成立了一個社，為把有益的書傳播到民間去。我們賺了一些錢，買了一些廉價書籍，可是，我們却不知道怎樣散布牠們。在吉維戈斯基園子裏工作的有一個包工工人和一個徒弟。我們最先就去教育他們。可是碰巧那包工工人却只是一個跑到我們當中來監視我們的無用東西。人家叫他做基利耳·却爾才夫斯基。他竟讓那徒弟同憲兵隊發生了聯繫。這位徒弟偷了我們一大包通俗書籍送給了憲兵隊。我們的發軔顯然是大不吉利。可是，我們堅決地相信着未來的成功，一點兒都不自餒。

我給敖德薩出版的一個人民黨的出版物寫了一篇批評馬克思主義的第一個雜誌的論文。這篇東西裏面充滿譏諷，引證和毒液。其實，他是并不

豐富。我把這篇東西郵寄了去，一禮拜後，我自己去找答覆。透過大眼鏡，編輯長同情地望了望那腦上有一束大頭髮的作者。我的文章從沒有見天日。這，誰也沒受損失，我更沒有。

當公共<sup>1</sup>圖書館的管理處主張把每年的閱覽費從五盧布提高到六盧布<sup>2</sup>時，我們知道這是一種排斥德謨克拉西<sup>3</sup>的企圖，我們立刻鳴鐘告警。

1. 沙皇時代，叫做“公共的”或社會的（最後這三個字與俄國說法相稱）。圖書館是在警察極端不信任的監視下以合作的形式組織起來的；管理員和閱覽者都被緊緊跟隨着；書籍和期刊物的選擇都得受嚴重的檢查。——M.P.

2. 戰前的十三佛郎二十五仙丁到十五佛郎九十仙丁。——M.P.

3. Democratie 這字在當時的俄羅斯是很字原地這樣解釋：平民階級的政權，換句話說就是精神和體力勞動者的政權。現在在反對派的言語中還有着同樣的意義，把牠注釋出來是很重要的。因為，在被生自資本主義的政權，或由資本主義所供給的政權所統治着的地方，這個高尚的字是僅有一種哄騙人的價值的。——M.P.

---

好幾個禮拜間，我們都只忙着準備圖書館會員全體大會這事。我們大大張開我們的德謨克拉西的袋子，收集盧布和波爾低尼克，<sup>1</sup>用這些錢，我們讓一些更急進的<sup>2</sup>人去入會，一些大多數是不但沒有不能免的六個盧布，而且是沒有章程所規定的二十歲的年紀的人去入會。憑了我們的盡心盡力，向圖書館提出的請求冊子成了一本激烈的小論文集。開年會時，兩派對立起來：一方面是官吏，教員，教授，自由主義的地主和海軍將校；另一方面，是我們，德謨克拉西。最後勝利完全歸了我們：我們恢復了五盧布的閱覽費，選舉了一個新的管理處。

永遠同時追逐着數謀的，我們決定了創辦一個建築在互相教授法的基礎上的大學。聽講者凡二十。社會學這門課落在我的肩上。這聽起來可真

---

1. Poltinik (五十戈比) 半個盧布。——M.P.

2. Raciannx: 左傾或極端左傾的人。——M.P.



---

響亮。我把全副精神都貫注在準備課上。可是，兩次談話之後，兩次經過是很好的談話之後，我突然覺得我的財源枯竭了…另一個担任法國革命史的講師從頭幾句話起就失了系統。他答應編講義來教。不用說，他是沒有踐他的約。我們的事業呢，就止於此。

於是，那第二個講師，梭珂洛甫斯基兄弟的老大和我，我們兩人就決定了寫一本戲劇。爲了這個目的，我們甚至離開了公社<sup>1</sup> 一些時，兩人獨自租了一個房間，住址不讓大家知道。

我們的脚本充滿了社會的傾向。牠的內容是新舊時代的一個鬥爭。兩位戲曲作家對於馬克思主義還懷着幾分不信任：可是，我們安排在劇中的那位人民主義者却有一個廢兵的神氣，勇敢，朝氣，希望是都屬於那些青年馬克思主義者。這就是時代的強有力的影響！當做浪漫的成分，我們的故

---

1. 共產同居住所(Phalenstere)。——M.P.

事到了這裏：一個被人生壓碎了的舊時代的革命家戀上了一個女馬克思主義者，可是她却毫無憐憫地用一篇論人民主義的破產的演說把他拒在九霄雲外。

我們的撰著的工作是頗可重視的。有時，互相激勵，互相修改，我們一塊兒寫；有時，我們分工，一天之中，我們每人準備一場或是一場獨白。必得承認的是，在我們的著作中獨白可并不缺乏。

晚上，梭珂洛甫斯基從一個可以讓他自由地推敲一個被人生壓碎了的七十年代的人的哀史的職務回來；我呢，我從我教書的地方或吉維戈斯基那里歸家。房東太太的女兒給我們送來茶爐。梭珂洛甫斯基從他的袋子裏抽出麵包，臘腸。然後，由一塊神祕的鐵甲把其餘的世界隔開，兩位戲劇作家便從事着一種緊張的工作以度他們的長夜。我們完成了第一幕，并沒忘記下幕之前定規要的舞台效果。其他幾幕，——還有四幕——是只起了一個草稿。

---

可是，我們越在這個工作中前進，我們的熱度也就越見低冷。時間過去不久，我們就下了這個決定：最好是拋棄我們的神祕的小房間，把劇本的完成延在將來。那捲原稿被梭珂洛甫斯基寄存到了一個我所不知道的什麼所在。

後來，當我們在敖德薩被下了獄時，我的合作者想託親戚把那本著作拿回來。也許他是以為流放期間是最宜於推敲劇本，給牠以一個最後的修正的時候。可是，那本原稿却已無影無蹤。大概是這兩位不幸的作者被捕後，受託人已把牠付諸一炬。我只有逆來順受的欣然這麼着想，同我後來在我的崎嶇的人生路上失掉許多更無限地重要的原稿時一樣。



## 第七章

### 我的第一個革命組織

1896年秋，不管怎樣，我仍舊回去看我的村子。可是，同我家庭，一切都只限於一個短期的休戰。我父親要我成爲工程師。我却還在我所深深嚮往的純正數學和漸漸地抓住了我的革命之間遲疑着。每當接觸到這個問題，家裏就呈出一種嚴重的危機。所有的人都陰沉着，苦惱着，我姊姊還偷偷地哭，誰也不知道怎麼樣辦好。一個來作客的叔父，敖德薩一個工廠的工程師和廠主，決定了我到他那里去暫住幾時。在這種絕境中，這至少是一條

臨時的出路。

我在叔父家裏住了好幾個禮拜。我們討論利潤和剩餘價值的問題。叔父是能實現利潤，解釋牠們却不大行。我延挨着到數學專科大學去報名。我住在敖德薩追求。追求什麼？最先，我追求我自己。我一有機會就去同工人發生聯繫，我找違禁書籍，我教點課，我同一間職業學校的高級學生們舉行祕密會議，我同那些馬克思主義者爭論，還力圖不投降他們。我搭了最後那隻出發向尼古拉也夫去的船。我重新又住在吉維戈斯基的園子裏面。

一切又同過去似的重新開始。我們一塊兒檢閱那些急進雜誌的最近幾期，我們討論達爾文主義，我們無決斷地準備我們，我們期待。那使我們投身去作革命宣傳的直接動力是什麼呢？這個問題難以解答。動力是內在的。在我所接近的知識分子當中，沒有一個人是在從事着一種真正的革命工作。我們明白在我們的對茶長談與一個革命組織之間是有着一道深淵。我們知道要同工人建立

---

聯繫是必須絕對秘密地去行動。我們用一種嚴重的，幾乎是神祕的口氣說着“絕對秘密地去行動”這幾個字。我們深信我們終有一天會從茶談走到“絕對秘密地去行動”，可是我們誰也不能切實地說這會在何時和怎樣到來。爲替我們的遲遲行動作辯解，我們常常互相說：“我們應該先準備我們……”而這已然并不如此其壞。

可是，空氣裏面顯然有了一些什麼移動的東西。這東西突然把我們推上了革命宣傳之路。衝突并不直接發生在尼古拉也夫，而是發生在全國，而最先是在兩個首都，<sup>1</sup>牠在尼古拉也夫有了牠的響應。

1896年，在彼得堡爆發了有名的織工羣衆的罷工。這給了知識分子以生氣。因爲覺得那些強大的預備軍已在醒來，大學生們胆大起來了。暑假，聖誕節和復活節，幾十幾十的大學生回到尼古拉

---

1. 那時是：聖彼得堡和莫斯科。——M. P.

也夫，帶來了發生在彼得，莫斯科和季也夫的鬥爭的回聲。有些已被大學開除；那些不久以前還是中學學生的少年回來時是戴着戰士的光榮。

1897年二月，被監禁在彼得保羅礮台的高年級女大學生維托羅華（Vétrova）以火焚身自殺。這幕從沒有被解釋過的悲劇撼動了一切的人。暴動突發在各大學城市。逮捕，流放日見增多。

我參加了那由維托羅華事件所激起的示威運動伴隨着的革命工作。

事情的經過情形是這樣：

我同我們公社裏的最年輕的格黎戈里·梭珂洛甫斯基，那與我的年紀差不多的格黎戈里·梭珂洛甫斯基沿着一條馬路在走。

——我們也得開始幹才行，我們，我向他說。

——不錯，得開始幹，梭珂洛甫斯基答。

——可是，怎麼幹呢？

——正是：怎麼幹呢？

——最緊要的是找工人，別等別人，別求別



人，努力找工人，然後開始幹。

——我想我們可以找到，梭珂洛夫斯基說。我從前認識一個散步場的看守人，一個聖經的通家。我就去找他去。

梭珂洛夫斯基當天就跑了去找那個聖經的通家。通家早已離開那個地方。梭珂洛夫斯基只碰到了一個女人。那個女人也有一個相識：另外一個教徒。由我們所不認識的一個女人的熟人的介紹，梭珂洛夫斯基當天認識了好幾個工人，那不久就成了組織裏面的主要人物的電氣工人伊凡·安特烈維契·蒙金就是其中之一。

梭珂洛夫斯基找人後回來時，兩眼發亮：

——這，這是一些男子，一些男子哩！…

翌日，我們一隊五六個人到了一家酒店。機械的音樂憤怒地在我們頭上吼着，使別人聽不見我們的談話。

尖羊鬍的瘦子蒙金狡猾地霎了霎那隻充滿智慧的眼，親切地但也有幾分畏懼地望了望我的

---

既沒唇髭也沒鬍子的臉孔，然後狡猾地一頓一頓的，細細給我這樣解釋：

——在這種事情中，對於我，福音是猶如一塊餅。我以宗教開頭，以人生結尾。幾天之前，我曾用菜豆把整個真理曝露給了那些聖經派教徒<sup>1</sup>...

——怎麼呢，用菜豆？

——這很簡單：我把一個菜豆擺在桌上：這是沙皇；他的周圍，別的一些菜豆：這是大臣，主教和將軍們；其次，貴族，商人；這一堆菜豆呢，是小百姓。現在，我問，沙皇在那里？

那演說家指指當中那個菜豆。

——大臣們在那里？

他... 環繞着“沙皇”的那些。

——我就是這麼說的，他接說，那個人也同意。可是，等等...現在等等...

---

1. Stundistes, 專門研究聖經的一派的教徒。猶太人和墮居俄國的德國人都信奉這種教派。——M.P.

他把左眼完全閉了。停了一停。

——我用手把所有的菜豆混和在一塊…喂，我說，沙皇在那里？大臣們在那里？——怎麼找呢？他答，再看不見他們了…——正是，我說，再看不見他們了…只須把所有的菜豆弄亂起來…

我一身是汗的興奮地聽伊凡·安特烈維契講着。這，這是真理，而我們，我們是在裝狡滑，想看透，而沒結果。音樂匣子唱着；我們正在進行“陰謀”；伊凡·安特烈維契用他的菜豆破壞了階級的機構：革命宣傳…

——不過，怎麼把牠們混合起來呢？寄生蟲會吃掉牠們，事情就在這里，蒙金用了一種完全不同的聲調向我說，並且嚴肅地望望我，而且這回是用兩隻眼睛。這可並不是菜豆呢，呢？…

現在，是他，他在等我的回答了。

從這天起，我們就沒頭沒腦的投身到了工作裏面。我們既沒前輩領導我們，也沒個人經驗；可是，我相信，我們是沒感到過一次的困難或遲疑。

事情一件跟着一件連珠般地脫去，同從蒙金在酒店裏的談話中脫出來的一切一樣的不可抵抗。

在前世紀末的樣子，俄羅斯的經濟生活突然轉移向了東南。在南俄，大工廠一個一個先後建築起來，尼古拉也夫也有了兩座。1987年，人家計算在這個城子裏有將近八千的工廠工人和大約兩千的手工業者。工人的教育水平，也同他們的工資一樣，相當地提高了。目不識丁的人佔最少數。革命組織由那些正在有效地攻擊着官家正教的教派給與了以某一種程度的充實。因為沒有得到過什麼大警報，尼古拉也夫的憲兵隊平安地打着瞌睡。牠的這種瞌睡狀態幫了我們再好不過的忙。如果警察的監視一加嚴，那我們從頭幾個禮拜起就會被捕。可是，我們還不過是工兵，我們正要儘可能的利用這種情形。我們要把尼古拉也夫的工人推動起來後才去驚醒憲兵先生們。

當我結識蒙金和他那些朋友時，我叫我做列物孚。這第一個陰謀者的謊在我是不容易撤的：



十八歲時的特羅斯基

“欺騙”一些我要與之攜手共同爲一個如此偉大有意義的主義而奮鬥的人，在我是真正的一種痛苦。可是，這個假名不久就與我結了不解緣，我也就慣於與牠在一塊了。

工人們自動的跑向我們，就如我們長久以來就被在那些工廠裏面等着似的。每人都給我們帶來一個伙伴；有好幾個還帶來他們的妻子；有些年老的工人同他們的兒子一同加入我們的團體。可是，這不是我們在找工人；這是他們在找我們。年輕而無經驗的領導者的我們立刻就在我們所煽動起來的運動中失去了呼吸。最小的字都有牠的回聲。當我們在屋裏，林中，河畔舉行秘密談話和上課時，我們身邊總有二十四五個人，有時人數還要多點。多數工人資格很高，進項也頗豐富。在尼古拉也夫的那些造船廠，一天工作八小時是已然規定的事。這些造船廠的工人並不堅持罷工；他們不過想在社會關係中建立起正義。<sup>1</sup> 他們中有些自

---

1. 正義或真理，在俄文同是一字。——M.P.

---

稱是浸禮派，聖經派，<sup>1</sup> 福音派。但他們却并不是這些教派的信徒。僅僅是爲了遠開正教，這些勞動者才把洗禮當做了一個走向革命之路的短距離的驛站。在我們最初幾星期的談話中，他們之中有些還用那些教派用語。可是，不久之後，他們就幾乎大家都從那些比較年輕的工人所毫不客氣地嘲笑着的那種說法解脫出來了。

直到今天，那些最可注意的臉孔還很生動地呈現在我腦際。

——我是一個純理主義者哩，那早就拋棄了一切神祕，空想和詩意的戴低頂帽的木匠科羅卓甫曾莊嚴地說。

而當那已然有了幾個孫子的福音通家老達斯·沙維列維契不厭百回地重復開始談起那些太古基督教徒說他們的集會也是同我們的一樣祕密地舉行的時，科羅卓甫就粗暴地截住他的話說：

---

1. 見264頁註。— M.P.

---

——你的上帝的事真夠人受了！

於是，脫下他的低頂帽子，他把牠投向空中樹木當中去。一會後，他又重新去找他的“蓋腦袋”。這是發生在一座林中的沙地上面。

被一些新的情感激動了，許多工人從事作詩。科羅卓甫寫了一首“無產階級的進行曲”，詩是這樣開頭：“我們是 A 和 Z，是始和終”……

與兒子同屬於亞歷山大·列物孚娜·梭珂樂甫斯基亞的團體，同科羅卓甫一樣也是木匠的賴特南科用烏克蘭文作了一首詠卡爾·馬克思的 doumka。<sup>1</sup> 大家同聲合唱着牠。可是，賴特南科後來壞了：他同警局交結起來，把整個組織交給了警察之手。

世家出身，會寫會讀，並且讀過很多的書的年青苦力愛非木甫，藍眼金髮的高個兒，是生活在尼

---

1. Doumka 是一種紀念歷史上的事件或人物的歌詩或紀功詩。  
牠的字源 douma: 思想, 沈思, 幻想。——N.P.



古拉也夫的貧民窟。我的一家貧民飲食店裏發現了他。他是一個碼頭小工，既不喝酒也不抽煙，爲人溫誠有禮，可是在他心頭却生活着一種什麼使他陰鬱其性的祕密，雖然他還不過二十一歲。

愛非木甫立刻引了我爲心腹，告訴我說他曾同一個 narodovoltzy<sup>1</sup> 的祕密組織有過往來，并且提議我們同他們去發生關係。

我們一道是三個，蒙金，愛非木甫和我，在喧嚷的“俄羅斯”酒店裏聽着震耳欲聾的音樂匣子鳴茶等着。末了，愛非木甫用簡單的一眼指給我們一位蓋着一嘴商人鬍子<sup>2</sup> 的高大而堅實的好好先生。這就是“他”。那位好好先生獨自據着一張桌子喝了長久的茶，接着穿上他的大衣，他機械地向着那些聖像<sup>3</sup> 畫了一個十字。

---

1. “人民自由”黨黨員。見233頁。——M.P.

2. 據說俄羅斯留下來的傳說。在商人階級中，年老的人是必須照某一種樣式修鬍鬚和長髮的。——M.P.

3. “聖像”是一切茅屋、大多數住宅、一切飯店、咖啡店、戲院、乃至趙家都有的。客人進門的第一件事就是向那有聖像的角落畫十字。有些人在出門時也畫一畫。——M.P.

——一個革命家也來這一套！…蒙金低聲絮說。

那位“人民自由”黨員藉愛非木甫傳達給我們一個莫名其妙的解釋推却了再同我們接近。這個故事是永遠同一個悶葫蘆似的令人難解。愛非木甫呢，他是不久就結束了他的生存：他用毒瓦斯窒殺了他自己。

那藍眼睛的高個兒大概只是偵探掌中的一個玩具；可是，我們還可以做更壞的假定…

蒙金，我已經說過是電氣工人的蒙金，曾經在他的住所裏面裝置了一個發放暗號的複雜機關以防警察侵入。

他那時是二十七歲，有點吐血；他富於經驗，充滿了實用知識，在我，他是幾乎彷彿一個老人。他為革命努力了一生，做了一生的革命者。在他第一次流放後，他又身陷囹圄，接着又被放逐。相隔二十三年後，我在喀爾夫，烏克蘭共產黨大會上重遇到過他。攪動着住事的塵灰，回溯着某些插話，

互相講述着在革命的曙光期同我們發生過聯繫的好些人的現狀，我們一塊兒在一個角落裏向登了長久。在那次會議上，蒙金被選做了烏克蘭黨的中央監察委員。憑了他一生的革命行誼，他是很配當選這個位置的。可惜的是不久以後他就一病不起了。

我們纔一認識，蒙金就介紹我做了他的一個朋友的朋友。這個朋友也是一個教派的信徒。他名叫巴白科，他有一座小屋子，并有幾株蘋果樹在他園子裏。跛腳，舉止遲緩，爲人沉着的他教會了我用蘋果而不是用香櫞下茶。

他同別人同時被捕。他在獄裏登了一些時候，接着，他又重回到尼古拉也夫。他是屬於命定要被隔絕一切的我們這一類。1925年，我偶然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個南俄工人同盟的舊會員巴白科住在孤巴省的消息。那時，他的兩腿已經不能行動。我費了好些力才得到把那老頭子移居到葉薩都基<sup>1</sup>去

---

1, Essentonki, 高加索的著名水城。——M.P.

療治的許可(1925年,這在我已然是很不容易的事了)。巴白科從新能夠走路了。我跑到療養院去看他。他不知道特羅斯基和列物孚是同一個人。我們一面回溯過去,一面還是用蘋果下着茶。隨後聽到人家說特羅斯基是一個反革命者時他大概是很驚奇了罷!...

令人感興趣的人物很多;要把他們一一列舉出來是不可能的事。在青年人當中,我們有着一個很有教育的中堅人物。他是造船工程專門學校的畢業生。對於嚮導書報,他一目就了解。這樣,革命宣傳實證上是比我們所想像的更無比地容易。我們給我們的工作的稀有成績驚住了,陶醉了。據我們所聽到的關於戰士們的活動的情形,我們知道致力於主義的工人的數目字是常由幾個單位表示着。一個革命者獲得兩三個勞動者是一種不可忽視的成功。但在我們,已經加入或想加入我們的團體的工人數目實際上却像是無限的。我們缺乏的只是領導者。寫或印的宣傳品也缺乏。在嚮導書

---

報中，我們費盡心力得到了一本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這是在敖德薩經過好幾個人的手抄成的一本舊得不堪的手抄本，裏面有着許多的闕漏和竄改。

我們不久就自己擔任了創作宣傳文字。實在說來，這就是我的著作家的工作的開端。牠幾乎是與我的革命活動的開端適合。我寫些傳單，論文；隨即我又用正楷把牠們重抄一遍以備上膠版<sup>1</sup>用。那時，誰也沒有聽說過什麼打字機。我以一百二十分的小心畫着字母。我把得到一個甚至幾乎目不識丁的工人都能毫無困難地認讀從我們的膠版印出來的傳單當做我的一種體面。每頁東西至

---

1. 膠寫器。是由一塊膠和甘油打底的平面構成。用一種特製墨水寫的原稿就貼在這塊平面上面，再用別的紙貼上去。用滾筒一滾，字就再現出來了。膠版（hectographe）是新生的革命的主要工具之一。“用正楷”是以便那些剛會認字的工人易於認讀——M.P.

---

少都得花上兩個鐘頭的工作。有時，我整個星期的曲背駝腰地去印，要去開會，幹黨務時才把身子重新直起。可是，當你從那些工廠和團體聽到人家說那些帶淡紫色字的神祕的祇是被工人們怎樣怎樣貪心地閱讀着，熱心地傳送着，熱烈地討論着時，你又是怎樣的滿足啊！工人們把傳單的作者想像成一個侵入所有工廠，洞悉所有團體中發生的事情，並且準備好二十四點鐘內用一些極新鮮的字紙去應付一切事變的神祕而有力的人物。

開頭，我們晚上在我們的房間裏面鎔解膠版材料，<sup>1</sup>印刷傳單。院子裏有人放着哨。打開的火爐裏有着火油和火柴，以便危險來時鎔燬那些犯禁文件。所有這些都是極端地無經驗的。可是，尼古拉也夫的憲兵經驗却也未見得強於我們。

後來，我們把我們的印刷器具遷移到了一個

---

1. 印過之後，用過物膠油混合物須再鎔過才好貼別的原稿——

兩目因癱放而失了明的老年工人的住所裏。他毫不遲疑的把他的地方交給了我們。

——對於一個瞎子，他曾帶着一種鎮靜的微笑說，隨便什麼地方都是監獄……

漸漸地。我們在他家裏貯蓄起一大批的紙，膠和甘油。我們夜間工作，那天花板直壓上你的頭的房間是真正有着一種可憐的赤貧神氣。我們在一座鐵火爐上燉着革命漿，隨即把牠倒在一塊白鐵皮上。瞎子是在薄暗的房間裏最摸索自如的幫助着我們。當我從膠版上揭起新印好的紙葉時，一個青年工人和一個女工就充滿尊敬的互相望着。

誰如果向這個在薄暗中一架可憐的騰寫器周圍忙亂着的青年投以“輕蔑而傲慢的”一瞥，投以一個“有理性的”人的一瞥，那我們的推翻一個幾世紀來就存在着的強固制度的念頭在他看來當是多麼荒唐而可笑嘞！然而，這個計劃却在人家指定給我們這一代人的時期中被施諸實行了：從我所說的那些夜起，直到1905，時間不過八年，直到

1917, 還不滿二十年。

在我看來，口頭宣傳所給與我的滿足似乎沒有我所能做的文字宣傳所給與我的一樣深大。我的學識不夠，並且我還不知道恰當地表現牠們。我們還不據實地去講演。只有一次在森林中舉行五一節時，挨到我發言。這使我擾亂到了極點。每一句話，在牠要經過我的喉嚨時，在我看來都是不可耐地虛偽。可是，在開會時，我們的談話有時却是頗成功的。大體上，革命工作是在開足馬力進行。我保持着，擴大着我同敖德薩的關係。有時晚上我跑向尼古拉也夫的輪船碼頭，我花一個盧布買一張三等船票，我在甲板上面最近烟囱之處找一個地方安置下我，把上衣枕在頭下，把大衣蓋在身上。早上醒來時，我已置身敖德薩，於是我便跑向我所知道的地點去。

轉來時，我在輪船上過次一個晚上。這樣，我是沒有白費我的時間。

我同敖德薩的關係出人意外地擴大了。在公



---

共圖書館門口，我認識了一個戴眼鏡的工人：我們互相凝視了一會，我們彼此猜出了我們是什麼人。他是亞爾培·波里亞克，排字工人。他後來組織了一個著名的黨的中央印刷所。我們同他的關係給我們的組織生活開了一個新紀元。幾天後，我帶了一個充滿在國外出版的違禁書報的提包到敖德薩。這是一些嶄新的封面顏色很動人的小冊子。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的打開提包去贊美我們的寶藏。這些小冊子很快地就被分發了個乾淨，並且大大地增加了我們在工人社會中的權威。

我偶然從談話中由波里亞克口裏知道了那個長久以來就在我們身邊轉着的自稱為工程師的專門技術家克南辛原來是一個老告密家。蠢而討厭的，克南辛戴着一頂有帽章<sup>1</sup>的帽子。本能地，我們不信任他了。可是，他是已經認識我們某些人，知道我們某些事。我請了他到蒙金家裏去。那兒，

---

1. 政府黨員的表記。——M.P.

---

我詳細地暴露了克南辛的職業是什麼職業，但是并不指名是他，我這樣的把他直逼得發了狂。我們威嚇他說如果他出賣我們的話我們就要對他採取一種斷然的處置。這個警告顯然是有了牠的效力。因為我們三個月中是平安無事。在我們被捕後，克南辛報復我們了：他把恐怖一個又一個的堆積在他的證人之陳述中。

我們曾經命名我們的組織叫南俄工人同盟，因為我們希望連合別的城市。我依據社會民主主義的精神起草了同盟的細則。行政當局<sup>1</sup>跑到工廠去演說，企圖打擊我們在工廠裏的勢力。可是，從翌日起，我們就用傳單提出答辯。這種決鬥不但撼動了工人社會，而且撼動了全城民衆。末了，這些毫不吝惜地把他們的傳單向各工廠亂散的革命者成了全城的話柄。大家四處談論着我們。可是，警察當局却遲遲地不發動，因為他們不相信“園丁

---

3. 在舊日的俄羅斯。這特別是指警察當局。——M.P.

家裏的那些頑童”能夠主持這樣一種戰爭，他們以為我們後面一定還隱藏有一些更有經驗的領導者在。他們大概是在懷疑那些流放過的傢伙。就是這樣，我們獲得了兩三個月的時間。可是，最後，探網顯然已經四佈，憲兵終於一個一個先後偵察實了我們所有的團體的底細。我們決定了大家分散幾個星期，離開尼古拉也夫，以使警察無從追跡。我們的決定是我回亞洛夫加家裏去，梭珂洛甫斯基亞和他哥哥走埃加特里洛斯拉夫，等等。同時，我們又堅決地決定如果有羣衆被捕的事發生，我們還是并不躲藏，讓人把我們抓去，免得憲兵好向工人去說他們的領導者是“拋棄了”他們。

在我動身之前，賴特南科堅決地要我親手交給他一包傳單。他指給了我一個約會處，時間是在晚上很遲，地點是在墳場後面。地面積雪很深。月光清明如水。墓地過去躺着一片絕對地空寂的荒地。我在指定的地方碰則了賴特南科。可是，當我把我從大衣底下抽出來的紙包遞給他時，有一個

人突然從墓地牆邊現了出來用肘子擦了擦賴特南科從我們身邊走了過去。

——這是誰？我警愕地問。

——不知道，賴特南科兩眼釘着那陌生人答。

那時，他是已然同警局有了關係。可是我呢，我却甚至連懷疑他的念頭都沒有起。

1898年正月二十八日，憲兵動手了逮捕羣衆。兩百多人被抓了去。鎮壓也就開始。囚徒之一，兵士梭科洛甫被威脅到從拘留所二層樓的走廊高處投身跳在石路上面；他因此被打得一個皮開肉綻。另一囚徒雪凡杜夫斯基在憲兵手裏得了腦經錯亂病。此外還有其他的被害者。

有許多的被捕的人是出於偶然的。有些爲我們所信賴的人背棄或甚至賣了我們。反之，有些態度可疑的人却顯示了堅強的意志。被捕人中，有一個年紀五十左右的旋盤工人：奧朱斯特·杜尼；他是個德國人；他之被捕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原故，因爲他僅僅到一個支部裏去望過兩次。他使得整個

---

監獄都聽得見的唱着德國小曲，唱着一些實在說來並不是怎樣規矩的德國小曲，用一種錯誤的俄語說着笑話，鼓舞着青年們。在莫斯科的待放所，<sup>1</sup>我們不期而同一個房間；杜尼神氣地喚着茶壺，並且這樣結束着他的獨白：“啊！你不願意來嗎！那末，就是我杜尼來找你罷！”

雖然這一幕戲是演了一天又是一天的重復地演，大家還是由衷地笑。

尼古拉也夫的組織是遭了嚴重的打擊，但牠並沒有被消滅。前仆後起，別的人立刻代替了我們。革命者也同憲兵似的漸漸地成爲更有經驗。

---

1. 被逐流刑的犯人等待被放逐往西伯利亞，或別的地方去的拘留所。——M.P.

## 第八章

### 我最初的監獄生活

在1898年正月那一網，我被捕了，可是并不是在尼古拉也夫，而是在大地主蘇珂甫雷的田莊上。吉維戈斯基在那兒充當園丁。我在從尼古拉也夫到亞洛夫加的路上跑去看他：我身邊有着一個塞滿手抄本，圖畫，信，以及其他許多違法文件的大皮包。入夜之前，吉維戈斯基把那包危險物用椰菜藏到一條坑裏，黎明之際，因為他要去種樹，他便從坑裏把牠拿出來以便交還給我讓我工作。恰在這時，憲兵便襲住了我們。吉維戈斯基剛好來得及

把那包東西丟在門口一隻充滿了水的大桶後面。他又居然得到了機會向那在憲兵的監視下給我們開飯來吃的女管家耳語說必得把那包東西拿去好好地藏起。那老太婆因為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便把那個包裹埋到園中雪地裏。可是，春天一來，雪溶草長，那被春水脹得滿滿的皮包便露出來了。我們正在獄中。夏天到了。一個工人跑到地主園裏去刈草；他的兩個在他身邊玩着的小孩子發現了那個包，把牠交給了他們的父親；這位父親把他送到主人家裏；害怕極了，那自由主義的地主立刻跑到尼古拉也夫，把那些文件交給憲兵隊長。那些手抄本的筆跡作了好幾個人的“犯罪”證據。

尼古拉也夫的舊監獄是一點都不適於收容政治犯，尤其是不適於收容我們這樣多的政治犯。我和青年裝訂工人易牙維契同一間獄室。房間很大，簡直可以住上三十個人。房間裏面空無一物，爐火彷彿死灰，你幾乎覺不到一點暖意。門上一個小門臨一條直臨院子的走廊開着。時間正是正月大凍

天氣。晚上，人家給我們在地上安置一床草褥過夜，早上六點鐘人家又把牠拿去。起身，穿衣，這簡直是一種刑罰。披着大衣，戴着無緣帽，穿着樹膠鞋，我和易牙維契並肩地坐在地上；背靠微溫的火爐，我們打着瞌睡作一兩個鐘頭的夢。這大概就是一天中最好的辰光。人家不傳我們去審。我們一面沒頭於我們的回憶，推測，希望，一面從這一個角落跑到那一個角落的跑着取暖。三個星期便這樣過去了。接着，來了變化。人家吩咐我把我的衣服等件帶在身邊到監獄的書記室去，在那里，人家把我交給兩個高大的憲兵，這兩個憲兵用車子將我移解到了凱爾遜的監獄。這個監獄是比尼古拉也夫的還要古舊。獄室廣闊，可是牠的窗子却很狹小，并且裝有一排粗大的鐵柱子，只有一點兒的天光透露得進。我沒有最小的一點兒的慰藉，我的孤獨是完全與絕對。沒有散步，沒有鄰人。從那因防冬而塞住了的窗子，<sup>1</sup> 你什麼也看不見。我同外界是

1. 在俄羅斯，冬天是窗上又加一扇玻璃的，在兩窗之間，人家讓



---

完全隔絕。我既沒茶，也沒糖。囚徒的菜湯是每天晚飯時分送一次。一份裸麥麵包和一點鹽供我作為早晚餐用。我長時間的獨語着問我有不有權利減少晚上的份子去增加早上的。我早上有過的動機晚上在我看來是不合理而罪惡。吃晚飯時，我憎恨着早上吃早飯時的那個我。我沒有替換的衣服。三個月間，我穿着同一身裏衣。我沒肥身。你在監獄裏面碰得到的寄生物吞噬着我。我迫着我依着對角線去走一個一千一百一十一步。那時，我是十九歲。我的寂寞是如此其絕對，無論何時無論何地我都沒認識過這樣的寂寞，雖然我後來曾坐過二十多次的獄。我沒有書，沒有筆，沒有紙。獄室悶不通風。我可以從那個有時跑來看我的副監獄長的鬼臉判斷出人家所呼吸着的空氣。我慢慢地咀嚼着一小片的監獄麵包，成對角線的來回走着做詩。

---

常是安上一厚層棉花，有的甚至安上一些監着亞硫酸的瓶子以吸散溫氣。——M.P.

---

我把人民主義者的創作品，“粗棍歌”（Doubinouchka）再做一遍，把牠化成一隻無產階級的歌：機器歌（Machinouchka）。我又做了一首革命的“Kamarinskaia”。<sup>1</sup> 這幾首很平凡的詩後來真是流行一時。人們在各種集子中將牠們展轉翻載直到現在。可是，有時孤獨的痛苦殘酷地咬噬着我。於是，我更確信我強迫我的破舊鞋底去踏一千一百一十一步之無用。在第三個月月終，當監獄麵包，草蓐，虱子對於我已經成了同日與夜一樣平常的生活要素時，一天晚上獄卒們把一大堆來自另外一個幻影世界的東西送到了我的房間裏：清絮的衣服，被，枕頭，白麵包，茶葉，糖，火腿，罐頭食品，蘋果，甚至還有顏色鮮豔的橘子……就是現在相隔三十一年之後，我列舉這些奇異的東西時心頭還是覺得感動，我甚至還發現我忘記了一罐蜜餞，一塊肥皂和一把梳子沒有說。

---

1. 很著名的民間跳舞曲名。——M.P.

——這是你母親給你送來的，副監獄長向我說。

那時，我還不大懂得觀察人的心理，可是，由副監獄長的口氣，我立刻就明白他是已經得到一筆賄賂。

不久之後，人家用船把我遞解到敖德薩，將我安置在一座幾年前依照近代技術最近方法建築成的分房制的監獄裏。坐過尼古拉也夫和凱爾遜的監獄後，敖德薩這座監獄在我看來簡直是一座理想的監獄。囚徒們間的叩壁通信，傳遞小字條，打“電話”或簡單地說從窗子裏叫喊，總而言之，所有用來聯絡的一切方法都是幾乎常常被使用着。就是用叩壁的方法我把我在凱爾遜做的那些詩傳達給了我的那些鄰人；他們呢，回答我以調查，報告等。從窗子裏，我由吉維戈斯基口中知道我的那包文件是已經到了憲兵手裏，因此我就很容易的給了那企圖來陷害我的陸軍中校特拉留加的計謀一個打擊。當然，我們那時是還沒有決定在審訊時

拒絕回答一切，同我們幾年後一樣。

自從春天發生在全俄羅斯的運動遭了挫折以來，獄中便充滿了人。1898年三月一號，社會民主黨在明斯克開成立大會，那時我方在凱爾遜獄中。出席這次會的共九人。這次大會不久就沉沒到了逮捕的波浪裏。幾個月後，人們就不再談牠了。可是，這次大會的結論後來是記載在全人類的歷史裏……大會所採用的宣言這樣描畫着政治鬥爭的遠景：“……愈從歐洲走到東方，從政治的觀點上講，資產階級愈是卑賤而無出息，所以落在無產階級身上的政治的和教育的責任也就愈是重大。”歷史地講，宣言的作者是那隨後就成了自由主義的領袖，後來又成了一個反動宗教與君主政治的政論家的著名的彼得·史特盧維（Pierre Strouvé）這事是希奇而有趣的。

在我在敖德薩獄中的居留期的頭幾個月中，我沒有收到過外面的書，我是迫得以監獄裏的圖書館自足。這個圖書館以出版年代已古遠的保守

精神十足的宗教與歷史雜誌最多。我不倦不疲地就讀着牠們。我認識了古時和現代的一切教派與邪說，正統教的特權，可以引來反證天主教，基督教，託爾斯泰主義，達爾文主義的重要論據。基督教的精神，——“正教雜誌”裏面寫道，——是愛那些真實科學，而特別是宗教的精神上的同宗的自然科學。巴拉的牝驢，那開口與這個先知辯論的牝驢的奇蹟，即使站在自然科學的觀點上講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因為會說話的鸚鵡乃至金絲雀實際上是存在的。”總主教尼喀羅的這個論證佔據了我整整幾天的心神，有時我甚至晚上都想着牠。關於魔鬼，魔鬼之王撒但，和魔鬼的黑暗之王國的研究常常來襲擊我，使一個考究着幾千年來編纂成的胡說八道的純理主義的年青腦子奮興。對於天堂，牠的內部構造，牠的所在地點作了一翻長期的研究後，我看見這個愁人的指示：“人們一點也不知道天堂的所在地。”吃飯，喝茶和散步時，我反復着這話：天國在南緯抑在北緯幾度，關於這點誰也不能

確實地指出。一有機會，我就找憲兵隊的下士米克林辯論神學問題。米克林是一個滿腹聖經，對諸菩薩虔誠已極的兇惡而虛偽的貪利之徒。他一面帶着他那些鑰匙非常快地爬着發響的鐵扶梯，一面喃喃地哼着讚美歌。因為想感動我，他曾向我說道：

——僅僅因為不說“神之母”而說“基督之母”這一句話，邪教徒亞里虞士就腹裂死了。

——可是，既然這樣，為什麼現在的邪教徒又都安全無事呢？

——現在，現在……，米克林帶着一種生氣的神氣答，現在是時代不同了。

我的從村子裏來的姊妹受了我之託給我帶來了外國文的四福音。利用着我在學校裏所獲得的關於德法兩種文字的知識，我一節一節地對照着讀了英文和意大利文的福音書。這樣，四個月中，我就進了很大的步。可是我必須聲明的是我的語言學者的能力是很平常的。直到現在，我還并不精通任何那一種外國語言，雖然我曾在歐洲各國生

---

活過好幾年。

囚犯會見親友時，他們就走進一些狹小的木籠裏去，一些被兩扇鐵柵與來訪者隔絕着的木籠裏去。我父親第一次來看我時，他以為我是整個監禁期間都得登在那個狹小的木籠裏的。一陣戰慄使他的舌頭失了作用。我問他時，他只動動他的蒼白的嘴唇以當答語。我永遠不會忘記他那時的臉孔。我母親來看我時，她是已然預先知道，所以她是比較平靜一點。

世界大事變的回聲在破碎不完的形式下達到我們。南非洲之戰僅僅觸了我們一觸。我們還是道地的外省人。我們喜歡以大資本必然地戰勝小資本的觀點去解釋英國人向波埃爾<sup>1</sup>開的戰。那時正達到了牠的最高點的特萊許斯 (Dreyfus) 事件以牠那動人的性質不時來惹我們激動。一天，我們

---

1. 波埃爾 (Boer, 荷蘭名。意即農民)，南非洲之荷蘭裔移民。

---

當中有了一種謠傳說法國發生了政變，說王權已經重新建立起來。一種難以言語形容的恥辱之感抓住了我們。爲了平息囚徒們的叫喊與打門擊壁，憲兵們不安的在走廊裏鐵梯上跑來跑去的跑着。他們以爲我們還是在因爲一頓用不大新鮮的食料做成的飯不滿。可是不，是政治犯在激烈地抗議法國君主政治的復興。

神學雜誌上那些論互助團<sup>2</sup>制度的文章使我感到了興趣。這種奇異的潮流是從那里來的呢，我自問着。馬克思主義怎樣解釋這呢？我一面相對地反對着歷史的唯物論，一面擁護着歷史要素之多樣性的學說。這種學說我們知道在社會科學中直

---

1. 互助團 (Franc-maconrie, 即英文之 Freemasons) 係一種秘密團體。團員散處世界各地。互以暗號相通。互助團的團員應當互相友愛。互助。無論是在什麼地方。屬於什麼民族。什麼社會階級。入團必須經過入團的儀式；團員必須發誓不洩漏團體的秘密——云。



到現在還是很流行的。人們說他們的社會活動的各種相就是要素，他們給這個概念以一種超社會的性質，然後他們又拘泥地把他們自己的社會活動解釋做這些獨立不羈的力的相互作用的一種產物。這些要素是從那里來的呢，換句話說自從原始人類以來牠們是在怎樣的條件下發展的呢？官式的折衷學派僅僅止於這一問。我在我的獄室中熱心地讀了又是黑格爾老門徒又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意大利人安多里若拉補黎約拉（Antonio Labriola）兩篇很有名的論文，兩篇譯成法文侵進獄裏來的論文。同拉丁種的少數著作家一樣，拉補黎約拉也掌有着唯物辯證法，若不是在他所不大行的政治上，那至少是在哲學和歷史的領域中。在他那好涉獵的說明中是有着一些真正的透徹處。他冠冕堂皇地向那高住在歷史的奧林薄（Olympe）山，從那兒掌理着我們的命運的要素之多樣性的學說算着帳。雖然從我讀他那兩篇“論文”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三十年，他的思想的一般歷程是還深鑿我的

腦際，有如一個濫句：“觀念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在讀過那兩篇論文之後，俄國的要素之多樣性的理論家，拉夫洛甫(Lavrov)，米喀衣洛甫斯基(Mikhailovsky)，加雷葉甫(Kareiev)和其他的人在我顯得就不行了。更更後來，我簡直就不能了解那些被德國人斯達列(Stamler)教授那本無益的書：“經濟與法律”所影響了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本著作是為給那穉邁實際只是一個村學究腦中的一種生動過程的印象的萬古不變的範疇之圈，從變形蟲來到我們；越過我們的自然的大潮流開一條路而做的無數企圖之一。

恰在那個時期，我對互助團制度感到了興趣。好幾個月中我都是用心地讀着親戚朋友們從城裏給我帶來的關於互助團員的歷史的書。商人，藝術家；銀行家；官吏；律師；他們為什麼，抱着什麼目的從十七世紀的開端決定了叫自己做“泥水匠”，<sup>1</sup>

---

<sup>1</sup> I. Macon (泥水匠)即 fraCn-macone (自由泥水匠)：互助團員。——宗。

把中古時代的組合的儀式重新建立起來呢？這種奇異的假面會是從那里來的呢？畫圖愈來愈見鮮明地展開在我眼前。從前的組合并不僅僅是一種生產的集團；牠也是一種有牠的道德和風俗的組織。牠支持在整個市民羣衆的生活上，特別是支持建築業的半手工業者與半藝術家的組合上。組合經濟的崩壞顯示着一個剛把中古時代留在牠的後面的社會的道德的危機。新道德的形成比舊道德的破壞慢得多多。因此就來了在人類歷史中所常見的那種保存道德紀律的形式的企圖。在這種道德紀律的形式下，歷史過程是早就把社會基礎，即生產的組合基礎掘毀了。專重效果的互助團制度變成了一種專務理論的互助團制度。可是，同在這種情形下所常有的事一樣，生自道德與風俗的形式，人們企圖給他們自己保存着的形式，却力取得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內容。在互助團的某些支部中有了許多封建制度的反動要素，例如在蘇格蘭的儀式中就是這樣。十八世紀時，有許多地方，互

---

助團的組織用一種從事教育的戰鬥傾向，一種開明主義<sup>1</sup>似的東西充實了牠們自己，串了牠們革命前的脚色；在牠們的左翼還有一種向炭夫黨<sup>2</sup>的進展。路意十六是互助團員，可是那位發明斷頭台的季約丁醫生也是互助團員。在南德意志，互助團帶上了一种鮮明的革命性質，牠在喀德鄰二世的宮中開了一個貴族與官僚宗教政治的假面會。互助團員洛維科甫<sup>3</sup>被互助團的女皇流放到了亞伯利亞。

如果現在，在穿已經縫製完成的廉價衣服的

---

1. 開明主義(illuminisme)係一種希望以社會改良使人類及社會益臻完善的主義。

2. 炭夫黨(Carbonari)是一個有名的秘密政治團體。十九世紀初創於意大利。牠的主要目的是在得到自由主義思想和意大利統一的勝利。因為黨員起初集會是在林中故有“炭夫”之稱。

3. Novikov,受了西方影響而在俄羅斯發達起來的自由主義思想先驅代表之一。——M.P.

---

時代，幾乎沒人再想去穿他祖父的大禮服把牠直穿到破，那末正相償地，在思想的領域中，大禮服和膨膨裙<sup>1</sup>却還是很時新的。意德沃羅基的衣櫃從一代傳到一代，雖然祖母們的枕頭和被褥是已經有了一種酸味。就是那些被迫得徹底地去改變他們的思想的人也常常是把他們的思想夾在舊的形式裏。那發生在我們的生產技術上的革命是比發生在我們的思想技術上的革命有力多多。在我們的思想技術上，人們喜歡把舊的衣服修補修補，把裏子翻轉來當做面子穿而不願意做一兩件新的。這就是法國那些小資產階級的議會主義者一面竭力以某種表面的人間道德關係去同現代關係的離解力相對抗，一面又找不到一點好的方法只有把白帷裙穿起來，兩腳規或垂準線拿起來的原故。實在說來，這樣的作，他們是並沒有去建築一座新建築物的意思，他們不過是想鑽進議會和內

---

1. Crinoline, 用鋼箍張開的闊而發鼓的裙子。

閣制度的古老建築物裏去而已。

因為在獄中要想得到一個新的寫字簿是必須把用過了的交還人家去的，我就爲了我的互助團的研究預備一本編了號數的一千頁厚的簿子并且用很小的字把許多書的摘要加上我自己對於互助團制度和唯物史觀的感想寫在那上面。

這個工作佔據了我將近一年的時間。我把能中入意的幾章謄寫在違法的簿子上；檢閱一遍之後我就把牠們送給我鄰室的朋友們去看。我們應用一種很複雜的方法傳遞牠們，這種傳遞方法我們美其名稱之曰：“電話”。當收件人的房間離我的不很遠時，他就把一件重東西繫在一根小繩子上，把臂穿過鐵格儘可能地遠的伸到窗外，然後把他的拋射體一旋投出。因為我們是預先就用叩壁的方法約好了的，我把一個掃帚儘可能地遠的伸在外面，當他的繩子纏繞到了掃帚上時，我就將掃帚收回，把我的手抄本繫上繩端。當收件人的所在地太遠時，東西就一站一站地傳遞，這不用說是很麻

煩的。

在我在敖德薩獄中的居留期快終了時，那本經過憲兵隊長烏索夫檢查並且簽過字的大簿子是已經成爲一種博於歷史邃於哲學的真正寶藏。我不知道現在人家能不能夠照原稿一字不易地把牠印出來。在我寫那本東西時，我關於各種領域，各種時代，各種地方的東西懂得太多，所以我害怕的是我在我的第一本著作裏不曾一氣說得太多。可是，我以爲那些基本觀念和結論却是正確的。那時，我已然覺得我的立場是十分堅定，並且愈當工作前進，這種感覺也就愈形強烈。現在，如果能夠重新得到那本大寫字簿的話，那我就是花很高的代價都很願意。當我被流放時，我曾把牠捆在我的衣服包裹；實在說來，我在亞伯利亞是已經停止研究互助團，因爲那時我正從事學習馬克思的經濟體系。在我脫逃到國外後，亞歷山大·列物孚娜就從流放地把那本簿子寄給我父母，我父母1903年到巴黎來看我時然後把牠轉交給我。這本簿子後

來是同我的全部亡命者的平凡文庫留在日內瓦，當我在違法的情形下動身到俄國去時，牠就留在火花報的根據地，這地方對於牠就是一座墳墓。在我第二次從亞伯利亞脫逃後，我企圖找回我的著作，可是徒然。大概是瑞士那位受託保存文庫的女房東把那本箒子生火或當別的用去了。我忍不住向這個可敬的女人責備了幾句。

事情是因為這種在獄中，在我手頭只有很少的幾本書的獄中做的互助團的研究於我是有益的。直到那時，我還是茫然於馬克思主義著述的真髓。安多里若·拉補黎約拉那兩篇論文有着哲學論說的性質。牠們假定一些我所沒有，必須我以臆測去加以補充的觀念。讀完拉補黎約拉的東西時，我滿腦子都是假定。我所作的關於互助團的研究供我作了證實我自己的臆測的價值之用。我沒發現一點新的東西。所有我所領會了的方法論的結論是早就已被發現並且已被實地應用。我呢，我摸索着，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是用我自己的力量去發現



牠們，應用牠們。我以為這對於我後來的意德沃羅基的發展的全過程是很重要的。我後來在馬克思，恩格斯，布列哈諾夫，梅林的著述中發現了那在獄中在我看來是確定的東西的原來只是一種還待證明，還須加以解釋的簡單臆說。起初，我不消化歷史的唯物論的獨斷的形式一方面。我開頭看到的辯證法並不是抽象的定義，而是彷彿一種活的方法，這種方法是我在歷史過程中所發現，也是我所想懂得的。

就是在這個時期；革命浪潮開始在全國高漲。歷史的辯證法稱心但是實際而大規模地工作着。學生運動轉為示威運動。哥薩克兵用他們的鞭子鞭撻着大學生。自由主義者因為受苦的是他們的兒子而生了氣。社會民主黨一面漸漸與工人運動合而為一，一面力量漸漸增強。革命再不是知識階級的特權事業了。入獄工人的數目是漸來漸多。雖然踞處獄中，大家仍都感覺高興。在第二年快終了時，我們得到了關於南俄同盟事件的判決：四個主

---

要被告流放西伯利亞東部四年。判決之後，我們又在莫斯科的待放所登了六個多月。這對於我是一個孜孜不倦地從事於理論研究的時期。我第一次聽到談列甯，研究他的新出版的那本論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書，就是在那裏。不久以後在日內瓦出版的我的那本關於尼古拉也夫的工人運動的小冊子也就是在那裏寫的。我們離開莫斯科的待放所時是在夏天。我們在別的監獄中小憩了好幾次。1900年秋天我們才到達流放地。



## 第九章

### 第一次流放

我們順列那河而下。水流慢慢地推送着好幾隻滿載囚徒與護送兵士的平底方篷小船。晚上很冷，我們用以蓋身的大衣黎明時總要披上一層薄霜。途中，每到一個預先指定了的村落前，人家就送一兩個罪犯上陸。直到烏斯特古鎮，我記得我們是船行了將近三個星期。人家把我和一個自從尼古拉也夫事件以來與我很接近的女人留在那裏。亞歷山大·列物孚娜是南俄同盟的重要人物之一。她對於社會主義鞠躬盡瘁之心，對於個人利益的

絕對不顧之概給她樹起了一種不能有異議的道德的權威。共同工作把我們密切地聯在一道。爲了免被各人流放一方，我們就在莫斯科的待放所結了婚。

烏斯特古鎮共計有一百多家小屋。我們住在鎮的盡頭，我們的周遭是樹林；下面，是河。向北望去，列那江畔有人開墾着金礦。整個江面都有着一層金色的回光。我們所在的那個鎮是認識過好辰光，凶淫樂和搶劫生活來的。可是後來牠變聰明了。只有酗酒依然存在。我們那座小屋的主人和主婦常是大醉不醒的喝着酒。遠離世界，遠離一切的狹窄而黯淡的生活啊！晚上，螻蛄在桌子上床上爬着，牠們直爬到你臉上，牠們以令人不安的索索聲充滿一屋。你不時得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氣離開屋子，把門大大開着。夏天，你就被特黎普斯<sup>1</sup> 苦惱

---

1. 特黎普斯 (Thrips) 據 Larousse 字典就是一種“以刺吸取植物之汁爲食，有時并且襲擊穀物的直翅類蟲”。據此，我們就可以知道牠們是一種既不愛惜人也不愛惜獸的虫類了。——M.P.

音，牠們能夠用牠們的刺活生生地刺死一隻迷失在林中的母牛。本地居民都用一面馬毛製的塗油的網幕着臉孔。春秋兩季，全鎮總是淹沒在泥濘之海中。

然而，自然却是很美麗的。可是，那幾年中，牠對於我殊沒多大魔力。如果把時間與注意力花在歎賞自然上，我一定會感到懊悔。我生活在林與水之間而幾乎沒注意過牠們。書與人事吸引住我。我一面研究馬克思，一面趕着那些鑽進書葉子裏來的螻蛄。

列那河是流放者的水上交通孔道。那些流放期滿的人就沿這條河流南行回國。流放者窟，隨革命浪潮之高漲而增加起來的流放者窟間之聯繫是幾乎從沒間斷過。往返書信有時簡直就是一些理論論文。人們頗容易從伊爾庫次克的省長得到移居的允許。亞歷山大·列物孚娜和我，我們決定搬到東去兩百五十凡而特的伊林江畔去住，那兒有我們的朋友。我在那兒一個商人傢裏作了短時期

的會計。那是一個財產在百萬以上的大富翁。他的皮貨公司，商店，酒店散佈在一塊面積等於比利時與荷蘭的面積的總和的廣闊地面上。這是一個強有力的商業封建諸侯。成千成萬的東庫斯人都是他的掌中物，他叫他們做：“我的小東庫斯”。他不會簽字，他畫一個十。他終年慳吝度日，可是他却花上幾千幾萬盧布到尼幾尼·洛孚戈羅市去尋樂。一里佛<sup>1</sup>的膽登了六個星期。一天，我開貨單時把我在他家裏纂寫作了一蒲特，我把這個過分的帳目發寄給了遠地一家商店。這麼一來，我的名譽可糟了糕，於是我算還我的尚未支完的薪水。我們仍回烏斯特古。時節正是殘酷的冬天，寒度直達到了列氏表的八十度。我們的雪橇的御者用他的無指手套拔除着懸在馬嘴上的冰條。我的膝上有着一個十個月的小女孩子。她藉一根套在她頭上的皮裘管呼吸着。每到一站，我們就不安地把她從包被

---

1. 一里佛(Livre)約409格蘭姆；一蒲特(四十個里佛)約十六基羅格朗姆強。——M.P.

中抱出來。然而，這次旅行却是平安無事。可是，我們在烏斯特古并登不長久。幾個月後，省長允許了我們到南部的凡爾科倫斯克去住，那個地方也有我們的朋友。

那兒，在流放者羣中，貴族階級是由那些因爲在西伯利亞時間久而自己差不多能成家立業了的老人民主義者代表着。少年的馬克思主義者形成一個不同的社會。在我在這個北國的逗留期間，同盟罷工者，偶然被從羣衆生活中拉出來的大都沒有多少知識的工人開始一個一個先後來到。對於他們，流放是一座政治與一般教育的學校，是一座沒有什麼能酬報其功勞的學校。

在人們迫得成堆成堆地相處的地方常有的事一樣，意德沃羅基的紛爭與個人的不睦相錯雜着。這種衝突，尤其是那種含着浪漫動機的衝突往往一變而爲悲劇。因此也就常常發生自殺。在凡爾科倫斯克，我們輪流着竭力想去喚醒一個季也夫籍的大學生。我曾在他的桌子上看見過一些發亮的



鉛屑。後來大家才知道這是他給一枝獵鎗製子彈時所銼下來的。我們沒有救到他。將鎗口抵住胸膛，他用一隻足指撥動彈機把自己打死了。我們默默地把他葬在一個高岡上。我們遲疑着致悼辭，因為害怕說些言不由衷的話。

在所有流放者的居留地都存在着自殺者的墳墓。有些罪犯，尤有是那些住在城市的，消滅在環境中。有些沉溺在酒海裏。只有一種力圖自己精進的工作能夠救你，在流放期間是這樣，在監禁期間亦然。應當附帶說句，那時努力研究理論的差不多只有馬克思主義者。

在遙遠的那幾年中，我在列那的大路上認識了後來要在革命中串很重要的腳色的道辛斯基(Dzerjinsky)，烏利斯基(Ouritsky)，和別的幾個青年革命者。每批新的流放者都是被我們懷着十二分的切望期待着。在一個黑暗如漆的春夜裏，春水氾濫的列那江畔，一堆柴火之傍，道辛斯基給我們讀了他自己的一首用波蘭文寫的詩。他的臉孔

---

和聲音是很美麗；詩却平常。就是這個人的生活也是一首最生硬的詩。

才到烏斯特古不久，我就作了伊爾庫次克一個叫做 Vostotchnoié Obozrié<sup>1</sup> 的日報的撰稿人。這是一個合法的地方報，是一些被流放的老人民主義者所創辦的，可是有時牠也會落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我開頭是投一些鄉村新聞去。第一篇稿子在我的切望中發表了。那些編輯者鼓舞我。於是，我就直至於做起文學批評和政論來了。

爲找一個假名，我偶然翻開了一本意大利文字典。我發現了Antidoto<sup>2</sup> 這字，於是我好些年中都署名我的文章爲安底·多都，快活地向朋友們解釋說要把馬克思主義的解毒藥輕輕投進那合法報紙裏去。

突然，也不通知我一聲，報館倍加了我的稿費：兩個戈比一行的改作了四個戈比。這是成功的

---

1. 東方雜誌。——M P.

2. 解毒藥。

鐵證。我在我的文章中談着農民階級，俄羅斯大作家，易卜生，哈普德曼，尼采，莫泊桑，哀斯多尼葉，雷昂尼特·安特烈夫和高爾基。晚上，我塗鴉着我的原稿，搜索着一個不可少的意思或一個我一時想不起的字眼過夜。我做起著作家來。

從1896，我企圖過擺脫革命精神的時代，和1897，我雖然一面還反對着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一面却已然證實了牠的正確的年頭以來，我的成就是頗大的。在我的流放期前後，馬克思主義對於我已經斷然成爲我的哲學與思想方法的基礎。在西伯利亞，我曾企圖以我所消化了的觀點去研究那所謂人類的“永久問題”：愛，死，友誼，樂觀，悲觀等等的問題。隨着時代與社會環境之不同，人類的愛，憎與希望的方式也各異。同一株樹用牠的根吸取土地之精華以營養牠的葉，花與果實一樣，人也從社會的經濟基礎中去找一種食物以營養他的情感與思想，即使是那些“崇高的”思想，情感。在我當時那些文學論文中，我其實並不單只研究一個

問題：個人與社會的關係。這些論文被重印在我的全集的一卷中時間并不很久。如果我此刻要寫牠們的話，我一定要別樣地寫。可是，我決不會把內容變更。

公開的或合法的俄國馬克思主義當時經過着一個可怕的危機。現在，我由經驗知道新的社會需要是怎樣毫不客氣地把一塊完全預備當做別的用的理論之布剪裁成一套意德沃羅基的制服。直到1890年前後，俄國極大多數的知識分子是輾轉在人民主義的污泥中打着滾，同牠一致否認資本主義的進步與理想化農民的土地共有制。但資本主義却敲着大家的門，預允給知識分子以各種的利益與一個重要的政治地位。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爲了擺脫人民主義所繫在他們與一個可厭的過去之間的臍帶是正需要馬克思主義的利器。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在世紀末那幾年中迅速而勝利地流行的原故。可是，馬克思的學說才剛剛達到這種初步的結果牠就已然束縛那些知識分子了。當

問題在於證明資本主義的發展方法是有着一種進步的性質的時候，辯證法是好的。可是，問題一到這裡就開始了資本主義的革命的否定，辯證法變成了束縛人的東西，於是，人家立刻就宣告牠是錯誤的。在兩個世紀的分界線上，——牠對於我是與監禁和流放的幾年相符合的，——俄國的知識分子經過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嚴重時期。他們消化那擺在眼前的資本主義的歷史證明却吐出那些反駁資本主義的革命結論。由這些迂回曲折的道路，人民主義的知識分子變成了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

在歐洲製造的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於是便在俄羅斯找到了一些與牠所能有的價值完全無關的廣大銷路。這只須一提伯因斯坦<sup>1</sup>在那些從社會主義通到自由主義的人當中成了一個最受歡迎的人這事就夠。“規範”哲學<sup>2</sup>漸漸地比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佔優勢。那開始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形成的輿論不但是需要一些嚴格的規範來對抗專制政治

1. 伯因斯坦(E. Bernstein, 生於1850), 德國社會學家, 哲學家與社會民主主義者。1880年, 在俾斯麥的特別法打擊下出亡瑞士。後來在倫敦與恩格斯共同從事於馬克思著作的出版, 他是: 1901年的大赦者, 1902年的德意志帝國議會(Reichstag)議員。德國第一次革命期間的財政次長, 1879到1888年的“社會民主”(Sozial-Demokrat, 那時是一個不合法的機關報)的編者, 接着“前進”(Vorwärts)的編者, “修正派社會主義”的理論家。1898年他果然在“新時代”(Neue Zeit)上發表了一大串論文, 他在這些論文中修正着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 經濟的與政治的基礎, 企圖以一種階級妥協的理論去替代牠們。他曾被考茨基, 布列哈諾夫, 羅沙·盧森堡與 Parvus 駁得一個體無完膚。1899年, 他說了許多這一類的話: “在政治領域中, 我們看見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的特權在民主制度的進步之前漸漸地消滅了…”(原文是這樣講的!) “政治大災變的必然和偶然消滅了…” “運動就是一切, 通常所謂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是沒一點兒的價值…”(理論的社會主義與政治的社會民主主義), 這就是修正派社會主義的“理論家”! 大戰後, 在與那些相因而至的革命同像是一種“政治大災的”大戰後, 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其在海得爾堡投票表決的 1925年的新綱領中正式并且完全地採用了這位“理論家”的觀念。去年正月六日, 許多地方的社會主義者曾經藉他, 伯因斯坦, 馬克思主義的否認者八十年生的機會大大地慶祝過他的“成功”。——M.P.

1. 是一種在羣衆的需要, 中等階級的欲望和已成制度之間尋求“規範”(Normes)的哲學, ——M.P.

---

與其官吏的專橫，並且是需要牠們來對抗革命羣衆的暴發。康德就是能夠達到推翻黑格爾也不能長久立脚。俄國的自由主義形成很遲，並且一形成就生活在一塊火山岩上。無上命令對於牠是一種太抽象的，少前途的保障。對抗革命羣衆必須用更有力量的方法。先驗的觀念論者漸漸進化成爲正統的基督教徒。政治經濟學教授波爾加科夫<sup>2</sup>以在土地問題上對於馬克思主義加以一種修正開頭，經過自由主義而終於穿起教袍：這在他不過是幾年的工夫。

在本世紀的最初幾年中，俄羅斯是一間廣大的實驗室，一個社會的意德沃羅基在那兒逐步精進着。我所奉獻給互助團歷史的研究充分地武裝了我，使我能夠明瞭觀念在歷史過程中的副作用。“觀念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我也跟着老拉補

---

2. Boulgakov, 現在在巴黎的俄國教士,熱心的說教者,據人家說。好幾本宗教哲學的著作的作者,——M.P.

黎約拉反復地說。

問題再不在於一種純粹的科學研究了；必須在政治上選擇一條路。人家在各方面對於馬克思主義所作的修正同幫助別的許多青年革命者一樣，幫助了我集中我的思想與磨利我的武器。我們不但需要馬克思主義來和那輕微地影響了我們的人民主義決絕，而且需要馬克思主義來向資本主義作一種無情的鬥爭，並且就在牠的根據地。

反修正派社會主義的鬥爭給了我們以煅煉，不但是在理論上，而且是在政治上。我們漸漸變成無產階級的革命者了。

同時期中，我們與左翼的批評撞了一個滿懷。大概是在北部薇里郁斯克一個很遠的居留地罷，有一個流放者，他的名字馬喀衣斯基這五個字很快地獲得了一種頗大的名聲。馬喀衣斯基是從批評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開端。他的以訐發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為目的的第一本膠版印的小冊子在我們流放者的居留地獲了一種大成功。



第二本小冊子是對於馬克思的經濟體系的批評，並且歸結到這個意外的結論：社會主義是一種建築在職業知識分子榨取工人階級的基礎上面的社會制度。在第三本小冊子裏，馬喀衣斯基以無政府工團主義的精神否認了政治鬥爭。列那河的流放者的全副注意力被他這幾冊東西吸引住了好幾個月。對於我，這是一劑預防那在否認方面很行，在實際的結論方面却缺少生氣甚至顯得懦怯的無政府主義的強有力的血清。

在莫斯的待放所，我曾第一次碰到過一個血肉之身的無政府主義者。這是一個小學教員，名字叫做盧其隱，是一個緘點寡言性質乖張的傢伙。他在獄中對於刑事犯有着一種顯著的偏好，很有興味地聽他們講述謀殺和盜竊事件。他不大喜歡參加理論的討論。只有一次，因為我逼着他，問他在一個自治的共產集體中鐵路要怎樣管理，他才回答我道：

——別見鬼罷！將來，在無政府社會中，我為

---

什麼還要去管他媽的什麼鐵路呢？

這個回答對於我已經十分夠了。

盧其隱企圖把工人拉到他那邊去，於是，我們之間，一種隱祕的鬥爭便開始了，我們便互相仇視起來了。

到西伯利亞去時，我們是與他同路。這是河水氾濫的時期。盧其隱決定要坐小船渡過列那河。他喝得個酩酊大醉。他向我挑戰，問我敢不敢同他一道過去。我接受了這個冒險。大水夾着棟樑，死獸奔流；激浪漩波洶湧。河是平安地過去了，但是有點心驚。盧其隱帶着一種憂鬱的語氣稱了我一聲“好同志”或是這一類的稱呼。

旋即，人家把他解到北部去了。幾個月後，他給了一個 ispravink<sup>1</sup> 一刀。那警務官人并不壞，他受的傷很輕。在法庭上，盧其隱說他并不是想不利於 ispravink 個人，而是要在他身上打擊政府

---

1. Ispr Avink, 地方的警務官, 是省長以下的最高當局——M.P.

的暴政。結果，盧其隱被罰作苦工。

當我們在被雪封鎖住了的西伯利亞僻遠之處，流放者的居留地熱烈地辯論着俄國農民的分化，英國的勞動組合，無上命令與階級利益間的關係，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時，一種意德沃羅基的鬥爭正發生在政府的上層分子間。

聖教總會在1901年二月把託爾斯泰逐出了教會。總會的訓諭登載在各報紙上。託爾斯泰被指犯了以下六罪：

- 1° 否認了活的神的人格，頌揚了三位一體；
- 2° 否認了從死人中復活的神人合一的基督；
- 3° 否認了至潔聖母的聖靈懷胎，產前和產後的童貞；
- 4° 不承認來世的生活與至高審判；
- 5° 不承認聖靈的感化作用；
- 6° 嘲笑聖餐的神祕。

波邊多洛斯茲夫，受波邊多洛斯茲夫的暗示而行事的白髮長鬚的總主教們和別的幾根國家柱

石不但不是把我們革命者當做罪人，而且是當做妄想的狂徒看待，並且自以為是代表着建築在全人類的歷史經驗上的健全的真理：而這些人却強要那個寫實派的大藝術家相信沒有精蟲也會懷胎這事。

我們反復讀着託爾斯泰的邪說表，並且每讀一回對於我們都是一個新的驚異，我們在我們的心頭自言自語：我們是憑藉在整個人類的經驗上；代表未來的是我們，而在那邊，政府裏面，那不單只是一些罪人，而且是一些瘋子…我們覺得我們是必然要戰勝那瘋人院。

國家的古老建築物正在四面八方拆裂發響。這還是大學生們在作着鬥爭的序幕。因為再也忍耐不住，他們便採取恐怖主義的手段了。在卡爾波維契和巴爾馬叔夫<sup>1</sup>的鎗聲響後，整個流放者的

---

1. 巴爾馬叔夫 (Balmachov) 是1902年刺殺內務總長西皮亞基因 (Sipi Aaugine) 的人。——關於他和卡爾波維契 (Karpovitch) 的歷史我們都無法知道，因為俄國革命運動史關於恐怖主義時期是還沒有，——M.P.

---

世界彷彿響應那鳴着警號的喇叭似的搖動起來。關於恐怖主義的戰術發生了爭論。在馬克思主義者當中，個人的狐疑是有的，但以全體來說却都是對於恐怖主義表示不滿。炸藥不能代替羣衆，我們說。有些人會工人階級還沒鼓動起來就已消滅在一個英雄的鬥爭裏面。我們的任務不是殺沙皇的總長們，而是以革命去推翻沙皇制度。

這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與社會革命主義者間的分界線。監獄對於我是一個理論形成的時期；流放却是我決定我的政治意見的時候。

我的兩年生活便這樣過去了。在彼得堡，莫斯科與華沙的橋下曾經有大水經過。地下<sup>1</sup>運動開始氾濫街面。在某些省區，農民階級開始了騷動。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就在西伯利亞也沿着鐵路線成立起來。牠們同我發生了關係。我替牠們寫些傳單，告羣衆書之類的東西。在間斷三年後，我又與

---

1. 指革命黨的違法的秘密活動，——M.P.

實際鬥爭發生了聯繫。

流放者再不願在西伯利亞死登了。一種脫逃的傳染病流行起來。你如果也想脫逃你就得去登記。每個村落幾乎都有着一些從小就受了前一輩的革命者的影響的農民。他們用小船，雪橇，四輪運貨，馬車劫載起政治犯走，從一村送到一村的互相接送。西伯利亞的警察是同我們一樣的沒用。廣大的空間於他們有利也於他們有害。想抓回一個脫逃者是不容易。只有相信他們會淹死在河中或凍死在荒林或者還靠得住些。

革命運動一面雖然擴大，一面却仍舊像一盤散沙。每個區域，每個城市，都是各不相謀地鬥爭着。沙皇政府在行動的統一一方面是要強過我們多多。創造一個集中的政黨的必要鑽進了許多人的腦子。我因此寫了一篇論文，這篇論文被抄成許多份散發在流放者的中心，并被熱烈地討論着。在我們看來，那些留在俄國或僑居國外的人似乎是與我們的意見相同，但對這個問題不大加以思索。

可是實際他們不但是在想着，而且是在行動。在1902年春天，我接到了幾本書，在這些書的封面裏面夾有一些翻印在極薄極薄的紙上的新近在國外出版的出版物。於是，我們便知道了人家是已經在歐洲創辦了一個報紙：“火花”，以建設一個職業革命家的集中的組織，用一種鐵的紀律把他們在行動上統一起來為目的的馬克思主義的機關報。我們接到了日內瓦出版，專為審查這一問題而作的題名“怎樣幹？”的列甯的小冊子。在新提出來的偉大任務之前，我的膠版印的傳單，給報紙作的論文與為西伯利亞同盟寫的宣傳文字在我突然顯得平凡而無意義了。必得別尋出路才行。而最先是必得脫逃才行。

那時，我們，我的妻子和我，我們已然有了兩個小女孩子。小的一個還不滿四個月。西伯利亞的生活是苦而難堪的。我如脫逃，亞歷山大·列寧娜就得負上雙重担子。可是，她用“必得”這兩個字拒絕了這種考慮。在她看來，革命的義務是比任何別

---

的問題重要，尤其是比個人問題重要。在我們明瞭了新提出來的那些重大問題後，她立刻就主張我逃。她祛除了我在逃這一問題上的一切疑惑。我逃之後，她竟然能把我的行踪瞞住警察好幾天。到國外後，我是僅能夠做到同她通通信。她隨即遭了第二次流放。後來，我們要偶然在各種機會中才能會會面。命運分開了我們；但却給我們保存了思想與友愛的不可分離的聯繫。





## 第十章

### 第一次脫逃

秋已在來，斷路<sup>1</sup>已然在威脅着我們。爲了加速我的脫逃，我們決定了兩爐併作一爐烘。<sup>2</sup>我們一個農民朋友擔任了從凡爾科倫斯克劫起我和馬克思的女譯者歐·琪××走。晚上，他把我們同貨物似的用一條簾子<sup>3</sup>一些乾草藏在他的車子裏

---

1. 春秋兩季，有一個時期中，西伯利亞的路是不能走車子和騾穩的，“斷路”就是指這種情形。——M.P.

2. 兩爐麵包併作一爐烘：兩個登記脫逃的人同時脫逃。

3. 簾子都是用菩提樹皮編成，很粗糙。——M.P.

面，一塊田中。同時，爲了贏得警察的追跡一兩天工夫，人家在我家裏安放一個人體模型，蓋一條被在那上面假作病人。車夫照西伯利亞的方法，換句話就是說以每點鐘二十凡西特的速率駛着車子運着我們前進。車子一路顛簸，我的背心感覺震痛，我聽見我的女侶在抑聲呻吟。我們在途中換了兩次馬。因爲害怕加重我們的企圖的錯誤或危險，在到火車站之先，我們，我的旅伴和我就分了手。我一路平安的上了火車，在車箱中佔了一個位子，並且在那裏面碰到了伊爾庫次克的朋友們給我送來的一隻提包，提包裏面盛着一些上漿的襯衫，一條領帶和其他的文明標識。我的手頭有着克里埃提契所譯的一本“荷馬”。袋子裏面，一張署名特羅斯基的護照。我偶然在護照上寫了特羅斯基幾個字，不料這却會成爲我終身的名字。

火車載着我沿着西伯利亞鐵路西行。車站上的憲兵們漠不關心地放我通過。高身材的婦女拿着燻雞，烤小豬肉，牛奶，麵包片到月台上兜售。每

---

個車站都有着 一種西伯利亞富饒 展覽會的氣象。整個行程中，旅客都用廉價的裸麥餅下着茶。我讀着荷馬的詩，幻想着國外的生活。這次脫逃沒有一點兒浪漫的故事：牠是被整個地吸收在茶宴中。

我止在薩麻拉。那時，“火花”國內本部的人員是集中在那兒。本部的領袖人物是銜着一個陰謀者的假名（光明）的工程師開幾加洛夫斯基，現在國家設計處的主席。他和他的妻子是列甯的朋友，因為他們1894—1895年在彼得堡以及流放在西伯利亞的時候曾經同他共同在社會民主黨中奮鬥過。1905年的革命潰敗後，光明立刻就同別的成千成萬的鬥士拋棄了黨，以工程師的資格在產業界佔了一個顯要的位置。地下<sup>1</sup>的人抱怨着他說他甚至拒絕給他們以不久前自由主義者都願意給與他們的幫助。十一二年後，開幾加洛夫斯基回

---

1. 參看322頁，——M.P.

---

到了黨，那時黨已經獲得政權了。這就是大批知識分子所走的路線。現在構成史大林最可靠的支柱的也就是這一批知識分子。

在薩麻拉，我可以說是正式加入了“火花”的組織。當時用的名字是光明給我起的一個陰謀者的假名；我叫我做“卑羅”(Pero：筆頭)；這是尊重我在西伯利亞做新聞記者所獲得的成功。火花從事着改組黨。在1898年三月在明斯克開的第一次大會上，組織一個集中的黨的企圖沒有成功。大批人的逮捕擊碎了還沒有必需的地方基礎的幼稚的黨機關。<sup>1</sup> 革命運動後此便在各互相孤立的中心地開始了牠的含着<sup>2</sup>一種地方性質的發展。同時，

---

1.“黨機關”通常是指黨的“中央領導機關”或牠的主要支部之一。“基礎”是“黨機關”所領導的鬥士全體所構成，因為最常常是由選舉而成的“黨機關”就是大多數人的意志的發揚。

“地方的”是指“各省的”，“各次要集團的”等等，係與首都和“中央”相對而言，——M.P.

2.“地方的基礎”一句是說還太幼稚的，又被警察消滅了大部

---

牠的意德沃羅基的水平也降低。<sup>1</sup> 在奪取羣衆的鬥爭中，社會民主黨人拋棄<sup>3</sup> 政治口號不用。<sup>2</sup> 於是便形成了所謂“經濟主義”的傾向，由工商業的猛進與罷工潮的勃興所養成的“經濟主義”的傾向。<sup>3</sup> 在世紀末，一個恐慌到來了，牠加重了全國的一切敵對狀態，給了政治運動一個衝動。<sup>1</sup> 爲了

---

分人的黨的領導機關不能確信各地的(所以是各省的)革命羣衆的惡習：“地方性質”這一句是說現存的或互相孤立地鬥爭着的戰士不能正確地了解和執行他們的任務，所以“地方性質”就是“褻狹性質”，即在一個首都也會存在的，——M.P.

1. “意德沃羅基的水平”。原文是說，“觀念的水平”。也可以說是一般精神狀態與理論認識。——M.P.

2. 即是說不作政治鬥爭，——M.P.

3. 俄國資本主義開始發展，這種相對的進步的結果之一是使無產階級的地位變得更形惡劣，所以激起了罷工風潮(那時罷工權還不存在)，因此在社會民主黨中，“經濟主義”便暫時佔了優勢，——M.P.

---

一個集中革命的政黨的創造，“火花”向“經濟主義”的地方主義<sup>1</sup>開始了一種殊死戰。“火花”的總本部駐在國外，牠保證着在由理論與實際任務的統一密切地聯繫起來了的所謂職業革命家中日漸強健起來的組織的意德沃羅基的堅定。那個時期，“火花”的戰士大部分還是知識分子。他們爲了在各地社會民主黨的地方委員會中取得優勢，爲了準備開一個準能保證“火花”的觀念與方法的勝利的黨大會而鬥爭着。這可以說是革命組織的一張草稿，牠要發展着，煅煉着自己，做着進攻或退守戰，逐漸與工人羣衆建立密切的聯繫，給他們提出愈來愈重大的任務，而在十五年後推翻資產階級，抓住政權。

受了薩麻拉的常務委員會的委任，我跑了去

---

1. 階級鬥爭愈來愈形嚴重，並且擴張到了一切領域，社會民主黨人於是便開始了注重政治問題，——M.P.

2. 關於“地方主義”可參看330頁第二注，——M.P.

遊喀郭夫，波爾達瓦和季也夫，我得到這些地方和一些已然加入“火花”或尙待遊說的革命者會面。我帶回薩麻拉的成績是欠佳：在南部，所建立的聯繫很薄弱；人家叫我到喀郭夫去找的人的住址是靠不住；在波爾達瓦，我發現了地方愛國主義。要從這樣一個短促的遊歷收到什麼成績是不可能的。必須認真工作一番才行。

可是，那與薩麻拉的常務委員會不絕通着信的列甯却催我從速到國外去。光明給了我以旅費和通過加美尼次波多斯克附近的奧國邊境時所必需的指示。

一串與其說是悲劇的倒毋甯說是有趣的奇遇從薩麻拉車站起就開始了。爲了免得又去麻煩一次憲兵，我決定了直到火車要開行時才趕上去。大學生蘇羅維約甫，現在成了石油工會領導者之一的蘇羅維約甫，擔任了在火車上替我佔個位子，拿着我的提包等我。我安詳地在車站後面遠處一片田中散着步，不時看一看我的錶。可是突然，第



---

二聲鐘響了。<sup>1</sup> 我知道人家告訴給我的開行時刻是錯了，我拔開兩腳就跑。在一個車箱中老老實實地等了我一陣等不來的蘇羅維約甫手頭拿着我的提包從已在走動的火車上一跳跳在軌道上。他立刻就被火車站的職員和憲兵包圍起來了。正在這時，一個在火車開行後氣急敗壞地奔跑着來的人的出現，——這就是我，——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於是，憲兵們正預備向蘇羅維約甫訊取的口供也在大笑聲中，在我們兩人爲其的的大笑聲中被忘掉了。

我一帆風順的直到了邊境。在最後一站，一個警官問我要護照看。我真衷心地驚異他竟覺得我自己製造的那張證書是完全合法。

邊境之得以遠法通過是受了一個中學生的指引之賜。這個中學生現在是成了一個有名的化學家，並且在作着蘇維埃共和國的一個科學院的院

---

1. 報告車在三分鐘內要開。——M.P.

長。

碰巧，他是同情社會革命黨人的。當他從我口裏知道我是屬於“火花”的組織的時，他突然取了一個咄咄逼人的告發者的口氣：

——你知道“火花”最近幾期在向恐怖主義做着一種可恥的筆戰嗎？

我正要同他做一種原則上的辯論時，那中學生又銳聲說道：

——我一定不讓你通過邊境去！…

這個意外的結論使我彷彿受了一擊。然而，牠却是完全正當的。十五年後，手頭有了武器時，我們還要推翻社會革命黨人的政權哩！可是那時，我却并不怎樣執着於歷史的遠景。我證明我不應爲了“火花”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而受罰，最後，我就宣言在沒有找到嚮導之前我決不離開那里。那中學生取了一種較緩和的語氣：

——好吧，他說，這行…可是，你到了那邊得給他們說這是最後一回…

晚上，他把我安置在一個出門去了要到翌日才回來的獨居的商店旅行經紀人的空房間裏過夜。我還約略記得我是從窗子裏爬進那房間裏去的，因為：主人鎖了門。

夜中，一道突如其來的光輝刺醒了我。一個陌生人，一個戴着一頂低頂帽的小個兒，一手拿一枝蠟燭，一手拿一根手杖俯在我身上。天花板上，一個戴大帽子的影子在匍行向我。

——你是什麼人？我生氣地問。

——這倒有趣，那陌生人泰然地答：他睡在我床上却問我是什麼人！

這很明白：在我面前的是房主人。我企圖給他解釋他應該等到翌日才回來，但是毫無效果。

——我很知道我該什麼時候回來！他答。

我必須承認他這話是不錯，事情有點麻煩起來了。

——我明白，房主人繼續用蠟燭照着我的臉孔說：這又是亞歷山大搗的鬼。我明天要說他兩

---

句…

我欣然承認了他這話是很對：一切誤會的責任都得那個…那個亞歷山大負。

我在經紀人家裏，在甚至親切地獻茶我喝的經紀人家裏過了下半夜。

翌晨，那中學生同我的房主人辯論了一會後就把我付託給了勃羅提鎮的幾個私販。

我在一個以楊梅<sup>1</sup>果我腹的小俄羅斯人的倉裏麥稈上過了整整一天。

晚上，大雨之下，他帶我越國境。我們一步一跌的在黑暗中摸索着走了許久。

——喂，現在，我的嚮導說，讓我來背你罷。我們前面有水…

我不願意要他背。小俄羅斯人固執着：

——你不能一身濕淋淋的繼續你那邊的路程呢。這是不可能的！

---

1. 紅西馬，—M.P.

我只得讓他背我涉水。可是，水依然是充滿了我的鞋子。

一刻鐘後，我們已然是臨奧地利境勃羅堤地方一家猶太人的小屋裏乾着身子。那兒，人家向我保證說那個嚮導是爲了多要幾個錢而故意領我向水深處走的。在小俄羅斯人這方面呢，他在離開我時却率真地囑咐我叫我當心那些愛敲竹槓的猶太人。果然，我的財源是在很快地枯竭着。到附近的車站，我夜裏還有八個基羅米突的路程要趕。沿邊境，有一條一兩個基羅米突的被雨淋爛了的危險而難行的路：這是在達到官道之前所要走的。

一個老猶太工人駕着一輛二輪馬車送我走。

——總有一天我會送掉我的命的，他喃喃自語着。

——爲什麼呢？

——那些丘八向你叫“講”！你不答應時，他們就開鎗。瞧，那邊，就是他們的火。幸而今天夜還好……

夜果然是還好：一個黑暗如漆的險惡秋夜，雨不斷的打着你的臉孔，泥濘在馬蹄之下飛濺。我們上着一條斜坡，車輪不旋而測滑着；老頭兒用低而啞的小聲激勵着馬；車輪陷入泥中，車子漸漸地向着一邊傾側，突然，牠翻倒了。那兒，有着一片深而冷的十月泥濘。我俯跌在泥濘中，埋沒了半個身子；而不幸之極的，是我把我的夾鼻眼鏡失掉在泥濘裏面。可是最可怕的還是我們翻車之後一種尖銳的叫聲，絕望的哀鳴，求救的呼號，籲天的祈願就在我們身邊，切近之處響起來了。要在這漆黑的雨夜中想像出這種如此富於表情而又絕對不是人類的的神祕聲音是屬於什麼東西是不可能的。

——牠要毀了我們了，我給你說，那驚惶失措的老頭兒喃喃說；牠要毀了我們了…

——可是，這是什麼東西呢？我噙住我的呼吸問。

——一隻雄雞。天殺牠的！這是一隻雄雞！女

---

主人叫我送到屠夫<sup>1</sup>那里去殺了禮拜六用的…

現在,尖銳的叫聲又響起來了。

——牠要毀了我們了。從這裡到兵站只有兩百步…丘八快要來了…

——窒教牠,我憤怒的叫。

——窒殺誰呢?

——雄雞!

——可是到那里去捉牠呢? 牠大概是給什麼東西壓碎了…

我們兩手翻着泥濘在黑暗中爬着; 雨點打着我們; 我們詛咒着雄雞和命運。終於, 老頭兒把那不幸的受害者解放出來了: 牠原來是被壓在我的被條下。因為感激再生之德, 雄雞立刻停止了叫。於是, 我們扶起車子, 繼續宵征。

---

1. 在忠於以色列的戒律的猶太人中, 凡是肉可以吃的動物是須按照某種規程殺的, 因此就有了一種能夠使動物的肉成為可吃的“屠夫”。——M.P.

在車站裏，火車來到之前，我花了三個鐘頭烘衣服和清潔身子。

在換錢後，我才發現我的錢是不夠到目的地，這就是說不夠到沮利克。那兒。我得去見亞格斯爾洛特。<sup>1</sup>我打了一張到維也納的車票；到了那兒再說。

---

1. 亞格斯爾洛特(P. Axelrod, 1850-1928)。與布列哈諾夫同是勞動解放社的創立者(1883)，從1900年起，是“火花”的主要編輯者之一。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三次大會後，他成了布爾什維克主義最大膽的敵人之一，和最受人歡迎的門雪維克主義的理論家；換句話就是說，他拋棄革命方法想同法國社會主義者一樣準備作合法的改良，不過於直接地攻擊所謂“民主主義”制度。在1905-1906年的革命失敗後，他是那些想以合法的方法恢復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的“清算派”的領袖，在有名的 Zimmerwald 和 Kientai 的會議上，他是屬於極右派；後來，直到他死，他是國際勞動局的一員，蘇維埃政權的敵人，各國干涉蘇維埃的論調的贊成者。——M.P.



在維也納使我受窘的事，最先就在我在學校學了德文却不懂牠；大多數的過路人都給我同樣的釘子碰。可是，我終於把我要找 Arbeiter Zeitung（勞工報）的編輯所這話向一個戴紅製帽的老人解釋明白了。我決定要去給奧國社會民主黨的領袖維克多·阿泰萊解釋俄國革命的利益需要我的沮利克之行立刻繼續下去。那做公用聽差的老頭兒答應領我到我所要去的地方去。我們走了整整一個鐘頭。不巧得很，Arbeiter Zeitung 報的編輯所兩年前就換過地址了。我們又走了半個鐘頭的光景。編輯所的門房給我們說這不是會客的時候。我沒錢付我的嚮導，我的肚子在餓，其次，我必須到沮利克去……恰在這時，一個外表不大溫和的高個兒先生從扶梯上下來了。我問他我能不能見阿泰萊。

——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嗎？他厲聲向我說。

我一點不知道。在火車中，馬車上，經紀人的

寓所裏，小俄羅斯人的倉裏面，與雄雞夜戰的戰場上，我已失掉了時間的觀念。

——今天是禮拜日，那位先生一字一頓地說，說完就想抽身過去。

——這沒一點兒關係，我說。我必須見阿泰萊。

於是我的對話人用了一個戰場上的軍官在暴風雨中指揮他的隊伍時才會有的口氣向我說道：

——跟你說，禮拜日要見阿泰萊博士是辦不到的！…

——可是，我是爲了一件很緊要的事要見他呢，我固執地答。

——就是你的事更十倍地緊要也不行，你懂了嗎？…（原來在我面前的就是弗里茨·奧斯特立茲，他自己編輯所裏的一個令人恐怖的人物，他的說話的聲音就是雷聲，要是雨果就會這樣說。）就是你來給我們報告你們的沙皇，你明白嗎？你們的沙皇是被殺死了，革命，你明白嗎？革命是在你們

那兒開始了，你也沒有權利來打擾博主安息日的和平！

這位先生用他的雷般的聲來恐嚇我。可是，在我看來他却是在說廢話。安息日的和平那里會比革命的需要還要緊呢！我決定了不讓步。我必須到沮利克去！“火花”的編輯部在等着我。此外，我是從西伯利亞脫逃出來的。這也值得被人尊重。在扶梯邊，攔住我那可怕的對話者的出路，我終於得到了我們希望的東西：奧斯特立茲給了我以阿泰萊的住址。

仍舊由那個嚮導領着路，我又動身了。我到了阿泰萊<sup>1</sup>所住的屋子。

---

1. 維克多·阿泰萊 (Victor Adler, 1852-1918), 奧國社會民主黨的建立人。與恩格斯有友誼的關係，在作 Gleichheit (平等) 的編輯時曾同別人發起奧國民主黨統一大會 (Hainfeld, 1899)。在普選權獲得後，他進進了議會，成了第二國際中改良主義的領袖之一。在大戰期中，他宣稱自己是和平主義者，他的兒子腓特烈在1916年殺了議會主席史屠格，應負世界大戰責任的人之一，——M.P.

接待我的是一個背有點曲，一張疲倦無力的臉孔上配着一雙發腫的眼皮的中等身材的人。在維也納，這是一個選舉 Zangtag<sup>2</sup> 的時期；阿泰萊隔天曾在好幾個會上演過說，晚上又寫了一夜的論文，宣傳文字。這是一刻鐘後，我從他媳婦口裏知道的。

——博士，恕我夾打擾你安息日的和平…

——我們談緊要的話罷，阿泰萊有點兒像斬釘截鐵似的說，可是他的語氣與其說是嚇人，倒毋甯說令人感到勇氣。

智力由這個人的滿面皺紋逗露着。

——我是俄國人…

——啊！這用不着說，我早就看得出…

我把我在編輯所門邊同那個高個兒的談話向博士，向在用眼光迅速地研究着我的博士說了一遍。

---

2. 構成德意志帝國諸邦之議會。

---

——呀，呀！人家給你這樣說嗎？這是誰呢？一個高個兒？說起話來叫的？這是奧斯特立茲。<sup>1</sup>你說他說起話來叫嗎？…奧斯特立茲！…這你別太認真。如果你有一天從俄羅斯帶了革命消息來，你就是半夜三更都可以到我這裡來敲門呢…伽蒂亞！伽蒂亞！…他突然叫了。

他的媳婦進來了。這是一個俄國女子。

——現在，你的事可要順利了，他在離開我們時說。

我確信我能繼續我的旅行了。

---

1. 奧斯特立茲(F. Austritz, 生於1862年): 奧國社會民主黨領袖之一, Arbeiter Zeitung 的主筆, 議會的維也納議員, 大戰期間, 他在行動與言論兩方面都表示出他是個極端的愛國主義者, —M.P.

# 第十一章

## 第一次亡命

1902年秋，大概是十月間一個清晨，我從沮利克經由巴黎到了倫敦。指手畫腳的，我終於讓一個車夫明瞭了我的意思，於是，一輛二輪馬車把我載到了一個開在紙上的住址，我的目的地。這個地方，就是列甯的寓所。在沮利克，人家已經預先指示給我，叫我用門環叫門三下。給我來開門的是蘭占達·康斯坦定洛孚娜：<sup>1</sup> 她大概是聽了我的叩門

---

1. Nadejd Konstantinovna 列甯的妻子克盧巴斯利亞 (Kroupskaja) 的姓名。——M.P.

聲從床上跳起來的，我想。時間是太早，要是一個稍微沾染了一點文明之氣的人就會安安靜靜在車站上等一兩個鐘頭，而不大清早就來敲人家的門。可是我還完全是在我從凡爾科倫斯克脫逃時的那種興奮狀態中。我會以同樣的野蠻舉動在沮利克驚擾過亞格斯爾洛特的寓所，但那不是在黎明，而是在半夜。

列甯還沒起床，在他臉上，親切中夾着一種正當的驚異。我們的第一次會面，第一次談話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舉行。關於我的行止，列甯和蘭占達·康斯坦定洛孚娜早已由光明的一封信裏知道，他們正在等着我。

——“卑羅”到了。

這就是他們歡迎我的話。

我立刻把我的簡單而平常的俄羅斯印象的行李搬了出來：南部的聯繫很薄弱，喀郭夫的住址<sup>1</sup>

1. 俄文爲 iavka, “可以現身的地方”，革命組織就是這樣叫他們的戰士可以聚會、探聽消息、收發信件，而不過於容易被警察監住的危險的住所的。——M.P.

---

已毫無用，Ionjny Rabotchy（南俄工人）編輯反對黨的合併，與國邊境落在一個不願幫助“火花”工人的中學生手裏。我所帶來的事實是不大可資鼓勵，可是對未來的信仰却是綽有餘裕。

在當天早晨，或者翌日，我同維拉特米·伊理基<sup>1</sup>在倫敦兜了一個大圈子。他從橋上指點我看韋斯明斯特宮和其他的大建築物。我記不起他是怎麼說的，可是他的話中有着這麼一種色彩：“這是‘他們的’著名的韋斯明斯特宮。”不用說，“他們的”并不是指英國人，而是指他們的統治階級。當列甯談到某種文明的價值，或什麼新的進步，“大不列顛博物院”的富麗圖書館，歐洲各大日報所拱給的消息，或許多年後談到德國的殿兵，法國的航空時，這種輕淡的，有機的，尤其是由那種鐘樣的聲音表現出來的色彩在他的話中是常會碰到的：他們知道，他們佔有，他們行動，他們獲得，可是是

---

3. Vladimir Ilitch, 列甯的姓名。——M.P.



些怎樣的敵人喇！… 目所不見的統治階級的影子在他看來是偃臥在整個人類的文化上，這個影子對於他是永遠是可覺得，永遠是同日光一樣顯而易見。

無疑，我那回是很少留心倫敦的建築術。因為是突然從凡爾科倫斯克來到外國，而且是第一次來到外國，所以，我從維也納，巴黎，倫敦只得得到了一些很簡略的印象，並且我還只做過一些同韋斯明斯特宮一樣的“細描”。而且，誰都想像得到，列甯之帶我兜圈子並不是爲了這。他的目的是在考試我，對我有個明確的認識，不過不顯露出來罷了。

我給他談我們在西伯利亞所發生的爭論，特別是關於一個中央組織的問題的爭論；我給他談我所寫的那篇論這個問題的文章；我在伊爾庫次克住時發生在我與那些老人民主義者之間的激烈衝突；馬喀衣斯基的三本小冊子等等。列甯很會聽話。

——在理論的關點上呢？

於是我說在莫斯科待放所我們曾經共同研究過列寧那本題名“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的書，在流放地我們曾經研究過“資本論”，可是是止於第二卷。我們曾經一面參考各作家的著述，一面留心讀過伯因斯坦與考茨基間的辯論。我們當中，沒有贊成伯因斯坦的人。在哲學的領域裏，我們曾被波迂達諾夫<sup>1</sup>那本熔馬克思主義與馬赫·亞夫拉里

Y. 波格達諾夫(Bogdanov, 1873-1928), 是馬里諾夫斯基(A. A. Mainovsky)的筆名, 哲學家, 生物學者, 和有名的戰士。在居拉領導過工人組織, 寫了他的“經濟科學入門”, 1903年加入布爾什維克派, 1904年與列寧重會於瑞士, 與其合作。在1907-1908年左右, 離開布爾什維克派。他那時的觀念是人們應該放棄階級鬥爭, 創造一種準備社會主義的到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戰期間, 宣稱自己是國際主義者與和平主義者。1918年, 成了所謂“無產階級文化”組織的領導者之一。1923年, 波格達諾夫完全脫離政治生活, 他如同博物學者似的工作著; 特別對於注血問題感到興趣, 他因以身作實驗而死于1928年三月。——M.P.

---

格斯的認識論爲一爐書誘惑過。列甯那時也以爲波格達諾夫那本書<sup>1</sup>是表現着一些正確的觀念。

——我不是哲學家，他有點憂慮的說，可是現在布列哈諾夫又在痛駁波格達諾夫的哲學，說牠是唯心論的一種假面具的變形了…

幾年後，列甯寫了一本專論馬赫·亞夫拉里廷斯的哲學的書。<sup>2</sup>在大體上，他的觀點是和布列哈諾夫的差不多。

在我們的談話中，我提起了列甯在他那本論俄國資本主義的書中所作的那許多統計曾在流放者羣中發生了一種很大的影響這事。

——可是，這不是一下作成的呢…伊理基有點難爲情的說。

顯然，他的年少的同志們知道尊重他所奉獻

---

1. “自然史觀的基本要素” (Éléments fondamentaux d'une Conception Historique de la Nature), —M.P.,

2. “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對於一種反動哲學的批評”—M.P.

給他那本主要的經濟著述的心血，在他是很高興的。

當我們談到我此後的工作時，談話就僅限於一般的事情了。

我們決定我在國外登些時期，讀些著述，觀察觀察我的周遭隨後再說。總之，我想遲一點兒再潛回俄國去繼續我的革命任務。

爲了安置我，蘭占達·康斯坦定洛孚娜把我帶到了鄰區一所屋子。莎素里琪，馬爾托夫和管理“火花”的印刷的布柳門淮特<sup>1</sup>就是住在那里。我

1. 莎素里琪 (Vera Zassoulitch), (1851-1921), 女革命戰士 (屬於人民主義者與社會革命主義者一類)。1878年犯了謀殺彼得堡倉長特烈波夫 (因爲他叫人鞭撻一個大學生) 的殺人未遂罪; 陪審官釋放了她。她便亡命國外。屬於布列哈諾夫在瑞士組織的第一個社會民主主義團體。參與“火花”編輯。後來，她表同情於門雪維克派。

馬爾托夫 (L. Martov, 1873-1923), 俄國社會民主黨組織人之一, 1900年到1903年和列寧領導“火花”, 在這最後一年的倫敦大會上傾向少數派, 即是說贊成門雪維克, 大戰期間是國際主義者, 屬於 Zimmerwald 的中央派在1917年三月的俄國革命後。當站在他本黨的左翼, 他反對1917年十月的革命, 企圖組織一個“正當的反對派”。1921年僑居德國, 列寧很敬重他, 說他是他所有的敵人中最正直的一個敵人。

關於布柳門淮特 (Blumenfeld) 的事蹟我們不詳, 因爲缺乏時間

—M. P!

也在那兒佔據了一個房間。房間不是成排開的而是按照英國住宅通常的配置法成層開的：下面，房東太太；她的房客們呢一上一下住着。那里，除了各人住的房間之外還有一個客廳，喝咖啡，抽煙與閒談都在那里。因了莎素里琪拆爛污，又加着我和馬爾托夫幫着拆爛污，所以廳裏真是一塌糊塗。布列哈諾夫<sup>1</sup>在他第一次“觀光”之後就叫那廳子做

1. 布列哈諾夫(Georgs Plekhanov, 1856-1918)，馬克思主義最大理論家之一，“勞動解放社”的組織者，伯因斯坦與“經濟派”的一個大敵人，與“火花”同人合作了長久，并很影響了他們。他是列寧的長友，可是，在1905年的革命失敗後，他却宣言無產階級也許不應動干戈，并在第二國會選舉戰時勸門雪維克派贊助立憲民主黨，與立憲民主黨合作，隨後，他重又接近布爾什維克。大戰期間，他站在三國協商那一面，在巴黎和俄國（在 Rousskia Viedomosty上），他勸工人不要罷工，停止攻擊君主政治，以便打敗德國，在1917年三月的革命後他向工人宣傳同樣政策，他堅決地相信協約國的勝利會在歐洲消滅軍國主義，在他死前，他一面仍舊做着蘇維埃政權的敵人，一面却宣言“把鎗口指向工人階級是不允許的，即使他是迷了路。”蘇維埃政府曾給與這個大理論家與前驅者以他所應享的一切哀榮，——M.P.

“巢窟”。

這樣，我的短時期的倫敦生活便開始了。我貪心地讀着“火花”和同一編輯部出版的小冊子“黎明”。這是一些很精彩的作品，高深的科學與革命的熱情交織在牠們裏面。我戀愛着“火花”，我自慚着我的無識，我以我的全付精力儘可能地快的補救着這。立刻，我開始了給這個報紙寫文章。起初，我寫些短評，接着，我就寫政治論文乃至社論。

就是那時，我在白會堂做了一次講演。我的辯論的對手是亡命的俄羅斯人的長老哲珂夫斯基與無政府主義者格開礎夫：也不年青。聽到這兩個可敬的老人用以來推翻馬克思主義的幼稚論證時，我真衷心地吃了驚。

我還記得我回家時真是得意揚揚之極；我在路上就彷彿是駕霧騰雲……

我同白會堂以及外界的聯繫是由一個老倫敦，與“火花”的編輯部有關係的亡命的馬克思主義者亞萊克柴也夫給我確定的。教我以英國生活

的入門的就是他，一般地說，他對於我是各種觀念與認識的泉源。亞萊克柴也夫對於列甯異常敬重：

——我以為，他曾給我說，對於革命是列甯比布列哈諾夫重要。

不用說，我沒有把這話告訴列甯，可是我却把他告訴了馬爾托夫，馬爾托夫一聲不響。

有一個禮拜日，我同列甯，克盧巴斯隊亞去參觀倫敦一個教堂，因為一個夾雜着讚美歌的社會民主黨的集會在那兒舉行着。演說者是一個從澳洲回來的排字工人。他談了談社會革命。接着，全堂就站起來唱道：

“全能的主嚟，請使皇帝與富翁再莫存在世界上……”

我真不能相信我的眼睛，我也不能相信我的耳朵。

——有許多革命的或社會主義的分子散佈在

英國無產階級裏面，在我們走出教堂時列甯曾提起這個問題說；可是所有這些是與保守主義，宗教，成見熔在一塊，這是決不會露頭角和普及的…

從社會民主黨的教堂回來後，我們就在寓所裏，兩個房間構成的寓所裏那間廚房兼飯廳的小房間裏面午餐。他們照常打趣着我的歸家的問題，問我獨自一個找不找得到路：我很笨於認識街道，由於凡事愛系統化的毛病，我叫這種缺點做：“我的地形學上的癡呆病”。後來，關於這我進了點步，可是也費了點力。

我在敖德薩獄中所獲得一點英語的概念在這次的倫敦居留期中幾乎沒有長進一點。我是太關心俄國的事了。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是引不起人的興味。社會民主主義的觀念中心那時是在德國，我們緊留意着那展開在正統派與修正派間的鬥爭。

同後來在日內瓦一樣，在倫敦，我同莎素里琪與馬爾托夫見面的時候多，同列甯見面的時候少。因為在倫敦同住了一個屋子裏，在日內瓦常常同



在一個小館子裏吃午晚飯，所以馬爾托夫和莎素里琪同我每天要碰到好幾次，至於列甯他是生活在他的家庭中；并且，除開正式開會不算，每次同他見面總是有着一些重要的小事情。

在馬爾托夫的生存中佔重要地位的流浪生活的習慣與偏好是列甯所不慣的。他知道時間是最有用的東西，不管牠的非絕對性。他整天的登在大不列顛登博物院院圖書館裏研究着理論，他的文章也常常是在那兒寫。得了他之助，我也獲得了跑進這個聖殿去的權利。我的感覺是一種不能撲滅的餓火的感覺，藏書之富使我氣都造透不過…

可是不久之後，我又不得不回歐洲大陸去了。

在我在白會堂做過“試驗的”講演後，人家派了我到布魯塞爾，列日和巴黎去演說。我提出的題目是史的唯物論對所謂主觀派的俄國派的批評的一個答辯。列甯很想知道牠的內容。我給了他一個頗詳細的節略，他勸我用這寫一篇論文在“黎明”下期發表。可是，我却不敢以理論家的資格站在布

---

列哈諾夫和其他的人傍邊說話。

到巴黎不久，倫敦就來了電報叫我回去。他們要派我潛回俄羅斯：那邊的人在埋怨着有了“縫隙”，在埋怨着缺乏戰士，他們要我回去。可是我還來不及到倫敦，計劃已然被變更了。那時正在倫敦的待我很好的安基<sup>1</sup>向人談着我說“他是怎樣惹我喜歡”，陳說這個“少年”（他是不別樣叫我的）是需要到國外生活一些時候以長知識，列甯也同意了。

在俄羅斯，“火花”的組織裏工作是有趣的；然

---

1. 安基(Lep Deutch 或 Deutsch)生於1855年。他少年時贊成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思想。1877年，他以一套假“聖藥”給農民看，企圖在鄉下煽起一個暴動。1883年在瑞士時，他屬第一個俄國社會民主主義團體，他被德國當局引渡到俄羅斯過了十三年的囚徒與流放者的生活。1901年，他脫逃。1906年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他是布列哈諾夫的門徒，大戰與革命期間，他贊成三國協商，反對布爾什維克黨，——M.P.

---

而，我仍欣然接受了在國外生活一些時候的提議。我回到了巴黎。那兒有一個俄國學生團，這是倫敦所沒有的。各革命黨爲了在學生團中獲得影響而互相激烈地鬥爭着。這就是與這個時期有關的瑞陀華<sup>1</sup>的隨筆裏的一頁：

“1902年的秋天在巴黎的俄羅斯人居留團中是最富於演說的時候。我所屬的“火花”社起初看見了馬爾托夫，接着看見了列甯。反“經濟派”和社會革命主義者的鬥爭在舉行着。在我們社裏，大家談着一個從流放地脫逃出來的少年同志的到來。他落在伽泰倫·米喀洛孚娜·亞歷山大羅華那里。亞歷山大羅華是加入了“火花”社的“人民自由派”的舊戰士。我們青年很喜歡她，很高興聽她的話并且受着她的影響。當“火花”的少年同人突然來到

---

1. 瑞陀華(N. I. Sedova) “火花”同人，我們隨後就會知道她是特羅斯基的伴侶，——M, P,

巴黎時，亞歷山大羅華就托我在附近替他找一個房間。我所住的那家人家正有一間空着；房租每月六個佛郎，可是房間狹小且黑，好像一座地牢。當我給亞歷山大羅華描寫這個房間的情形時，她截住我的話道：

——很好，很好……用不着說這許多……他住在那兒一定好的。讓他把牠租下！……

當那少年同志（我們是不說他的名字的）住到了那個小房間裏時，亞歷山大羅華跑了來問我道：

——喂，他在預備他的講演嗎？

——我不知道，我答。大概是在……昨天晚上上扶梯時，我曾聽見他在他的房間裏吹口笛。

——你告訴他，叫他別吹口笛，好好準備起來。

亞歷山大羅華替“他”担着一腔心事，老是自問：他演說會不會成功呢。可是，她的不安沒被證實。講演十二分地成功，亡命者爾大受感動，“火花”的少年戰士是超出了大家的期望。”

---

我以我對於倫敦所沒有過的注意注意了巴黎。這是受了瑞陀華的影響。我生長在鄉下，可是我接近自然却是在巴黎。我與真正的美術面對面相對也是在那兒。我是難於了解繪畫與難於愛自然的。在瑞陀華後來寫的筆記中有這麼一段：

“巴黎給與他的一般印象是：‘這彷彿敖德薩，但敖德薩是更好。’這個荒謬的結論是說明這：L. D<sup>1</sup> 是全神貫注在政治生活一方面去了；對於其他一切生活是只有事情逼着他時他才去求了解；那時他便把牠們看做一些人所不能避免的囉唆東西。我不贊成他對於巴黎的意見，我常取笑他這。”

是的，正是這樣。我走進世界中心的霧圍裏面，可是我是倔強不馴。我以“否定”巴黎開始，我甚至企圖決然給與牠一個不知。根本上，我是一個

---

1. L. D. Lev Davidovitch; 特羅斯基的真姓名——M.P.

---

爲他自己的保守主義鬥爭的野人。我覺得，爲了接近這個都市的生活，真正地完全抓住牠，是必須花費許多東西。然而，我有我自己的領域，一個很苛刻的不容有競爭的領域：革命。漸漸地，吃力地，我與美術親近起來。魯福，盧森堡，展覽會煽動着我的抵抗力。呂賓士不太顯得自滿；浦維·德·夏華太黯淡，太制慾主義氣。加立業<sup>1</sup>的肖像畫以牠們的晦暗的朦朧筆意惹我生氣。對於彫刻與建築也是同樣不滿。一句話，和反抗美術，同我以前反抗革命，接着反抗馬克思主義，後來有幾年反抗列甫與其方法一樣。1905年的革命不久就要打斷我對歐洲與其文化服水土的過程。一直到我第二次的亡命期間我才重回到美術的東西，看，談，有時也寫。可是我沒有越過愛美的界限。

---

1. 呂賓士(Rubens, 1577-1640), 法蘭德斯畫家。——浦維·德·夏華 (Puvis de Chavannes, 1824-1893), 法國畫家。——加立業(Carriere, 1849-1906) 法國畫家。

---

在巴黎，我聽人談到了却來斯。這是凡爾特克盧梭內閣時代，郵務總長是米爾拉，陸軍總長是加里腓。<sup>2</sup>我參加了該斯特社會主義者<sup>3</sup>的一次遊街示威運動，我也同別人一樣拉起喉嚨指名米爾拉喊各種各樣的冒語。那個時期，却來斯在我身上沒有發生適當的影響；我簡直就把他當做一個敵人。僅僅在幾年之後，我才知道尊重這個卓絕的人物，然而并不因此就改變我對於却來斯主義的評價。

應了馬克思主義派的大學生的請求，列甯得在被俄羅斯各大學趕出來的教授們在巴黎所辦的高等學校裏講演土地問題三次。那些自由主義

---

1. 却來斯(Jaures, 1859-1914), 法國政治家, 法國社會主義黨領袖之一。初刺于巴黎。——凡爾特克·盧梭(Waldeck-Roussau, 1846-1904), 法國政治家。——米爾拉(Millerand) 生於1859年, 法國政治家。——加里腓(Galliffet, 1850-1909) 法國政治家。

3. 未 Guesde (Jules Basile Guesde) 氏社會主義之人。

的教授要求這個不大合時宜的講師儘可能的少來一些論駁。可是列甯拒絕接受任何條件，并在開始他的第一課時就說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革命的理論，所以牠是必然地要涉及論駁的。

我記得在這第一次講演之前，伊理基是異常地興奮。可是，一上講壇，他立刻就恢復了他的鎮靜，至少是表面上恢復了他的鎮靜。那跑來聽他演講的加巴諾夫教授以“一個真正教授”這六個字向妥基表示他的感動。顯然，他以為這就是最高的頌詞了。

我們決定了讓列甯去看一看歌劇。瑞陀華擔任了辦理這事。上滑稽劇場時，列甯帶着他演講時用的皮包。我們在三等座裏形成一個集團：除了列甯，瑞陀華和我之外，彷彿是還有馬爾托夫。這次滑稽劇場之行還連帶着一個沒有一點兒詩意的回憶。列甯曾在巴黎買了一雙鞋子。牠們太小。因為碰巧我的鞋子不換不像樣了，列甯就把他那雙給了我。起初，我覺得牠們是很合我的腳。我們上



---

劇場去時，走起路來很舒服。可是，到了劇場，我才覺得事情有點糟了。在歸途中，我兩腳痛不可耐，刺甯呢，不斷地嘲笑着我，同他自己受那雙鞋子好幾個鐘頭的罪時一樣殘忍。

我從巴黎跑到布魯塞爾，列日以及瑞士和德國的俄國學生團中去演說。在海得爾堡，我聽到了老朱羅·費塞的演講，可是，康德主義迷不倒我。規範哲學對於我是有機地格格不相入。身邊有軟軟兒的綠草地時，你還跑到麥稈上去睡覺嗎？…海得爾堡是變成了唯心派俄國學生的巢窟。他們當中有着未來的克倫斯基政府的內務總長亞浮查帝也夫。<sup>1</sup> 那兒，在一種爲唯物辯證法的激烈鬥爭中，我做了許多次的辯論。

---

1. 亞浮查帝也夫 (N. D. Avxentiev, 生於1878年), 社會革命黨領袖之一。1905年的彼得堡蘇維埃之一員。隨後被流放西伯利亞。1907年脫逃。1912起屬於主張“合法行動”之一派。大觀期中，極端的愛國主義者。1918年，烏發政府（布爾什維克的敵對政府，存在西伯利亞）之一員。被君主主義者的海軍總司令柯爾蔣介逮捕并驅逐出境。現在亡命國外。——M.P.

## 第十二章

### 黨大會與分裂

列甯是三十歲時到國外的。在俄羅斯；太學生團體中，最初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中，流放者羣中，他都是佔着第一個地位，他不能不感覺到他的力量，理由很簡單，就是所有他所接觸，他所與之工作的人都承認着他的力量。他動身出國時是已然佔有着一批重要的理論的行李，一些豐富的革命經驗的糧食。在國外，他起初是與“勞動解放社”合作，而特別是與馬克思的卓絕註釋者，理論家，政治家，政論家，演說家布列哈諾夫合

---

作。在布列哈諾夫傍邊有兩大權威：莎素里琪和亞格斯爾洛特。<sup>1</sup> 薇娜·伊華洛孚娜不僅是她的英勇的過去把她置諸第一流人物之列而已，她還是一個很透徹的思想家，一個學識豐富，尤其是歷史學識豐富并具有一種稀有的心理直覺的思想家。由於莎素里琪的媒介，曾經形成“社”和老恩格斯的聯繫。與同拉丁社會主義密切地連結着的布列哈諾夫和莎素里琪相反，亞格斯爾洛特在“社”裏代表着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與經驗。可是，對於布列哈諾夫，那幾年中却已然在開始着墜落時代。那使他沒落的東西却正是給與列雷以力量的東西：這就是革命的逼近。布列哈諾夫的全部活動力都用在以思想準備革命。他是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者和筆戰家，但並不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政治

---

1：關於薇娜·莎素里琪，可參看353頁註；關於布列哈諾夫參看354頁註；關於亞格斯爾洛特，參看341頁註。——M.P.

家。革命愈形逼近，他就愈覺得站腳不穩。他不能不感覺到這，而這就是他對青年人表示憤懣的主要動機。

“火花”的政治指導是列甯。這個報紙的大富源是寫起文章來同說話一樣容易而滔滔不絕的政論家馬爾托夫。與列甯，他的最接近的戰侶的列甯排并排地，馬爾托夫已然覺得不大舒服。他們雖然還是你我稱呼，可是很顯明的，某種冷淡已然開始橫在他們之間。馬爾托夫是只顧眼前，只顧他暫時的利益，只顧他政論家的日常工作以及最近的消息與談話。列甯呢，把日常事務放在一邊，以思想深深地透入着翌日。馬爾托夫有着無其數的并且常常是優美的直覺，他設想一些假定，提一些他自己也常常很快地就忘掉了的提議；可是列甯却不同，他抓住他所需要的東西，并且僅僅在他需要牠的時候把牠抓住。馬爾托夫的透明而脆弱的思想迫得列甯不止一次搖頭表示憂慮。在他們的政治路線之間，還沒有任何互相逕庭之處來得及形成

乃至出現。後來，在第二次大會分裂時，“火花”的合作者分成了“硬”與“軟”兩派。這種叫法，如我們所知道的，在最初是流行的，這是證明即使路線之分這事還沒存在，那在處置問題的方法中，在決斷中，在向目的的固執追求中却是已然有着一種殊異。關於列甯與馬爾托夫，我們可以說早在分裂與大會之先列甯就已然是一個“硬派”，馬爾托夫是一個“軟派”。而這，他們兩個也深知道。列甯用一隻批評的，微帶懷疑的眼睛看他所敬重着的馬爾托夫；覺得列甯射在他身上的這種眼光的馬爾托夫呢，因此不大舒服，於是便神經一搐，搖搖他的瘦肩膀。他們見面談起話來時，他們之間已然沒有什麼親密的聲調和戲謔了，至少我是沒有覺到。列甯說話時不直視馬爾托夫，馬爾托夫的眼睛呢，在他那從沒措過的向前傾的夾鼻眼鏡下玻璃化着。列甯同我談起馬爾托夫來時，他的聲音裏面有着一種特別腔調：“怎麼，這是周里說的嗎？”周里的名字是被這樣微強其音吐着，就像列甯在

---

下一個忠告：“他是好人，不用說，他是好人，甚至是一個非凡的人物，可是是真正地太軟了……”此外，毫無疑義地，薇娜·伊華洛孚哪·茨素里琪是在馬爾托夫身上施行着一種影響，這種影響，並不是政治的，而是心理的，這種影響使他漸漸離開列甯。

與俄羅斯的聯繫是全在列甯手裏。擔任編輯部的書記職務的是他妻子，蘭占達·康斯坦定洛孚娜·克盧巴斯陔亞。她是整個組織工作的中心，招待遠地來的同志，指導和伴送動身者，決定通信方法，約會地點，寫信，把信譯成暗號，把暗號信翻成文字都是她。她的房間裏面幾乎常常有着一種焦紙氣味：因為她常用火烘着密秘信。<sup>1</sup>常常，她固執地埋怨着所接的信件不夠多，或是人家把暗號寫錯了，或是人家用同情墨水寫得一行爬在一行上面，等等。

---

1. 所謂同情墨水寫在紙上是無色的，一經火烘才顯出來，—M. P.

雷列在他政治組織的日常工作中總是儘可能地不去仰仗那些老輩，尤其是布列哈諾夫，同他，他是已然爲了各種原因起過一些嚴重的衝突，特別是在起草黨的綱領草案的時候。與布列哈諾夫的相反的列雷的第一個草案曾經引起前者一方面一種很無禮的評價，一種以倨傲的譏諷口吻提出的評價，這是喬治·凡拉底諾維契在這種情形之下所優爲的。可是不用說，這樣是不能嚇倒列雷或使其氣餒的。衝突帶上了一種戲劇似的性質。調停人是莎素里琪和馬爾托夫；莎素里琪替布列哈諾夫說話，馬爾托夫呢，替列雷說話。兩個中間人都是準備着得到和解，並且他們彼此感情很好。薇娜·伊華洛孚娜自己曾經提起這事向列雷說道：

——喬治(布列哈諾夫)是一隻獵兔狗：他很會咬，可是結果常常是放鬆；你呢，是一隻猛犬：你咬住了時就再也不放……

薇娜·伊華洛孚娜後來把這段話告訴了我時，她又接着說道：

——他(列甯)很喜歡這句話。“我咬住了就再也不放嗎”?他曾很高興的反復說了幾遍。

說完,薇娜·伊華洛孚娜就帶着一種老實的諷謔態度摹擬列甯的聲調與 rr... 音。

所有這些嚴重的小戰是在我到國外之前發生的。這,我連疑都沒有疑感到。就是編輯部內部因了我而關係更加嚴重化了這事我都不知道。我到後四個月,列甯曾給布列哈諾夫寫過這麼一封信:

我要求編輯部全體部員允許“卑羅”加入編輯部,與其他部員享受平等權利(我以為這剛是多數是不夠的,必須全體一致)。我們很需要第七一個部員,不但爲了表決時的方便需要(六是一個雙數),爲了充實我們的力量也是需要。“卑羅”幾個月來在每一期都寫文章。一般地說,他是勇往直前地在爲“火花”工作着,他在各地演講(並且有很大的成功)。對於時事等欄,他將來於我們不但是很有用的,而且是真正地少不了的。這是一個誠



---

篇，有毅力的才能出衆的人，他將來一定還會前進。在翻譯與民衆文學<sup>1</sup>的領域中，他將來一定會大有成就。

“可能的異議：1. 他年輕；2. 他不久（或者）會回俄國；3. 他的筆頭還保存着小品欄文體的痕跡，他的表現方法太不自然等等。

說明1.——我們並不是舉薦“卑羅”來佔一個獨立地位，而是來做集團<sup>1</sup>的一員。他會在集團中獲得經驗。無疑義地，他是具有着黨員與煽動家的“嗅覺”；至於學識與經驗，這些是在生活中可獲得的東西。同樣無疑義地，他是在研究着，在工作着。爲了把他緊緊地聯繫於我們與鼓勵他，讓他加入編輯部是必要的。

說明2.——如果“卑羅”學得了一切工作，也

---

1. 指寫給民衆看的宣傳文字。——M.P.

2. 我們應該記得“卑羅”(Pero)俄文意即筆頭。——M.P.

1. 列常用“社團”當做編輯部，這在俄國是通用的。——M.P.

許他不會立刻就走。即使走了，他與我們的團體<sup>1</sup>的組織關係與他之屬於我們這個團體，一定不會是一個“負號”(—)而是一個大“正號”(+)。

說明3。——文體的缺點并不重要。這是自然會成熟的。現在，他允許人家替他“修正”(并不是很願意)。在我們的團體中將來也許會發生爭論；投票表決與“指令”將來好取一種更確定的形式。

所以，我提議：1.——編輯部的六部員一致表決“卑羅”的加入編輯部。2.——其次，如果“卑羅”被允許加入編輯部了，就明確地規定編輯部內部的諸關係與表決方式，起草確定的綱。這對於我們自己是必需的，對於大會是有重大關係的。

再者——我以為把“卑羅”的加入編輯部遲延起來是極端地不方便而拙笨的，因為，在我，我是已然證明“卑羅”是有着一種頗嚴重的不滿(自然，他并不直接地表示出來)：他常常把自己看做枝節

---

2. 參看上頁第三註。——M.P.

之鳥，他常常覺得人家是在把他當做“一個少年”相待。如果我們不立刻讓“卑羅”加入編輯部，如果我們假定他一個月後動身到俄國去了，我確信他是一定會把這當做一種不許他加入編輯部的正式拒絕的。所以，我們可以“放棄機會”，然而，這會是很壞的。”

1903年三月二日，巴黎。

我幾乎是把這封我自己也是新近才發現的信完全引用在這里(除開技術上的細節)，因為牠是極度地表徵着編輯部內部當時的情形，列甯之為人與其對於我的態度。對於這個因了我的加入編輯部的問題而在我不知不覺之中展開的鬥爭，我那時是一點也不知道，這我已然說過。列甯說我因為沒有加入編輯部而“頗嚴重地”不滿，這是不實在的，這完全不符於我當時的精神狀態。實際是這種野心連我腦子中都沒來過。在編輯部，我的態度是小學生對待他的老師們的態度。我那時是二十

三歲。我最年輕。馬爾托夫大我七歲，列甯長我十年。我是極端滿意於那如此胆怯地把我引進了這個著名的團體的命運。從他們每個人我都能學得許多的東西，所以我是在用心地學習。

列甯怎麼會說我是不滿的呢？我想這完全是一種戰術家的手段。列甯的信字裏行間是充滿了證明，說服，與達到他的最後目的的願望。列甯是想窺窺其他編輯部員而故意給他們說我不滿，說我會離開“火花”的。這在他一方面是一種補充的理由，此外沒有一點別的作用。關於“少年”的論據也是如此。老妥基常常這樣叫我，給我以這個名字的只有他一個。可是碰巧，妥基，那在我身上沒有，也不會有一點兒的政治影響的妥基，却正同我維持着極其親密的關係。列甯之用“少年”這兩個字，不過要使那些老輩相信有把我算做一個在政治上已經達到了他的成熟期的人之必要而已。

在列甯的信發出十天<sup>1</sup>後，馬爾托夫給亞格

---

斯爾洛特寫了一封信：

伊理基要求我們承認你所認識的“學羅”為編輯部員，并與其他部員享受同等權利。他的文學工作<sup>2</sup>證明他確確實實是一個有天才的人；以他傾向而論，他完全是“我們的”人，他完全是站在“火花”一方面，并且，憑了他的演說家的天才，憑了他的無比的演說家的天才，在這兒（國外）獲得了一種偉大勢力。他演說是再好不過的。這，我是同伊理基一樣深信。他有學識，并且在以其全付精力研究着以補充牠們。我無條件地贊成伊理基的提議。

---

1. 這兒有一個小誤，列寧的信是三月二日發的，所以該是九天後。我們很想修正打字機的俄文原文譯出：可是特羅斯基却在他的原稿上特別注了一筆：是“十”不是“九”（是 *deciat*，非 *deiat*）。——M.P.

2. 在俄文，文學是指一切寫或印的東西。文學工作是指政治上的著作。——M.P.

---

1903年三月十日，倫敦。

在這封信裏，馬爾托夫不過是列甯的聲音的正確回聲。可是，他不再用我的不滿的論據。因為，我們，馬爾托夫和我，我們同住了一個寓所裏，如此切近地觀察着我，他是沒有法子憑空來懷疑我是有着想成為編輯部員的野心的。

列甯爲什麼這樣固執地主張着有把我更密切地聯繫於編輯部的必要呢？他想得到一個鞏固的多數。在許多重要問題上，編輯部是分成兩個三人組的：老人組，布列哈諾夫，莎素里琪，亞格斯爾洛特；與青年組，列甯，馬爾托夫，波特萊礎夫。<sup>1</sup> 在

---

1. 波特萊礎夫(A. N. Potressov, 又叫“Starover”, “老信徒”)生於1869年。門雪維克派領袖之一，1895年，“爲工人階級解放的鬥爭的彼得堡同盟”的一員，1898年，被流放到羅亞加，1900年，自由僑居國外，并與“火花”合作。1903年起，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少數派的最顯要的領袖之一，1905年的革命後，留在俄國，擁護着一種合法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大戰期間是公然的愛國主義者，1917年，熱烈地攻擊布爾什維克派，在蘇維埃制度之下，曾在馬克思與恩格斯學院工作過，1926年起，僑居國外，站在門雪維克派的右翼。——M. P.

最嚴重的問題上，列甯是不懷疑我不會不站在他一道的。一天，因為不得吐露他的反布列哈諾夫的意見，列甯把我叫在一邊，裝起狡猾的神氣向我說道：

——讓馬爾托夫先到那邊去罷！…他好企圖給輪子塗油好易轉些…然後，你來斬釘截鐵…

因為看見我臉上有幾分驚愕，他就立刻接道：

——我呢，我更喜歡斬截，可是這回，反對布列哈諾夫，倒不如塗油…

列甯想使我加入編輯部的提議遭到了布列哈諾夫的堅決反對。真是壞透；這個提議成了後此布列哈諾夫對於我的劇烈憎恨的主因。他已經看破列甯是想找一個穩固的多數來對抗他。編輯部的改組問題被遲延到了大會開會的時候。可是，編輯部決定了我在大會之前就參與編輯會議，可是只有發言權而無表決權。布列哈諾夫呢，就是連這個解決法都絕對地反對。可是，薇娜·伊華洛孚娜却對他說道：

---

——那末，讓我來帶他去……

果然，“帶我”出席下次會議的就是她。因為沒有知道此中內幕，所以當喬治·凡拉底諾維契<sup>1</sup>帶着他所擅長的那種顯着的冷淡態度接待我時，我並不覺得怎樣狼狽。布列哈諾夫對於我的憎恨存在了長久；總而言之，牠是從沒消滅。1904年四月，馬爾托夫在他給亞格斯爾洛特的一封信裏談起了一種“於他（布列哈諾夫）是可恥的，不大高向的對於某人的私憤”。這所謂某人，就是我。

列甯在他信中對於我當時的文體所作的觀察是有有趣味的。牠有兩點正確：我的寫法有幾分不自然，我不大願意人家替我修改。我開頭著作大概始於兩年前，文體問題是在我的研究中佔着一個大位置。我不過是在開始時喜歡文學問題而已。同小孩子在牙齒初生時感覺有求助於甚至是不大合用的東西去磨擦他的齒齦的必要一樣，字眼，形式

---

1. 布列哈諾夫。——M.P.



---

與象喻的自然考究是符合於我的著作家的牙齒初生期的。我會一步一步矯正我的文體。可是，因為我的爲了完成表現法的努力<sup>1</sup>是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表面的，因為牠是與我的精神的內在步調相相應的，<sup>2</sup>所以我之不管我對編輯部諸人的敬意而本能地保禦着我的在形成中的著作家的個性以抗別的已經完全成熟的著作家的個性的闖入，這是不足爲異的…

可是，大會會期已在近來，終於，人家決定了把編輯部移到日內瓦去：那兒生活程度低得多多，同俄羅斯發生聯繫比較便利。列甯勉強同意了這。

“在日內瓦，我們住在兩間有屋頂窗的小房間裏，瑞陀華寫道。L. D.<sup>3</sup>是全付精神都貫注在大

---

1. 直譯是：“爲形式的鬥爭”。——M.P.

2. 即“與精神的內在過程相相應的”。——M.P.

3. 萊夫·達文多維契·特羅斯基 (Leon Pavidoitch Trotyky).  
——M.P.

會的準備工作上面。我準備回俄羅斯去，去到黨內鬥爭。”

第一批代表到了，我們同他們舉行着不斷的討論。在這種準備工作中，不必說，列甯是處於領導地位，雖然他的職務并不常常是顯而易見的。一部分代表是帶着懷疑與反控來的。這種準備工作花了許多時間。在我們集會時，我們老是忙着起草細則：組織計畫中重要的一點是確定中央機關報（“火花”）與在俄國施行着職務的中央委員會的相互關係。我是抱着編輯部應“隸屬”於中央委員會這個意思到國外來的。這也就是“火花”多數駐俄同志的態度。

——這是不行的，列甯答我說。力量的比例不是這樣生出來的。請問，他們怎麼好從俄國內地來領導我們呢？這是不行的……我們是一個鞏固的中央，我們在思想上要強，該我們從這兒領導。

——那末，這不完全是編輯部的狄克推多嗎？我問。

---

——你覺得這有什麼不對呢？列甯答。在目前這種情形下，這是必需如此的。

列甯的組織計畫令我有幾分懷疑。可是，我並沒有料到黨大會就會因這些問題而破裂。

×                    ×                    ×

我受了西伯利亞同盟的委任：在我流放期間，我曾同這個西伯利亞同盟發生過很密切的聯繫。同屠拉<sup>1</sup>的代表，列甯的弟弟烏里亞諾夫醫士一道，我動身赴大會，可是並不是從日內瓦，而是從日內瓦過去一站的尼約：爲了什麼？爲了漏“網”。尼約是一個平靜的小火車站，那兒，快車只有半分鐘停。俄羅斯的雙料鄉下人的我們並不站在我們所應站的那個月台上等車，而站在與牠相對的一個月台上面。快車到了，我們越過軌道飛奔向牠的一掛車去。我們還來不及爬上，火車就開行了。站

---

1. 屠拉(Toula). 工業中心：在莫斯科以南不遠。——M.P.

長望見兩個旅客站在一條軌道上，立刻就吹了一聲警笛。火車停了。我們立刻爬了上去。一個查票員跑來叫我們明白他是有生第一次看見這樣的呆人，叫我們明白我們得付五十個佛郎賠償火車停一次的損失。我們呢，我們也叫他明白我們是不懂一句法國話。這并不完全是真的，可是遇了這種情形，只好裝他一個不懂：在向我們咆哮了兩三分鐘後，那呆瑞士人離開了我們。其次，這在我們是合理的：我們身邊沒有50佛郎。不久之後，在查票時，他向其他旅客表示了他對於這兩位該死在軌道上的先生的極端輕蔑的意見，他也只得如此如此而已。這呆傢伙是不知道我們是爲了去建立一個政黨而僕僕道上哩。

會有一家叫做“布魯塞爾平民商店”的工人合作社開幕了。在我們團會所在地的棧房裏，在那頗能掩人耳目的棧房裏，有羊毛球，我們被無數量的跳蚤攻擊着。我們叫牠們做爲了突擊資產階級社會而動員的安斯爾的戰士。開會對於我們是一種

真正的肉體痛苦。最糟糕的事是：頭幾天起，代表們就發覺他們是被緊緊追跡住了。我身邊有着一張署名沙木科里也夫的護照。沙木科里也夫是一個我所不認識的布加利亞人。在第二個禮拜，我們，莎素里琪和我，我們夜裏從小小的“金鷄”飯店走出來時，敖德薩的一個委員齊××截住了我們的路，眼睛并不望我們的急急地向我們低聲說道：

——你們後面有個偵探…分開手走…他會釘男人的…

齊××是一個精於偵探追蹤等事的大專家，關於此道，他的眼光是同一件天文儀器一般準確。因為他就住在“金鷄”切近，一家人家的二層樓，所以他把他的窗子做了一座天文臺。

我立刻向莎素里琪告了別，一直的繼續走我的路。我袋子裏有着布加利亞人的護照，五個佛郎。

那偵探，一個長而瘦的鴨嘴鼻的法蘭德斯人，亦步亦趨地緊跟着我。時間已過半夜，路上異常空

---

寂。我突然朝後回轉身來：

——麥歇，<sup>1</sup> 這叫什麼路？

那法蘭德斯人嚇了一跳，把背靠住一扇牆。

——我不知道…

他一定是在等着吃手鎗丸藥。

我仍舊沿着一條夾樹路繼續一直，永遠一直的走下去。什麼地方有鐘鳴了一下。一到我所碰到的第一條橫路，我轉了灣拔開兩腿就跑。法蘭德斯一跳跑來追我。就是這樣的深更半夜中，沿着布魯塞爾的街道，兩個彼此不相識的男子飛也似的跑着，一個想逃，一個想捉。我還聽得見他們的鞋子的拍拍聲。

繞着一帶房屋兜了一個大圈子後，我把法蘭德斯仍舊帶到了那條夾樹路。我們兩個都疲倦了，兩個都有點不高興，於是，我們丟開跑步，重新開始正步沒精打彩的繼續我們的路。我看見了兩三

---

1. 原文爲法文 M'sieur: 先生 —— M.P.

部馬車。可是，叫一部有什麼用呢？偵探會立刻跳上另一部。我們繼續步行。無盡頭的路像快完了，我們快到城外了。一家小夜酒店的附近還停着一部馬車。那兒，沒有別的車子。我一跳跳了上去。

——走！火速！我有急事！

——那里去呢？

偵探聳起了耳朵。我說了一個公園的名字。那公園離我的寓所有五分鐘的路。

——百個子！

——百個子就是百個子！…

車夫拾起他的韁繩。偵探奔進那小酒店，同了一個夥計出來，用手指給他指了指在逃走的敵人。

半點鐘後，我已然是在我的房間裏。把蠟燭點燃後，我看見我臥榻前的小桌上有一封帶着我的布加利亞人的名字的信。誰給我寫信會寫到這里來呢？原來是人家請“沙本科里也夫先生”翌晨六句鐘帶着他的護照到警察署去。那末，另外一個偵這是已然於先一天跟蹤過我，偵探到了我住址，而

---

探次沿夾樹路的夜賽對於兩個賽跑者只是一種無謂的練習。其他委員也有於同夜接到同樣的請帖之榮。那些到警察署去的人得到了得於二十四點鐘內離開比國的警告。我沒到警察署去；我是直接動身去倫敦；大會已改在那兒舉行。

那時駐柏林的俄國密探局主任喀爾頓在他給警務局的報告中說“布魯塞爾的警察很驚異有一大批外國人向那兒匯聚，并懷疑有十個人像無政府主義者”。喀爾頓自己也“驚異”了布魯塞爾的警察；他的真名字叫海克爾曼；這是一個使用炸藥的嗾使間諜；他曾被法國一個法庭缺席判處過苦工刑；隨後，他成了沙皇政府 Okhrama<sup>1</sup> 的重要人物和榮譽團的騎士…他是得了另一個嗾使間諜，那從柏林積極地參與大會的組織的齊都米斯基生的報告。可是，所有這些都是好幾年後才發現。看來，一切線索是都抓在沙皇政府手裏…然而，這

---

1. 秘密偵探局，——M.P.



---

也並沒有救到牠的命。

大會期中，“火花”社的主要人物之間的敵對狀態呈現出來了。“硬”與“軟”之分開始了。在細則的第一項“要怎樣的人纔能認爲是黨員呢？”這一問題上便發生了爭論。列甯堅決地主張着黨就是一種不合法的組織。馬爾托夫却主張凡是在一個不合法的組織的領導下鬭爭着的人都應認爲是黨員。<sup>1</sup>實際上，這種不同意見并沒多少直接的重要關係，因爲，照他們兩人的說法，違法組織的分子是唯一享有表決權的。然而，毫無疑惑地，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傾向。列甯要在形式上沒有一點兒含混不明之處，要在黨的內部關係上有一個嚴格

---

1.換句話就是說：列甯主張只有真正革命的，不合法的，秘密的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黨人才能認爲是黨員。馬克托夫却要把我們現在叫做“同路人”的人們也算做黨員，只須他們接受秘密組織的領導。在1907和1917年間，所謂“清算”運動時代，這種爭論是很激烈的。——M.P.

---

地確定的路線。馬爾托夫却愛搖擺，游離。各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是可以確定大會的整個進行，特別是決定黨的領導分子的構成的。

幕後是有着一種爲或反某代表的鬥爭。列甯不惜費盡心力來羅致我。他同克里西科夫與我作了一個長時間的散步。在散步中，他們兩個竭力給我證明馬爾托夫所走的路線不能是我的，因爲馬爾托夫是一個“軟派”。克里西科夫很無禮地品評着“火花”的編輯部員，這使得列甯蹙顏，使得我簡直就發戰。我還是在以很感情的少年人的感情尊重着編輯部諸編輯。這次談話對於我是拒力大於魔力。一切不同意見還是不甚顯著，大家正在摸索前進，在一些無重之物上進行。<sup>1</sup>

大家決定了召集一個“火花”主要社員會議來討論一切。可是，一個主席的選舉就惹起了麻煩。

——我提議舉你們的巴加門，因爲想找一條

---

1. 在一些不重要的問題上進行。

出路，妥基便說。

就是這樣，我主席了“火花”社員會議。在這個會議上，決定了布爾什維克與門雪維克之間的未來分裂。每個人的神經都是緊張到了極點。列甯將門碰的一關出了會場。在我看來，他在一種黨內的嚴重鬥爭中失掉他的自制力這是唯一的一次。

情形愈來愈見嚴重。爭論出現到了大會本身。爲了把我引到“硬派”方面去，列甯又做了一次的努力。他派了女代表欽××和他弟弟特米特里來找我。我同他們在一個公園裏的談話繼續了好幾個鐘頭。這兩個使者花任何代價都不願意放我走。

——我們是啣着花無論什麼代價都得把你引回去的命令的。

終於，我決然拒絕了跟他們去。

分裂出所有參加大會的人的意外地爆發了。列甯，在這個鬥爭最活躍的列甯，並沒料到這個分裂，並且不願意有這個分裂。爆發了的事變使兩方

---

面都感覺得極端難受。大會後，列甯給一種神經衰弱病苦痛了好幾個星期。

在瑞陀華的隨筆中，有着這麼一段：

L. D.<sup>1</sup> 幾乎每天都從倫敦有信來；他的信是愈來愈嚇人。末了，他在那封談“火花”的分裂的信中絕望地說着“火花”是再不存在了，牠是死了…我們因了這個分裂很痛苦着。在L. D.從大會回來不久後，我就帶着關於這些事情的文件，用很小的字抄在薄紙上夾在一本拉魯氏字典的封面中的文件動身向彼得堡去了。

在大會中，我為什麼會站在“軟派”一方面呢？以編輯部全體部員說，我最接近的是馬爾托夫，莎素里琪和亞格斯爾洛特。他們對於我的影響是無可爭辯的。直到大會，在編輯部裏是有着一些

---

1. 特羅斯基。——M. P.

不同色彩，可是並沒有什麼顯著的不同意見。同我最合不來的只是布列哈諾夫：在頭幾次關係並不怎樣重大的衝突後，布列哈諾夫就憎恨着我。列甯待我很好。可是，在我看來，那時攻擊一個形成一個唯一的集體，形成一個據我的意見是唯一的集體的，頂着“火花”這個迷人的名字的編輯部的却正是他。編輯部分裂的念頭在我看我都是褻瀆神聖的。

革命的中央集權主義是一個嚴酷的，專橫而苛刻的原則。對於昨天還贊同你的意見的人或團體，牠常常取一種很殘忍的形式。在列甯的字彙中如此常常碰到“不可調和的難怨的”這一類字眼並不是出於偶然的。這不過是能夠證明這樣一種殘忍的清白無罪的向着目的不顧一切個人問題的最高努力的表现而已。

在1903年，問題是在於把亞格斯爾洛特和莎素里琪從“火花”編輯部排除出去了。對於他們，我不但是充滿着尊敬，而且是充滿着情愛的。列甯因

了他們的過去也十分敬重着他們。可是，他却竟然作出了他們漸漸成了未來之路上的障礙物的結論。以組織者的資格，他決定要將他們從領導地位逐出。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事。我從我的心深處抗議着對於這兩個已然走到了黨的門口的老輩的這種殘忍壓制。從我那時所感受到的憤怒生出了在第二次大會時我和列甯的決裂。他的行為在我看來是一種不能接受的，可怕的，引起反感的行為。可是，從政治的觀點上講，這種行為却是正確的，所以對於組織是必要的。同這些在準備時代障礙着路的老輩的決裂無論如何是免不了的。列甯比別人先明白了這點。他還企圖使布列哈諾夫同莎素里琪與亞格斯爾洛特分開，把他留下。可是，這種企圖，同事變立刻所證明的一樣，是不會奏一點兒效的。

這樣，我同列甯的決裂可以說是發生在“道義的”立場上，甚至可以說是發生在個人的立場上。可是，這還只是表面。實際，我們的背道分馳是還

---

有着一種僅僅在組織的領域上才顯現出來的政治的性質。

我自認我是一個中央集權主義者。<sup>1</sup> 可是，無疑，在那個時期我並不十分看得出要在什麼程度，革命的政黨爲了向着無量數人的舊社會作戰才需要一個大權獨攬的中央集權。我的少年時代是在一種反動的薄暗霧圍中，一種在敖德薩比在其他地方多存在了五年的反動的薄暗霧圍中度過的。列甯的青年期始於“人民自由派”時代。比我年輕幾歲的人是已然薰陶在一種新的政治的復興的環境中。在1903年倫敦大會時代，一個革命在我看來還一大半是一種理論上的抽象概念。列甯的中央集權主義對於我還並不是來自一種非冥想的明瞭的革命觀。可是，由我自己了解一個問題，并由這個問題抽出一切必要的結論的需要，却常是我的精神生活的最迫切的要求，我覺得。

---

1. 主張每個組織須嚴格地服從其中央機關的領導。——M.P.

那爆發在大會的衝突的嚴重，如果我們拋開那些剛剛開始顯現的原則上的紛爭不說，那其原因就在於那些老輩，那些對於列甯的生長與重要不加以相當的注意的老輩做出的評價缺乏正確。大會期間與大會後，亞格斯爾洛特和其他編輯部員對於列甯的行動的憤慨是伴隨着幾分驚愕的：“他怎麼竟這樣大胆呢？…”

“可是他到國外來還並不怎樣長久呢，那些老輩說着；他是以學生的資格到國外來的，他的態度也是一個學生的態度。他怎麼突然一下這樣跋扈起來了呢？他怎麼竟敢…呢？…”

可是，列甯竟“竟敢”了，並且早就下定了竟“竟敢”的決心了。他之這樣“竟敢”，當然是早就認定了老輩們的無能，抓住了在革命近來時爲無產階級前衛鬥爭的組織的直接領導。老輩們是弄錯了，並且不單單是老輩們：列甯已然不只是一個簡單的中堅戰士：這是一個領袖，一個努其全力以求達到其目的的領袖。在我看來，當其與那些老輩，



并肩地站在一道時，他就已然確認自己已經成爲領袖，并且證明他是比他們更強有力，更重要而不可少。在團結在“火花”的旗幟下的那些還模糊的精神狀態當中，列甯是唯一的一個想着翌日，并且準備以其全部艱苦工作，刻苦鬥爭，巨大犧牲直幹到翌日的人。

在大會，列甯征服了布列哈諾夫，可是沒有保有住他的希望；同時，他失掉了馬爾托夫，并且是永遠失掉了。布列哈諾夫顯然曾在這次大會嗅到了一些什麼東西。至少他是向亞格斯爾洛特這樣說過列甯的：

——羅伯斯比爾一類人就是這種性格…

布列哈諾夫自己也在大會吊過一個不大可羨的脚色。只有一次，我看見他十分精神的說過話：這是在綱領草案審定委員會上。他腦子裏面是有着一個科學地製造完成了的明確的綱領草案。確信得住自己，自己的學識，自己的優越的，眼裏燃着一種愉快的諷刺之光，灰白的唇髭尖尖而同樣

顯得愉快的，作着微帶演劇風味，可是是活潑而富表情的手勢，布列哈諾夫，做着主席的布列哈諾夫，把他的光明同一陣科學與諧謔的生動燄火似的向全場人衆投射着。

門雪維克派的領袖馬爾托夫是革命運動中最悲劇的人物之一。在著作上富有天才，在政治上富有智巧，在思想上富有透徹力的馬爾托夫是高出思潮，站在思潮前面的。可是，他的思想不夠勇敢，他的聰明沒有意志爲其後盾。剛愎不能替代他所缺乏的東西。馬爾托夫在大事變前的第一個反動常常表現着一種革命的傾向。可是，不一會兒，他的沒有意志的原動力的思想就又重新軟弱下去了。我同他的友愛關係不是真金，所以在在來的革命的頭幾次事變的火中就被燒了個乾淨。

不管怎樣，第二次大會是我生涯中的一個大階段，至少是爲了牠使我離開了列甯好幾年這個理由。當我現在從大體上去觀察過去時，我并不懊悔我離開列甯這事。我回到列甯較別的許多人遲，

---

可是我回到他是由我自己的道路，是在通過與熟考過革命，反革命與帝國主義戰爭<sup>1</sup>的經驗之後。謝謝這些境遇，我回到他時是比他的那些“門徒”，那些在他生前摹仿着，有時是怪樣地摹仿着他的言語與舉動，在他死後才證實自己只是一些無用的後輩與敵對勢力手中的不自覺的工具的“門徒”更堅毅，更嚴肅。

---

1.“反革命”是指從1906年(在1905年革命潰敗後)一直存在到1917年三月的反動時期。俄國人叫1914—1918年的大戰做“帝國主義戰爭”是很正確的。——M.P.

## 第十三章

### 回 俄

我同二次大會少數派的關係并沒存在長久。從頭幾個月起，兩條路線便出現在這個少數派裏面。我認爲必須趕快準備與多數派重新結合，認爲如果那次分裂是一段嚴重的插話，那就一點不算什麼。對於別人，這次分裂却是轉向機會主義的一個出發點。1904年一年中，因了政策上組織上的問題，我同門雪維克的領導團體發生過許多衝突。爭論是歸結在這主要的兩點：對自由主義者應取什麼樣的態度；對布爾什維克又應取什麼樣的態度。

我主張必須不可調和地反對自由主義者爲了獲得羣衆的憑藉所作的企圖，同時，正由於這同一動因，我越來越堅決地要求着我們社會民主黨的兩派的合併。在 1904 年九月，我正式宣言脫離少數派，實際，我是從四月起就脫離了牠的。在這個時期中，我離開俄國亡命者團在當時被視爲德國最德謨克拉西，最藝術的城子的慕尼黑過了幾個月。我頗詳細地認識了巴威的社會民主黨，這個城子的博物館與“單純派”的漫畫家。

從倫敦大會時代起，全南俄就被一種洶湧的罷工風潮震撼着。農民騷動的事越來越多。各大學校都沸騰着。日俄戰爭把這種運動停止了一時。可是沙皇的軍隊的解體立刻又給了革命一個可怕的衝動。報紙大膽起來，恐怖主義的行動日見其多，自由主義者開始活動，一種宴會之戰展開了。革命的緊要問題被明白而切實地提出來了。從前在我是抽象的東西於是取了一種真正的社會的內容。門雪維克，特別是莎索里琪，漸漸地把他們的希望

寄托到自由主義者身上。

在大會之前，在“南都”咖啡店開的一次編輯會後，莎素里琪就已然用過她所慣用的那種謹慎而固執的口吻埋怨過我們對於自由主義者的攻擊是太過急。這就是她最痛苦的一點。

——你們看他們是多麼努力，——她說，他的眼光避着列甯，雖然她的話多半是向他發的。史特盧維<sup>1</sup>要求俄國自由主義者別同社會主義決裂，

---

1. 史特盧維(P. B. Strouve或 Struve或 Struhve, 生於1870年). 1896年參加倫敦社會主義大會. 長時期間他代表着“合法的”馬克思主義. 不久之後, 他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去宣傳階級合作, 一種走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進化論, 并永遠反對着歷史或唯物辯證法. 1901年與“火花”合作. 1902年與馬克思主義者決裂并宣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 立憲民主黨一成立, 他就作了種的中央委員會的一員. 1905年的革命失敗後是右派的國家主義者. 內戰期間 (1918-1920)是Denikine“政府”與 Wrangel “政府”之一員. 1925年, 俄國君主主義與正統教的“復興”報(Vozrojdenie)的總理. ——M. P.

不然，他們就會有羅受德國自由主義的厄運的危險。他要他們以法國急進派社會主義者作榜樣。

——得迎頭痛擊他們一下才行，列寧愉快地微笑着說，好像故意要惱怒薇娜·伊華洛孚娜似的。

——啊！啊！她十分絕望地說：他們向我們走近一步，我們反倒要去迎頭痛擊他們！

關於這個漸來漸重要的問題，我是完全同意於列寧的意見的。

在自由主義者的宴會之戰期間，在那在1904年一秋間立刻就把自由主義者投到了一種進退兩難的絕境的宴會之戰期間，我發問道：“現在，這樣幹呢？”於是我回答：起先須有一次總同盟罷工，其次須有一次無產階級領導平民大眾反自由主義的暴動，不然就不會有出路。這就使我更更遠開門雪維克了。

1905年正月二十三日早晨，我從別處講演完後帶着一個給在火車上的一夜未眠弄得疲倦欲碎

---

的身子回到了日內瓦。一個頑童賣給了我一份隔日的報紙。報上載着工人要在冬宮<sup>1</sup>前舉行示威運動的消息。因為報上是說“要”，所以我就決定示威還沒有舉行。<sup>2</sup>

一兩點鐘後，我轉到了“火花”編輯部。馬爾托夫正在惱亂着。

——牠沒舉行嗎？我說。

——怎麼沒舉行！他跳向我叫。我門昨天晚上在咖啡店讀了整整一夜的電報。可是，你竟一點兒都不知道嗎？…瞧，瞧，瞧！…

他把一份當天的報紙伸向我。我迅速地瀏覽了關於血的禮拜日的電訊的開頭十行。一陣隱隱的如燃的血潮湧上了我的腦子。

我不能再登在國外。自從大會以來，我就已同

---

1. “冬宮”在彼得堡，是沙皇們住的地方。——M. P.

2. 這就是正月九日(舊歷)的著名的悲劇的示威運動，照新歷是正月二十二日。現在蘇聯正式採用新歷。——M. P.



---

布爾什維克再沒關係。我已經同門雪維克的組織決裂。我應當自己幹，自己擔當一切。大學生們給我弄了一張護照。同我的在秋天（1904）重回到了國外我身邊的妻子<sup>1</sup>一道，我們動身往慕尼黑。巴爾虞斯<sup>2</sup>讓我們住在他家裏。他讀了我那本專

---

1 這是指瑞陀華——M.P.

2 巴爾虞斯(Parvus. A. L. Heifand 的假名)，生於1869年，死於1924年，俄國人，僑居國外，十九世紀最後幾年起在德國社會民主黨中鬥爭過。他屬於這個黨的左翼。同羅沙·盧森堡一道，他猛烈地攻擊過機會主義派和伯因斯坦。在薩克森編過一個工人日報，在慕尼黑編過一個雜誌。是很被人重視的理論家和經濟與財政問題的專門家。在莫洛托夫(Molotov)的假名下與“火花”合作過。倫敦大會分裂後，他歸附於門雪維克派，擁護過特羅斯基起草的“不斷革命論”。1905年，回到俄國，積極地參加革命。隨後流放。後來脫逃，回到德國。大戰期間，屬於人數如此其多的“社會愛國主義者”一類在“社會愛國主義者”中，他以一種極端愛國主義著名。Die Glocke(鐘)雜誌的主筆與發行者，同時幹着各種商業投機事業，從事軍需品的買賣，在他末年，拋棄一切政治活動，他只從事生財事業。可是他創辦并主持過一個“戰爭研究學院”。——M.P.

---

門研究正月九日以前的事件的著作的原稿，這使他異常激動。他給我的小冊子寫了一篇序。這篇序的意思大要是如此：“事變完全證實了這些預言。現在，誰也不能否認總同盟罷工不是鬥爭的必要方法。正月九日<sup>1</sup>是第一次的政治罷工，雖然牠是隱藏在一件教袍後面。<sup>2</sup>不過還得加上這樣一句：俄國革命是會引導一個德謨克拉西的工人政府取得政權的。”

不用說，巴爾虞斯是前世紀末本世紀初的一個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精於馬克思的方法，眼光遠大，熟悉世界舞台上經過着的一切重大事。他是一個非凡的大著作家：思想特別胆大，筆法雄壯有力。他過去的著述把我引導到了社會革命問題，後來，他使我明瞭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事并不

---

1 正月九日，即陽歷正月二十二日：血的禮拜日。

2 暗指喀遜(Gapone)牧師的偶然之事，這在後面要說及。——

---

是一種遠隔着十萬八千里的“最後目的”，而是我們的時代的實際任務。

可是奇怪，巴爾虞斯腦子裏却常常有着一些什麼狂妄的不大可靠的東西。別的奇怪不說，這個革命家老是被一種完全出人意外的念頭魔附着：這就是發財的念頭。那幾年中，他甚至於把這種夢想聯繫於他所想像中的社會革命。

他這樣叫着苦：

——黨機關<sup>1</sup>不靈活。我們甚至連彭白腦中在想些什麼都不知道…我們，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的我們，我們需要一種大日報，一種同時印三種主要歐洲方言的大日報。可是，辦這種報必得有錢，許多的錢…

社會革命觀念與發財觀念就這樣的錯綜在這個猛犬似的肥大而笨重的頭腦裏面。

他企圖在慕尼黑自己開一家書店，可是，他的

---

<sup>1</sup> 參看297頁註一，——M.P.

企圖可慘地失敗了。隨後，他回到俄羅斯，參加1905年的革命。不管他是怎樣有進取的精神，不管他是怎樣機敏，他是沒有表現出一點領袖的能力。

1905年革命的失敗就是他沒落的開始。他離開德國，移居維也納，接着移居君士坦丁堡，就在那時，世界大戰爆發了。因為從事軍需品的買賣，他因了戰爭立刻發了財。同時，他正式宣布自己是德國軍國主義的進步任務之擁護者，與日爾曼社會民主黨左派斷然決裂，變成極右派鼓吹者之一。大戰一起，我就同他斷絕了一切政治的與私人的關係，這是用不着說的。

從慕尼黑，我們，瑞陀華和我，我們到了維也納。亡命者之潮已然重新湧回俄國。維克多·阿泰萊正在忙着俄國的事：給亡命者找錢，找護照，找住址……在他的寓所裏，一個理髮匠給我“改了頭”，因為國外的俄國偵探太認識我的圖形了。

——我漸接到亞格斯爾洛特一個電報，阿泰萊給我說，說喀波<sup>1</sup>已經到了國外，說他已經宣布

---

自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這真可惜……如果他死了倒會留一個美麗的故事……跑到國外來，他就只好做一個丑腳……

---

1 喀波 (G. A. Gapone, 1870-1906) 俄國正教牧師。在彼得堡宗教學院肄業時就在工人社會中傳教。1902年，他被那想激起工人與廠間的經濟鬥爭以轉圜無產者一切政治活動的警察總監，有名的薩巴托夫任命去組織工人團體，於是薩巴托夫自己手下了工人組織，喀波組織了一些“教育”勞動者的機關。那個時期，喀波牧師大概是誠實的，是同現在別的國家那些“慈善會”和“基督教團體”的領導者一樣誠實的，受了萬能的蒲萊夫(Plchve) 總長之護。喀波在1904年二月得到了“彼得堡工人協會”的組織法的批准，因為 Zemstvo 發了一個告民眾書，喀波手下的工人傾起了直接向沙皇上一個請願書的念頭，喀波便領導了正月九日的示威運動，他直到那時是不是警察局手中一個不自覺的工具，我們現在還是不知道的，在正月屠殺事變後，他跑到了國外，可是回到俄國時，他却仍舊站到了內務總長那邊，並且反動得很厲害，1906年四月，他被社會革命黨人絞決于芬蘭的昂塞基——M.P.

---

兩眼燃燒着那種軟化着他的刻酷諷刺的熱情，他又補充道：

——你知道，像這一類的人是與其讓他們作黨的同志倒不如讓他們作歷史的犧牲者的…

在維也納，我聽到了瑞治大公<sup>1</sup>的死刑執行的消息。事變正在急轉直下。社會民主黨的報紙把整個注意力轉向了東方。我妻子先動身往季也夫，爲了在那兒找一個住處，建立聯繫。身邊帶着一個叫做阿蒲磋夫的退伍陸軍少尉的護照，我在二月

---

1. 瑞治，亞歷山大維契 (Serge Alexandrovitch) 大公亞歷山大三世的兄弟，尼古拉二世的叔叔，1905年二月被殺，“兇手”是社會革命黨人加里亞夫 (Kaliaev)，莫斯科總督的瑞治大公自然是代表着極端的反動，人家說他有一點蠢，在克南林堡門口(救世主門附近)，他遇到了炸彈，炸彈把他的車子炸得一個粉碎，也炸死了執行者，大公的寡婦伊利沙白，菲多洛孚娜，皇后亞歷山大娜的妹妹出了家，修了行，大亂期間，并創辦了幾個“舊軍官”醫院。——M.P.

聞到了季也夫。那兒，我迫得在幾星期內就搬了好幾個地方：起初，我住在一個連自己的影子都害怕的青年律師家裏，接着一個專門學校的教授家裏未了呢，一個抱自由思想的寡婦家裏。有一個時期中，我甚至不得不躲到一家私立眼科醫院裏去。受了那洞悉我的歷史的主任醫生的吩咐，一個看護婦準備了水我洗腳，並且給我的眼睛行了止痛注射。我沒法子，只得同陰謀家似的加倍小心：我瞞着那怕我把眼睛用壞了而緊監視着我的看護婦寫一些小冊子。到了診察時間，醫生把一個不大靠得住的助手擺脫後就同了一個他所信任的女助手闖進我的房間裏，急急地鎖上門，放下窗帷，就像要診我的眼睛似的。隨後，我們，我們三個就開始笑就開始小心地，可是是很愉快地笑。

——你有香煙嗎？醫士問。

——有。

——Quantum Satis?<sup>1</sup>

---

1, 拉丁文：夠，——M.P.

---

—Quantum Satis …

我們大家又笑。這是診察完後，我重新用心寫我的小冊子。這種生活對於我是很有趣。不過在那真心真意地預備水給我洗腳的老看護婦面前感覺有點徬徨而已。

那時，在季也夫有着一家著名的祕密印刷所。雖然許多破壞，失敗發生在他周遭，他却竟在憲兵司令諾維斯基的鼻尖下存在了好幾年。我的那些小冊子就是1905年春天在那兒印出來的。可是，比較重要的東西我還是付託給我在季也夫認識的青年工程師克拉西。克拉西是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并在高加索主持着一個工具很完備的祕密活版印刷所。在季也夫，我給這個印刷所寫了許多字頁子。這些字頁子被複印出來時的鮮明正確是在當時的祕密的狀態之下所絕對地稀有的。

黨也同革命一樣還是在少年時代；在人選中亦如在工作中，我們立刻就可看出無經驗與不完善。不用說，克拉西也同別人一樣，免不了這些弱



點。可是，在這個人的腦中是已然有着一些什麼堅實的東西，已然有着果斷與“行政精神”。因為是工程師，所以他曾實習過一些時期，曾很克盡其職的服過務。他是很被人尊重的。他的交遊之廣與雜是為當時任何那一個青年革命者所不企及。在工人區，工程師界，莫斯科自由主義者的製造業主社會，文學界，克拉西都有有關係的人。他知道配合這一切，在他面前，展開着一些別人所不能達到的實際可能性。

1905年，克拉西一面做着一般工作，一面還在戰鬥隊，<sup>1</sup>採辦軍火，配製炸藥等等最危險的領域中做領導者。雖然具有遠大眼光，克拉西在一般生活中，特別是在政治上，却是一個直接效果的追求者。這是他的強處，可是也是他的弱點。好幾年過去了。在這些年中，大家細細地團結着力量，給自

---

1. 在1905年十二月那些艱難日子中作戰的紀律化了的武裝工人隊。——M.P.

---

己一種政治教育，化經驗為理論：克拉西呢，却不，他不喜歡這種工作。當1905年的革命不能證明牠的預約時，克拉西便把他的注意力轉到工業，特別是轉到全國電氣化去了。不用說，他作工程師時所獲得的巨大成功是給與了他一種自滿，他前此作革命者時所有過的那種自滿。起初，他帶着幾分驚奇幾分敵意看十月革命為一種先就被科了刑定了罪的偶然之事。他長久長久不能相信我們能夠救濟那種紛擾之局。可是，隨後，大大發展的可能性把他引誘了…。<sup>1</sup>

對於我，1905年同克拉西的關係是一種真正的利益。我們約定了在彼得堡相會。他指定了我以約會地點。約會地點的第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是君士坦丁堡兵學校的軍醫長亞歷山大·亞歷山大諾

---

1. 克拉西(Leonide Borisovitch Krassine)生於1870年。他是布列斯特條約的談判者之一。1921年，他以人民工商委員的資格同英國談判，並且做了蘇聯駐英大使。他死於1926年。——M.F.

維契·李金家裏；命運使我同這個家庭發生了長久的關係。在 1905 年那些恐慌的日與夜間，我迫得不止一次的躲到那就住在沙巴干斯金路職兵學校裏面的李金家去。有時，在衛兵<sup>1</sup>的監視下的軍醫長的家被一些人無論在這個軍事學校的院子裏也好扶梯上也好都從沒見過的怪人訪問着。可是，這個學校的全體下級人員對於軍醫長都有着同情之心；所以沒有告密之事發生，一切經過很好。醫生的大兒子亞歷山大，十八歲的亞歷山大，已然是屬於我們的黨；幾個月後，他在阿南省領導了一次農民運動，可是因為經不起神經的激動，他便一病不起了。他的那時做着中學生的弟弟伊夫格拉夫後來在內戰與蘇維埃政權的教育工作中吊了一個重要腳色；1921年，他在克里米亞被遭了反革命團的殺害。

在當局的眼睛下，<sup>2</sup>我是以貴族地主維干底

---

1. 做著守兵和門房職務的職兵。——M.P.

2. 俄文為：公開地……——M.P.

---

夫的名字<sup>1</sup> 生活在彼得堡。在革命團體中，我叫我做彼特·彼得諾維契。在組織上，我不屬於任何派別。我繼續與克拉西合作着。他那時是一個調停者的布爾什維克：因了我那時的態度，這使我們更接近一點。可是，在同時期，我仍舊與門雪維克的本地團體，那行動很革命的本地團體發生着聯繫。是受了我的影響，這個團體對那只享發言權而無表決權的第一國會<sup>2</sup> 才採取了杯葛政策，並且開始了同牠的在國外的中央鬭爭。可是，這個門雪維克團體不久就遭了破壞。牠被牠的最活動的黨員之一，綽號叫“金眼鏡尼古拉”的多浦樂斯科克賣了。

---

1. 俄文爲：以…護照。——M.P.

2. 這就是所謂浦里基國會。浦里基 (A G Boulguine, 1851-1919) 是1905的內務總長，1900年起的警察總監。他曾起過成立一個只享發言權的議會的念頭。他的1905年八月公布的草案沒有實現，可是牠却成了專制政府在牠害怕時所能做的讓步的例子——M.P.

這個“金眼鏡尼古拉”是一個職業嗾使間諜。他知道我在彼得堡，他認識我。我妻子在五一節一個森林中開會時遭了逮捕。我不得不暫時躲避一下。我跑到了芬蘭：這是夏天。

那兒，我能吐一點兒氣了，換句話就是說我能好好地從事於著作家的工作并且散散步了。我貪心地讀着報紙，留心着各黨的形成；我剪切并蒐集着事實。我對俄國社會的內部勢力關係與俄國革命遠景的觀念就是在那個時期中形成的。

那時我曾寫道：

“俄羅斯現在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前面。在這個革命的根本問題中，有土地問題。那個階級或政黨會領導農民去與沙皇政府和貴族地主階級作戰，那個階級或政黨就會取得政權。自由主義者也好，民主主義的知識份子也好，是不會達到這種結果的：因為他們的歷史時代是已經完結。無產階級已然佔有革命的前台。只有社會民主黨能夠經過工人領導農民階級。這給俄國社會民主黨

了奪取政權的遠景，開西歐各國的先聲的遠景。社會民主黨的直接任務將是完成民主革命。可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取得了政權時，牠就不能止於一個民主主義的綱領。牠將迫得踏上社會主義政策的路。牠在這條路上所能做的路程不但要取決於我們的力量國內關係，而且要取決於國際的整個形勢。所以，對於社會民主黨，大的戰略路線是向自由主義者作一種無情的鬥爭以影響農民階級，並且，資產階級的革命一起就把奪取政權的問題肩在自己肩上。”

革命的一般遠景的問題是很密切地聯繫於戰術的問題的。黨的主要口號是立憲會議。可是，由革命進行的本身，要知道由誰和怎樣召集這個立憲會議的問題提出來了。按照無產階級所領導的民衆暴動的遠景來說，我們應當建立一個臨時革命政府，這是很明白的。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必然要給牠在臨時政府確定一種決定的權威。

因了這個問題，在黨的上層分子中發生了很大的爭論；克拉西和我，我們也有了爭辯。我起草了幾篇論文。在這些論文中，我指明對沙皇政府的革命的完全勝利不是憑藉在農民階級身上的無產階級政權，就是無產階級直接取得的政權。克拉西給一個如此斷然的解答嚇倒了。他採用了臨時革命政府的口號和我給這個政府所起的工作大綱草案，可是沒有預先決定社會民主黨要在政府中佔多數的問題。就是在這種形式下，我那些論文被在彼得堡印出來了，克拉西并且擔任了在五月間要在國外舉行的黨大會上擁護牠們。可是，這次大會沒有舉行。然而，克拉西却在布爾什維克的大會上積極參加了關於臨時政府問題的討論，并且提出我那些論文以當對於列甯所提出的決議案的一種修正案。這段政治插話是如此其有趣，使我覺得不能把三次大會的記錄引一兩段在這里。

“關於列甯同志的決議案，克拉西說，我覺得

---

其缺點正在於牠沒有著重臨時政府的問題，正在於牠沒有夠明白地指出臨時政府與武裝暴動間的關係。實際，臨時政府是出自民衆暴動，牠是彷彿民衆暴動的機關……此外，我覺得說臨時革命政府之出現是僅僅在武裝暴動最後勝利與專制政府完全崩潰之後這種說法也不大正確。不，這個政府之出現是恰恰就在暴動的過程中，牠并且很活動地從事於暴動的領導；牠以牠自己的組織權威去保障暴動的勝利。以爲社會民主黨人只能在專制政府完全沒落之後才能去參加臨時政府，這種想頭是太天真：如果別人擔任了把栗子從火裏拿出來，那是誰也不會把栗子來同我們分的。”<sup>1</sup>

這幾乎是一字不易地把我那些論文裏面的話再說一遍。

列甯，從純粹理論的方面把問題提出在他的

---

1. 這即是說：人家是不會代人冒險的



---

主要報告書中的列甯，對於克拉西的觀點表示了極端的同意。這就是他所說的話：

“我完全贊成克拉西同志的意見。因為是文學家<sup>1</sup>之故，我把我的注意力側重在問題的文學的方面去了，這是很自然的。鬥爭的目的的重要性由克拉西同志很正確地指出來了，我完全與他同意。如果我們不想著重鬥爭的目的點，我們是無從鬥爭的……”

決議案是照這個意思修正了。

在最近幾年的筆戰中，三次大會關於臨時政府問題的決議是被人家幾百回地引用了來反對“特羅斯基主義”：提一提這，我想不是多餘的事。史大林學校的“赤色教授們”在他們企圖立一個列

---

1, 在俄文, 文學是指一切寫或印的東西。列甯的意思是說他以理論家的見地觀察了問題。——M 2

---

雷主義的標本時想都沒有想到他們是引用了我自己寫的東西來反對我呢。

×

×

×

我在芬蘭所處的環境是一種不大宜於喚起不斷革命的情緒的環境：湖，山，松林，秋的清霧，平靜。在九月末，我隱居到了芬蘭內地一個更孤寂的地角：這是林中，湖畔；我住在一家叫做“Rauha”的家庭公寓裏。“Rauha”乃芬蘭字，意即“平和”。在秋決去時，廣大的公寓，就空寂無人了。一個瑞典著作家伴隨着一個英國女伶在那兒過了最後幾天的良辰美景：他們兩人一錢也不付就走了。公寓主人因追他們到了赫星浮斯。女主人呢，重病在床；人家讓她喝着香賓酒以維持她的心臟的跳動。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她。他丈夫還沒回來她就死了。屍體正躺在我的房間上面的一個房間裏。那個主要茶房動身到赫星浮斯去尋他主人。留在公寓裏服役的只有一個年輕的茶房。早的初雪紛紛亂飄。

松林捲上了一塊殮屍布。這避暑所已經再沒生命。茶房消滅在下層什麼地方的廚房裏。上面，是那死者。我是獨自一個。這真真是：“rauka”，大的和平……沒有一個人影，沒有一點聲音。我寫寫東西，散散步。

一天黃昏，郵差送來了一捆彼得堡的報紙。我一張一張地先後將牠們展開。這就像一陣狂烈的暴風雨由一扇大開的窗子闖進了房間。罷工潮正在漲，正在一城一城的蔓延，擴張。在公寓的死樣的沉寂空氣中，報紙的索索聲有如雷樣響的雪崩在我耳邊震響。革命正在大踏步地進行。我向茶房算了賬，僱了一部車子；把整個“平和”留在那兒，我出發去迎雪崩。當天晚上，我就往彼得堡，工藝學校的大講堂裏發了言。

（第一卷終）

## 春 秋 書 店 新 書 目 錄

書 名	著 者	譯 者	價 目
實用經濟學	高橋 龜吉	施周 復白 亮棟	1.50
唯物史觀的根本問題	普列哈諾夫等	劉 侃 元	.90
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博 洽 德	嚴 靈 峯	.65
新德國帝國主義論	桑 特 爾	劉 沁 儀	.90
蘇聯經濟政策及社會政策	日本改造社	施鍾 復白 亮光	1.00
美國資本主義發達史	石濱 知行	施周 復白 亮棟	1.00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上)	烏里雅諾夫	彭杜 澤異 秋之	1.20
韋爾斯世界文化史	韋 爾 斯	蔡 葵 慕 陶	1.50
社會進化的原理	恩 格 斯 等	劉 濟 罔	.80
馬克斯與恩格斯	里亞札諾甫	劉 侃 元	.80
我的生活(哈)	特 羅 斯 基	成 紹 宗	1.20
光明在我們前面	胡 也 頻		.35
紹 輝	王 獨 清		.80
文學方法論者普列哈諾夫	耶 考 燕 乘 天	何 畏	.65
唯物史觀的實際應用	考 茨 基 等	范 濟 罔	1.00
『國際』史論	山 川 均	唐 俊 夫	.40

總發行所——上海愛文義路普益里一弄  
門 市 部——上海四馬路中華書局隔壁

## 春 秋 書 店 新 書 目 錄

書 名	著 者	譯 者
哲學的貧乏	馬 克 思	許 楚 生
反杜靈論	昂 格 斯	林 超 真
德國農民戰爭	昂 格 斯	吳 西 岑
科學的世界觀	普列哈諾夫等	劉 侃 元
歷史的唯物論要綱	畢爾列夫斯基	嚴 靈 峯
新社會科學綱要	河 上 肇	施 復 亮
唯物史觀方法之具體運用	坡克洛夫斯基	余 露 如
辯證邏輯的基本原理	陶 澄 爾考夫	彭 亞 森
馬克思的學說及其生平	昂 格 斯 等	許 楚 生
經濟學教程	烏里雅諾夫	施 復 亮
辯證法與自然科學	德 波 林	何 畏
烏里雅諾夫與哲學	盧 樸 爾	楊 東 寧
一九一七年文選	伊 里 基	李 經 奕
一九三〇年春的上海	丁 玲	
社會進化與生物進化	班 納 科 克	鍾 復 光
產業合理化	日本改造社	劉 侃 元

總發行所——上海愛文義路普益里一弄  
門 市 部——上海四馬路中華書局隔壁

1939 11 1 付排

1930 12 1 出版

1—2000册



每册實價一元二角

上海春秋書店印行

---

---